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詩江北洪

(上)

撰吉亮洪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詩江北洪

(上)

撰吉亮洪

行發館書印務商

洪北江先生年譜

門人旌德呂培等同編次

先生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行一江蘇常州府湯湖縣左廂花橋里人先世本居歙縣洪坑系出唐宣歙觀察使經綸始避唐敬宗諱改宏氏爲洪氏三十六世至先生高祖千運府君諱德健國子監生封中憲大夫娶程恭人生子二長爲先生曾祖秋山府君諱璟康熙戊寅拔貢生山西大同知府崇祀交城大同名宦祠娶汪恭人歙國子監生世昌女繼娶徐恭人歙處士成教女生子十一次爲先生祖封旅府君諱公棗國子監生考授直隸州同知贈承德郎贅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娶趙安人武進戶部尙書諡恭毅中喬孫女翰林院侍讀熊詔女生子五次爲先生父午峰府君諱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太宜人武進歲貢生封奉政大夫金聲孫女雲南嶧峨知縣敦淳女生先生兄弟二人

乾隆十一年丙寅先生一歲以九月初三日子時生於常州中河橋東南興隆里賃宅中宅後有積水池先生生於池南西舍
十二年丁卯先生二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三歲。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歲。午峰府君命先生伯姊課之識字。先生每字必詢其義。日晚皆爲蔣太宜人述之。是年凡識七八百字。

十五年庚午先生五歲。在家塾。從季父希李先生授禮記大學中庸兩篇。正月八日仲弟靄吉生。

按先生從父四人。長諱翰。字翻飛。行一。國子監生。未婚卒。次即午峰府君。次諱翔。字雲上。行三。次諱翻。字君佐。行四。國子監生。贈修職郎。次諱翱。字希李。行六。先生仲弟字亦存。行二。

十六年辛未先生六歲。在家塾。授論語。七月二十日。午峰府君客鎮洋縣署。得疾歸。未至家五十里。以廿四日申時卒於洛社舟次。越日殯於城東天寧寺華房。先生隨蔣太宜人暨三姊一弟守殯宮。凡五十日始歸。

十七年壬申先生七歲。以午峰府君卒。貧無所依。隨蔣太宜人及姊弟寄居外家。外王母龔太孺人之意也。時外家亦窘。蔣太宜人率諸女勤女工自給。并儲修脯。俾先生就外家塾。受經。率夜四鼓方就寢。事詳機聲燈影圖記。及南樓憶舊詩。是歲塾師爲莊觀五先生。城西坂上鄉人。同學。則其子驊剛。表兄肇新。廷耀。馨。凡四人。讀論語畢。

十八年癸酉先生八歲。在外家塾。從惲牧菴先生銘受孟子。惲先生武進縣學附生。憫先生幼孤而慧。常

分館餐食之。後其孫與三。以乾隆甲午科舉順天鄉試。爲先生同歲生。惲先生猶及見之。

十九年甲戌。先生九歲。在外家塾。從黃敬菴先生朝俊。受孟子及毛詩國風。黃先生武進縣學增生。課讀極嚴。是秋。先生適楊氏從母。亦以整居。貧苦無依。率二女僦從兄啓宸後樓以居。與外家相近。移舍日。值先生讀孟子既醉以酒一章。解塾詣其處。龔太孺人及蔣太宜人適在坐。因舉宜其室家句命之。屬對。卽應聲曰。飽乎仁義。龔太孺人極賞之。自此益鍾愛焉。是歲。表弟定熙亦入塾。與先生年相若。後卒於叔素園先生官舍。先生有詩哭之。

按先生舅氏三人。長名樹誠。字實君。國子監生。贈登仕郎。次名琦。字素園。乾隆甲子舉人。江西德興知縣。皆蔣太宜人兄。次名蘅。字曙齋。乾隆壬午科副榜貢生。賜檢討銜。出嗣世父淮安教授文元後。爲蔣太宜人弟。事皆詳先生所撰外家記聞一卷。處士肇新。少府廷耀。上舍馨。處士定熙。奎耀。皆實君先生子。蔣太宜人之姪。先生之配蔣宜人兄弟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十歲。在外家塾。從黃先生受毛詩畢。

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十一歲。蔣太宜人率先生歸興隆里舊宅。從旁舍塾師受尙書。同學生徒十餘人。不能徧課。每篇音訓譌者恆至十數。日夕歸。蔣太宜人令之背誦。必爲泣而正焉。如濟河惟兗州。竟讀作袞之類。九月八日。叔父君佐先生。卒於廣西百色廳寓舍。無子。以仲弟爲之後。十二月。伯姊適城北前。

橋村芮處士光照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十二歲從周線里岳介錫先生受禮記是冬舅氏素園先生以國史館謄錄敍選授江西德興知縣迎養龔太孺人於官舍自此蔣太宜人益貧苦無所依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十三歲仍就外家從表兄肇新受禮記及周易塾課畢先生始學作詩嘗作中秋卽景詩有月出百尺樓花香三重門之句不敢示人惟以示表弟定熙冬十月舅氏實君先生卒於德興官舍表兄肇新奔喪西上因從陳蕤賓先生寶讀書先是丙子科陳先生赴江寧鄉試舟覆於江午峰府君往館世執漳浦蔡太守觀瀾江寧官署塗次遇之急募舟以拯并助館金一笏爲試費陳後以己卯舉於鄉與先生亦中表兄弟也課徒之暇喜錄唐宋詩餘于是先生亦學作小令并與表兄馨日課漢魏六朝三唐詩成誦乃己是月仲姊適同里汪上舍德渭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十四歲在鹿苑菴從董獻策先生舒傳授春秋左傳并學作制舉文半篇董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同學十數人惟與楊布衣毓舒交最密暇卽唱酬往還是歲作詩數十篇及斥釋氏文一首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十五歲在西廟溝謝氏塾從唐麟臣先生爲垣受左傳及史記漢書雜文唐先生武進縣學附生工詩三月上巳先生始作制舉文全篇題爲則以學文一句文成後唐先生極賞之同學

爲謝孝廉榕、上舍振祺等四人。孝廉與先生極契。後中乾隆戊申科順天榜舉人。是歲先生有附塾驅
兒諸詩、及送表弟定熙至江西官署詩集、中始有存稿。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十六歲。從菱蒲里繆映蓼先生謙。受唐宋雜文及制舉義。繆先生、江陰縣學廩生。同
學爲陸上舍焜、布衣文在張、布衣先甲兄弟、凡十餘人。三月初應童子試。不售。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十七歲。在百花樓巷莊氏塾。從金壇荆廷緯先生汝翼。受公羊穀梁及制舉義。荆先
生、金壇縣學廩生。先生從表姊子長於先生八歲。舉業最工。因是始識作文法。荆先生後以是科副榜
貢生中順天癸卯舉人。己酉進士。官華亭教諭。卒。是歲同學爲莊上舍速兄弟二人。始學作古文。有祭
花神文、及園居、南樓夜宿、初生十五六等詩。初與唐上舍鵬訂交。間有唱和焉。

二十八年癸未。先生十八歲。在城北四十里郵村鄒翁元士家塾。仍從唐麟臣先生習制舉義。同學爲鄒
福、梅廷、梅金川三人。鄒翁極重先生。欲以女妻之。知有所聘。乃止。五月解館歸。卽染時疾。復延及全家。
蔣太宜人病瀕危者數次。大母趙安人、大父封旅府君。卽於是月相繼卒。先生承重。居廬至匝月。後病
稍瘳。八月初復赴鄒氏塾。是秋舅氏素園先生罷官。奉龔太孺人旋里。先生解塾。卽從蔣太宜人仍居
外家。與表兄馨、從表兄定安尤契。倡酬談讌。每徹晨夕。郭北簫中井鄉歌諸詩。皆是年作也。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十九歲。從北後街余芑貽先生豐。受唐宋古文及制舉義。余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奇

賞先生有異才之目。每課文日。先生常兼作數篇。或一題卽製其二其三。午餘。諸同學方構思未就。輒已交卷。時蒙擊節嘆賞。歲暮解塾。獨爲詩送先生。次卽賞楊生清輪。後楊成乾隆甲辰進士。里中皆謂余先生有知人之鑒焉。是歲同學爲余先生子明經彤。及楊章。秦畢諸生。共十餘人。有雲谿春詞。獨酌謠諸詩。始學爲駢體文。

三十年乙酉。先生二十歲。在外家團瓢書屋。授表弟兆响經。素園先生子歲得脩脯錢二千八百。暇卽從舅氏

曙齋先生問業。時表兄馨。從表兄定安。皆授徒於家。三人听夕往還無間。有春園唱和集。又與里中諸名士結社。訂交始廣。有題阿房宮圖諸詩。填詞四十餘首。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一歲。仍在外家授徒。從學則表弟兆响。從表弟榮。從舅氏秀君子衡章。族舅氏濟川子三人。歲入脩脯錢七千。正月二十五日。叔父雲上先生卒。六月。應童子試。不售。是歲詩社以洗研池賦。檳榔行。

雲谿竹枝詞命題。先生試列第一。又在楊氏騰光館會課。凡四十人。皆里中名宿。先生年最少。從舅氏榕齋先生閱其文。奇賞之。亦列爲第一。此後先生常詣舍南竹屋問字。至辛卯秋。客皖江。乃已。又賦中秋減字木蘭花詞十首。同輩傳鈔殆徧。劉文學宸贈詩云。才子清眠起夜分。新詞字字鏤香雲。何當共握琉璃管。寫盡羊欣白練裙。是歲詩詞約及百首。

按雲上先生四子。長開吉。字元愷。爲先生從兄。次顯吉。字尙儀。次亘吉。字禹平。次良吉。字元良。皆先

生從弟。蔣榕齋先生名和寧。乾隆壬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二歲。適汪氏仲姊。以先生制義不進。因與蔣太宜人謀。復令先生在張王廟西。潘氏塾。從時月圃先生元福受作文法。束脩二十千。皆仲姊獨任之。時先生乾隆壬申舉人。中甲戌明通榜。工帖括。同學則潘上舍尙基。方上舍起莘。青陽陳上舍蔚。江陰陳秀才宏器。諸人尙基之。叔振煥亦舊識也。六月。應童子試。不售。七月。諸同學就江寧鄉試。先生又傲鹿苑菴。後雲依閣讀書。每夜輒至三鼓。僧徒厭之。託言有賃宅者。遷先生入菴旁土室中。上漏下濕。居之晏然。冬十月。外王母龔太孺人病劇。先生自塾中歸侍疾。衣不解帶者旬日。及卒。慟哭嘔血。七七竟。始奉蔣太宜人歸興隆里舊宅。是歲有南樓贈書圖記。訪從叔縣尉至昆山紀游。哭外王母諸雜體詩。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二十三歲。在仲姊宅。授汪甥楷經。汪氏居天井里。室宇深邃。宅中所延經師。則同里段布衣聖烈。李布衣瑞寬。與先生爲三。其羣從皆好賓客。每有文讌。三人者恆首坐焉。九月十六日。蔣宜人來歸。先生贅於外家。凡三日。始同歸興隆里舊宅。宜人。蔣太宜人兄實君先生女也。婚甫五日。卽赴弔邵先生齊。肅於常熟。邵先生乾隆壬戌翰林。主常州龍城書院。奇賞先生與黃君景仁。是歲有催粧詞。哭邵先生。及游虞山詩。又有寓興詩二十首。及東鄰棄婦等詩。寓興詩後卽失去。

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二十四歲。仍館汪氏。正月。叔姊適同里史君德孚。五月。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

七月與諸同人訪城西徐墅陳刺史明善於亦園與無錫邵秀才辰煥江陰屠進士紳同里劉文學駿中表莊上舍寶書趙上舍懷玉唱和詩極多是月長女傳簫生未幾殤有贈趙表弟七言長歌

按先生少孤午峰府君未及命名初名蓮字華峰是年以縣試第二府試第三院試第八補縣學生督學則副都御史滿洲景福也後以壬辰年改名禮吉辛丑年就試禮部以嫌名當有所避復改今名莊爲先生從母之子後官聊城縣丞趙爲先生祖母兄兩浙鹽驛道侗敷之孫後以庚子召試舉人官內閣中書青州府同知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二十五歲仍館汪氏從學者甥楷及汪生植等三人七月偕黃君景仁附瓜船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薦而不售有游京口三山及江寧雜詩是秋識錢唐袁大令枚於江寧大令謂先生詩有奇氣逢人輒誦之始與里中董太守思駟左刺史輔訂交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六歲仍館汪氏從學者汪董諸生等四人五月偕趙表弟懷玉赴江陰同寓趙孝廉敬業寓齋科試一等四名補增廣生七月十日次女傳綫生越歲春卽痘殤偕楊秀才繼曾炳文劉上舍培基赴江寧鄉試同寓秦淮河房九月榜發不售十一月先生以館穀不足養親買舟至安徽太平府謁朱學使筠時學使尙未抵任沈太守業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適安徽道俞君成欲延書記太守以先生應聘已至蕪湖有留上朱學使書學使得之甚喜以爲文似漢魏卽專使相延入

幕以臘月八日復抵太平。黃君景仁已先在署。學使作書徧致同朝。謂甫到江南。卽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是年秋。在江寧與汪明經中。顧進士九苞訂交。及入學使署。又與邵進士晉涵。高孝廉文照。王孝廉念孫。章孝廉學誠。吳秀才蘭庭交最密。由是識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就寢。是年所作詩文逾百篇。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七歲。在安徽學使署。隨歷徽州寧國池州安慶廬州鳳陽七府。六安一州。徧游采石青山敬亭黃山齊雲齊山諸名勝。六月。以歸省旋里。七月。仍赴太平。十一月。以兩世六棺未舉。歸奉先生祖父母。及午峰府君。叔父雲上。君佐兩先生。叔母趙孺人。櫬葬於城北前橋村新塋。是冬。以所負多。訪蔣編修士銓。汪孝廉端光於揚州。編修解橐金助之。乃得歸。已迫除夜矣。是歲作文二十餘篇。詩二百餘首。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八歲。時四庫館始開。江浙搜采遺書。安徽省設局太平。聘先生總司其事。沈太守業富并延兼管書記。閏三月十六日。長子飴孫生。七月。朱學使以閱卷乏人。復延先生偕試徽寧二府。九月。自徽州偕汪孝廉端光歸里。由新安江徧遊嚴陵富春及錢唐山水諸勝。唱和幾及百首。十月。先生以不能家食。往謁胡按察季堂於蘇州。因訪趙表弟懷玉於穹窿。同游東西兩洞庭。入林屋洞。探金庭玉柱之勝。宿包山寺。二夕。記游詩約十餘首。月杪復歸。時錢文敏公維城居憂在里。見先生詩文。

奇之。徒步過訪焉。是冬移居白馬三司徒里賃宅。十二月聞朱學使離任入都。因附江陰繆君晉階赴廣西便舸。至太平送之。繆君爲先生舅氏。某園先生壻時。選來賓縣界牌司巡檢掣家赴任。貧不能歸。沈太守業富。袁大令枚皆薄助行資。於歲除日騎驢抵里。有感族人饋新炭詩。作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九歲。正月赴江陰補壬辰年歲試。先是錢文敏公會語學使彭閣學元瑞。謂先生爲昌黎復生。由是開學亦久知先生。十三日補試準附一等三名。後又次蔣編修士銓元韻。贈先生

七古一篇。薦入常鎮通道袁君鑒署授徒。歲修百二十金。并令在揚州安定書院肄業。膏火費亦及百金。自此將母稍裕。七月偕黃君景仁赴江寧鄉試。同寓明徐氏東園舊址。是科闈中得文及五策。已定

作元。房師賈先生景誼。

乾隆丁丑進士官蘇州總捕同知。

以首藝有別解。與兩主司力爭。因定作副榜第一焉。座師則

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文華殿大學士董公誥。司經局洗馬今兵部尙書劉公權之也。榜發。座師及學使皆惋嘆不置。十月復詣揚州。冬杪始歸。偕汪孝廉端光唱和詩極多。是歲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同里則孫黃趙諸君外。復偕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無間。里中號爲七子。

四十年乙未。先生三十歲。彭閣學薦入江寧陶太守易署中。修校李鏊尙史。匝月事竣。太守亦重先生。因延課其孫。兼管書記。四月以太守俸滿入都。因歸省親。七月復至江寧。九月太守擢惠潮嘉兵備道。先生以親老不能遠游。因就句容林大令光照聘。課其培漳浦鄭秀才聯華。時孫君星衍尊人孝廉勳官

句容教諭。而訓導全椒朱君沛、縣丞錢唐汪君蒼霖，皆工詩愛客。縣中紳士王廣文、吉士兄弟、沈公子衣言，亦慕與先生交。凡客句容三月，文讌殆無虛日。又徧游茅山棲霞，紀游詩約數十篇。臘杪始歸里門。十二月十月，次子盼孫生。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仍至句容縣署。二月，歸里，旋至揚州及江寧訪友。三月，復往句容校縣試文。四月，以林大令罷任歸里。時浙江學使王公杰欲延先生校文。七月，往謁學使於紹興。值其扁試，例不當通刺。資斧幾至乏絕。及試畢往謁，學使一見先生，如舊相識，遂偕往試台州處州二府。中途歷天台雁蕩諸勝，皆有詩紀事。十月二十六日，蔣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風疾卒。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訃後驚悼有他變，即作札言太宜人病狀，屬姊塔史君德孚持至處州，并促偕歸。到日亦直局試，留書而返。先生於試畢得書，星夜邁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時，舟至戚墅堰，距常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僕窺園父仇三爲營卒，途遇之，問家中狀。仇以實告。先生驟聞哀耗，五內昏迷，方度八字橋，忽失足墮水。兩岸陡削，人不及救，隨流至滕公橋，有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試心口尚微溫，始呼衆集救。問里中識者，共舁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爲避債赴水。及審狀，則皆曰：孝子孝子，悲嘆而散。天嚴寒，衣履冰濕，鄰人蔣松圓釋先生衣，自解衣衣之。舉家號哭呼救。久之方蘇，拾呼痛哭，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諸姊以大義責先生，始稍進米飲。七七內僅啜糲粥，席藁枕由，晝夜號哭，終喪。

不進肉食。不入內室。所服皆白衣冠。不御縑布。自以未及侍蔣太宜人含斂。哀感終身。嗣後每遇忌日。輒終日不食。客中途次不變。三十年如一日。是歲在苦次。撰次蔣太宜人行述。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三十二歲。居憂在里授徒。從學者汪甥楷、劉生登禾、孫生星衡、瑀、及張楊諸生。凡七人。長子飴孫時已五歲。亦日課以爾雅十數行。十一月。座師劉公權之視學安徽。遣人相延。先生亦以營葬乏資。遂於長至前由陸程赴太平。并約孫君星衍偕行。劉公相待有加。以先生衣縞素。不肯更易。因約值節日。朔望皆聽獨處。專遣人司飲食。在學署一載。率以爲常。又因先生譽孫君學行。因并款。賄以助衡校。自是先生與孫君助學使校文外。共爲三禮訓詁之學。畱太平度歲。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三十三歲。在安徽學使署。二月。隨試太平徽州寧國池州四府。五月中。始返太平。偕孫君至句容學署度夏。七月。復同詣太平。隨試江北諸州府。十一月。在滁州。因葬事先歸。以十一月二十六日。祔葬蔣太宜人於午峰府君墓。知友在百里以內者。咸來會葬。如高郵金君蘭、無錫楊君芳燦、兄弟及同里孫君等。皆館於白馬三司徒里賃宅。旬日方去。先生在冢次三日夜。負土成墳。始歸。歲暮。以負債多。偕孫君至句容。開座師劉公遭母憂。復親詣太平弔唁。至除夕前仍回句容。

四十四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仲弟以少孤失學。假仲姊資學爲賈。累歲虧折資本。至無以償。時先生服闋歸里。決計攜弟北上。別謀進取。又以無行資。袁觀察鑒薦入常州黃太守澤定署。閱府試文。薄有所

贈方得成行。過揚州。汪孝廉端光復助以行資。始舍舟從陸道。遇漢軍繆秀才公儼。今名公恩聯車北行。五月初二日。抵都。居黃君景仁寓齋。時四庫館甫開。讎校事繁。座師董公誥爲總裁官。屬總校江寧孫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廠寓齋。總司其事。歲脩二百金。仲弟亦送入方略館效力。先生節齋所入。半給仲弟館費。以半寄歸。爲衣食之資。迎養叔母余孺人。季父希李先生於家。用度益窘。每遇訪友。或假書十里五里。無不步行。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時翁學士方綱。蔣編修士銓。程吏部晉芳。周編修厚轅。吳編修錫麒。張舍人墳。共結詩社。首邀先生及黃君入會。每一篇出。人爭傳之。是以先生遇雖甚困。而友朋之樂。以此二年爲最。九月朔日。女紡孫生。是年得駢禮文四十首。詩詞約二百篇。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三十五歲。在孫舍人寓校書。仲弟以思家得咯血疾。新歲益甚。先生質衣具資。遣人送歸。時甫近上元。以無衣不克出門。託疾斷慶弔絕。過從者凡兩月。時方南巡。諸臣例獻賦頌。先生爲山陰梁尙書國治製頌十八章。首邀容賞。于是都下求屬稿者甚衆。先生亦精力絕人。日爲孫舍人校官書八巨冊。類有考證數十條。夜則製進呈冊頁一通。每至三鼓方休。是年恭遇萬壽。頌述之文益多。自二月至七月。所製凡五六十篇。得酬金四百兩。時前橋新塋前地一畝。欲爲豪家估買。先生得家問。卽以所得金之半寄歸。先與立券。豪家遂不能奪。仲弟病痊後。復假貸北來。先生爲盡償宿逋。并取還前典質之物。類皆賣文錢也。八月。應順天鄉試。出闈。卽爲四川查按察禮聘掌書記。入蜀。歲修四百金。

先生以屢困場屋。不復有進取心。九月朔。遂辭孫舍人暫寓蓮花寺。待查公同行。適其方擢四川布政使。未卽就道。初七日。揭曉。中式第五十七名舉人。孫舍人同獲雋。查公遂力止先生無行。於是復遷寓舍人宅。是科座師爲協辦大學士漳浦蔡文恭公新。刑部左侍郎無錫杜公玉林。內閣學士滿洲嵩貴公。房師爲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清苑李公孔陽。李公閱薦首場。卽得疾。二場屬吳江丁郎中雲錦代閱。三場屬嘉定曹中允仁虎代閱。座師以制藝皆散體。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爲顧亭林復生。蔡文恭公取閱。亦深賞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進呈。揭曉後未一月。房師卽以疾逝。先生與同門生視含斂。并稱貸而厚賻之。是歲與黃君及欽州馮編修敏昌。順德張解元錦芳唱和。及詩社所作。共得詩百餘篇。雜文數十篇。著三國疆域志二卷。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三十六歲。在孫舍人寓校書。

時移寓買家胡同。

三月。應禮部試。本房山陰王編修增閱卷呈

薦。闈中已定作江南第二本矣。固始吳副憲玉綸爲副總裁。旋以軍機中書汪君學金卷易之。先是孫君星衍已入關。并札言陝西巡撫畢公沅欽慕之意。先生遂決意游秦。四月十六日。偕崔同年景儀西行。崔方至四川定省。時征逆回京。兵入陝。道出山西。因迂道。由館陶臨清至河洛。抵開封而資斧已竭。適舊友楊司務仁基。同年管戶部世銘。皆在開封。共假資以行。五月望後抵西安。寓開元寺一宿。畢公聞先生來。倒屣以迎。翊日。遂延入節署。時幕中爲長洲吳舍人泰來。江寧嚴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拈。及孫君

句容教諭。而訓導全椒朱君沛、縣丞錢唐汪君蒼霖，皆工詩愛客。縣中紳士王廣文、吉士兄弟、沈公子衣言，亦慕與先生交。凡客句容三月，文讎殆無虛日。又徧游茅山棲霞，紀游詩約數十篇。臘杪始歸里門。十二月十月，次子盼孫生。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仍至句容縣署。二月，歸里，旋至揚州及江寧訪友。三月，復往句容校縣試文。四月，以林大令罷任歸里。時浙江學使王公杰欲延先生校文。七月，往謁學使於紹興。值其扁試，例不當通刺。資斧幾至乏絕。及試畢往謁學使，一見先生，如舊相識，遂偕往試台州處州二府。中途歷天台雁蕩諸勝，皆有詩紀事。十月二十六日，蔣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風疾卒。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訃後驚悼有他變，卽作札言太宜人病狀，屬姊婿史君德孚持至。處州并促偕歸。到日亦直扃試，留書而返。先生於試畢得書，星夜遄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時，舟至戚墅堰，距常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僕窺園父仇三爲營卒，途遇之，問家中狀。仇以實告。先生驟聞哀耗，五內昏迷。方度八字橋，忽失足墮水。兩岸陡削，人不及救，隨流至滕公橋。有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試心口尙微溫。始呼衆集救。問里中識者，共舁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爲避債，赴水及審狀，則皆曰：孝子孝子，悲嘆而散。天嚴寒，衣履冰濕。鄰人蔣松圓、釋先生衣，自解衣衣之。舉家號哭呼救。久之方蘇，捨呼痛哭，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諸姊以大義責先生，始稍進米飲。七七內僅啜糲粥，席藁枕由，晝夜號哭，終喪。

矣。蹲久下嶺。天尙昏黑無所見。復秉炬。西至蓮花峯。視巨靈擘山處。又南折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峯。并訪陳希夷習靜石屋。徑從原路下山。未刻。至玉泉院。華陰知縣來訪。足力已竭。幾不能具禮。兩日後始復舊。以初八日返節署。九月。舊友湯大令大奎。以輸餉至甘肅過陝。相訪。并出炙研瑣談。屬爲點定。是歲凡得詩百餘首。文二十餘篇。著漢魏音四卷。撰淳化長武二縣志。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三十八歲。在西安節署。三月。莊公子達吉約游郿縣。郿縣人折方署縣事因同由興平。抵馬嵬

驛夜宿。各有題壁詩。畱郿縣五日。登太白山。從新開路至上池一勺。久憩別日。復上五丈原。望陳倉岐山。回塗過整屋。徧訪仙游樓觀諸勝。時太倉王上舍開沃主講整屋。因畱宿書院中。二日。由郿縣歸西安。五月。得黃君景仁安邑臨終遺札。以身後事相屬。先生由西安假驛騎。四晝夜馳七百里。抵安邑。哭之于蕭寺中。爲措資送其柩歸里。時季父希李先生畱滯漢口。約先生同歸。先生遂自蒲州渡河。由襄陽至漢陽。而季父已先行。座師杜公方鞫獄武昌。喜先生至。邀畱旬日。陪遊黃鶴樓西塞山。及隔江大別。梅子諸山。至七月望夜方行。八月朔日。抵里門。因爲黃君營墓。先是畢公知所居賃宅逼隘。因贈資爲購宅。卽今花橋北居第也。以十月初三日移居焉。十二月。偕陸同年壽昌。趙表弟懷玉。計偕北上。復迂道至句容江寧。乃克成行。時將南巡。車馬皆乏。僱小車前行。除夕。住拈花集度歲。是歲紀游詩百餘首。澄城縣志二十卷。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三十九歲。正月十八日。抵都門。二月。偕江陰繆孝廉汝和。寓泡子河觀音寺。時已締

其第四子
先生壻也。

三月。應禮部會試。試畢。偕同人游西山。榜發。薦而不售。本房編修祥慶公閱卷最遲。至四月

四日。方以三場並薦。總裁蔡文恭公及紀公昫奇賞之。紀公尤擊節五策。必欲置第一。時內監試豐潤鄭侍御。激以得卷遲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紀公堅執不允。因相與忿鬯不可解。總裁胡公高望調停其事。遂置不錄。紀公於卷末賦惜春詞寄意。出闈。即先詣寓齋相訪焉。先生以四月出都。由山西赴陝。道中爲田家詩寓意。以資斧告匱。迂道訪沈運使業富于蓮城。五月半。抵潼關。聞畢公祈雨太白山。因至整屋仙遊寺相見。翊日同遊樓觀。半道聞甘肅回警。畢公即回西安調撥兵餉。先生以病暑。留整屋縣署。旬日方返西安。莊公子達吉繪元都訪古圖。有百韻詩紀事。是月十九日。第三子符孫生。時西安修濬城隍未竟。而西事頗急。畢公屬先生及孫君。時假出游爲名。規畫其事。六月。程編修晉芳乞假來陝。抵署。即病不起。畢公與先生等日爲營畫醫藥。及沒。皆躬視含斂。是歲著公羊穀梁古義二卷。詩文合百餘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四十歲。在西安節署。正月。畢公入覲。并摩唐開成石經進呈。擬薦先生。孫君及吳縣江布衣聲。書國朝三體石經。即在西安刻石以進。爲當軸者所阻而止。二月。偕嚴侍讀長明。游紫閣白閣圭峯草堂寺。由瀍水橋。巡第五橋。諸舊蹟。時畢公調撫河南。趣先生至開封。遂於月杪由陝入汴。至則

豫省方積旱。又河工事填委。不復有關中唱酬之樂矣。五月十一日。季父希李先生卒。十一月。自豫南回。枉道至固始。謝大令聘署齋。盤桓旬日。方還里門。仲弟以議敍從。九品需次。省先生於開封。先生致書曹州守太谷吳君。署俾就近食力焉。後以史氏甥女歸其子上舍昭。回里後。歲歉甚。復節嗇衣食。贍諸親友。問亦與錢大令維喬。蔣太守熊昌諸人。爲銷寒小集。是歲得紀游詩百首。修固始縣志。

按希李先生二子。長名原吉。字思周。次名炳吉。皆先生從弟。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四十一歲。在里中。二月。偕錢大令維喬等。買舟至浙江省。從舅氏榕齋先生。時舅氏曙齋先生父子。楊孝廉夢符。孫振學。吳祖健。蔣承曾。陸繼曾。四上舍。並以事至杭。崔浣青。恭人。暨公子景侃。亦往任所。連舫十數。徧游錫山虎溪。復至元墓靈巖。流連篇什。繼以清歌。極琴尊游覽之樂。抵錢塘日。卽居蔣表弟重耀寓齋。榕齋先生子。間日游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邵編修晉涵。楊孝廉。蔣上舍。崔公子吟咏。常至徹夜。留月餘。復歸里中。三月。重赴開封節署。八月。登封陸大令繼萼延修縣志。并約爲嵩山之游。以十月由鄭州密縣抵登封。陟太室少室。訪嵩陽書院。暨啓母石。手搦三石闕銘。信宿少林寺。乃回。甫抵開封。聞榕齋先生之訃。哭之慟。是歲南北紀游詩約百五十首。著東晉十六國畺域志。修登封縣志。爲友人改纂懷慶府志。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偕孫君星衍計偕北上入都。寓繩匠胡同。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

售以五月初抵里。時競渡方盛。與莊表兄寶書、陳大令賓、陸廣文壽昌、日爲泛舟之游。五月、構卷施閣于宅西。稍有樹石及小池。日偃仰其中。畢公屢書促行。十一月、偕（人）復旦重赴開封節署。是歲得詩二百首。撰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四十三歲。在開封節署。賦寒食紀游詩四十首。和者數十人。八月、畢公擢督兩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節署。時楊進士倫亦主講于此。時與出游晴川黃鶴諸勝。唱和甚多。歲暮。畢公甫自荊州堤工回署。汪明經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澍、章進士學誠、亦先後抵署。談燕之雅。不減關中。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四十四歲。正月二日、計偕北行。毛州判大瀛、錢先生於江北三山徑。梅已半開矣。由漢陽北上。元夕後抵開封。居同年徐大令書受寓齋數日。渡河至武陟。訪王大令復。不遇。因獨游濟源。謁濟瀆廟。至盤谷。欲往王屋山。不果。二月、抵都。居孫君星衍琉璃廠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五月八日、抵里。七月、之杭州訪友。畱旬餘。乃歸。八月、仲弟選授崇文門副使。時同年李太守廷敬官常州。延修府志。并選唐百家詩。以九月進署。十二月返舍。與錢大令維喬、莊公子遠吉、爲消寒小集。是歲得詩六十餘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偕入都。至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秦

安登泰山至高老橋日已逼暮欲逕上同伴不可乃還以二月杪抵都居仲弟海岱門三條胡同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四月初九日榜發獲雋座師爲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杰吏部侍郎後官體仁閣大學士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鄒公奕孝房師爲刑部員外郎後官安襄鄖道王公奉曾也先是朱文正公雖未識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闈後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廣芸卷有駁策問數條以爲先生擬第一復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爲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拆號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與嘆息以爲名次亦有定數云殿試先生卷條對詳明讀卷大臣進呈第一欽定第一甲第二名五月初一日引見授職翰林院編修七月派充國史館纂修官是秋先生與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饒有竹木之勝查給事瑩舊宅也歲除先生以逋負多避債至城東數日除夕抵暮乃歸是歲偕同年張太史問陶唱酬甚多所得詩文數十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四十六歲在京供職正月十六日長子齡孫娶婦汪氏仲姊季女也四月蔣宜人率眷屬由水路抵都十月石經館開派充收掌及詳覆官時至國子監監視刻石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字多譌俗有上石經館總裁書欲一一更正不能從也是歲偕法學士式善劉檢討錫五伊刑部秉綬何工部道生王孝廉芭孫唱酬甚多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四十七歲在京供職三月考差引見蒙記名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四日又在

闈中奉視學貴州之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韞玉始。蓋異數也。九月榜發。得士董履坦等十三人。副榜希齡等二人。卽日至海淀御園謝恩。兼請聖訓。卽蒙召見。垂詢鄉貫科第甚悉。并命速赴新任。先生退。卽束裝。十六日。次子盼孫殤。二十四日。挈家上道。十月半。抵樊城。眷屬暨賓友由水程進發。先生馳驛先行。十一月十三日。抵貴陽。巡撫嘉興馮公光熊等皆出郭相迓。十五日。接印任事。卽緘題觀風十三府一廳所屬生童。以銜署逼窄。捐貲構署後樓閣。卽今聽事西紅香館。聽雨蓬。曉讀書齋。千葉蓮臺等是也。十二月初三日。眷屬抵署。從子繩孫。悼孫。史甥超宗。並隨署讀書。延表姪蔣上舍維垣教之。從弟顯吉。原吉。再從姪建禾。蔣表弟曜西。汪甥楷。屠甥景儀。及桂陽李秀才萬坤。先後至署。佐理閱文。及幕中雜事。是歲得詩七十餘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四十八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上游。歲試安順。南籠。大定。遵義四府。五月。回署。六月。歲試貴陽府。八月。出巡下游。歲試平越。思南。石阡。鎮遠。思州。銅仁六府。十一月。回署。先生每課士。皆終日坐堂皇。評隲試卷。積弊悉除。又歷試諸府。皆拔其尤者。送入貴陽書院肄業。一歲。捐廉俸數百金。助諸生膏火。又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諸書。俾資諷誦。其在省日。每月必自課之。令高等諸生進署。講貫詩文。娓娓不倦。款以飲饌。獎之銀兩。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勵學好古。甲寅乙卯兩科。書院諸生中式者。至五十餘人。內如胡吏部萬清。花給諫杰。黃大令鶴。何編修應杰。張工部本枝。邱編修煌。翟編修錦。

觀徐進士時英、蘇大令廷棻、焦進士承煒、劉進士煜兄弟、賀進士世清等，連翩擢第，餘皆領鄉薦。及登拔萃科，以去。五六年間，所識拔之士，無仍爲諸生者。是歲具摺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奉旨交部議奏，爲部臣所格，不行。凡得紀游詩及雜文共百五十首，著意言二十篇。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四十九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下游，歲試都勻、黎平二府，都勻試畢，陸行至三腳壘，由都江舟行，古之牂柯江也。至古州，復登陸，時彭提督廷棟兼攝古州總兵，與孫司馬鑑出遊，邀游五榕山，入諸葛洞，時方仲春，百卉齊放，菜甲花黃，及一二十里，先生嘗云：江南無此春景也。畱一日，始行，沿路苗寨中，皆合隊出迎，男吹蘆笙，衣錦衣，插雉尾，女則衣黑襜褕，以銀圈飾頸，富者至一二十圍，晚至館驛，必東西列亭，下唱歌，以荷包及銀犒之，方去。黎平以歲科並試，畱四十日，乃行。中途歷游南泉、山少寨、洞獅子崖諸勝，奇麗皆目所未睹。先生並有游紀，三四月，科試鎮遠、思州、銅仁、思南、石阡、平越、都勻七府。五月十四日，返署。先一日，長孫穀曾生。八月，值甲寅恩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科試上游。安順、南籠二府。十一月，回署。是歲所得詩文百餘篇，著釋歲釋舟二篇。

六十年乙卯，先生五十歲，在貴州任。正月十九日，布政使以下，奉邀巡撫馮公及先生，至城南甲秀樓，張譙放燈，酒半，得銅仁苗石柳鄧戕官起事耗，署按察使張公繼辛、貴東道尼堪富什渾公，聞信即行，甫曙，馮公繼往，自此至任滿入都。苗氛未清，數公並在軍營，時有書函往復，頗參規畫焉。三月，科試大定。

遵義二府。五月回署。六月科試貴陽府。八月值乙卯正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以將報滿。蔣宜人先率子婦回里。十一月十日。先生自省城啓行。督撫密摺陳奏聲名。以爲清廉愛士。數十年所未有。諸生送者。自圖寧關至貴定。三日中常不絕。熊生煥章。楊生大奎。隨行。皆新中式。無力入都者。十五日抵鎮遠。新任學使談君祖綬亦至。當即交印。由洪江進發。十二月抵辰州。晤湖督畢公沅。湖南巡撫姜公晟。十九日抵荊州。姻家崔太守龍見以公事出。晤崔澆青。恭人錢上舍伯垌兄弟。二十四日抵襄陽。晤房師安襄鄖道王公奉。會除夕。抵河南南陽府度歲。是年得詩數十首。著貴州水道考三卷。門下士爲先生校刊附結軒卷施閣二集。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五十一歲。元日偕南陽鎮總兵袁果。南陽府知府完顏岱等。至幄殿。行朝賀禮。初二日。上道。初七日。至滎澤。過河。半渡。風大作。舟幾覆。薄暮。仍返南岸。因步行。攜從子悼孫。及兩門生。至惠濟橋行館草宿。越一日。月夜復渡河。夜半。忽冰凌大下。衝舟至四十里外。方得泊。明蚤。復至滎陽驛。索人夫帆纜。始成行。午刻。抵北岸。十四日。抵安陽。晤同年趙大令希璜。元夕。宿磁州。二十八日。入都。二十九日。詣宮門覆命。時先以任滿日。黔省督撫保奏過優。蒙諭。見面時題奏。當日軍機處將原摺先遞。旋即召見。諭問黔中課士情形。黔楚苗匪近狀。民情安擾。官吏賢否甚悉。又垂詢祖父兄弟并甲第師生。良久。方遣出。是年以皇上登極。恩詔贈先生父承德郎。母安人。復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地贈祖父母。

如例。二月，僦寓兵馬司前街。四月，散館一等。奉旨畱館。六月，派本衙門撰文。七月，派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八月，移寓沙土園八角琉璃井官房。有亭池樹石之勝。是歲得詩約百首。

二年丁巳。先生五十二歲。在京供職。二月二十四日。長孫女生。三月初三日。奉旨在上書房行走。侍皇曾孫奕純讀書。卽日移寓澄懷園近光樓下。五月。恩賜葛紗宮扇。香串藥定有差。蔣宜人率子婦等抵都。八月丁酉朔。皇上釋奠于太學。奉旨偕李編修鈞簡。石修撰韞玉。王編修宗誠。分獻後殿。是日四子胙孫生。其母侍姬鄭氏□□人。蔣宜人前以多病。爲先生購得之。命隨入都。侍巾櫛焉。十月。仲弟以嗣母。余太孺人年邁乞養歸。先生垂淚送之。自此亦有歸志矣。十二月。恩賜御書福字。風羊鹿尾諸品。有差。是歲得詩文七十餘首。刊東晉疆域志竣。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三歲。在京供職。元夕後。仍遷入澄懷園直廬。正月十二日。仲弟副使君卒于里門。二月二十七日。大考翰詹諸員於正大光明殿。欽命題爲井甃賦。春雨如膏詩。征邪教疏。先生於疏內力陳內外弊政。至數千言。情詞剴切。閱卷者皆動色。初擬二等前列。旋置三等二名。三月初二日。引見蒙高宗純皇帝記名。時甫得仲弟凶訃。痛哭不食者累日。卽於初七日。陳情引疾。二十五日。挈家屬從陸路南回。四月二十五日。抵里。哭仲弟於厝舍。五月。詣蘇州。哭畢公。沉於其墓。七月望日。送舅氏曙齋先生暨長子飴孫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飴孫中式第四十二名。舉人。曙齋先生亦以年過八十。循例欽

賜舉人十月。因長子飴孫至高淳謁房師張君其縉先生。偕至宜興。徧游善卷龍池之勝。旋即歸里。初十日。叔母余太孺人卒。先生經理喪事。踰月不出戶庭。十一月。至杭州。訪阮學使元。秦觀察瀛。寓西湖漱石居。半月而歸。十二月。葬余太孺人於前橋先塋。并卜葬仲弟於塋南計家村。是歲得詩文約百首。刻十六國異域志竣。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四歲。在里門。正月。爲洞庭包山之游。回舟復至香雪海探梅。月杪返里。二月。驚聞高宗純皇帝升遐。以內廷翰林。例應奔赴。隨即束裝北上。三月初二日。抵都。奉旨在觀德殿隨班哭臨。因赴本衙門銷假。暫寓同年戴刑部敦元鐵廠寓齋。四月。派充實錄館纂修官。偕總裁諸公。首先訂定條例。承纂第一分書。卽高宗純皇帝初登極時事也。是月。以高宗純皇帝升祔太廟。恩詔贈先生父奉直大夫。母宜人。本身。妻室。並請封典。充己未科會試磨勘官。殿試受卷官。五月。奉旨教習己未科庶吉士。分課湯君金釗。張君惠言。貴君慶等十四人。移寓西華門南池子關帝廟。八月。第一分實錄告成。先呈御覽。先生以春初束裝匆遽。在都車馬衣履。一切未具。遂于二十日。在本衙門乞假。已准。擬於九月初二日。叩送高宗純皇帝梓宮後南行。時川陝餘匪未靖。湖北安徽尙率兵防堵。時發諭旨籌餉調兵。先生日擊時事。晨夕過慮。每聞川陝官吏偶言軍營情狀。感嘆焦勞。或至中宵不寐。自以曾蒙恩遇。不當知而不言。又以翰林無言事之責。不應遠例自動章奏。因反覆極陳時政數千言。於二十四日上。

書成親王及座師吏部尙書朱公珪、左都御史劉公權之冀其轉達聖聽。發書後始以原稿示長子節孫。告以當棄官待罪。是日宿宣南坊蓮花寺。與知交相別。同人皆懼叵測。先生議論眠食如常。二十五日卽經成親王等將原書先後進呈。奉旨傳至軍機處指問。旋有旨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二十六日王大臣等在都虞司訊問。並面傳諭旨。洪亮吉係讀書人。不必動刑。先生感激聖恩。伏地痛哭。一如問指陳無隱。當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斬立決。奉旨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寧嚴行管束。二十七日卽行。時事出倉猝。車馬行李俱無所出。姻家崔大令景儼方在都門謁選。偕同年王編修蘇、同里莊上舍曾詒等。日夜捩搗。滿洲侍郎成格公。時官戶部主事。素未識先生。自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爲助。方得成行。計在刑部三日夜。及自刑部至兵部。暨出彰儀門。慰問者不絕於道。其中多有未經識面者。先生一一謝之。崔莊二君及同里張庶常惠言、陶孝廉登瀛、皆送至蘆溝橋。信宿而返。二十八日至良鄉。遣長子節孫旋里支持家事。遂挈二僕一車夫以行。統計自京師至西安二千六百五十里。計程二十六日。自西安至蘭州一千六百九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蘭州至肅州一千四百七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肅州嘉峪關至伊犁萬一千里。計程七十二日。先生行篋蕭然。資斧屢見匱乏。賴故交素識。殷勤贈贖。饋食解衣。始得邁行抵戍。在直隸山西。則如李大令景梅、蔣刺史榮昌、陳大令曰壽。在陝西。則如朱太守勳、莊刺史所費大令濬、錢州判站。在甘肅。則如楊戶部芳燦、布政揆、姜按察

開陽。唐大令以增。周二尹能珂。皆先生素交也。十月初八日。抵西安。重僱車馬。留三日。乃行。十一月初四日。抵蘭州。十二月初一日。抵肅州。重僱出關長車。除夕。在鎮西府度歲。事皆詳遣戍伊犁雜記。是歲得詩一百四十首。自西行以後。遵旨不飲酒。不賦詩。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五歲。在伊犁塗次。正月二日。自鎮西府西行。十六日。抵烏魯木齊。二月初十日。抵伊犁惠遠城。自八月二十七日。由都起程。至是。凡行百六十一日。始抵戍所。先是伊犁將軍保寧。妄測聖意。於未到之先。先遞奏摺。中有該員如蹈故轍。卽一面正法。一面入奏等語。奉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保公之意。始息。到日。派辦冊房事務。并給西城官墅一所。先生自抵伊犁。除謁見將軍外。蹤跡不出戶庭。所居環碧軒。高柳百株。亭亭蔽日。軒下谿水四周。暇則靜坐攤書。間或巡欄閒步而已。是年四月。京師亢旱。皇上虔禱三壇。祈求雨澤。因命清理庶獄。分別減等。又敕刑部及各省。詳查永遠監禁人犯。分別省釋。其在新疆年久。未經釋回者。俱分別開單。候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開列。自四月二十四日。皇上親禱社稷壇之後。經旬尙未得雨。閏四月初三日。因奉上諭。從來聽言爲邦治之本。拒諫乃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飾非文過。採擇羣言。折衷而用。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及朱珪。劉權之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視朝稍宴。小人熒

惑等句。未免過激。令王大臣等詢問。擬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犁。然此後言事者日見其少。卽有言者。亦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洪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悖逆。亦不能壞法沽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況皆屬子虛。何須置辨。而勤政遠佞。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倖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看此諭。先行迴奏。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軍機大臣卽傳諭伊犁將軍保寧。將洪亮吉釋放回籍。等因。欽此。是日午刻。皇上硃筆親書諭旨。交軍機頒發中外。下午以後。彤雲密布。卽得甘霖。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御製詩注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本日親書諭旨。將去年違例上書發往新疆之編修洪亮吉。立予釋回。宣諭中外。并將其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正在頒發。是夜子時。甘霖大沛。連宵達晝。旋據報。近郊入土。三寸有餘。保定一帶。亦皆深透。天鑿中誠。捷於呼吸。可感益可畏也。等語。是月二十七日。先生在伊犁。欽奉諭旨。於將軍署庭。涕泣叩首。恭謝聖恩。訖卽呈明將軍。以五月初一日東還。統計居伊犁僅及百日。同人言。自闢新疆以來。漢員賜環之速。未有如先生者。有紀恩詩四首記事。同人皆贈詩送別。二十日。抵烏魯木齊。六月初六日。抵哈密。二十一日。抵肅州。換車而行。七月十三日。抵蘭州。十六日。次孫苑。曾

生是月杪，抵西安。八月十六日，抵開封。九月初七日，抵里。親故話舊，幾如隔世。因自號更生居士。十二月小除夕，女紡孫適江陰繆氏。繆塔梓入贅於家。是歲得詩九十五首。補作伊犁紀事等詩九十七首。雜文十四篇。著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家紀聞二卷。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六歲。在里門。自二月以後，偕里中耆宿爲壺碟之會。每逢花辰令節，與趙觀察翼、莊宮允通敏、徵君宇達、蔣通守騏昌、吳封君端彝、陳大令賓、蔣表兄廷耀等，往還唱酬無間。每歲皆然。其於莊大令述祖、臧明經鏞堂，則時時相與商榷經義。屢有辨證焉。五月十三日，孫宛會殤。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詩僧慧超、巨超，皆從論詩。同年會都轉燠，邀遊揚州平山堂。數日，仍返焦山。七月，孫總戎廷璧邀游太湖東西二山。遂至消夏灣觀荷。十月，松太道李觀察廷敬邀游吳淞江。鎮洋汪庶子學金邀游趣園。遂自蘇州徧游婁東諸勝而返。是歲得詩二百十九首，文三十一篇。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七歲。在里門。旌德譚君子文居下洋鎮。自建洋川書院，延課諸郡生童。聘先生主講席。遂以二月攜第三子符孫、塔繆梓，至洋川。與諸生講經談裁。每至宵分，遠近聞風，從游者日衆。四月，旋里。八月，青陽陳明經蔚邀游九華。歷天臺東巖諸勝。復游黃山。浴朱砂泉。重至洋川書院。十月，旋里。十九日，蔣宜人卒。有悼亡八首記事。作蔣宜人行狀。十二月，吳江徐待詔達源邀遊黎里。旬餘而返。先生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每遇世交子弟才藻過人者，輒向名公鉅卿稱道不置。同里如劉編修嗣

綰、莊上舍曾詒黃孝廉載華、丁明經履恆、陸孝廉繼輅、秀才耀遙、黃上舍乙生、莊秀才綬甲、周孝廉儀、陸上舍鏞、高秀才星紫、瞿孝廉溶等，皆得獎勵之益。其專心古學者，如劉孝廉逢祿、董上舍士錫諸人，則以漢魏諸儒勗之。其在蘇州、松江、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及浙江東西諸郡，簪屐所至，從游最多。每有異才，必加獎許，其尤邀心賞者，至折輩行相交，請質文字，纍纍常盈几案。至有數千里轉輾介紹以求詩文題字者，如雲南師大令範、袁明經揆、四川郭主簿蘭芬等，不可勝計。至如羽士縉流、素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爲幸。偶歸里中，及所過之地，戶履恆滿，樽酒過從，論文考古，動輒移晷。先生不憚其煩也。是歲得詩百七十七首，文三十五篇，著左傳詁二十卷。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八歲，在里門正月，同年會都轉燠過訪，因偕同里趙觀察翼、劉宮贊種之，莊宮允通敏、舅氏曙齋先生、莊庶常詵男、謝庶常榦爲詞館之會，畱讌數日始行。二月，齏政額勒布公聘主揚州梅花書院，因游京口諸山，遂至平山堂看梅。四月，以揚州講席酬應較繁，辭之而歸，仍赴洋川書院。是月二十八日，次孫女生。五月，旋里。六月，至焦山定慧寺避暑，旬餘而返。八月，仍赴洋川書院。十一月，自洋川由水程沿江至蕪湖，張太守祥雲、陳孝廉懿本，畱游後湖，蠓磯諸勝，遂訪孫觀察星衍於江寧。月杪，旋里，偕同里諸公爲消寒雅集，杯酒往還，更迭置讌。十二月，復游上海，偕李觀察廷敬及幕中諸客爲消寒會，旬日返里。十二日，葬蔣宜人于前橋先塋昭穴，復遷葬仲弟副使君於穆穴。先生自營生壙。

戒子孫毋得更葬。爲詩以記之。葬事既畢。因至句容茅山。徧游青元館、華陽岡、乾元觀。與舊友王司馬周南談燕竟日而返。是歲於宅西西圃小築泉石。創曙華臺。更生齋。得詩二百九十九首。文三十二篇。刊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著比雅十二卷。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九歲。在里門。正月。率長子飴孫弔平學使恕於江陰。同年邢大令澍邀游長興龍華寺。遂泛湖至長興。自長興訪王少寇。視於青浦。李觀察廷敬復邀游上海。徧訪南園、吾園。及葉氏也是園。三月。重赴洋川書院。四月。自洋川至歙縣洪源。謁先祠。展大同府君之墓。五月。旋里。初七日。第五子齡孫生。六月。送書院諸生至江寧鄉試。畱居報恩寺精舍匝月。八月。重游上海。李觀察邀同先生及吳祭酒錫麒。祝編修塋。趙表弟懷玉諸人。以中秋夜泛月至吳淞江。飲宴達旦。各有詩紀事。十月。如臯汪。觀察爲霖。邀游北園。遂偕登狼山絕頂。望海。訪水繪園故址。回塗湖江。復至焦山小憩。十二月。至蘇州。游天平支峒諸山。久住吾與菴。遂往鄧尉香雪海。探梅而返。是歲得詩二百五十九首。文二十一篇。

十年乙丑。先生六十歲。在里門。正月。自宜興渡太湖。至長興。偕詩僧巨超游卞山。遂自湖州至天台。徧游天台。石梁、赤城、瓊臺諸勝。宿桐栢宮國清寺。數日而返。三月。涇縣李大令德淦聘修縣志。設志局於蕭公祠。先生日與縣人趙舍人良鬻、廣文紹祖、左明經煊、朱廣文煥等。訂定志例。酬酢往還無間。五月。旋里。六月。重至涇縣志館。八月。旋里。復爲太湖包山之游。徧訪石公山、林屋洞、綠楊灣諸處。九月三日。爲

先生周甲初度。長子飴孫等於里第授經堂稱觴二日。初十日。第三子符孫娶婦崔氏。乾隆辛巳進士。分巡湖北荆宜施道。永濟崔君龍見之孫。乾隆壬子科副榜貢生。甘肅兩當知縣。景儼之女也。十月。由京口溯江至星子縣。登匡廬絕頂。自香爐峰。歷石門澗。天池。佛手巖。黃龍澗。秀峰寺諸勝。回塗重至涇縣。是月七日。次孫女殤。十二月。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四十三首。文二十二篇。

十一年丙寅。先生六十一歲。在里門。正月。至杭州。以元夕泛舟西湖。遂至餘杭縣。徧游徑山。大滌山諸勝。宿洞霄宮。回舟復至鄧尉看梅。二月。寧國魯太守銓聘修寧國府志。設志局于城北戚氏故居。先生以涇縣志事將成。命長子飴孫先往編校。自畱寧國訂定條例。閒訪敬亭南湖之勝。四月。自寧國至涇縣。由水程旋里。五月。復至寧國。七月。自寧國至涇縣。遂由旌德太平。往游黃山。浴朱砂泉。宿紫雲菴。復自黟縣祁門溪。行至崇安縣。游武夷山。徧歷九曲溪及天樞玉女諸峯。入桃源紫雲洞。自上饒玉山舟行旋里。是月四日。孫凱會生。第三子符孫所生。二十三日。第三子婦崔氏卒。八月二十三日。孫彪會生。長子飴孫所生。十月。重赴涇縣。十一月。以涇縣志告成。自涇縣至寧國。壻繆梓補江陰縣學生。十二月。由寧國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十七首。文二十二篇。著六書轉注錄八卷。編纂涇縣志三十二卷。

十二年丁卯。先生六十二歲。在里門。正月。往游金焦二山。小憩定慧寺。二月。舟行至於潛縣。游東西天目山。宿禪源寺。數日而返。重赴寧國志局。第三子符孫侍行。五月。旋里。避暑焦山定慧寺。六月。重至寧國。

是月二十日。次女生。二十二日。側室鄭氏卒。七月。自寧國至江寧。八月。嘉興李太守賡芸邀游煙雨樓。遂游常熟虞山。至嘉興。復渡浙江。至紹興。登北榦山。訪快閣天池之勝。十月。重至寧國。十一月。以府志告成。自寧國旋里。是歲常州大旱。秋霧復傷稼。禾苗不成。肌民皇皇。城邑尤甚。先生首請于蔣太守榮昌。及武進陽湖兩明府。設局營田廟。捐資施賑。先生總理局事。自捐三百金爲倡。餘按城鄉各商賈殷戶。酌資勸捐。每日卯刻入局。漏下一二十刻始返。風雨無間。又慮賑鬻賑米有疾疫及狼藉粒米之虞。於是改賑以錢。自十二月至戊辰四月。每月放賑一次。計在局四閱月。凡捐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所賑飢口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其鄉歸鄉辦者。不在此數。閩閩稍蘇。而災厲不作。鄉人感之。是歲得詩二百九十二首。文二十四篇。編纂寧國府志五十卷。

十三年戊辰。先生六十三歲。在里門。二月六日。偕陽湖畢明府開煜。在武廟放第二次賑。三月十六日。偕陽湖馬明府紹援。在西廟放第三次賑。是月。自江陰渡江至通州。遊雲台山及狼山。登支雲塔。觀海。四月十八日。偕馬明府在武廟放第四次賑。是月至杭州。小住湖上。游雲棲理安諸寺。回舟復觀吳門。競渡而返。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是月二十日。適芮氏伯姊卒。先生哭之慟。浹旬不出戶庭。八月。率第三子符孫至江寧鄉試。回塗復至揚州訪友。重憇焦山。以中秋月夕。徧游月波臺巨公崖。與詩僧巨超等談游竟夕。十月。江行至漢陽。訪洪山南湖晴川黃鶴之勝。月杪旋里。十二月。游荆溪南山。入張公洞里。

許而還。初五日、孫序會生。第三子符孫、姜戈氏所生。是歲靖江朱方伯勳居憂、寓郡中。先生偕方伯、及其客陳司馬、玉鄰唱酬、往來最數。得詩二百七十一首。文二十篇。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四歲。在里門。正月。至蘇州鄧尉看梅。久憩吾與菴。三月。重游焦山。小憩定慧寺。及海門菴。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偶患疾脇。服醫家消導之劑。月杪漸愈。五月初五日。脇痛復劇。飲食漸減。猶日坐歲寒堂。未嘗偃臥。有問疾者。皆自謝之。初九日。服醫家降伐之劑。脇痛未減。時有喘逆。十二日。氣息漸微。家人環問。頻云無所苦。彌留之際。老媪抱幼孫彪。曾侍側。呼先生。猶徐應之。未刻。先生卒。越一日。殯于北江草堂。子飴孫等。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葬先生于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昭穴。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并自敘

少瀚慈訓長乃薄遊契心五嶽涉足八州所資聞見冀寡悔尤暨乎通籍登覽殆周盤盤經史復預校讐庶幾一得參乎九流亮吉識

文甲集卷一

意言二十篇

卷二

釋歲

卷三

釋舟

卷四

貴州水道考上

卷五

貴州水道考中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 井自敘

卷六

貴州水道考下

卷七

書四篇 釋一篇

卷八

序六篇 書二篇

卷九

奏摺一 序傳二篇 考三篇 墓表二篇

卷十

疏一篇 書二篇 序三篇 傳二篇 行狀一篇

文乙集卷一

連珠三十二篇 敍錄十八篇 銘二篇 頌三篇

卷二

七招 賦二篇

卷三

雜文十篇

卷四

雜文十二篇

卷五

雜文九篇

卷六

雜文十二篇

卷七

雜文八篇

卷八

雜文十篇

卷九

代言五篇 雜文 篇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 井自敘

九十兩卷未刊

洪北江詩文集

卷十

雜文十篇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意言二十篇

父母篇第一

生死篇第二

百年篇第三

禍福篇第四

剛柔篇第五

治平篇第六

生計篇第七

百物篇第八

修短篇第九

鬼神篇第十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學

天地篇第十一

天壽篇第十二

僊人篇第十三

喪葬篇第十四

好名篇第十五

守令篇第十六

吏胥篇第十七

文采篇第十八

真僞篇第十九

形質篇第二十

父母篇

人有百年之父母。有歷世不易之父母。百年之父母。生我者是也。歷世不易之父母。天地是也。人何以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人何以死。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且人之生。稟精氣于父。稟形質于母。此其所以生也。及其死。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此其所以死也。離百年之父母。歸歷世不易之父母。雖有孝如曾參。

孝已者。亦何事悲乎。且我未歸之先。我百年之父母。先已歸歷世不易之父母矣。則我無論生。無論死。亦何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乎。難者曰。人無離父母之一日。則吾之生。吾之死。父母主之乎。抑歷世不易之父母主之乎。曰。皆不能也。夫生于土而死于土者。林木是也。生于水而死于水者。魚鼈是也。及問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林木不知。魚鼈不知。水與土亦不知。則人之生死。卽歷世不易之父母亦安得知之乎。且以吾視之。所謂歷世不易之父母。似今古如一矣。安知不又有消長代謝于其間耶。是歷世不易之父母。尙不能不流轉于氣數之中。而況乎所生者也。魚鼈之生也。若與水無預。而卒不能離水以求生。林木之生也。若與土無預。而究不能離土以求活。人之生也。若與天地無預。而亦不能外天地以自存。是則所謂父母而已。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倏然而死。是天地間少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卽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林木與土相忘。故能遂其生。魚鼈與水相忘。故能畢其命。人與天地相忘。故能終其天年。且不特此也。天地自生人以來。皆與之相忘矣。故來也無所疑。去也無所滯。不啻率億萬子姓之同過于逆旅也。然雖相忘。而實未嘗相離。卽云有生死乎。人雖亡。而精氣不亡。精氣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則直與天地同弊耳。吾故曰。未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也。

生死篇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以死爲樂。然未屆其時。不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生。不又若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歸也。死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也。抑謂死而有知耶。死而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覲吾親戚。咨吾良友。見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死之樂甚于生也。且吾有形質。卽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寒暑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而無知耶。吾嘗飲極而醉焉。醉之樂。百倍于醒也。以其無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臥之樂。百倍于起也。以其無所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卽伏一死之機。雖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耄焉。皆與死之途日近。不至于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卽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久焉。皆與生之途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然則吾于人之始生。當弔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途不遠矣。于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雖或久或暫。然去生之途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爲可弔爲惑耶。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者爲更惑耶。

百年篇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于一日內驗之而已。鷄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旣出。人旣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

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紓。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卽久病者。較量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嬾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于胸。匿甚怨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旦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則惡念生。好勇鬪狠之風。往往起于酒食醉飽之後。亦猶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鬪。正此時也。是陰勝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于日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莫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五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往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沉憂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卽百年之境也。苟能靜體一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禍福篇

人卽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官法。人卽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鬼神。二者較之。

其畏官法也。尙覺有不可奈何。至畏鬼神也。則出于中心之誠而已。然其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必曰畏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于此。孝于家。弟于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于此。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亦能福之乎。然人之于鬼神也。明知不能福。而其奉之也。究不敢改。其于父兄也。明知當孝當弟。而不孝不弟也。亦究不改。則鬼神不特尊于官法。並尊于長上矣。且世人見慢鬼神者。必耳而目之。以爲必得陰譴。見人之不孝不弟者。雖亦心知其非。而權其輕重。覺比之慢鬼神者。罪尙可減。則本末倒置之甚矣。吾故曰。人能以畏官法之心。畏其父兄。則可謂知所畏矣。人能以敬鬼神之心。敬其父兄。則又可謂知所敬矣。又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並甚畏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頓。未聞雷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愚無知之人。卽不孝。雷應怒之矣。雷能怒商臣。冒頓。而不能怒下愚無知之人。豈雷亦畏強而擊弱乎。畏強而擊弱。尙得謂雷乎。世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隱惡。亦卽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獎賞所不及者。天亦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天旣設雷霆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于人世賞罰所

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使人知。天福人則不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既無星辰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而人顧舍其父兄長上而畏雷霆鬼神。不亦舛乎。

剛柔篇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弊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幹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亡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籛籛之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籛籛戚施之人。攸往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爲

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覩忝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尙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尙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于老子。並託之于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寧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治平篇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卽有八人。八人卽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卽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卽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闕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

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卽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

生計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卽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卽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傭書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卽

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以養十人。即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于前。而備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於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卽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尙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旣十倍于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明也矣。是又甚可慮者也。

百物篇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之氣蒸而爲鳥。原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鱉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鱉乎。林麓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鱉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鱉。熊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于人之爲熊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強弱之勢。衆寡之形耳。蛟鱉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鱉。則殺蛟鱉。熊羆虎豹之勢衆于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鱉矣。林麓之中有貂狐獾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

中有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所常食者也。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鷄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擾。甘心爲人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獬犬有噬人至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者。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以來。人之食犬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爲蟣蝨。馬牛羊亦然。蟣蝨之生。還而自嚙其膚。豈人亦有意生蟣蝨以還而自嚙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獸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命理篇

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回果報之說。豈果有輪回果報乎。曰。無有也。輪回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猶人生之內有蟣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內蟣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蟣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緣督縫衽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滯溜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蟣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蟣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蟣蝨也。蟣蝨亦人也。蟣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縠之內。蟣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於鶉衣百結之中。

不得謂居于紈綺白穀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蟣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蟣蝨之命同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蟣蝨無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囂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回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回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卽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厲公。以及天神降幸。河神祟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河神而崇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聞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強弱。氣強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崇其子孫者也。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崇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

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

天地篇

信如所言。則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卽生于林林總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卽生于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托其名以示神。假其號以求食。非真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爲烈山氏之子。句龍倘有神。則應服烈山氏之衣冠。后稷者。帝嚳之子也。稷倘有神。亦應服帝嚳時之衣冠。今童巫之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清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具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峒嶸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應亦模峒嶸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

形也。至于鬼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麗于我乎。歸于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懽乎如有見。慨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卽有矣。實則不然也。黎邱之鬼。慣傲人子姪之狀。潁川之鬼。又慣傲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眞子姪。豈眞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天壽篇

夫人之天壽。秉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卽能多。斲削之卽能少也。何則。禽獸之壽。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能斲削。以人而論。富貴者之壽。與貧賤者差等。貧賤者不能學富貴者之斲削明矣。推而言之。人有謂服食養氣。而卽可以長生者。亦斷斷不然。夫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蓄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啓期。抱犢子。榮啓期。抱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闔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騫聲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秉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秉強也。是則人之天壽。由于所秉之強弱矣。然必云。所秉之強。加以保攝焉。卽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溉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先後。

猶人所乘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乘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蟄蟲觀之。有榮惡者矣。有濡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始蟄。蟄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也。花葉不能有榮而不悴。蟲豸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宗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夫仙而在于清虛宗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即可以緩。則蜉蝣不宜三日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食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即可不死。則說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能仙。則應上古中古之時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率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爲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代謝。則無樂其爲仙矣。是又進退失據之論也。吾故曰。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稟有強弱所致耳。

仙人篇

曰。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

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曰耄。注。耄。昏忘也。百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百年。即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即精神至強。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矣。至偃息之候。而強其如旦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即或強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人即精神至強。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即或強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已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遭遷徙之苦。即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洞微志之雞窠老人。惛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即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喪葬篇

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空地上以實地下。于是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

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尙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尙易。而富貴者則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尙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尙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其心術之不可問。一至此乎。又古人喪葬之所飾。不過芻靈楮幣而已。今則更增僧尼道士。簫鼓鐃吹。于是而死喪之家。則一室皆滿。絲麻袒免之親。不及僧尼道士之衆也。袒跣哭泣之哀。不及簫鼓鐃吹之喧也。甚至有爲附身附棺之具。力不及者。尙可從減。而必借此以飾觀者矣。夫鐃吹軍中之樂也。鐘鼓管籥。吉賓嘉之禮也。而行于喪家。可乎。尤可恨者。僧尼道士所誦之經。又必爲解冤釋罪之語。是真視吾親爲愆尤叢集之身。不如此。則罪莫可釋。冤莫可解也。何其以君子之道待僧尼道士。而以至不肖者待吾祖若考乎。其始愚民爲之。其後士大夫踵而行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俑之害。尙至無後。吾不知始創延僧尼道士。簫鼓鐃吹者。又將何如也。

好名篇

甚矣名之累人也。聖賢能不好名乎。孝經曰。揚名于後世。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崔杼之惡。至弑君。而憂其名之傳。賈充之惡。至戕主。而憂其諡之著。是大姦大慝。仍不能忘名也。

則名不可好乎。曰：好名之弊，亦尙足以扶世。何則？人能好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有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卽足以拘之者矣。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御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皆非己所能預也。己尙不能預，而何可以假乎？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語有之：實至者名歸之。有聖賢之實者，自有聖賢之名。而莊周、列御寇之徒不能假也。有忠孝之實者，自有忠孝之名。而王莽、趙宣之倫不能假也。有文士之實者，自有文士之名。而傳百年、傳十世、五世及歷劫不磨，亦纖屑不能假也。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己者若干，而

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爲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媼保。于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媼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間卽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守令。而并欲謂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恆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吏胥篇

今日之勢。官之累民者尙少。吏胥之累民者甚多。何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矣。漢以來。諸曹掾史。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魁。什伍等類是矣。三老掌教化。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游徼掌徼巡禁。司姦盜。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魁掌一百家。什

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而已。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丞尉守令。其人又皆通曉經術。明習法令。不特不至擾民。或尙可有益于民。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又自唐宋以後。流品日分。凡世門望族。以及寒俊之室。類不屑爲吏胥。其爲之而不顧者。不過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則或呼之爲公人。或呼之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飽食。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府亦畏之矣。何則。官卽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又況吏胥之于鄉里。其貧富厚薄。或能瞞官。不能瞞吏。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究之入于官者。什之三。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蠶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卽間遇有吏胥之親戚故舊。亦必不稍貸。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脅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則奈何。曰。此輩卽必不可少。亦惟視其必不可少者留之。餘則寧缺無濫而已。蓋吏之暴如虎。與其使一州邑多數十百虎也。毋寧減之又減。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織。其仰食于民也無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囂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卽官府之營求亦尙有數。而胥吏則

所謂無厭者也。況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始則導之貪。導之酷。導之斂怨于民。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文采篇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豔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鷓鴣孔翠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已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不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沉。賈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夭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願爲檜柏乎。願爲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人。亦當鑒于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不自炫奇鬻異。元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能詩。則善矣。

眞僞篇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矣。而亦不然。襍禲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謂非襍禲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飲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于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徑情直行者矣。將爲孩提襍禲之時。真乎。抑有知識之時。真乎。必將曰。孩提襍禲之時。雖真。然苦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真。而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亦禁人之率真。何則。上古之時。臥倨倨。興眊眊。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躡躡。其視瞑瞑。可謂真矣。而聖人必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真亦有所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且士相見之禮。當見矣。而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見。士昏之禮。當禮從者矣。亦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就席。鄉射禮。知不能射矣。而必託辭以疾。以至聘禮。不辱命而自以爲辱。朝會之禮。無死罪而必自稱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筭。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使當日者。新婦見以爲如此。而不言。則僞矣。新婦之言。新婦之率真也。以真者爲可笑。無怪乎人之日趨于僞矣。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不欲過于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襍禲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勸。以挽之。則是禮教既興之後。知識漸啓之時。固已真僞參半矣。而必鰓鰓焉。以真。

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形質篇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之窠以爲餐。列魚之翅以作食。蟬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菴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團。備涼燠之用。菸草則香山浦城。閩粵二種。鬪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暖。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于裘則異種百出。種文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者疾醫所掌。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疴。此卽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柎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知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不差。蠶黍。手談。則枯槩三百。捷過于秋儲。心計則白撰千萬。算微于桑。僅運斤者。咸有僅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八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肺。以爲僞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枋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

洪北江詩文集

益漓者非知巧益出所致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釋歲

歲首謂之上日。

尙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稱鄭康成注。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正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又謂之元日。

尙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張衡東京賦。孟春元日。

又謂之元辰。

藝文類聚。稱晉荀勗正會上壽酒歌云。踐元辰。又庾闡揚都賦。歲惟元辰。

又謂之正旦。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籥于趙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四年。詔曰。比來歲早饑饉。加有軍旅。

正旦無陳朝賀之儀。東觀漢紀。戴憑爲侍中。正旦朝。

又謂之正日。

續漢書禮儀志歲正日爲大射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摯初學記稱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謂正日

又謂之正朝

晉書禮志正朝元會太平御覽稱元中記曰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

又謂之正會

晉書禮志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又引漢儀有正會禮藝文類聚稱晉咸康起

居注咸康七年十二月尙書樂謨奏八年正會儀注世說晉元帝正會引王丞相升御牀

又謂之元正

晉書王導傳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藝文類聚稱傅元朝會賦定元正之嘉會

又謂之元會

藝文類聚稱鄧德明南康記盧耽仕州爲治中嘗赴元會魏曹植有元會詩

又謂之歲首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

又謂之歲朔

宋書禮志歲朔常設葦英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司之門以禳惡氣李善文選注元日歲朔也

又謂之歲旦又謂之歲朝

晉書禮志歲旦常設葦菱挑梗磔雞于宮按歲旦一本作歲朝通典引晉書亦同

又謂之元祚又謂之首祚

曹植元會詩云初歲元祚北堂書鈔稱王羲之月儀書云元正首祚

又謂之三朝

漢書谷永傳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李善注三朝歲首朔日也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爲端其一日爲元日亦云上日亦云三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注歲之元

時之元月之元

又謂之三元

南齊書蕭穎胄傳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晉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又謂之三朔又謂之三始

尚書大傳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漢書鮑宣傳今日蝕于三始

七日謂之人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貽。登高賦詩。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又一說云。天地初闢。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北齊書魏收傳。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曰。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時邢劭亦在側。甚惡焉。

上辛日。謂之郊日。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月令。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康成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傳。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春秋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按宋書禮志云。魏世南郊日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蓋卽本穀梁說。

左傳。啓蟄而郊。宋書禮志。晉武之世。郊日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皆有別議。又云。晉武捨鄭而從諸

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按自晉以後。宋齊梁陳。郊日仍皆用上辛。北郊用次辛。通典引王

儉啓云。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齊書。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梁書武帝卽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

皇帝致齊于萬壽殿。上辛行事。陳書。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北齊書。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唐始。定令以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不復用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稱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戊地。以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亦皆在正月行事。與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不同。

月亥日。謂之耕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康成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孔穎達正義。耕用亥日。故云元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耕于籍田。文選潘岳籍田賦。伊晉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親帥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按今本丁亥作丁未。誤。

月午日。漢謂之祖日。月酉日。魏謂之祖日。

通典稱魏博士秦靖議。古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戊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風俗通。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北堂書鈔稱稽含祖賦序曰。有漢日用丙午。魏氏擇用孟月之酉。晉潘尼皇太子祀祖詩曰。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按此。則魏以後。祖或皆用酉日。

十五日、謂之望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按藝文類聚、稱荆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初學記引亦同。考今本荆楚歲時記、作正月十五日、不云望日、疑歐陽詢等或以意改也。又詢堅等引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徐堅注云、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鏡、是其遺事。今考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是祠太一定用辛日、不必皆正月十五。至注今夜遊觀鏡云云、詢堅並同、未知何本。今所傳類書之最古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等、而所稱引不足據如此。餘可類推。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北齊書、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爲打竹鏃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

又謂之上元。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按上元、中元、下元、本道家之語、始見于白六帖、稱唐明皇實錄云、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然唐時類書尙無有列及十月朔日者、猶近古也。今故削之、而附記于此。又類書引歲時記、上元夜、貴戚例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此當屬宋陳元觀歲時廣記、非宗懷也。

又謂之正月半。

世說。禰衡被魏武譎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荆楚歲時記。稱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

三十日。謂之晦日。又謂之月晦。

荆楚歲時記。元日至于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注。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酌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按初學記引公羊傳曰。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建夏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白六帖亦同。今考公羊本及注。提皆作是。未知堅所據何本。至云僅建夏晦日也。亦與今本不同。然堅係另摘二字標目。必非無據。爾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正月。建寅之月。則稱正月爲提月。或古有是語。

二月戊日。謂之社日。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詩。以社以方。周禮。社之日。涖下來歲之稼。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郊特性。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宋書禮志。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祀之。荆楚歲時記。社日。四鄰

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祀大社之日，薦韭卯于祖禰。按社祭土，戊日屬土，故古之社日皆用戊。召誥戊午，乃社。白六帖引鄭康成禮記注，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杜祐亦云，周初未制禮之時，社日猶用戊，後乃定用甲日。郊特牲及月令鄭注是矣。漢社日用午，蔡邕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是也。魏社日用未，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于歲始未社也。晉社用丑，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詔臘以酉，社以丑，此蓋五行生剋各有趨避，非古制也。王虞春可樂云，吉辰兮土戊，明靈兮惟社。宋時方書亦以立春後第五戊日爲社日。近代禮又以秋分後戊日祭社，是民間社日皆承用戊日可知。又按晉又兼用酉日社，潘尼皇太子社詩曰，日惟上酉，應禎祝社文曰，吉酉辰良是矣。今吳俗社日則率以二月二日，又未知始于何時。

是月祭飲食謂之臘。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臘。臘，玉簫，臘，飲食器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按風俗通作楚俗以十二月祭飲食，當衍一十字。

去冬節一百五日，謂之寒食。

荆楚歲時記云，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

六日者。藝文類聚稱陸翽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醴酪。糝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作粥。白六帖。稱玉燭寶典云。寒食節。城市尤多鬪雞卵之戲。或雕鏤相遺餉。藝文類聚稱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爲戲。以習輕蹻者。按俗謂寒食始于介子推。非也。今考太平御覽引劉向別錄。寒食蹋蹴。黃帝所作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與鞠毬同。是三代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鄭康成注曰。謂季春將出火也。太平御覽稱古今藝術圖曰。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節。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其以爲子推者。始於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爲介子推故也。周舉傳。舉移書于介子推廟云。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自是衆惑稍解。魏武帝明罰令亦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食寒。云云。周斐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並同。無論并州一方之俗。不足以概天下。且子推死有定月。故周舉傳言其月神靈不樂舉火。今寒食節或在二月。或在三月。不一。則明非因子推而始可知。又初學記引琴操云。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腕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綏推古字通。北堂書鈔稱石虎鄴中記亦同。據琴操。鄴中記。則子推亡在五月五日。據新論。周舉傳等。則子推亡又在盛冬。皆與清明節前之寒食無預。惟歲時記引晉孫楚祭子推文。用今寒食節醴酪事。則以清明前寒

食爲因子推而設者。誤或自西晉始。而陸翽等又承其誤也。

三月巳日。謂之上巳。

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太平御覽。稱韓詩章句。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渙渙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後漢書注。稱韓詩辭。君章句又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共往也。漢書孝武衛皇后傳。帝祓灞上。還。注。應劭曰。祓。除也。今月上巳。祓禊是也。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尙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于水上澆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日。宮人並禊飲于東流水上。沈約宋書禮志。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澆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粹。以厭時氣。注。論語云。莫春。浴乎沂。則水濱祓禊。由來遠矣。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及上除。采艾及柳絮。文選注。稱梁蕭子顯云。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洗絜之也。巳者。社也。言祈介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于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核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今考魏以前。亦有用三日者。束皙云。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是也。魏以後。亦有用上巳者。元和郡縣志。潤州上元縣鍾山江表。上巳常遊于此。又張華集。有上巳篇。潘

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作詩。阮瞻上巳日作賦等是也。

四月謂之雩月。

左傳龍見而雩。劉昭續漢書禮儀志注稱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康成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正義。凡正雩。在周之六月。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按周制雩皆在四月。故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若月令仲夏之雩。在周已屬秋矣。疑秦時雩始用五月。月令係秦制。非周制。故鄭康成等均譏其失也。自秦以後。雩祭亦類皆用四月。續漢書禮儀志。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劉昭注。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後魏書。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雩。北齊亦以孟夏龍見而雩。隋制。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通典引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是矣。

五月十五日謂之五日。前十日謂之端午。

大戴禮記。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

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又云：蓄蘭爲沐浴也。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愁在五月之望。按古人五日皆當是十五日。今楚俗亦以十五日爲大端陽。初五日爲小端陽。續漢書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藝文類聚：稱周處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葉裹黏米煮熟，謂之角黍。按此則魏晉以來，已用初五日爲五日。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鬪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縣門戶上，以禳毒氣。以五采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鳩鴿教之語。北堂書鈔稱提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按俗謂五日始于屈原，非也。今考五日之名，見於經者一，夏小正是也。見于諸子者一，文子上德篇是也。見于傳記者二，田文母嬖，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之。後母私舉文，長成童，以質告之。又鄴中記及琴操皆云：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生，世人謂之忌日。此數事皆在屈原之前。又屈原之事，始見于續齊諧記。既不足憑。又云：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歐回，見人自稱三閩大夫，謂回曰：日嘗見祭，甚善。但常患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稱感。今人五日作糉子，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按風土記：菰葉裹黏米，本取陰內陽外，包裹之象，所以贊時也。若云爲原而作，則五日煮肥鱸，又何說焉。又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而下復引越地傳云。競渡起于越王句踐。是日競渡采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一競渡也。旣以爲采藥而設。又以爲弔屈原而設。一書記載已復不同。何能傳信。竊謂五日競渡。古人風俗如此。非因采藥。亦非爲屈原。藝文類聚。稱會稽典錄。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而歲時記稱邯鄲曹娥碑。又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則東吳之俗。五月五日。又似爲伍君及婆婆神。與屈原復無所涉。是又可不必置論矣。

夏至後第三庚謂之伏日

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暑也。歷忌釋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火。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初學記。稱陰陽書云。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風俗通曰。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竝作湯餅。名爲辟惡。注。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

來有之。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初伏日。薦麥瓜于祖禰。按夏小正。六月。煮桃。傳。煮以爲豆實也。蓋卽後世薦麥瓜食湯餅之類始。

孟秋第七日。謂之七日。又謂之良日。亦謂之七夕。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歲華紀麗。稱風俗通。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北堂書鈔。稱周處風土記。俗重七月初七。是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勛曰。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此日惟設湯餅。無復有糜矣。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注。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曰。是天帝外孫。傅元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又云。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鑰石爲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爲符應。按俗謂七月七夕爲牽牛織女而設。非也。今考七日之名。見于淮南子及萬畢術。漢武帝故事。列仙傳等書。皆不言及牽牛織女之事。其以爲二星辰當

會于此夕者。始見于風俗通。傅元擬天問及周處風土記。吳均齊諧記等書。而宋南平王鑠。及謝惠連。遂有七夕詠牛女詩。此後七夕遂專屬之于牛女矣。無論風土記等所錄。皆荒誕不經。卽謂神仙迂怪之言可信。則事在魏晉以前者。已不止一事。請畢述之。北堂書鈔。稱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其日或有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也。又云。王母遣青衣女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于其日。修除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則謂七日從王母起可。藝文類聚。稱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冶鑄師也。以七月七日。乘赤龍仙去。又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于山中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緜氏山頭。是日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則謂七日屬陶公王子喬亦可。初學記。稱神仙傳云。吳蔡經去家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爲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至期日。王方平果來。一又云。七月七日。麻姑當來。可取數百斛酒飲之。至期。王方平偕來。乘羽車。駕五龍。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是七日屬之麻姑。王方平亦可。太平御覽。稱漢武帝故事。景帝王美人。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于猗蘭殿。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演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一云。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云云。皆不及牽牛織女之事。明七月七日。日月皆屬陽。古人以之爲良會。後

遂附會爲牽牛織女事也。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後人因此附會矣。

七月望前一日，亦謂之禊日。

宋書禮志：今三月上巳，禊於水濱，又或用秋。漢書：八月，禊于霸上。劉禎魯都賦：索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禊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李善注稱：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荆楚歲時記：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贈遺。按：中秋節，唐初尙未盛行。故虞世南、歐陽詢、徐堅等作類書，歲時部皆未列入。若唐以前，八月十五日，見于史傳者，惟隨書新羅國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各賞以馬布。及武夷山記：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魏真人等會山頂宴集，數事而已。

季秋第九日，謂之重陽，又謂之重九，又謂之九日。

北堂書鈔稱：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享燕高會，白六帖稱：魏文帝書又云：日月並應，故曰重陽。晉書禮志：九月九日，馬射，或說曰：秋

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荆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注。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按北堂書鈔。稱孫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今考孫瑞當作士孫瑞。脫一士字。後漢書。獻帝紀。興平二年十一月。王師敗績。衛尉士孫瑞等。始爲李傕郭汜所殺。則九月中瑞尙在也。杜公瞻云。九日宴會。自漢至宋未改。所云漢。蓋卽指此而言。則九日節始盛于漢末可知。又按古人每以隻月爲盛會。除正月一日爲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于此日讌集出遊。其制蓋仿于三代。自漢以後。遂各附會其說。並非也。又按今人以五月五日爲競渡節。九月九日爲登高節。不知古人每值佳日。無不可泛舟。無不可登高。荆楚歲時記。人日登高賦詩。隋陽休之亦有人日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今並酺食度水。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蔡邕月令章句。暮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以薦寢廟。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輿地記。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稽含有七月七夕登高詩。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五日不特可以泛舟。并可以登高矣。

冬至後第三戌謂之臘日。其夕謂之臘夕。亦謂之臘夜。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廣雅：臘，索也。左傳：虞不臘矣。杜預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康成注：臘，謂以田臘所得禽祭也。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云：蓋從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又云：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初學記：稱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又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今魏據土德，宜以戌祖辰臘也。又云：漢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于辰，故以辰爲臘。晉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爲臘。按此，則魏蓋先用丑日臘。至隆議後，始改用辰耳。晉宋舊事引魏名臣大司農董遇議又云：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爲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云。江表傳：吳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通典：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晉書隱逸范喬傳：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藝文類聚稱養生要術：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無與人言，內椒井中，可除

溫病。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其日並以豚酒祀竈神。核據月令。則臘本在孟冬之月。疑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始移至十二月也。高誘注呂不韋書。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役人燕飲也。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四分律音義。臘。歲終祭神之名。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蓋自秦以後。臘皆在十二月矣。惟後周遵古制。以建亥之月臘。通典。隋初因之。亦以孟冬下亥。禘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禘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止可以十二月爲臘。是反以建亥之月臘爲非。可不考古矣。至以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則又自荆楚歲時記始。迄今皆因之。故俗皆云臘八。亦若今人定以二月二日爲社日也。又今人祀竈。又率以月之二十四日。

臘明日。謂之初歲。又謂之小歲。

史記天官書。臘之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曰初歲。藝文類聚。稱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臘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敬酒尊長。修賀君師。又稱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又云。小歲之賀。既非大慶。禮止門內。

歲盡日。謂之除日。又謂之歲夕。又謂之除夜。

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讌。晉書循吏曹摅傳。歲夕。摅行獄。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有藪。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事文類聚稱風土記云。除夜。祭先竣事。男女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北齊書季冬晦日。選人子弟。赤幘阜構衣。執鼗鼓。百二十人。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

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

周書時訓解。立春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按諸書所引易通卦驗說。與時訓解時有不同。今以月令呂不韋等書考之。當以時訓解爲準。淮南王書。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按天文訓所言。皆本孝經緯。又按太平御覽。稱皇覽逸禮。距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于東堂。初學記稱孝經緯。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又稱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宋均注。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孝經鉤命決曰。立春。勅門闌無關鑰。以迎春之精。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校驗。皆須麥秋。退食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注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卽此詔。

之謂也。荆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剪綵爲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後十五日爲驚蟄。漢曰雨水。

周書時訓解。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艸木萌動。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按漢始以雨水爲正月節。漢書律歷志。營室十四度。驚蟄。注。今日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日驚蟄。是也。

又十五日爲雨水。漢曰驚蟄。

周書時訓解。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春分。

周書時訓解。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周禮。春分之日。祭馬祖。按說文。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馬。龍之屬。故以始登天之日祭之也。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太平御覽。稱齊民月令曰。春分不殺。

又十五日爲穀雨。漢曰清明。

周書時訓解。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又五日。虹始見。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按劉歆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與時訓解同。而淮南王書等。清明在穀雨之前。故漢書律歷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日清明。昴八度。清明。注。今日穀雨。是也。

又十五日。爲清明。漢曰穀雨。

周書時訓解。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孔晁注。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史記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楚辭九懷。季春兮陽陽。王逸章句。三月溫和。氣清明也。

又十五日。爲立夏。

周書時訓解。立夏之日。蜩蟪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又十五日。爲小滿。

周書時訓解。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族。三禮義宗。小滿爲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滿爲名也。

又十五日。爲芒種。

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三禮義宗。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爲名。宋書循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又十五日爲夏至。

周書時訓解。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至。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北堂書鈔。稱孝經緯。曰。周天有七衡。夏至日在內衡。又稱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是日浚井改水。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故于是日改水。三禮義宗。夏至爲宗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兆。故謂之至也。荆楚歲時記。夏至節日食糗。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又十五日爲小暑。

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三禮義宗。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形爲名。形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名。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

既極。故暑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暑。

周書時訓解。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大族。通典。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月令。

周書周月解。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又十五日爲立秋。

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三禮義宗。七月立秋之言。湫縮之意。

又十五日爲處暑。

周書時訓解。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按月令。呂氏春秋。並作農乃登穀。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國語。處暑之既至。蟲蟻之既多。

又十五日爲白露。

周書時訓解。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

又十五日爲秋分。

周書時訓解。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狝賓。文子曰。老子爲天地之氣。莫大于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又十五日爲寒露。

周書時訓解。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霜降。

周書時訓解。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周禮正義。稱韓詩。古者霜降逆女。冰泮而止。周書周月解。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

又十五日爲立冬。

周書時訓解。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躔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按易通卦驗。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而

符瑞圖云。立冬。北方廣莫風至。今考淮南王書。廣莫風後。不周風四十五日。乃至。符瑞圖說誤也。又十五日爲小雪。

周書時訓解。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又十五日爲大雪。

周書時訓解。大雪之日。鳴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歷義疏。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大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又十五日爲冬至。又謂之亞歲。

周書時訓解。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淮南王書。寸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續漢書禮儀志。冬至。鑽鑿改火。北堂書鈔稱孝經緯。冬至。日在外。衡牽牛之初。說文。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午者也。宋書禮志。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旦之儀。又云。其儀亞于歲朝。按魏晉時。則有大小之別。元旦稱大會。冬至稱小會。亦見晉宋二書禮志。歷義疏。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于陽。太陰之氣。下極于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北堂書鈔稱西域諸國志云。天竺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又十五日爲小寒。

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鵠始巢。又五日。雉始鳴。按淮南天文訓。冬至。鵠始巢。與時訓解稍異。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三禮義宗。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形于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亦未是極也。

又十五日爲大寒。

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鷺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三禮義宗。大寒爲中者。上形於小。故謂之大。十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周書周月解。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三

釋舟

愈、謂之舟。

說文、舟、船也。

毛傳同。

愈、空木爲舟也。从亼、从舟、从𠂔、𠂔、水也。桮或作輪。俗字。

方言、自關而東、或謂之舟。

釋名、舟、言周流也。

桮淮南王書汜論訓、乃爲窰木方板、以爲舟航。高誘注、窰、空也。愈、窰二字。音義

並通。故徐鍇說文繫傳云、亼者、取二合之義。音愈、猶窰穿之義。會意是也。

通名謂之棧。

說文、棧、船總名。玉篇同。徐鉉等曰、今俗別作艘、非是。

漢書溝洫志、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棧。桮吳越

春秋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陵注、陵、當作棧。漢書溝洫志、漕船五百棧。是棧又通作棧。兼作棧。說文、棧、

水槽倉也。義亦通。藝文類聚、稱太公六韜、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尙爲後將、以四十七棧船濟于河、

又謂之船。

說文、船、舟也。桮此卽轉注字。

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船。

釋名、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藝文類聚、稱

韻集曰、船、舩也。桮舩卽船之重文。字書或分爲二、非。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爾雅舩我也。說文同。義闕。廣雅舩舟也。玉篇舩天子稱。按淮南王書欲與物接而未成舩兆者也。文選注稱許慎注舩兆也。舩兆當屬轉注字。故名舟爲舩。又謂之舩。又廣韻云舩古文作舩。則或从剡木爲楫之義制字。故从舟也。易剡木爲楫。剡本亦作揀。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按舩字說文玉篇並無。當作桡。古字通也。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舩。廣韻同。玉篇舩船小也。按荊州記湘州七郡大舩所出。皆受萬斛。又水經注贛水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舩處。宋臧質石城樂亦云大舩載三千。漸水丈五餘。是舩亦不僅小舟也。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玉篇吳船也。又舩艘。按當從說文作舩。

又謂之舩。

漢書古今人表。晉舩人固來。廣雅舩舟也。玉篇同。

又謂之艫。

廣雅、玉篇並舟名。瓊州圖經文昌縣有焚艫山。近大海。漢樓船將軍楊僕征黎至此。焚船登岸。故名。按故書無艫字。疑土人合樓船二字爲一。後人遂制此字矣。吳越春秋。越有樓船卒。漢武帝秋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則樓船之制。自昔有之。通典又云。樓船船上建樓三重。

又謂之艫。又謂之麒麟。

廣雅、玉篇並舟名。

又謂之餘皇。

左傳昭公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廣雅、玉篇。餘皇並舟名。又云。皇、吳舟。郭璞江賦。漂飛雲。連餘皇。抱朴子。餘皇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按說文無餘皇二字。始見新附。今仍從左傳作餘皇。皇。又別作鱣。

又謂之船艫。

方言。艫。謂之船艫。小船艫。謂之艇。按艇爲小舟。則船艫之制。當在大小之間。廣雅。船艫。舟也。玉篇同。宋書吳喜傳。從西還。大編小船。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通異名。類篇。編縮。大舟。按編。當卽船字。

又謂之舳。又謂之鑿。又謂之艫。又謂之櫓。又謂之櫓。

玉篇有。廣韻。櫓。小船上安蓋者。按淮南王書修務訓。水斷龍舟。高誘注。龍舟。大舟也。此櫓字疑合。二字爲一。隋書亦以戰艦爲水龍。玉篇又有櫓字。云。以竹葉斲船也。疑亦櫓字重出。或又云。櫓。卽櫓。今附記于此。

又謂之觀。

按疑亦合吳舟二字爲一。

又謂之體。又謂之舳。又謂之舳。又謂之舳。

玉篇又別出櫓字。非。

又謂之櫓。又謂之櫓。又謂之櫓。又謂之櫓。又謂之櫓。

梁江淹詩。方水理金櫓。以上並見玉篇。

又謂之柁。

玉篇。柁。船名。

櫓。謂之舳。

見廣雅。

五戒相經音義。稱埤蒼。舳。舳也。亦名櫓。

玉篇。櫓。舳也。又。船舳。廣韻同。

王逸楚詞章句。舳。

舷也。洪興祖補注。舷、船邊也。北堂書鈔。稱會稽典錄。楊橋上諫曰。臣聞之。曾子扣舷。易水魚聞入淵。烏驚參天。郭璞江賦。詠采菱以叩舷。按此皆與祖所據。

輪、謂之枕。

見廣雅。玉篇。輪、船也。按今以船旁木爲枕。亦作牘。

長而薄者、謂之牘。

見方言。廣雅。牘、舟也。玉篇。艇、牘船。

短而深者、謂之艇。

見方言。郭璞。今江東呼艇。艇者。玉篇同。廣雅。艇、舟也。小爾雅。艇之小者曰艇。梁書。羊侃傳。初赴

衡州。于兩艇。艇起三間。通梁水齋。

又謂之舩。

集韻。舩、船短而深也。陳書。侯景傳。景乃以舩舩貯石。沈塞淮口。資治通鑑。侯景召石頭津主張寶。

使引淮中舩舩及海幢。

小而深者、謂之舩。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舩。郭璞。卽長舩也。按舩、舩、舩。本一字。蓋正作舩。通作舩。今玉篇又別出舩、舩二字。

益非疑。方言本亦後人依玉篇追改也。今姑隨其義兩列。

大舟謂之櫂。

說文櫂，海中大船。徐鉉曰：今俗別作筏，非是。廣雅：櫂，舟也。玉篇：櫂，大船也。華嚴經音義：稱通俗

文，筏作櫂。韻集：筏作櫂，同扶月反。按：櫂、筏，皆俗字，並當作櫂。又別見。

又謂之櫂。

說文：櫂，江中大船名。廣雅：櫂，舟也。玉篇：櫂，大舟也。按：櫂，俗字，當作櫂。方言：東南丹陽會稽之間，

謂櫂爲櫂。按：方言：櫂爲小舸。櫂與櫂同，則櫂亦不盡是大舟矣。又別見。

又謂之般。

方言：般，大也。玉篇：般，大船。餘別見。

又謂之舸。

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玉篇：舸，船也。左思蜀都賦：宏舸連舳。李善注：大船曰舸。按：三

國吳志：董襲傳：襲乘大舸船，突入蒙衝。南齊書：王敬則傳：高道慶乘舸，舸于江中迎戰。此舸爲大船之

證。然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劉備乘單舸往見周瑜。風土記：船舸單乘，是單船亦謂之舸也。說文無舸字。

見徐鉉新附。

又謂之艫。

廣雅：艫，舟也。玉篇：艫，大船也。

又謂之舶。

華嚴經音義：稱呂忱字林：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之舶。昆侖及高麗皆乘之。大者受萬斛也。又

稱埤蒼：舶，大船也。玉篇同。又稱通俗文：晉船曰舶。初學記引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按水經

注：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是矣。俗別作艫，非。

又謂之舩，又謂之艫。

玉篇：舩，艫並大船。集韻：舩，兩槽大船。梁元帝吳趨行：何時乘舩歸。按別作舩，非是。陳書侯安都

傳：坐舩內，墜于槽井，時以為不祥。又王子晉等，乃僞以小船，依舩而釣。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玉篇同。集韻：舩，太扁也。北堂書鈔：豫章城西舩有舩洲。水經注即呂蒙作舩。

大扁處。按吳志：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于舩中，是舩又通作舩。又稱楊泉物理論

夫工匠經涉河海，為舩以浮大川。通異名太平御覽：稱雜字解詁曰：舩，雜船也。

小舟謂之刀。

毛詩河廣云。曾不容刀。鄭康成箋云。小船曰刀。按詩正義及釋文並云。說文作𦨇。今考說文無𦨇字。疑陸德明等誤記釋名玉篇諸書爲說文也。餘類此尙多。姑附記于此。釋名三百斛曰𦨇。𦨇。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按近人校釋名。誤以說文之𦨇合𦨇。不知說文之𦨇从別省。讀若兀。音既不同。且此云。安不傾危。而說文云。𦨇。船行不安也。義亦相反。今別見。又詩正義引說文云。𦨇。小船。未知何本。廣雅。𦨇。舟也。初學記。稱埤蒼。𦨇。吳船也。音雕。集韻。或作𦨇。通作刀。或作船。廣韻。𦨇。吳船。按一切經音義引方言。小𦨇。𦨇。謂之艇。郭璞曰。艇。𦨇也。音刀。與今本方言異。或別有所據。但刀係正字。𦨇。𦨇。皆刀之別字耳。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引釋名。𦨇。皆作𦨇。玉篇。切。小船也。

又謂之艇。

方言。小𦨇。謂之艇。郭璞。今江東呼艇。小底者也。玉篇。艇。小舟也。按別作𦨇。非是。

又謂之艇。

方言。艇。謂之𦨇。𦨇。小𦨇。𦨇。謂之艇。郭璞。𦨇也。釋名。二百斛以上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行者也。按說文無艇字。應作挺爲是。廣雅。艇。舟也。北堂書鈔。稱說文云。艇。小舟也。形狹而長。按艇字見說文新附。然北堂書鈔引說文如此。則鉉或別有所本。小爾雅。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謂之𦨇。高誘淮南王書注。蜀艇。一板之舟。若今之豫章。是也。

又謂之舩。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櫂。郭璞。卽長舩也。廣雅。舩。舟也。玉篇。舩。小船也。錄同。馬融。廣成頌。連舩舟。

李賢注。舩。小舟也。傅元正都賦。越舩泛。吳榜浮。

又謂之艘。

玉篇。艘。小船也。按宋書武帝紀。盧循有八艘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又垣護之隨王元謨入河。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是艘亦大小兼有。不盡屬小船也。宋書恩倖傳。論又云。南金百毳。來悉方艘。按說文無艘字。疑卽漕字之別。說文。漕。水轉穀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宋書云。水軍大艘。與玉篇。廣韻。水運爲漕之說亦合。後人或去水加舟耳。

又謂之麗。

玉篇。麗。小船也。莊子秋水篇。梁麗不可以衝城。司馬彪注。梁麗。小船也。按襄松之三國志。王朗傳。

注。稱獻帝春秋。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至朗對策使者云。獨與老母共乘一麗。流矢始交。便棄麗就倖。云云。亦麗爲小舟之證。麗。麗。古字通。佛本行讚經音義亦云。麗。小船也。麗。當屬

麗字之別。

又謂之舩。

玉篇舠小船也。梁書王僧辯傳侯子鑿等率步騎萬餘人于岸挑戰又以鷁舠千艘並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按玉篇無鷁字當作鳥了鳥蓋言其小也。

又謂之幹舟。

高誘淮南王書注幹舟小舟也。通異名一曰大舟。

又謂之舠舡。

廣雅舠舡舟也。玉篇舠舡小舟也。按南齊書張敬兒傳敬兒乘舠舡過江遇風船覆又云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舠舡流至御坐前覆沒此可證舠舡皆小舟。

戰船謂之蒙衝。

釋名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也。廣雅蒙衝舟也。玉篇蒙衝戰船按字當作蒙衝。吳志董

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又周瑜逆曹公于赤壁部將黃蓋取蒙衝門艦數十艘實以薪草。

陳書侯瑒傳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通異名廣韻舠短船名。

又謂之舠艦。

廣韻稱字林舠艦水戰船。玉篇舠艦戰船也。按廣雅作舠艦或以字近而誤。

又謂之斥候。

釋名。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

軍行在前。謂之先登。

釋名。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陳也。初學記。稱晉令水戰有飛雲舩、蒼隼舩、先登舩、飛鳥舩、劉達云。飛雲。蓋海吳樓船名。按此類異名尚多。不能悉錄。附記于此。

置戈船下。謂之戈船。

張晏漢書注。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名也。按臣瓚引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戈船三百艘。則戈船之制不始于漢。

輕舟。謂之鯖。

玉簫。鯖。輕船。廣韻同。

又謂之牒。

宋書鄧琬傳。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牒二百。大艦五十。出鵠尾外挑戰。南齊書柳世隆傳。輕牒一萬。隋書來護兒傳。楊素令護兒率數百輕牒。徑登江岸。戴嵩釣竿簫。蕖花裝小牒。按此篇所收字。至玉簫而止。唯牒、舩等字。以已見宋齊梁陳等書。故亦錄入。疑屬牒字之別也。又今本類書引方言。南楚呼牒曰樑。今方言無此語。

輕疾者、謂之赤馬。

釋名。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赤。疾如馬也。崔豹古今注。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小舟名馳馬。北堂書鈔。稱江表傳。孫權名舸爲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又稱杜預表。長史劉循。治洛陽以東運渠。嘗用赤馬。按劉熙亦漢末三國時人。所云赤馬舟。當卽指孫權所造而言。抱朴子。水馬飛鳧。義亦同。

子船、謂之艦。

玉篇。艦、子船。

通異名。

集韻。覆船具。亦曰艦。

合木船、謂之舸。又謂之艦。

廣雅。艦、舸、舟也。初學記。稱周遷輿服雜事。其人欲輕行。則乘海舸。合木船也。廣韻。艦、合木船。

編竹船、謂之箴。

玉篇。箴、竹長千丈。爲大船也。生海畔。

運舟、謂之艘。

玉篇。艘、連船也。廣韻同。又廣韻云。艘、釣船也。附錄于此。

海中舟、謂之檣。

見上。玉篇：機，海中大船也。泝也。亦作機。按玉篇分機、機爲二字，非。下機、機亦同。

又謂之機。

見上。藝文類聚：稱韻集、機、海大船也。

又謂之船。

見上。廣韻：海中大船。集韻：蠻夷泛海舟曰船。

又謂之霏。

玉篇：霏，海船也。

又謂之艇。又謂之艇。

初學記：稱稗蒼云：海中大船曰艇。玉篇：艇，海船也。艇，船也。廣韻：艇，海中大船。艇，海船名。

江中舟謂之機。

見上。按初學記：稱說文曰：江中舟曰艇。音禮。蓋卽艇字之誤。玉篇：機，江中大船也。又作機。

又謂之艇。

見上。廣韻：對艇、江中大船。按艇又艇字之別。禮部韻略：艇字下引廣雅：艇、舸、舟。今考廣雅亦無艇字。

惟艇字曹憲音滔。韻略蓋因此誤也。廣韻亦無此字。

舟飾謂之鱗。又謂之船。

玉篇：鱗，船舟飾也。按廣韻無鱗船二字。

載多謂之臚。

玉篇：臚，音富。類篇：船載多也。按此蓋望文生義。因玉篇有此字，故錄入之。

編木渡謂之泚。

詩周南：不可方思。毛傳：方，泚也。釋文：泚，本亦作泚。又作桴。或作拊。又作拊。按廣雅：玉篇，又作桴。皆俗字。

說文：泚，編木以渡也。玉篇同。楚辭九章：乘汜泚以下流。王逸章句：編竹木爲泚。楚人曰泚。秦人曰

撥也。三國吳志徐夫人傳：伐蘆葦以爲泚。佐船渡軍。裴松之注：音敷。

泚謂之箄。

見方言。廣雅：箄，筏也。玉篇作箄。又作箄。詩釋文稱郭璞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泚。華嚴經音義

今編竹木以水運爲箄。秦人名筏。江東名箄。又云：北人名筏。南土名箄。義同。北堂書鈔：又稱東觀漢

記：張堪爲蜀郡太守，公孫述擊之，三百人斬竹爲棹，渡水遂免。是字又作棹。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箄

下江關。鄧訓傳：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李賢注：箄，木筏也。按說文無箄字，今從後漢書作箄。

箄，謂之筏。

方言。箒、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馬融論語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玉篇。筏、箒也。按撥筏二字。廣雅。玉篇。已皆兩收。今故隨其義分列之。又大般涅槃經。筏、又作楫。元應注。經文从木作楫。非體也。韻集。又作撥。義亦通。通典。軍行渡水。又有蒲楫。葦楫。箒中、謂之薦。

方言。江淮家居箒中。謂之薦。音荐。疏證。荐。各本誤作符。今訂正。泚之小者。謂之桴。

馬融論語注。小者曰桴。韋昭國語注同。長阿含經音義。小泚曰桴也。

水中浮木。謂之查。

玉篇。查。水中浮木也。王嘉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桉。又作楂。又作槎。並非。又廣雅。玉篇。槎。

字。當卽槎字之別。今姑從其義兩列。

併船。謂之方。

爾雅。舫。舟也。郭璞注。併兩船。釋文引樊光本。舫。作坊。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作沝。云。方。

或从水。按太平御覽。稱說文。又作舫。云。併兩船也。北堂書鈔。同。是方亦通作舫。戰國策。方船積粟。循江而下。史記。酈食其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司馬貞索隱云。方船。爲並舟也。桉此。知舫古皆作方。然。

張儀列傳。舫船載卒。小司馬又云。舫音方。是二字又可互通。大般涅槃經音義。稱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船也。玉篇亦同。後漢書岑彭傳。乘枋。枋。卽舫字。古通用。北堂書鈔。稱王隱。晉書。顧榮。紀瞻。被徵。行至彭城。見王路塞絕。遂解舫爲單舸而歸。王濬傳。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宋書臧質傳。明旦賊更方舫爲桁。按晉書戴淵傳。陸機在舫屋上。遙謂淵。王廙傳。倚舫樓長嘯。是則舫制亦如艦。上有屋。并有樓也。

方舟。又謂之航。

說文。航。方舟也。徐鉉曰。今俗別作航。非是。方言。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戴震疏證。後漢書文苑傳。北航涇流。注。航。舟度也。方言。自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航在方部。今流俗不解。與杭字相亂。誤也。淮南王書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高誘注。方兩小船並濟爲航。杭同。又汜論訓云。乃爲窰木方板。以爲舟航。注。舟相連爲航也。又說林訓。釣魚者泛杭。注。杭。航通。按集韻。舫。方舟也。羣書無此字。惟釋文首序云。吳興大船頭。蓋又屬航字之別。今考航。杭。雖各部。然古人率皆通用。如漢書地理志。餘杭縣。吳興記云。秦始皇舍舟。杭于此。因以爲名。以迄淮南王書等。是矣。航。既航之別字。若作舫。則又別之別耳。又按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纜流入大江。據此。則航卽今之浮橋。不止並兩船也。水經注。浙江水下。剡縣西度通臨海。併二十五船爲橋航。故蔡謨傳云。蔡

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也。宋書臧質傳。賊更方航爲桁。水經注。成固縣城北水舊有桁是也。然又有單船謂之航者。水經注浙江水下云。剡縣東南二度通臨海。並泛單船爲浮航。

又謂之瀦。

說文瀦。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方言。方舟謂之瀦。玉篇同。郭璞。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杭。荊州人呼瀦。

廣雅瀦。筏也。太平御覽。稱太公六韜。天船一名天橫。以濟大水。橫瀦。古字通。按成實論音義。枕。古文橫。二形。今作枕。同。古黃反。廣雅。輪謂之枕。枕當卽瀦字。集韻。輪。船前枕也。韻會。輪。俞。舟名。義亦兩通。今仍從說文廣雅分列。而附記于此。

船有屋。謂之檻。

釋名。上下重版曰檻。四方施版。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也。晉書音義。稱字林云。檻。屋船也。音檻。玉篇。檻。板屋舟。按說文無檻字。今從釋名作檻。陸機辨亡論。前驅不過百檻。晉書陶侃傳。侃乃以運船爲戰艦。又云。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何無忌傳。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北堂書鈔。稱義熙起居注。盧循新作八艘。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按宋書循吏杜慧度傳。慧度自登高艦。與循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是也。宋書王鎮惡傳。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洊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咸謂爲神。張興世傳。司徒建安王休仁。命

沈攸之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通典、門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此戰船也。通異名藝文類聚、稱廣雅云、艦、大船也、按與今本廣雅不同、當別有所據。

又謂之艦。

廣雅、編、舟也。玉簫、舡、小船屋也。編、同。太平御覽、稱字書、船上有屋者、曰編。類篇、舟也、一曰、舟有窗者。楚辭、九章、乘舡船、余上沅兮。王逸章句、舡、船、船有窗牖者也。淮南王書、倣真訓、越舡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舡、小船也。按舡、編本一字、廣韻、于舡字下云、舟上有窗、編字下云、編、有屋舟名、蓋誤。

其上板謂之覆。

釋名、其上板、曰覆、言所覆慮也。按今本作言所覆衆枕也、誤。太平御覽引此、作覆衆慮、又衍衆字、今考首篇釋天云、露、慮也、覆慮物也、知此亦當作覆慮。

其上屋謂之廬。

釋名、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按別作憲、非是。

上重屋謂之飛廬。

釋名、其上重屋、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

又其上謂之爵室。

釋名。又在其上曰爵室。於中候望之。如鳥爵之警視也。

校視。今本作示。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等書引此。又作若鳥雀之驚視也。

船頭謂之舳。

說文。舳。舳舻也。一曰船頭。

通異名。

小爾雅。船尾謂之舳。

玉篇。舳。在船後。按左思吳都賦。巨艦接舳。庚

闡揚都賦。青雀飛舳。是舳又通作舟名。

又謂之閣閭。

方言。首謂之閣閭。郭璞。今江東呼船頭屋謂之飛閭。是也。

玉篇。五比爲閭。又船首之閭。

又謂之鷁首。

方言。或謂之艦艦。郭璞。鷁。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廣雅。艦艦。舟也。

玉篇。舟頭

爲鷁首。又作楹。

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于船首。淮南王書。龍舟鷁首。

天子之乘也。

按此。則字當作鷁首。後乃統加舟旁耳。又晉書。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畫鷁首怪

獸于船首。以懼江神。是船頭之名鷁首。又專以繪鷁于首得名。

船尾謂之舳。

說文。舳、艫也。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舳一曰舟尾。方言。後曰舳。郭璞。今江東呼柂爲舳。又云。舳制水也。漢書。武帝自潯陽浮江而下。舳舫千里。注。李斐曰。舳。後持舵處。舫。前頭刺櫂處也。通異小爾雅。船頭。謂之舳。按小爾雅所言。正與說文等相反。劉逵吳都賦。注亦同。

又謂之舳。

釋名。其尾曰舵。舵。挖也。在後見挖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玉篇。舳。船尾小梢也。木部有舵。舟部有舵。並云正船木。按舳卽舵字。今別作舵。又作舵。並非。物原云。帝嚳作舵。櫓。夏禹作舵。又妄分爲二。非也。淮南王書說林訓。毀舟爲舳。高誘注。舳。舟尾。按與舵同。俗作柂。亦作舳。皆非。裴松之吳志注。江表傳。孫權于武昌新裝大船。試泛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取羅洲。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卽轉舵入樊口。北堂書鈔。稱孫放別傳。不見船舵乎。在後所以正船也。按漢書。淮南王安諫擊閩越云。挖舟而入水。說文。舵。曳也。則舵當作挖。爲是。十誦律音義亦云。挖字从手。

船前立柱。謂之桅。

釋名。其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按桅。本又作檣。其前。太平御覽引此。作船前。玉篇。桅。船上橋竿。通異淮南王書說林訓。遽契其舟桅。高誘注。桅。船弦板也。

船後木謂之楫。

玉篇。楫。舩舟。又木部。楫云。船後楫木。廣韻同。按。楫與駐同。玉篇于車部載此字。云。駐車也。今湖湘間小舟無舵者。于梢上作孔。欲停舟。卽從孔中植一木。船卽不行。駐舟之義當取此。通異名玉篇又云。楫。

筏名也。

舟中牀以薦物者。謂之筴。

釋名。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筴。言但有筴如筴牀也。南方人謂之筴突。言溼漏之水突然下過也。盧學士文昭校本。今船底上有襯板。水或浸淫而入。其最低者曰水倉。常時去之。名曰刮潮。與此說合。玉篇。筴。舟中牀也。按說文。筴。車筴也。與篋通訓。是舟車中可以薦物者。通得謂之筴。

張幔。謂之颿。

說文。颿。馬疾步也。从馬。風聲。徐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字。今別作帆。非是。按舟之使颿。亦如馬之疾步。故假借用之。釋名。隨風張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按今本帆。泛也在隨風之上。非。又一切經音義兩引此。一作隨風張幔曰颿。一作隨風張幔曰帆。蓋一據說文改也。佛本行集經音義。稱聲類云。颿。船上幔也。一云。船上帳也。又稱三蒼。颿。船上張布帊也。玉篇。颿。風吹船進也。亦作颿。帆。船上帆也。與颿同。按據此。則帆。颿。帆。皆颿之別字。今廣雅別出字。颿。玉篇舟部。風部。並別出颿字。皆非。廣

韻。帆船上幔也。亦作颿。風土記。帆從風之幔也。施于船前。各隨宜大小爲制。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太平御覽稱韻集云。颿。船張也。

又謂之雙。又謂之篷。

說文。棹。雙也。玉篇別作藤艘。又作棹雙。廣韻。棹雙。帆未張。又云。雙。帆也。今從說文作雙。玉篇。篷。連船帳也。

颿柱。謂之檣。

太平御覽稱埤蒼。檣。颿柱也。俗作檣。玉篇同。按玉篇舟部。又別出檣字。非。北堂書鈔。稱王粲浮淮賦。建衆檣以成林。郭璞江賦。舳艫相接。萬里連檣。

船旁板謂之柁。

王逸楚辭章句。柁。船旁板也。柁。一作棧。玉篇。柁。楫也。與棧同。按楫。柁。本二物。玉篇合而爲一。後人皆因之。似誤。

又謂之舷。又謂之桅。並見上。

所以進船。謂之櫓。

釋名在旁曰櫓。櫓，臂也。用臂力然後舟行也。玉篇：舫，所以進船也。吳志呂蒙傳：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晉書夏統傳：乃操柁正櫓。南史：梁呂僧珍見武帝頗招武猛，命多伐材竹，未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通異名四分律音義：櫓，船上樓櫓也。

又謂之濯。

說文：楫，舟濯也。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令丞。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濯，皆所以行船。釋名：在旁撥水曰櫓。濯，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濯進也。方言：或謂之櫓。郭璞：今之濯歌，依此名也。楚辭：桂櫓兮蘭漿。王逸：章句：櫓，楫也。後漢書岑彭傳：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李賢注：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漢書：鄧通濯船，爲黃頭郎。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濯，謂之櫓。玉篇：濯，櫓也。棹，同。按說文無濯字，始見新附，當係濯字之別。玉篇又別出棹，棹字，益非。

又謂之札。

釋名：又謂之札，形似札也。

又謂之楫。

易：剡木爲楫。詩：檜楫松舟。毛傳：楫，所以濯舟也。說文：楫，舟濯也。按漢書百官表：有輯濯令丞。師古曰：輯、讀與楫同。是楫亦可作輯與檣，皆古字通。方言：楫，謂之橈。釋名：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

捷疾也。淮南王書。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爲資也。玉篇。楫。行舟具也。按楫亦通作杖。水經

注。馮舟自運。無杖楫之勞。是也。說文。攸。行水也。徐鍇曰。支。入水所杖。義亦同。

又謂之瓶。

玉篇。瓶。舩別名。

小楫。謂之橈。又謂之挈。

方言。楫。謂之橈。小爾雅同。楚辭。蓀橈兮蘭槳。王逸章句。橈。船小楫也。玉篇同。吳越春秋。得一橈而

行。歌道中。注。橈。小楫也。淮南王書。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高誘注。橈。刺船棹也。一作

撓。後漢書。吳漢傳。裝露橈船。李賢注。橈。短楫也。按俗作撓。非。佛本行經。音義。江南擢大于橈。而楫

殊小。作橈者。面向船頭。立撥之。作擢者。面向船尾。坐撥。楫。擢。寄也。按此。則唐楫橈之制。又與古小異。

司馬彪。莊子注。挈。橈也。

所以隱濯。謂之槳。

見方言。今本作槳。郭璞。搖船小槳也。江東又名爲胡人。玉篇。槳。楫屬。按字當作槳。物原云。顓頊作

篙。槳者。是也。

所以縣濯。謂之緝。

見方言。郭璞繫船頭索也。

所以斥旁岸謂之交。

方言所以刺船謂之櫂。釋名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還相交錯也。玉篇。篙。竹刺船行也。僧

祇經音義亦云。篙。刺船竹。一云。刺船竹杖。按此蓋望文生義。玉篇木部。又別出櫂字。益非。方言疑亦後

人追改。越絕書。闔閭問子胥曰。船軍之備何如。子胥荅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淮南

說林訓。以篙測江。高誘注。摘船以篙。僧祇經音義。稱許慎注。篙。謂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者也。左

思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按本取相交錯之義。故字當作交。俗作篙。說文新附云。篙。所以進船

也。然此乃玉篇舫字義訓。不可移訓篙。

濯船羽謂之櫂。

玉篇。櫂。棹船羽。

以板遏水謂之踈牒。

玉篇。踈牒。所以遏水也。

又謂之業。

爾雅。大版。謂之業。說文。業。大版也。廣韻。漾。橫水大板。按玉篇無漾字。此蓋隨文生義。以大版在水

中故加水旁。今仍作業字。而存其義。今人呼水中橫板曰洶水。

以竹塞舟謂之筓。

玉篇。竹筓。以塞舟。又作柳。云。所以塞舟漏也。按今舟人塞漏。尚謂之茹船。出曜論。扞船。音義。扞。漏也。

又廣雅。扞。泄出也。義並通。

維舟謂之鼎。

方言。維之。謂之鼎。郭璞。繫船爲維。

又謂之紼。又謂之繹。

爾雅。紼。繹。維之。紼。繹也。郭璞注。繹。索。說文。紼。亂絲也。繹。繫屬。玉篇。繹。舉船索也。或作繹。詩正義。

稱孫炎曰。繹。大索也。又云。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爲大索。李巡曰。繹。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

又謂之纜。

玉篇。纜。維舟也。吳志甘寧傳。勅船人更增舸纜。

引舟謂之筴。

釋名。引舟者曰筴。筴。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按太平御覽。引作筴。作也。起舟使動作也。今考筴字。

義別。當作筴爲是。水經注。吳國西十八里。有岨嶺山。俗說此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湖。又東。

及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筴。俗云。禹所用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筴嶺山蹠。自此以東稍深。云是牽山之溝。太平御覽稱纂文。竹索謂之筴。茅索謂之筴。按。下筴應作筴。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筴。漢書武帝紀注。西南夷尋筴以渡水。因號叩筴。按此。則漢越蕩郡定筴。大筴等縣。蓋皆以是得名。魏文帝詩。負筴引船行。玉篇。筴。竹筴也。引舟竹筴也。又作筴。按說文。筴。竹索也。是筴。筴。筴三字並通。

又謂之縹。

釋文稱韓詩曰。縹。筴也。爾雅。縹。綏也。郭璞注。綏。繫。邵侍讀晉涵正義。筴與綏義同。可以起舟使動行。

又謂之牽。

說文。牽。引前也。集韻。類篇。稱字林云。牽。挽舟繩。玉篇。牽。挽也。連也。按。維舟之索。今俗統謂之纜。引舟之繩。今俗統謂之緯。緯卽牽之別字。今挽舟兼有牽引之義。故借假用之。水經注。禹所用牽山。齊書。張融權牽船于岸上住。北堂書鈔。稱語林。劉道真于河側自牽船。是也。唐人名之爲百丈。又謂之綫。

廣韻。集韻。稱字林。綫。挽船箴也。按說文。玉篇。並無此字。疑屬紆字之別。說文。紆。轉也。轉亦有挽之義矣。

繫舟木、謂之檝。又謂之杙。

爾雅、檝、謂之棧。郭璞注、繫也。說文、繫、弋也。弋、繫也。詩正義稱李巡曰、杙、謂繫也。北堂書鈔、今繫

舟木曰檝。俗加舟、作繫。漢書注、牂柯、繫船杙也。通典、軍行渡水、又用挾絙、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

渡水、次引大絙、于兩岸立大槓、定絙、使人扶絙、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謂之戩。

玉篇、戈部、收戩、云、船板木。弋部、又收戩、云、船左右大木也。廣韻、戩、船纜所繫。按戩、戩本一字。玉篇

分爲二、誤。今姑从廣韻作戩。又戩、疑亦戩字之別。柯、一作戩也。

又謂之牂柯。

常璩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檣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檣船、牂

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裴松之常林傳注、稱魏略、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

太平御覽、稱異物志、牂柯、繫船木也。按玉篇、別作戩、戩、非是。

候風、謂之纒。

淮南王書、若纒之候風、高誘注、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五兩。文選注、稱許慎云、纒、候風也。玉篇、纒、候

風、五兩也。

又謂之倪。

淮南王書譬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誘注。倪。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按統與倪字形本相近。當屬一字。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釋文。又作萈爾。是也。

又謂之五兩。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按候風之法。蓋起于軍中。故太平御覽稱兵書云。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重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此卽候風之制。船上候風。制亦當同。

泝斗。謂之樞。

廣雅。泝斗。謂之樞。曹憲音頤。玉篇。樞。船戽斗。

又謂之杼。

太平御覽稱纂文云。杼。水斗也。

整舟向岸。謂之橫。

史記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橫船待。集解稱應劭曰。橫。正也。孟康曰。橫。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橫。劉逵蜀都賦注。南方俗謂正船回濟處曰橫。玉篇。橫。整舟向岸。按橫當作橫。

水渡。謂之艤。

說文、艫、津字古文。水渡也。古文津从舟。玉篇、艫、古津字。按玉篇又云：一作𦨭。蓋又津字之別。今削之。船師謂之舫。

說文、舫、船師也。明堂月令云：舫人習水者。通異名爾雅、舫、泝也。郭璞注：水中簿符。一切經音義稱通。

俗文、連舟曰舫。按餘已見上。

又謂之榜。

禮記月令：命漁師伐蛟。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北堂書鈔稱月令云：榜船人習水者也。漢書

司馬相如傳：榜人歌聲流喝。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按舫、榜古字通。今俗尙呼刺

船者謂榜人。又謂之長年。玉篇：榜人、船人也。通異名廣雅：舟、舫、榜、船也。按或作榜、非。楚辭：齊吳榜

以擊汰。王逸章句：吳榜、船楫也。北堂書鈔稱傅元正都賦：越船沉、吳榜浮。

舟旋謂之舠。

說文、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古文舠从人。玉篇舠、舠二同音伏。廣韻：舠、古文舠字。按皆取可以

周旋之義。

舟舠謂之舠。

爾雅釋言：舠、旋也。還也。說文：舠、象舟之旋。从舟、从攴。攴所以旋也。古文舠从攴。廣雅：舠、不進

也。又般還也。按禮記投壺篇。主人般旋曰辟。同意。

舟動謂之舩。

玉篇。舩。船動貌。按集韻又出般字。云。船動貌。與舩同。

舟播謂之舩。

玉篇。舩。播舟。

舟行謂之舩。

說文。舩。船行也。玉篇。舟行也。廣韻同。按玉篇又云。舩。爾雅云。祭也。今考舩。形寔二字。在丹部者。說文。

丹飾也。亦借作祭名。書。高宗彤日。爾雅。商曰彤。是也。音徒冬切。一在舟部。說文。船行也。音丑林切。玉篇。

合爲一誤。

又謂之舩。又謂之艇。又謂之甝。

玉篇。舩。艇。甝。並舟行。

舟進謂之艇。

玉篇。艇。進也。

舟不行而進謂之甝。

說文。不行而進。謂之舛。从止在舟上。

舟不安。謂之舛。

說文。舛。船行不安也。讀若兀。玉篇同。方言。僞。謂之佗。佗。不安也。按舛。佗。蓋一字。玉篇別出舛。廣韻又別作舛。並非。廣韻又有舛字。云。船不安也。

船著不行。謂之舛。

爾雅。舛。至也。孫炎。舛。古屈字。方言同。說文。舛。船著不行也。讀若孽。玉篇同。又音屈。廣韻。舛。船著沙不行也。音坳。按不行。卽至矣。故孫炎以爲古屈字。

舟危。謂之臧。

玉篇有。按今本字書引玉篇。有舟危也三字。

舟浸。謂之淦。

玉篇。匱。船浸也。善見律音義。稱字體云。匱。船浸也。亦作淦。廣韻。匱。船浸。按字當作淦。說文。淦。水入船中也。方言。淦。沈也。義亦同。淦。匱。皆俗字。以音同而別。

吳謂之舛。

玉篇。舛。吳舟。按左傳。餘皇。吳所造。故名之爲吳舟也。

又謂之艚。

見上。初學記稱廣雅曰吳曰瀟。廣韻同。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艚。

又謂之艚。

見上。初學記稱埤蒼。艚。吳船也。

又謂之滕。

見上。玉篇滕。吳船也。轉注古音吳人目舟曰滕。缸。

越謂之須慮。

越絕書吳內傳越人謂船爲須慮。

晉謂之舩。

見上。初學記稱李虔通俗文曰晉曰舩。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晉船曰舩。

蜀謂之舩。

廣韻舩。蜀人呼舟。

外域人謂之舩。

見上。北堂書鈔稱南州異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舩。大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載六七百人。物萬

斛。

天子舟、謂之船。

說文、船、古文造、从舟。玉篇、天子船曰船。按周制、惟天子得用造舟、船、蓋合造舟二字爲一。釋文、

稱郭氏圖云、天子並七船。薛綜東京賦注、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

又謂之鷁首。

見上。藝文類聚、稱韻集、鷁首、天子船也。

船、又謂之浮梁。

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郭璞、卽今浮橋。廣雅同。公羊疏、稱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

按東晉朱雀桁、亦其遺制、但自天子而下、並得渡耳。

諸侯連四舟、謂之維。

爾雅、諸侯維舟。郭璞注、維、連四舟。詩正義、稱李巡曰、中央前後相維持、曰維舟。

大夫併兩船、謂之方。

爾雅、大夫方舟。郭璞注、併兩船、義已見上。

士單舸、謂之特。

爾雅。士特舟。郭璞注。單舩。公羊疏。稱李巡曰。一舟曰特舟。

庶人併木渡。謂之泚。

爾雅。庶人乘泚。郭璞注。併木以渡。義已見上。公羊疏。稱李巡曰。編木以渡。別尊卑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四

貴州水道攷上

貴州十三府爲楚蜀粵上游。其間巨川數十。皆見于班固漢書。司馬彪續漢志。郭璞山經。酈道元水經等注。而唐宋以後。則無聞焉。蓋地沒于苗蠻。名乖于土俗。一水則隨地易名。有至十數名不止者。何怪乎撰方志。詢土俗者之轉轉承訛。無一可依據乎。其間卽有思矯其弊。如郭子章之黔記。田雯之黔書。而橫據胸臆。不尋源流。則其失亦與方志之俚鄙者等。夫貴州諸巨川。其旁皆高山峻嶺。非若東南之水。可隨時易其故道者也。余以壬子冬。奉命視學此方。輶車所至。類皆沿源溯流。證以昔聞。加之目驗。旣不信今。亦不泥古。兩年于茲。撰成貴州水道攷三卷。凡經流七。皆水之直達江海者。大水八。皆水之絡數十小水。至貴州境以外合經流者。中水百八十一。皆水之能絡小水。在貴州境以內合經流及大水者。小水一百五十二。皆合中水以入大水者。而水之無名。及不知所歸者。尙不與焉。書成。晰爲三卷。以由湖南入江者爲卷首。由四川入江者次之。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者又次之。各冠以表。條分縷晰。庶後爲方志者。有所考鏡云。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八月一日序。

由湖南入江諸水

沅水至湖南由洞庭湖入江經流一。

豐寧司水入沅。

九股河入沅。

烏堯河入沅。

龍潭河入沅。

麥冲河入沅。平洲河藤茶河附。

諸梁江入沅。魚梁江蘆坪江附。

卡龍河入諸梁江。

麻哈江入沅。擺遞河附。

馬場江。羊場江。地松河。楊老河。武勝河等附。

冷水河。樂平溪。勇勝溪。凱旋溪。舟溪。

山江河並入麻哈江。

高溪入沅。

秀水入高溪。

小江入沅水。

丹江入小江。防里河又入丹江。

鑑水江入沅。

西江。分水回水入鑑江。

潭溪水入沅。

洪舟江入沅。

平茶江入洪舟江。

邛水入沅。

長忌河入邛水。

城東溪入沅。

龍溪入沅。

凹溪入龍溪。

左溪入沅。

冶水溪入沅。

直銀水入沅。

幞頭堡水入直銀水。

木耳溪入沅。九江附。

無水至湖南黔陽縣入沅。大水一。

飛雲洞水入無。

興隆大河興隆小河入無。

苗裏水入無。

處洞河入無。

北門河入處洞河。

施秉小江入無。秉溪別溪等附。

杉木河入無。

瓦窰水入無。

江凱溪入無。

鎮遠城西河入無。

宛溪入無。

焦溪入無。

梅溪入無。

秋溪入無。

松溪入無。

牙溪入無。

小由溪入無。

勇溪入無。

白水溪入無。

鐵溪入無。

異溪入無。

鐵廠水入異溪。竹坪河。苗龍河附。

馬口溪入無。

注溪。架溪入馬口溪。施溪。海龍溪等附。

文水河入無。

易家河入無。

野雞河入無。

西溪。梭溪。入野雞河。

黃道溪入無。

銅鼓塘水入黃道溪。

辰水。至湖南辰谿縣入沅。大水二。

獨母水入辰水。

省溪入辰水。

也江入辰水。

烏羅溪。羊溪。入也江。

前溪入辰水。

提溪入辰水。

印江入提溪。

沅水攷

沅水至湖南黔陽縣始有沅江之名。固矣。然其發源之處。自班固、酈道元以後。即無能分析之者。唐杜佑通典列沅溪于五溪之內。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於沅水又屢易其名。辰州沅陵縣曰沅江。辰溪縣下曰沅水。綏州沅溪縣下又曰沅溪水。

則是水道之混。自唐賢始也。攷漢書地理志。武陵郡臨沅縣下。引應劭曰。沅水出牂柯。入于江。無陽縣。下班固原注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重。牂柯郡故且蘭縣下。班固原注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水經。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說文及劉昭郡國志注。引荆州記所說並同。為旁溝水。太平寰宇記作旁流。

水。又東至鐔成縣。為沅水。唐朗溪縣。漢鐔成縣地。杜佑通典注云。有沅溪水。東過無陽縣。道元注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合此數說。明無水雖入沅。然沅水自有正源。不僅資無水也。按今黃平州屬重安長官司北有金鳳山。山南即重安江。古沅水也。貴州紀事。清江上通重安。以達都勻。下通黔陽。以會朗水。舟楫往來。較灘溪為便。山北即鎮

陽江之源。古無水也。自重安江以上。在清平縣境者。名凱里河。在麻哈州境者。俗名平定河。在八寨同知

境者。俗名雞賈河。在都勻縣境者。俗名長河。又名劍河。亦曰馬尾河。蓋自源出都勻府城內之東山。至黃

平州界。已流三百餘里矣。又下此至平召寨北。入生苗界。又東南百餘里。至黎平府西北。鎮遠府東南之

清江廳界。始名清江。又東北至天柱縣之甕東。始入湖南黔陽縣界。鎮遠江自東北來會。蓋自源至此。已千一百餘里矣。統計經古郡二。牂柯。武陵。今府廳州縣十五。都勻。平越。黎平。鎮遠。沅州五府。八寨。清江二

廳、都勻、麻哈、清平、黃平、施秉、開泰、天柱、黔陽、八州縣。二水既合，又歷辰州、常德、長沙三府、辰谿、溆浦、瀘溪、沅陵、桃源、武陵、龍陽、益陽八縣。由洞庭湖入大江，共千二百里。合前實二千三百餘里。古里數較短。故班固云行二千五百三十里也。蓋沅水舊名三。其始出故且蘭，爲旁溝水。一曰旁流水。統名沅水。唐時則名沅水。又曰沅溪水。俗名九。曰長河。曰劍河。曰馬尾河。曰雞賈河。曰平定河。曰凱里河。曰重安江。曰前江。施秉城南上爲重安江。下即清水江。曰清水江。今且可由沅無二水。攷故且蘭之所在。水經：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班固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今無水實出黃平州南金鳳山。山南又即沅水所經之地。則故且蘭縣即在黃平州以西。都勻府以北。左近界中無疑矣。檢諸地志：貴筑、貴定、清平，皆注云：故且蘭縣地。圖經則云：且蘭在湄甕黃施之交。明漢時縣大。自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皆故且蘭縣地也。前人以遵義爲且蘭。其說蓋非。又因故且蘭可知牂柯郡治所在。何則？兩漢牂柯郡，皆治故且蘭。則牂柯郡治亦在今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左近界內可知。並可因此證漢晉諸地志之誤字。班固注：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許慎說文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入江。今驗此水，自黔陽縣以下至入江，皆東北流。惟經辰州府城外，稍東南流數里，即折向北。則許慎之言已確。漢志東南流南字，蓋傳寫之誤也。劉昭郡國志注：故且蘭下，引晉書地道記曰：有沈水。按經注：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與此迥不相涉。舊本後漢書世祖本紀：臧宮與延岑戰于沅水。沅又誤作沅。蓋皆以字近而誤。亦沅字傳寫之誤。又攷沅水至重安驛。東南平越府諸梁江、合麻哈江諸水來會。其餘州境諸水，如高溪等，皆會重安江。明沅水自故且蘭以上，僅

名旁溝水。自此以下至顰成。今開秦天柱等縣山海經。玩水出象郡顰城西指此。始有沅水之名。今在開秦清江廳境者。始名清水。江是也。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亦知清水江爲沅水上源。而不能確指其出都勻府之東山。而又混入平越府西北諸梁江。以爲亦沅水上源。不知此特支流入沅水者耳。黃宗羲今水經。又混沅無二水爲一。皆失不細考。

豐寧司水。圖經。自都勻府界。流入長河。

九股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南。發源九擺寨山中。東北逕鳳臺諸寨。入于清江。

烏堯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北。發源城東烏堯寨山中。流經烏耶關。入于清江。

龍潭河。圖經。在都勻府西北山。東南流。至府北十餘里。有一水自北山來。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東南來。並會南流。逕府城西。折東南流。入馬尾河。

麥冲河。明史地理志。平浪長官司東南。有麥冲河。通志。在都勻府城西南。圖經。馬尾河經都勻府西南境。折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南經大河鋪來會。按當即麥冲河水。又考地理志。平洲六洞長官司南。有平洲河。通志。丹行司西南。又有藤茶河二水。當亦流合清江也。

諸梁江。圖經。出平越府西北大山。東南曲曲流百餘里。至府南境。有一水西南自貴定縣東南山。東北流。經黃絲驛。合數小水來會。稍北。府城水自西來會。正當城南。東北流。府城東水又來會。又東北。卡龍

河西北自牛場來會。又東麻哈江西南自州來會。通志諸梁江在平越府城南三里。俗又訛豬梁江。按平越縣東又有魚梁江。蘆坪江。當亦合諸梁等江入清江者。

卡龍河。圖經合諸梁江。

麻哈江。明史地理志麻哈州本麻哈長官司。洪武十六年置。州南有麻哈江。按州當以水得名。圖經麻哈州西

水有三源。一西出貴定縣東南之樂平司。兩溪至司東合而東流。至州西南一出州西南者。東北流一出州南者。西北流俱會北流。逕州西又北合東來一水。又北而東北至楊老驛北。又北至林老驛西北。入諸梁江。通志江在麻哈城南五里。其上游爲兩盆江。明史地理志兩盆江以兩源合流而名。又爲算水。下流入于清江。

按麻哈州南又有擺遞河。當亦合麻哈江。

馬場江。明史地理志平越府南有馬場江。通志在府城南四里。與羊場江通。

羊場江。明史地理志平越府南又有羊場河。俱東入于麻哈江。貴州紀事。明景泰元年。冉繼分兵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園。通志在府城南二十五里。二水並流。合麻哈江。

地松河。通志在平越府城東北十五里。其地名松屯。南流入麻哈江。按縣境又有楊老武勝等河。當亦合麻哈江。

冷水河。明史地理志黃平州東有冷水河。通志在黃平州城東三里。流入兩盆江。明史石邦憲傳。招

降冷水溪諸洞苗二十八寨卽此。

樂平溪。明史地理志。樂平長官司南。有樂平溪。通志。在麻哈州樂平司南。下流合于麻哈江。
勇勝溪。

凱旋溪。圖經。並在麻哈州境。入麻哈江。按相近爛土司境。又有灣溪。明史四川土司傳。都御史張瓚及楊輝。攻敗灣溪。及灣溪既立。爛土諸蠻惡其逼。是也。今不知何水可以當之。或今昔異名。姑附記于此。清平縣冊又云。勇勝溪。合山江河。始入麻哈江。

舟溪。明史地理志。清平縣有舟溪江。貴州紀事作丹溪。通志。在平定司東。入麻哈江。

山江河。明史地理志。平定長官司東。有山江河。源出香爐山。圖經。亦在麻哈州境。入麻哈江。

高溪。通志。在黃平州城西北。旁有高溪屯。下流合秀水。入重安江。

秀水溪。通志。在黃平州城東三十里。合高溪。

小江。通志。在台拱同知城南之牛皮箐。北流。逕城南。繞城西北。入于清江。

丹江。通志。在丹江通判城西。合諸山之水。以成江。下流入小江。防里河。通志。亦在丹江城東。下入

丹江。按沿江苗又有大丹江。小丹江。按沿江苗又有大丹江。小丹江。別實止一江也。

鑑水江。通志。在天柱縣城北。又名北門江。發源新溪。繞城而下。與清江合。

西江通志在天柱縣城西北下入鑑水江。

分水凹水圖經在天柱縣城北七十里沅州界水自凹分一歸沅州一歸鑑江。

潭溪水一名三十里江又名八舟江又名新化江明史地理志潭溪蠻夷長官司下有潭溪按元置潭溪長官司

即得水八舟蠻夷長官司下有八舟江源自府城西爲三十里江北流經此又東北爲新化江新化長

官司下東南有新化江又西北合于清水江圖經潭溪有二源一出黎平府西山曰少寨河一源出府

西南東北流逕府城西北與八舟河會又東逕老潭司北又東北逕新化所西曰新化江又北逕銅鼓

衛西又北至明耳司之西北入清水江水口正與邛水對黎平府志新化江源出城西其上流爲八舟

江下流合于清水江。

洪舟江明史地理志洪舟長官司下有洪舟江按元置洪舟長官司即以水得名下流合于湖廣靖州之渠河按靖州

通道縣有渠水方志源出縣西南北流逕靖州界至會同縣西北入郎江郎江至辰州府黔陽縣注沅

水黎平府洪舟江在洪舟司一名洪州江攷此水合兩水後始注沅水今水經反以渠陽江爲入于洪

舟江誤矣。

平茶江黎平府志在府城東南源出太平山流合洪舟江。

邛水元一統志宋邛水故城在今鎮遠縣東南八十里按宋立邛水縣卽以是水得名卽今邛水縣丞

所轄。圖經。邛水亦曰德明河。出鎮遠縣東南。二溪合。東南流。有長忌河。自西南來會。又東逕邛水司南。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合。二溪來會。折南流數十里。又東南流。受北一小水。又東南逕南洞西。又東南百里。至毛坪之南。入清水江。通志。在邛水司南。源出苗寨。下流入沅江。是也。

長忌河。圖經。長忌河西南會邛水。

城東溪。圖經。在錦屏縣城東二里。發源于苗山。經府屬之湖耳司。逕迤達于湖廣之黔陽縣。按此水蓋至黔陽縣入沅江。

龍溪。通志。在思州府城西。下流合凹溪入清江。

凹溪。通志。府境又有凹溪。合龍溪。

左溪。通志。在都素司南。下流入清江。

冶水溪。通志。在左溪西南。亦流入清江。

直銀水。圖經。出天柱縣西界之東大山。東流。曰等溪。折東北流。經直銀村西北。又東北折。南流。至縣北。分流。夾城左右。有一水。西自幞頭堡。至縣西。來會。又東。稍南流。至遠口北。入清江。

幞頭堡水。圖經。合直銀水。

木耳溪。明史地理志。烏羅洞南有九江。又有木耳溪。亦曰九十九谿。下流亦入沅江。通志。其流紆曲。東

抵平南寨有九十九折

無水考

無水之名。隨時代而改。漢無陽縣。以無水得名。班固無陽縣下注。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是也。云首受故且蘭者。蓋首受故且蘭縣諸水。卽今俗名苗裏水。處洞河等是矣。按水經注云。無水出

受故且蘭。明其發源之處。又兼受諸小水矣。合觀明史地理志。鎮陽江亦曰澗水。上受興隆。黃平諸水。東流三百里入沅江。其說益明。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則名澗陽。

蓋口音輕重。字亦隨音而改。沈約云。前漢作無陽。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蓋三國吳時所立。縣名澗陽。則

水亦名澗水可知。元和郡縣志稱荊州記。舞溪獠澗之類。是也。唐又名爲武谿。李賢後漢書注。土俗無作

武。在今辰州界。又名巫溪。杜佑通典。唐置巫州。以在巫水之間。又龍標縣下云。漢巫陽縣是也。又名雄溪。

圖經。鎮洋江。卽古雄溪。五溪之一。明史地理志湖廣會同縣下云。東有雄溪。一名洪江。是也。按水經注。雄

自唐以後。乃混而爲一。故無溪亦兼雄溪之名也。雄。又作熊。後漢書注。雄。土俗作熊。元和郡縣志。辰州下次東南熊溪。敘州。潭陽

縣下云。溪水在縣南二里。按潭陽本漢無陽縣地。則此溪水當卽指熊溪。是也。宋名澗陽水。亦名澗水。太平寰宇記。沅溪縣有澗

陽水。元豐九域志。沅州黔陽縣有澗水。是矣。明世名爲鎮陽江。亦曰鎮南江。亦曰澗水。明史地理志。鎮遠

府鎮遠縣南有鎮陽江。一名鎮南江。亦曰澗水。是矣。至名之隨地而改者。在黃平州者。曰黃平河。又曰西

門河。在施秉。曰洪江。亦曰大江。明史地理志。施秉縣有洪江。卽鎮陽江。舊志。大江在施秉城北。下流卽鎮

陽江也。在鎮遠者。曰鎮陽江。又曰鎮洋江。在思州府者。曰灑陽江。在青溪縣。曰青溪江。在玉屏縣。曰平江。亦曰平溪。貴州紀事。宋寶祐四年。詔京湖帥臣黃平清。分駐屯戍。明置平溪驛。亦以此水名。又統名之曰洪江。明史地理志。湖廣黔陽縣北有沅水。又東有洪江。是也。至發源之山。班、鄺及唐宋諸地志。皆不詳。今水經云。其源自黃平。所爲黃平河水。道提綱云。源出平越府東北之黃平州南。金鳳山。舊志又云。源出黃平州西北三十里之都凹山。今驗金鳳山。都凹山下。通志。北攸河在黃平州城北三十里。原名都凹水。卽灑江之源。皆有細水流入西門河。或皆無水發源之所。唐宋以前地志詳慎。故第云出故且蘭耳。至無水入沅。班氏云行八百九十里。今計黃平州至黔陽縣。實八百里而近。益爲不爽矣。又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沅州府治漢無陽縣地。正在水北。而樂史引荊州記曰。牂柯在舞水之陰。今黃平、清平等州縣。均在水南。又可知漢時牂柯郡卽在今黃平州左近矣。或云。今黃平州舊城卽漢牂柯郡治。雖亦去當亦不遠。

飛雲洞。水圖經。無水經。飛雲洞東。有一水自西北來會。

興隆大河。

興隆小河。今水經。二水皆入鎮洋江。

苗裏水。通志。在黃平州城東南。下流入鎮洋江。

處洞河。通志。在黃平城西十里。源出苗境。東流。合北門河。入鎮洋江。

北門河圖經在城北下流合處洞河流入施秉縣境俗亦名小江。

施秉小江通志在施秉城南源出黃平北門河至城東合大江按圖經言黃平北門河下合處洞河今復言此江源出北門河豈北門河水又分二派以入小江處洞耶又考縣境更有秉溪別溪等水當亦

合灑江。

杉木水通志在施秉城北合大江。

瓦窰水通志在施秉縣境合大江。

江凱溪通志在施秉城東合大江。

鎮遠城西河圖經鎮陽江又東北流一水自北來注之卽鎮遠府城西河也。

宛溪通志在鎮遠城東十五里。

焦谿明史地理志鎮遠縣有焦溪關梅溪關通志在鎮遠城西四十里。

梅溪通志在鎮遠城東五十里。

秋溪通志在梅溪東六十里。

松溪通志在鎮遠城西南三里。

牙溪通志在鎮遠城西五里。

小由溪。通志。在鎮遠城西十里。

勇溪。通志。與小由溪相近。

白水溪。通志。在鎮遠城西三十里。

鐵溪。明史地理志。鎮遠縣東北的鐵溪。通志。在鎮遠城東北三十里。自宛溪以下。所謂鎮遠九溪也。按

鎮遠九谿內無秋溪。以上十溪。皆入鎮陽江。宋咸平中。以田承寶爲九溪十洞撫諭都監。卽此。

異溪。通志。在思州府城東五十里。圖經。上源出鎮遠府西北界大山。曰路瀨河。東流數十里。合南北二

水。經鐵廠南山之南。東北曲曲百里。至思州府西北境。有鐵廠東北水。東南流來會。此水以西水。卽入

白巖河。經石阡府北。注烏江者也。

鐵廠水。圖經。合異溪。通志。鐵廠河在青溪縣城南。按縣境又有竹坪、苗龍等河。疑亦合異溪者。

馬口溪。通志。在都素司。卽灑溪之上源也。下流至城南一里爲灑溪。又會注溪。繞城而東。合架溪。出兩

河口。入灑江。

注溪。通志。在思州府城西南三十里。按明史地理志。施溪長官司東有施溪。思州府志。又有海龍等

溪。當亦合諸水入灑江也。又考水經注。沅水過沅陵縣後。又東。施水注之。此施水卽今沅陵縣之施

黔水。與此施溪迥別。

架溪圖經。瀧溪在思州府城南一里。會注溪。邊城而東。合架溪。

文水河通志。在玉屏城東。會諸澗水。入平江。

易家河通志。在玉屏城東。流入平江。

野雞河通志。在玉屏城西。源自西溪梭溪諸水。會合。經飛鳳山、野雞坪、象鼻山。入于平江。

西溪

梭溪圖經。並入野雞河。

黃道溪。明史地理志。黃道溪長官司。下有黃道溪。按元置黃道溪長官司。卽以水得名。圖經。一名戶溪。江源出思州府北境山。東流九十里。折東南五十里。至司西南。折東流。有一水。東北自銅鼓塘。西南流。合一水來。會至大魚塘北。合洪江。按以下至湖南境。入無水者。皆不錄。他皆倣此。

銅鼓塘水。圖經。入黃道溪。

辰水攷

銅仁府圖經。銅仁江在府城西南。發源四川西陽司。會府境諸水。流至湖廣麻陽縣。入沅江。今水經。辰水源出辰州府境南二百四十里三嵎山。按三嵎山蓋卽三山谷水道提綱。謂之麻陽河。云。西自銅仁府。合諸水來注之。又云。麻陽河數源。最遠者。出銅仁府西北界。曰順溪。其山北卽朗溪司水。西入烏江者也。此水東入麻

陽縣界。又北至辰溪縣城西南入沅江。今以漢志及水經注攷之。卽辰水也。班固辰陽縣下注云。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里。水經注云。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今考銅仁縣有九龍山。在縣西烏羅司西南六十里。當卽古三山谷。元和郡縣志。三山谷。一名辰山。今俗又名梵淨山。銅仁大小江並出于此。圖經謂此水發源于四川西陽司。今西陽司實古辰陽縣地。是圖經與班固諸說並合。且發源處又名順溪。辰順音同。流俗聲轉耳。酈道元又云。辰水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亦名龍門溪。歷獨母溪。北入辰水。今銅仁府城西北有小江。圖經云。源出甕濟洞。至城東合于大江。水道提綱。麻陽河。又東北折東流。而東南有小江。自北山東南流百餘里。合東一水。經府城西北而南。來會焉。與道元辰水東南流。獨母水注之。及獨母溪。北入辰水之文。無不脗合。則今之銅仁小江。卽獨母水也。所云甕濟洞及北山。當卽古之龍門山也。又辰水流逕古錦州。故亦名之爲錦水。又名長水。今沅陵縣亦有辰水。南流入沅。與此水名同實異。

獨母水。今名小江。明史地理志。銅仁縣西南有銅仁大江。西北有小江。通志。在銅仁府城西北。至城東合于大江。

省溪。一名宙羅江。明史地理志。省溪長官司西有逋邏江。卽省溪。石邦憲傳。賊欲攻石阡。不克。還過省溪。卽此。通志。在省溪司北。源出江頭山下。合大江。

也江通志在烏羅司南。納烏羅溪、羊溪二水。下合銅仁江。

烏羅溪。

羊溪通志並合也江。

前溪通志在城南舊大萬山司西。源出大萬山。東北流入銅仁大江。按明史貴州土司傳。銅仁長官司五。其三曰大萬山。

提溪。明史地理志。提溪長官司東有印江。西有提溪。通志在提溪司。源出濫泥山。流入銅仁江。印江通志在銅仁府東。又流合提溪。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五

貴州水道攷中

由四川入江諸水

延江水至四川涪州入江經流一

黑章水入延

落折河入延喇雍河杉木河附

猓羅河入落折河

以則河入延

烏西河入延

總已河入延

木空河入總已河

楊柳河入延

豬場水入楊柳河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五

簸朶河入延。

武著河。墮極河。織金河。並入簸朶河。

西溪河入延。

楠木溪水。雷澗等溪附。猓隴河。高家河。並入西溪河。

以濟水入延。

打鼓寨水。渭河。烏慶河。並入以濟水。西門河。安樂河。隴溪河。又入渭河。

洛陽河入延。東溪。車頭河附。

九溪河入延。

三岔河入延。思臘河。碧波橋河。寧穀橋河附。

牛場河入三岔河。

谷龍河入延。

池水入延。

跳蹬河入延。

三潮水入延。

雞公河入延。

修文南水。那奢河入雞公河。

白花箐水入延。

羅傅大河入延。

息蒙所水入延。

刀靶水入延。

養馬水入延。

源溪水入延。

朗水入延。

達溪水入朗水。

繖水入延。

黑澤水入繖水。

厚水入延。

三江水入延。

窄溪渡水。上關水。花水溪。涓溪。馬渡谿。角路溪。大溪。並入三江水。大洞溪。入涓溪。渡口水。入延。

石梁河。浦浙水。並入渡口水。灑水。黃魚溪等附。

洗泥河。入延。

南明河水。入延。

上馬橋水。濟番河。一宿河。四方河。黔靈山諸泉水。貫城河水。富水。龍洞河水。

黃泥哨水。並入南明河。尤愛溪。入濟番河。擇溪。入貫城河。

江界河。入延。

甕水。甬坪水。袁家渡水。白泥司水。佛山河水。並入江界河。白厓河水。紅頭鋪河。

草塘司河。又入甕水。城西河。蛇子河等附。新村河。新街河。又入白泥司水。

小江。入延。

牛場河。入小江。

鼈溪。入延。

小溪。入鼈溪。杉溪。船溪附。

落花屯水入延。

清水河入延。

八字河。簸箕河。三水江。鹽首河。鹽城河。並入清水河。麥新溪。入八字河。原谿。入簸

箕河。加牙河。入鹽首河。翁黃河。羅鴨溪。乾溪。三岔河。甲港溪。並入鹽城河。翁樹河。

十萬溪等附。

巖頭河入延。

龍底江入延。

大溪入龍底江。

樂回江入延。

深溪入延。

各容溪入延。

凱科江入延。

義陽江入延。

泥水河入義陽江。

桶口河入延。

洋溪。石貫塘河。清江溪。並入桶口河。斡木溪。松溪河。板坪河。又入清江谿。

沙溪河入延。龍坪河。會川河等附。

芙蓉江入延。

三江入延。

虎溪。思溪。入三江。

河由江入延。

亭子溪。後溪。並入河由江。猛溪。河麻。海溪等附。

石馬江入延。

昔樂溪入延。

憲溪入延。

鸚武溪入延。仁溪。掌溪等附。

思印江入延。桶溪。網陀溪等附。

盤水由遵義縣境入延。大水一。

溫水入警水。

鳳皇溪入溫水。

黠水入警水。

桃溪水入警水。

樂閩河入警水。

金鼓潭水入樂閩河。

樂安河入警水。

費水正流至四川黔江縣合延水入江。支流又至湖北宜都縣入江。大水二。

更始水至四川彭水縣界合延水入江。別支又至湖南永順縣界合酉水入江。大水三。

倒羊溪水入更始水。

煎茶溪水入更始水。

登龍河水入更始水。

洪渡河水入更始水。

羅多水入更始水。

何只水入更始水。

大涉水。至四川合江縣入江。經流二。

小河入大涉水。

孫家河。板橋河入小河。

齋郎河入大涉水。

龍巖山水入齋郎河。

九溪河入大涉水。

乘龍山水入九溪河。

古蘭河入大涉水。

水思河入大涉水。

儒溪、泥溪、盤橋溪、
猿猴溪。並入水思河。

金沙溪入大涉水。

胡廬溪入大涉水。官堂、趙洋等水附。

漆溪、南溪水入胡廬水。

堯霸溪入大涉水。

沙霸溪入大涉水。

後溪入大涉水。

風溪入大涉水。

永壽橋水入大涉水。

灑溪入大涉水。玉溪河附。

樊溪至四川江津縣界入江。經流三。

坡頭河入樊溪。

三溪河入樊溪。

安徽水至四川南川縣界入江。

延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牂縣下、班固注云、不狼山、警水所出、東入延、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水經注、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東至牂柯警縣、又東屈北流、至巴郡涪陵、注更始水、酈道元注、溫水、黠水、並出符縣、俱南入警水、警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班氏所云警水過郡二者、蓋牂柯、犍爲、水經雖云延江水東至牂柯警

縣然。鑿水入延江水處。實如道元所云。在犍爲郡符縣地。蓋延江水自鑿縣東屈北流之後。鑿水始注之耳。今考烏江一名黔江。源出威寧州東北山。東南流。逕畢節縣南。又東逕大定府南。又東逕黔西州南。又北折而東。逕清鎮縣鴨池汎北。又東北逕修文縣西北。又東北逕開州西。又東北逕烏江城南。又東南逕遵義府南境。又東南逕餘慶縣西北境。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又東北至思南府西南境。又東北至府城東南。又北稍東。逕印江縣西北境。又北稍東。至婺川縣東北境。折西北流。入四川酉陽州西南境。又北稍西。至彭水縣南境。又西逕武隆廢縣南。又北曲曲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亦曰涪陵江也。統而計之。其在安順府普定縣者。曰三岔河。按三岔河合以且海等入烏江。故自清鎮縣境者。曰的澄河。明史地理志的澄河。即陸廣河上流。大定府境者。曰六歸河。畢節縣境者。曰七星水。黔西州境。曰羅革河。鴨池河。與清澄河。河即陸廣河上流。陸廣河。黃沙渡河。王三善傳。別將都司線補。袞出黃沙渡。至烏江城以下。始名烏江。至餘慶縣界。名巖門江。貴州土司傳。總兵楊愈懋。等與賊戰于江門而過思南府城。曰思南河。又名德江。至彭水縣以下。曰黔江河。又總名曰涪陵水。亦謂之。內江水。太平寰宇記。涪陵水一名內江水。蓋逕二省。受貴州湖南兩省水入四川。八府。二十餘州縣。凡十數。易其名。而始入大江。攷威寧州東北大山。已入四川屏山縣境。距犍道縣不遠。元豐九域志。戎州南溪郡。治犍道。其地界東南至南廣蠻一百八十里。知威寧州東北境。在漢爲南廣縣地。至宋時。已爲苗蠻所占。故云南廣蠻也。至大定。黔西。修文。開州。甕安。餘慶。石阡。皆漢牂柯郡地。畢節。遵義。又漢牂柯郡鑿縣地。水經所云。延江水至牂柯

整縣。又東屈北流。是也。按此水自西而東。而此一不爽。至思南、印江、葵川、彭水等縣。又漢武陵郡酉陽縣地。華陽國志。

枳縣在江州巴郡涪陵水會。道元于江水下引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支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曰涪陵水也。延江水下名之曰小別江矣。此又烏江爲古延水之一顯證也。至

云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考今涪州實蜀漢漢平縣地。江水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

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屈于黃石東。爲桐柱灘。桐柱灘卽銅柱灘。古今字異耳。道元此注卽在延江水注江之

下。于是而烏江之爲延江益確然不可易。獨怪延江大水源流二千餘里。而自唐以後。元和郡縣志黔州

濟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法岷江。今改唐發播州。在今遵義府界。賡賈州在今思南府界。唐

思州卽今思南思州二府境。唐黔州卽今四川西陽州及彭水縣等地。與今烏江所過州縣歷歷不爽。足

證唐以前尙無有以延江水爲烏江者。又考宋時名此江爲巴江。太平寰宇

記嶺東有沅江水。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水。是也。武隆縣務川縣下亦同。爲諸士俗名所混。竟無有能

剖析之者。豈非以道路絕遠。又大半爲苗蠻所居。鏡古者所不能入。今我國家承平百餘年。上下游生苗。

奉化惟謹。而余適以其時持節。得徧列十二府。惟銅仁州縣卽水道之迂入苗寨中。不獲親履其地者。皆

細詢土人。得其曲折。證之水經地志等書。無不脗合。寧非一快事哉。水道提綱。旣不知烏江卽延江。而黃

宗羲今水經田雯黔書。又皆以烏江爲卽牂柯江。不知牂柯江乃南流至廣西泗城府。合爲左右江者。里

隔數千。源流迥別。則又不足置辯矣。

黑章水通志。七星水過七星橋。有黑章水注之。或曰卽黑特川。元大德五年。劉國傑破蛇節宋隆濟于

墨特川當卽此地。

落折河一名落腳河。通志七星河至大定府西南有落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當兩山間破地吼出南流注之。畢節縣册亦名響水河。下流名永清河。又名東門河。卽落折河之上源。按府境又有喇雍河、杉木河等。

猓獾河。圖經落腳河又東合北來之猓獾河。

以則河。通志七星河過大定府治南東流。右得以則河。按此當卽圖經之以麥河。烏西河。通志在大定府城東二十里。源出仲麥龍潭。入六歸河。

總已河。通志在大定城東南。源自七星關。過天生橋。合木空河。同入六歸河。

木空河。圖經入總已河。貴州紀事。明萬歷中。都御史蔡文等親詣木空河。讞安智等獄。不決。

楊柳河。圖經出平遠州西南境山。曰卜牛河。至州南境。合豬場水。下流入烏江。

豬場水。圖經自南來。合楊柳河。

簸朵河。通志在平遠州城東一百里。源出安順。下流入六歸河。

武著河。通志在平遠州城西北六十里。

墮極河。通志在平遠州城西北三十里。

織金河。通志。在平遠城東三十里。並入簸菜河。明史貴州土司傳。安邦彥奔織金。卽此。西溪河。通志。六歸河。又東北。有西溪河。合楠木溪水。裸隴河。高家河等水。東南流。來注之。

楠木溪水。通志。入西溪河。按州境。又有雷澗等溪。當亦入烏江。

裸隴河。

高家河。圖經。西溪河。至黔西州南境。有裸隴河。高家河。俱自西南來注之。

以濟水。圖經。出黔西州西北山。合打鼓寨水。及渭河。烏慶河三水。東流百五十里。會烏江。

打鼓寨水。圖經。以濟河。合西南來經打鼓寨之水。

渭河。圖經。又曰以馬河。明史貴州土司傳。播州平。分其地爲遵義。平越二府。以渭河中心爲界。王三

善傳。三善討安邦彥。渡渭。降者相繼。四川土司傳。安邦彥等遁入青山。諸將逼渭河。西門河。通志。

下流卽沙埧河。合上洪。下洪二水。入渭河。安樂河。隴溪河。通志。在大定城東北百五十里。會安

樂河。出三重堰。合渭河。

烏慶河。圖經。烏慶河。西自黔西州西北境。合三水。東流百五十里。來會以濟河。

洛陽河。通志。在安平城東二里。又東北。至清鎮縣城西。入陸廣河。按明史地理志。平埧衛東有東溪。及

安平縣冊。城南有車頭河。當皆流入鴨池河者。

九溪河。明史地理志。安順軍民府東南有九溪河。通志。在安順府城東南四十里。九溪匯而成河。

三岔河。通志。在安順府城北三十里。舊稱水內水外者。此也。圖經。三岔河西南。自安順府西。合以且海諸水。合注烏江。以且海在威寧州東南二百里。此水自源至此。流七百里。實黔江之南一源也。圖經。水城汛河。以固汛前河。古北河。並合以且海。明史魯欽傳。陸夢龍等分駐三岔河。貴州土司傳。朱燮元分遣別將林兆鼎從三岔入。按明史土司傳。又云。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地理志。安順府有思臘河。接水西界。今方志不載此河。疑卽谷龍河等之別名也。通志。又有碧波橋、寧穀橋等河。

牛場河。圖經。三岔河。經清鎮縣西北境。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之牛場河。

谷龍河。明史地理志。西堡長官司北有谷龍河。下流合烏江。通志。在安順城西五十里。以上三水。皆合流注烏江。

池水。圖經。六歸河。經鴨池汛北。有池水。自南來注之。

跳蹬河。圖經。自鎮西衛來。注六歸河。

三潮水。通志。在修文縣城北五里。水日盈縮者三。北流。注烏江。

雞公河。通志。上流曰麻線河。圖經。南合廣順州。及安平。清鎮二縣水。注烏江。

修文南水。圖經。雞公河。至修文縣西境。有縣南水。經城南。東折。西北流。來注之。

那奢河。圖經。雞公河又北。那奢河自東來注之。

白花箐水。通志。烏江又東。左合白花箐水。

羅傅大河。通志。自永寧縣東南。過遵義府。西南流。來注烏江。

息蒙所水。圖經。水自烏江城南注烏江。

刀靶水。通志。烏江又東。得刀靶水。

養馬水。通志。烏江又東。得養馬水。

源溪水。通志。在綏陽縣城北十里。

朗水。通志。在綏陽縣城西。又名螺水。源出朗山。

達溪。通志。在綏陽城東南。源出楊柳水。經達摩山。西流。與朗水合。

繖水。通志。在綏陽城東南。合達溪。朗水諸流。出遵義。入烏江。

黑澤水。通志。一名清水河。流入繖水。

厚水。通志。在綏陽城東南。源出趙家里。經長灘。入遵義。以上四水。皆注烏江。

三江水。明史地理志。湄潭縣西有三江水。下流入於烏江。通志。在湄潭縣城西南容山司。有三源。俱出

苗界。東流入烏江。

窄溪渡水。

上關水。

花水溪。通志。在湄潭縣城北二十里。

湄溪。明史地理志。湄潭縣南有湄潭水。下流入烏江。通志。在湄潭城南。大洞溪。通志。又入湄溪。

馬渡溪。

角路溪。

大溪。圖經。以上諸水。並合三江水。

渡口水。通志。在綏陽城北。卽合口河。下流。圖經。烏江又南。有渡口落汪渡。右合渡口水。

石梁河。通志。在城北。源出桶關。與渡頭河合。

浦浙水。通志。在城北。一名大灘。源出湄潭山箐中。與渡頭河合。按縣境又有灤水及黃魚等溪。

洗泥河。圖經。烏江又南。有洗泥河水注之。通志。在開州城東南四十里。

南明河水。通志。烏江東南至巖門。有南明河水來注之。圖經。南明河在貴陽府城南門外。源出廣順州

界。東北流。逕府城。至下流。爲牛渡河。到巴香。北流。合烏江。

上馬橋水。通志。在上馬橋司東北。下流入南明河。

濟番河通志在貴陽城西南三十里。尤愛溪通志在廣順州從仁里。下注濟番河。一宿河通志在廣順州從仁里。

四方河通志在貴陽城西南五里。源出廣順州合南明河。

黔靈山諸泉水通志下注南明河。

貫城河通志自崆嶺山發源貫入城中。流會南明河。擇溪明史地理志作宅溪。通志在貴陽城北。源出鬪髀山。流合貫城河。明史李標傳賊退保澤溪。王三善傳破賊澤溪。卽此。

富水通志在貴陽城南。源出八里屯。

龍洞河水通志在貴陽城南十里。下流入于南明河。王三善傳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沖。據此。則七里沖亦當在龍洞左右。

黃泥哨水通志注南明河。通志府城西北有墨特川。元大德五年。宋隆濟蛇節作亂。攻貴州。元將劉國傑討之。大破隆濟等于此。今考貴州紀事。大德七年四月。劉國傑師出播州境。大破蛇節于墨特川。按此。則墨特川自應在水西左近。不得在貴陽也。晏斯道引或說。以爲卽墨章水。尙近之。

江界河。圖經烏江又東。至龍泉縣西南。有渡曰葛閃渡。又東南有甕水。高坪水。袁家渡水。白厓河水。滙爲江界河。合餘慶縣之白泥司水。佛山河水。北流來注之。通志江界河在甕安縣城北五十里。入烏江。

甕水一名甕安江。通志在甕安城南。水自高坪司。由乾溪里。亦曰乾溪河。至縣。流入江界河。按甕安縣以甕水得名。白厓河水。通志在甕安城南二十里。滙衆溪。經劉家堡。入甕安江。按縣境又有城西河。蛇子河等。疑亦合甕安江。紅頭鋪河。草塘司河。圖經並合甕安河。

高坪水。按當卽水道提綱所謂坪橋河。

袁家渡水。明史陳璘傳。追奔至龍溪。又追及于袁家渡。卽此。

白泥司水。一名白泥江。明史地理志。餘慶縣東南有白泥河。下流合于思南河。通志在餘慶縣城南。發源甕安。流合烏江。新村河。通志在城東。下流入白泥江。新街河。通志在城東。源出官山下。至餘慶縣治前。入白泥江。

佛山河水。通志合江界河。

小江亦曰小烏江。明史地理志。餘慶縣南有小烏江。下流入于烏江。通志在餘慶縣城西三十里。入烏江。

牛場河。圖經出餘慶縣西南境山。合小江。

鼇溪。通志在餘慶城西九十里。發源漁鼓洞。流入巖門江。

小溪。通志在餘慶城西。發源立鐘山。流入鼇溪。按縣境又有杉溪。船溪。疑亦合他水入巖門江者。

落花屯水。圖經烏江東北受落花屯水。水出湄潭縣南境山。

清水河。亦名清水江。明史地理志。楊義長官司下。又有清水江。上流自新添衛流入。經城西。又名皮隴江。北經乖西巴香諸苗界。入烏江。通志在貴定城西北三十里。與貴筑縣分界。皮隴江在平越縣城西二十里。又東北逕開州界。至巖門入烏江。

八字河。通志在貴定城東二里。麥新溪。圖經入八字河。

簸箕河。通志在龍里縣城北。流入貴定縣。合清水河。原溪。圖經入簸箕河。

三水江。通志在貴陽府城北三十里。府西境之水。派流而下。至此合流爲一。又東入于清水河。

甕首河。明史地理志。太平伐長官司東南有甕首河。下流合清水江。通志同。加牙河。明史地理志。

龍里衛有加牙河。下流入甕首河。通志在城東。源出縣東南之谷者巖。流入太平伐司之甕首河。

甕城河。明史地理志。新添長官司有甕城河。李標傳。參將范仲仁赴援。遇賊甕城河。卽此。通志在貴

定城西二十里。自平伐發源。視諸水差大。有橋爲黔楚大道。下流合清水河。翁黃河。通志在把平

司翁黃山下。入甕城河。羅鴨谿。又合翁黃河。入甕城河。乾溪。通志在貴定城西十里。流合甕城

河。三岔河。通志在小平伐司。三水匯流。合于甕城河。甲港谿。圖經亦入甕城河。按縣境又有翁

樹河。十萬溪等。當亦合他水入清水河者。

巖頭河。圖經。烏江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有巖頭河。自南來注之。

龍底江。一名白巖河。通志。在石阡府城西南三里。其上源爲包溪。流逕城東黃茅園。合大溪。繞府前入思南界。注于烏江。按此蓋卽明史地理志所云石阡江。

大溪。通志。在石阡府城南流。合龍底江。

樂回江。通志。在舊葛彰司南。其源有三。至方竹箐。合爲一流。注深溪。而入烏江。

深溪。通志。在石阡府城西北二十里。

各容溪。通志。在深溪西八十里。皆西流。注于烏江。

凱科江。通志。在石阡府境。亦合烏江。

義陽江。通志。在龍泉縣城東北五十里。環繞縣治。通思南大江。

泥水河。通志。在龍泉縣城東。發源東山。合義陽江。

桶口河。通志。在龍泉城東一百三十里。縣境諸水。匯流于此。合成大河。下流直抵思南。入大江。

洋溪。通志。在石阡府城北十里。又西經龍泉縣界。合桶口河。

石貫塘河。通志。在龍泉縣城北三里。上流由老木橋。三跳石。二水合成大河。下流過清江谿。至泥水。

山羊等處。合桶口河。

清江溪通志在龍泉城北五里許下流入桶口河。

犵木溪、松溪河、板坪河、圖經並入清江溪。

沙溪河通志在遵義城西一百里源出巖孔山流入烏江。明史貴州土司傳楊應龍反安彊臣兵從沙溪入卽此。按縣境又有龍坪、會川等河。

芙蓉江。明史地理志正安州南仁懷縣東南並有芙蓉江自烏江分流東北入于黔江。通志在正安城南一百里源出嫫川。按今遵義城北亦有芙蓉江與此自別。又攷漢書地理志犍爲郡漢陽縣下班固原注山關谷漢水所出東至鑿入延水經注亦同。今以輿圖核之四川敘州府慶符、長寧二縣皆漢犍爲郡漢陽縣地在今仁懷縣西斜北則昔之漢水當卽今清溪、石門江等水以在貴州境外故附記于此。

三江。明史地理志正安州有三江東南流合于虎溪亦注黔江。按通志又言虎溪流入三江。今核從通志。

虎溪通志在正安州城西南七十里流逕州南入三江。

思溪通志在正安州城西七十里源出南川縣牛角寨流入三江。

河由江通志在沿河司源出銅仁之烏羅司流入德江亭子溪。通志亦在沿河司水自龍岡中流出。

河由江。

後溪通志。亭子溪又北七里。有後溪。自馬鬚嶺流出。入河由江。按通典。費州扶陽縣。以扶水名。今廢縣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里。則扶水亦當在府境。但未知今易何名耳。水道提綱。烏江至思南府境。又有猛溪河。麻海溪二水注之。今攷思南府境諸水。皆會德江。此二水或卽扶水。昔樂溪等之異名也。

石馬江通志。在沿河司。下流合于德江。

昔樂溪通志。在思南府城東十里。流入德江。

憲溪通志。在思南府城南五里。匯于德江。

鸚武溪通志。在思南城北三十里。按就近有仁溪、掌溪、思印江。太平寰宇記。思印水本出錦州洛浦縣界。經本縣四十步。至思王縣。下流入內江水。通志在印江縣南。源出朗溪司。北流入德江。後訛印爲印。遂以名縣。按縣境又有桶溪、網陀溪等。當亦合思印等水入德江。

鑿水考溫甜二水附

今以延江水考鑿水。則今之湘江。其卽漢之鑿水乎。漢書地理志。牂柯郡鑿縣。班固注。不狼山。鑿水所出。晉書地道志亦同。東入延。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水經注。鑿縣有鑿水。出鑿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今考遵義

府志及圖經。湘江水出遵義府治遵義縣北境。桐梓縣南境之龍巖山。流逕湘山南。與桃溪水合。迂回五百餘里。入烏江。道元云。鑿水于符縣而東。注延江水。符縣。今仁懷廳及仁懷縣以北地。漢鑿縣屬牂柯。符縣屬犍爲。是班固所云過郡二者。牂柯。犍爲。圖經云。迂回五百餘里。又南入烏江。與班固七百三十里之數亦合。則龍巖山當卽古之不狼山也。又以鑿水卽今湘江攷之。則古犍爲符縣之溫水。黠水。卽今合湘江之洪江。仁江乎。水道提綱不載仁江。今水經則并洪江不錄。晏斯盛黔中水道攷亦然。不知二水源流。視桃溪。鹿塘河等較大。不可不著錄也。漢書地理志。符縣溫水。南至鑿。入黠水。黠水亦南至鑿。入江。此江卽延江水也。水經注。鑿水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燠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黠水。黠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闕駟謂之闕水。俱南入鑿水。鑿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水。今遵義縣實在仁懷等縣之南。知二水雖出符縣。皆南至鑿縣注鑿水耳。若以班氏所云入江之文。謂卽大江。則皆應云北注。不得云南入矣。知班氏所云入江。卽指延江。與道元所言無二。古人文字簡略。否則或從其究言之也。圖經。洪江出婁山關南山。東南流。至遵義東境之清乘橋北。有鳳皇溪。東北自綏陽西山。西南流來會。又東南入湘江。通志。仁江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源出永安驛山澗。下流合湘江。是二水皆合湘江。與道元俱南入鑿水文相合。又攷班氏云。溫水南入黠水。道元亦同。又云。黠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明二水同出一縣。亦互受相注之稱。今土人或云洪江注仁江。又或云仁江注洪江。是也。又洪江在唐宋時爲邠水。太平寰宇記。邠水在芙蓉縣東三十里。南流。仁江在唐宋時爲仁水。太平寰宇記。仁水

在芙蓉縣西南一里。南注邗水。是矣。且可因此證漢志及水經注之誤。今本漢書潁縣下。潁水東入延。字誤作沅。華陽國志亦同。當屬傳寫之誤。道元延江水下注云。潁縣。故犍爲郡治也。攷潁縣自漢迄晉宋。皆未嘗屬犍爲。又以知道元是誤記耳。

溫水。今名洪江。通志在遵義城東四十里。源出大樓山。合仁江。入烏江。

鳳皇溪。通志在遵義城東四十里。亦名長灘。下流合洪江。

黟水。今名仁江。通志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下流合湘江。入烏江。

桃溪水。通志在遵義府城南十里。源出城北六十里上莊山。溪水匯流爲羅家河。至霸竹水。羅會水。又數里。與湘江合。按此水源流亦遠。但源出遵義府城北至六十里之遠。以是知非溫黟二水耳。明史貴州土司傳。安疆臣焚桃溪莊。當卽此。

樂閩河。明史地理志作落閩水。通志亦在城西南四十里。原出雷變山。東流八十里。合湘江。

金鼓潭水。通志在遵義府城西南四十里。流合樂閩河。

樂安河。圖經出綏陽金竹里。南流爲綠塘河。又作鹿塘河。明史地理志作樂安水。通志鹿塘河二源。一出綏陽縣西北山。一出東北山。流至城南。合而南數十里。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南八十里。合湘江。入烏江。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唐宋地志。又有夷牢水。帶水。胡刀水。胡江水等。此四水未知今係

何水未敢臆決姑附記于此俟再攷。

費水攷

費水今名上費溪。流至四川夔州府。以下名夷水。亦曰清江。杜佑通典太平寰宇記並云。後周置費州。因水爲名。通志在思南府城東北百里。舊費州以此名。北流入四川黔江。東北入湖廣施南府界。曰清江。明史地理志。四川黔江縣南有黔江。源出貴州思州府應作思南界。正流自涪江合大江。支流經此。下流爲湖廣施州衛之清江。施州衛下云。清江合衛境諸水。下流至宜都縣。入于大江。按漢書地理志。南郡巫縣下原注。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夷道縣下引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攷巫夷道並屬南郡。而云過郡二者。蓋水又從巫縣東逕武陵郡佷山等縣。始入夷道界耳。水經。夷水出巴東魚復縣。江漢魚復縣。爲今四川夔州府奉節。大寧二縣地。四川黔江縣在思南府東北。夔州府又在黔江縣東北。蓋費水正流自黔江縣合大江後。其支流又東北至夔州府境。或名魚復江。夷水又源于此耳。總之。班固志地理。不能于巫縣以上。更詳夷水之源。水經又不克于魚復以西。著彼分流之始。皆緣漢時思南等府。尙陷武陵蠻中。是以不能從流溯源。梳剔幽隱。故各從其所見言之。亦其慎也。按延江水實漢牂柯槿爲二郡所入。附見其名于驚縣下。亦此故。唐杜佑。李吉甫。亦似不知費水卽夷水。故于施州清江縣下並云。清江一名夷水。杜佑又云。清江縣西有都亭。夷水所出。清江卽漢巫縣地。以爲夷水出于此。亦與水經爲夷水出魚復江同。考今

魚復江在今奉節縣都亭當在今巫山縣相去僅百里

若明代迄今圖冊皆係土人記本境山水非舟楫所經即耳目所及以視昔

賢爲較密矣今此水支流至荊州府宜都縣入大江與漢地理志水經適合元和郡縣志費州涪川縣下

云內江水經縣北一百五十步疑即指此按下多田縣云涪陵江水經縣南五十步則知內江水非即涪陵水也至若諸水之合費水入江

者皆已在四川境此故不錄水道提綱等亦止言清江發源施南府西北境不知實出貴州

更始水考

更始水今名豐樂河亦名水德江明史地理志安化縣東南有水德江即烏江之分流至四川彭水縣流

入涪陵江通志在婺川城東五十里其水由龍泉涪潭折入縣境至洪渡入龔灘北會烏江水道提綱烏

江入四川酉陽州西南界又北稍西百餘里東爲四川界西爲貴州界有南溪河東北自湖廣施南府合諸水西南流

自龔灘來會南溪河上源即北河也于沅江下又云沅江至辰州府城西南有北河即酉水西北自酉陽

州合諸水南經府城西來會據此則南溪河與北河本通一支合涪陵水又一支合沅江矣今攷水經延

江水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云注更始水者乃波流通注互得其稱耳酈道元注更始水即延江支分之始也更始水東入

巴東之南浦縣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問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遠復二百餘里

東南入遷陵縣道元于沅水下云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無陽故

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即延江之支津更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今考無陽故縣在今

沅州府芷陽縣東南。遷陵故縣。在今永順府保靖縣東。道元言酉水合西鄉溪水。始東逕酉陽故縣南。今更始水至永順縣界入酉水。正在漢酉陽故城南。與道元言亦合。一統志更始水。今俗名北河。水道提綱云。北河卽酉水。蓋自其合酉水後言之。不知本別一水也。合此數條。則知今水德江卽古之更始水。道元言延江之支津。明志言烏江之分流。其說若一道元又云。更始水卽延江支分之始。言支分。則知水有二支。故得一入延江。一入沅水也。又云。延江之支津。更始之下流。明自延江分出。下流乃合酉水入沅。故北河亦兼酉水之稱矣。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益足證也。道元江水下云。其水南導武陵郡。今思南府。酉陽州。及辰州。永順等府。皆漢武陵郡地。是矣。水道提綱言南溪河西南流。至龔灘合烏江。而通志亦言豐樂河至龔灘合烏江。是豐樂河卽南溪河之證。其名豐樂河者。河左側有豐樂埧。蓋因以名河耳。太平寰宇記更始水。又名涪陵水。今名內江水。蓋更始水係延江分支。下又入涪陵江。故通得涪陵江內江之名也。

倒羊溪。通志在婺川縣城北五里。一名曉洋江。至隘溪渡合豐樂河。按此。則隘溪卽倒羊溪下流。通志別列隘溪。誤。

煎茶溪水。圖經豐樂溪得煎茶溪水。登龍河水合洪渡河。倒羊溪水東流。注烏江。
登龍河水。水道提綱作龍登河。

洪渡河水。水道提綱。源出婺川縣西南境。龍泉縣北境山。東流。經綏陽場南。折而東北流。有大水河。自西北合一水來會。又東北有小水河。自西來會。按太平寰宇記。黔州洪杜縣。唐武德二年置。以縣東洪杜山得名。貞觀三年。又北移于洪杜溪。今攷洪杜廢縣。距此不遠。則此河當卽昔之洪杜溪。以首同而轉耳。舊唐書亦云。洪杜縣。治洪杜溪。麟德二年。治龔湍。卽龔灘也。

羅多水。太平寰宇記。在務川縣東八十里。羅多。何只。皆獠之姓名。明史地理志。務川縣有何只水。又有羅多水。下流俱注于水德江。

何只水。太平寰宇記。在務川縣東二十里。又云。思唐山在思州東四里。南連何只水。北枕內江水。按寰宇記。縣境又有河渝水。都濡水。丹陽水。波濤水。今未知已易何名。姑附記于此。

大涉水攷

大涉水。自晉以後。名安樂水。唐亦名赤虺河。唐書。武后征雲南檄文。有赤虺河是也。後轉爲赤水河。貴州圖經。赤水河。源出雲南鎮雄州。由赤水衛東流。經仁懷縣。至四川合江縣。入岷江。攷今仁懷。合江二縣。皆漢犍爲郡符縣地。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縣下。原注云。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是也。水經名之爲鰓部水。而道元注。則名爲安樂水。按晉穆帝分符縣。置安樂縣。水又因縣而改名矣。常璩華陽國志。夷縣有安樂水。漢平夷縣故城在仁懷縣西南。又符縣下云。縣治安樂水會。東接巴蜀樂城南水。通平羌營邑。是也。水經注江

水下符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警縣。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今正安州在仁懷縣之北。唐于今州西七里立樂源縣。今故城尙在。則樂源亦當以水得名。由此而推。晉安樂縣亦必在今正安州界。故道元云。源南通警邑。流逕符縣治。又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入江也。又可知。晉時分符縣斜東北地立安樂縣。而安樂縣之南境北境仍屬符縣。以道理核之。歷歷不爽矣。元和郡縣志。安樂水逕簡州平泉縣南七十步。平泉縣本漢牛鞞及符兩縣地也。

小河圖經。西南自畢節縣北境合孫家河。板橋河諸水。東北流會赤水河。

孫家河。

板橋河圖經。並流合小河。

齋郎河。通志在桐梓縣城西六十里。圖經合龍巖山水。西流。逕縣城南。西行百七十里。又北。合一水。西南流。會赤水河。

龍巖山水圖經。入齋郎河。

九溪河圖經。自南合西南來之乘龍山水。北流。注赤水河。

乘龍山水圖經。又入九溪河。

古蘭河圖經。赤水河西逕脉困塘北。有古蘭河。自西南來。注之。按古蘭疑古蘭之譌。以古蘭州得名也。

水思河圖經。赤水河至土城西。有水思河自東來。儒溪、泥溪自西來。並注之。又西北有盤橋溪自東。猿猴溪自西南。先後注之。

儒溪、

泥溪、

盤橋溪、

猿猴溪。圖經。並合水思河。入赤水河。

金沙溪。圖經。自東來。注赤水河。

胡盧溪。通志。在桐梓縣城西五里。與溱南二溪水會。按縣境又有官堂、趙洋等水。

溱溪。通志。在桐梓縣城東二里。

南溪。通志。在桐梓縣城南二十里。並入胡盧水。

堯霸溪、

沙霸溪、

後溪。圖經。赤水河又北。受堯霸溪、沙霸溪二水。後溪一水。

風溪。圖經。赤水河至仁懷縣西南境。有風溪自西南來。注之。

永壽橋水。圖經。仁懷縣境永壽橋水。自西來。注赤水河。

灑溪。通志。在仁懷縣城東數十步。自東注西。與赤水河合。按縣境又有玉溪河。

熨溪考

熨溪。今名南江。卽綦江之上流。圖經。源出桐梓縣北境山。兩源合。北流百數十里。曰松坎河。受西南來一小水。又北數十里。有坡頭河。自東北山來。注之。又北流。西受一水。又北九十里。有三溪河。自東來會。又北七十里。經綦江縣東而北。有龍角溪。自東合。三小水來會。又折西流。經城北。又西北流。有沙溪溝。自東北來。有清溪河。自西南合。三岔溝。及魚子溪水。東北流三百餘里。來會。又西北百里。北受一水。又北。有孫溪河。西南合棋盤山水來會。又北至江津東境。又北入江。圖經。江水經江津縣城西北。又東北流數十里。有綦江。自南合諸水來注之。曰熨溪口。攷元和郡縣志。熨溪水在南州南川縣南四十步。在三溪縣西。太平寰宇記。熨溪水。南自廢丹邱縣。流入南川縣。又流經縣南四十里。又北入渝州江津縣界。明史地理志。桐梓縣北有熨溪。源出山。箐綦江之上流。今按熨溪之名。唐以前無攷。惟通典言唐武德三年。平南蠻。置熨州。四年。始改南州。唐熨州之置。倘以水得名耶。通志桐梓縣下。不載熨溪。惟云有蒙渡河。在桐梓縣北七十里。俗傳漢唐蒙渡此。因名。以方向攷之。或卽是耳。按漢書西南夷傳。發巴蜀卒治道。自熨道指牂柯江。疑卽此。

坡頭河通志在桐梓縣北一百四十里。

三溪河元和郡縣志貞觀五年置三溪縣以縣南有樊溪東溪葛溪合流故名其縣按此則東溪葛溪皆合樊溪也今東溪葛溪通志亦不載又此下龍角溪等合樊溪已在四川界茲不錄他皆倣此貴州紀事楊應龍反以綦江之三溪五渡南川之東鄉填立石爲播界

安徽水考

安徽水今名小烏江通志源出椒溪在綏陽縣城東北六十五里流入正安州經南川界入涪江考太平寰宇記安徽水一名孤微水西自綏養故縣來東流經綏陽縣南八里又東入都上縣西十四里又名涪水一名泂野水又折西南流入廢雞翁縣南三里又南入費州城樂縣界雞翁廢縣在今綏陽縣東按舊志以德江小烏江合而爲一似未清晰寰宇記又云涪江水南流注安徽水亦誤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六

貴州水道考下

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諸水

豚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一

羊角寨水入豚水。

馬場水入豚水。

木魚河入豚水。

巴開河入豚水。

風柳溝小谿入豚水。

勞村江入豚水。

青雲溪水入豚水。

三寶山水入青雲溪。

高坡河入豚水。

紅盆水入豚水。

苗溪、浪溪三水入紅盆水。

嘯山水入豚水。

帶溪入豚水。

溶江水入豚水。

車江水、崩坡塘水、從龍溪並入溶江。

孖女江入豚水。

孖覽江入豚水。

曹平江入豚水。

溫水由廣西合鬱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二。

馬別河入溫。大橋河附。

深溪河、阿希河、木郎河、都威河並入馬別河。阿梓河附。

羅炎河入溫。

博濃河入溫。

克渡索獵河入搏獵河。

龍渣河入溫。

冗渡河入龍渣河。

樂繁河入溫。

盤水由廣西合溫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三。

結里汎南山水入盤水。

花魚洞水入盤水。

桃花溪水入盤水。

九十九渡水入盤水。

落白河入盤水。

拖長江入盤水。

海子鋪北水、豬場河、西安河入拖長江。

軟橋河水入盤水。

南板橋河水入盤水。

者卜河水入盤水。

阿黑河入盤水。

馬京河入阿黑河。大章河附。

馬畢河入盤水。

都城河、江西坡水入馬畢河。

寧谷河入盤水。

白水河、王二河、霸陵河、打罕河、公具河、阿破河附、關嶺驛水並入寧谷河、楊吉河、

菜子河、石溪河又入白水河。

北口河入盤水。

巖下河入盤水。郎公河、落葉河附。

魯溝河入盤水。

大坡哨水入盤水。

潭水至廣西來賓縣合溫水。大水一。

彩江入潭水。

大巖江入潭水。

樂民溪入潭水。

利濟溪入潭水。

容江入潭水。

剛水至廣西武宣縣入潭水。大水二。

漣江入剛水。

冷水河入漣江。

環帶江入剛水。

回龍江、羅番河、小水河並入環帶江。

九曲江入剛水。

奔龍江入剛水。

大龍河入奔龍江。

遶翠江入剛水。

大韋河入剛水。

底方河入剛水。

小番河。雲溪水入底方河。

玉帶河入剛水。

擺遊河入剛水。

腰帶河入擺遊河。

洗馬河入剛水。

小溪水入剛水。

雙峽水入剛水。

豚水考

貴州通志都水在獨山州城東。其上游爲獨山江。又其上爲都勻之邦水河。本名板河。發源于都勻府西

二十里之邦水司。是也。

按邦水河爲都江之上源而舊志又云邦水河通麻哈江殊誤

圖經水一名龍江。有二源。一出西南豐寧土司之

北山。北流折而東北數十里。至州南里蜡寨北。有西源羊角寨水。自西山東流。經州城西南。折而南流十

餘里來會。今考都江自發源六十里至獨山州屬之三角屯。江流漸廣。可容大舟。又百餘里過都江通判

城西。又南逕來牛定。且諸寨。至古州城東。會溶江。車江南流。入廣西懷遠。雜容二縣界。按漢書地理志牂

柯郡夜郎縣下。班固注云：豚水東至廣鬱鬱林郡。廣鬱縣下。又注云：鬱水首受夜郎豚水。至四會入海。山
經鬱水西南夷傳：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水經注：鬱水，卽豚水也。按道元此注不及班
出象郡一水亦爲鬱水，上源至廣鬱下始。豚水東北流。按此水自三角屯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
統名爲鬱水耳，不可合而爲一。豚水東北流。以上皆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
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
柯，同會番禺。是也。後漢書西南夷傳：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爲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卽此。今水道
提綱名是江爲龍江。反以爲福祿江之支流。不知此江之源。較福祿江遠六七百里。余以甲寅二月，自都
勻棧試黎平。由三角屯舟行至古州。凡三日夜。及試黎平畢，將赴鎮遠。沿道驗福祿江之廣狹。曾不及都
江十分之六。且發源又近。而反以爲經流。知提綱之舛矣。道元云：豚水又逕中溜縣南。與溫水合。今廣西
象州來賓、武宣，皆漢中溜縣地。南盤江、都江二水，至來賓縣始合流。逕武宣縣西南。蓋今南盤江卽古溫
水也。今都江卽古豚水也。益覺道元之言絲豪不爽。又龍江之名，蓋起于唐。唐初置龍水郡及龍水縣。皆
以此水名。龍水縣卽今慶遠府宜山縣也。豚龍聲相近。蓋音之轉耳。推此言之，漢牂柯郡及且蘭縣治，當
在今清平都江之間。正臨都江之上。武帝元鼎五年，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其下江之處，亦當在今
獨山州三角屯左近也。惟道元言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考談藁亦漢
牂柯郡屬縣。則談藁縣亦當在今都勻府境左近。獨山州西南可知。蓋豚水古名二曰豚水，亦曰牂柯江。

近名九發源處曰板河曰邦水河亦曰黑神河在都勻者曰都江亦曰都勻河在獨山州者曰獨山江入廣西境爲龍江明史地理志獨山州南有獨山江即都勻縣界爲龍江又名柳江又名潯江至田雯黔書以烏江爲牂柯江則一言以折之曰今烏江不能通番禺明鄭旻又以北盤江爲牂柯江則又可卽漢書水經折之道元云豚水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按今北盤江在永寧安南之間非漢牂柯郡及且蘭縣治所其誤一也今北盤江廣數十步兩岸皆高山峻嶺無從展拓與水經注水廣數里及縣臨江上之說又相背謬其誤二也北盤江今尙不通舟楫圖經至廣西泗城界始略通船而漢書武帝時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必非此水其誤三也至北盤江今尙有瘴氣而都江則無亦與道元劉昭之說相合然此或古今異宜又不直據以折鄭旻矣我朝雍正八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奏上江河道不特現通爛土司與粵之荔波縣接壤而爛土司地方有溪河一道進至交然寨登陸五十里卽係清水江實天地自然之形勢但有三大灘及數小灘應行修鑿已檄飭獨山州知州孫紹武查勘五十里陸路若可一併開成河道則都江清水江呼應通而聲援接云云是沅水與豚水相隔又不過五十里並有可通之勢也後不果開

羊角寨水圖經都江之西源

馬場水圖經邦水河左合馬場水右合爛土司西南溪水東流爲都江

木魚河。圖經。都江又東北數十里。有木魚河。南自唐懷寨來會。

巴開河。圖經。都江至爛土司北。折東流。有巴開河。自南來會。

風柳溝小溪。通志。都江過來牛營。有風柳溝小溪。北來注之。

勞村江。明史地理志。河池州荔波縣東南。有勞村江。源出貴州陳蒙爛土長官司。流入州界。爲金城江。河池州下云。東有金城江。下流合于都泥江。通志。在荔波縣城東南。其二。一白黑貓。一白爛土司。合

流而入縣境。圖經。都江又西南。而勞村江北自荔波縣城來會。按勞村江凡合四小水入都江。

青雲溪。圖經。自廣西南丹州。合三寶山水。來注都江。

三寶山水。圖經。合青雲溪。

高坡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南。發源城西南囊路寨山中。經喬港、趨坡諸寨。南入都江。

紅盆水。圖經。出南丹州西南。經河池州城南。又受東南來之浪溪三水。北入都江。

苗溪。通志。合紅盆江。

浪溪三水。圖經。注紅盆水。

嘯山水。圖經。都江又東南流。受北來嘯山水。

帶溪。圖經。出古州八萬峯山東北。與生苗界山。流至廣西思恩州白沙村西南。合龍江。

溶江通志在古州城西北合衆小溪以成江至城北與車江會至城東合于都江圖經都江至古州城西有溶江自城西北合衆水又至城東來會

車江通志在古州城西北因繞車寨得名圖經至古州城北合溶江

崩坡塘水圖經合溶江

從龍溪通志在永從縣城西南源出老荒山流入溶江

孖女江通志在古州城南苗人謂山之高者曰岑水之分者曰孖下流合都江

孖覽江圖經自永從縣寨正寨平流出北合都江

曹平江圖經自黎平府曹滴司流出注都江

溫水考

桉水經注溫水出牂柯夜郎縣逕談藁昆澤味滇池毋單毋掇律高罈封來唯等縣始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今考南盤江至雲南曲靖府城外合白石瀟湘等江始有南盤江之名明史地理志南盤江下流環雲南、潯江、廣西三府之境至羅平州入貴州界桉今曲靖府治南寧實漢味縣地圖經南盤江上流爲八達河出密益州花山洞考密益州爲漢宛溫縣地縣名宛溫當以溫水得名桉水經注止作溫縣又桉云花山洞者在漢時或屬夜郎縣境至下云逕雲南府宜良縣東北則漢滇池縣地也又逕路南州西境則蜀漢建寧郡地

也。道元云：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此水承上文而言，卽溫水也。又逕澂江府治河陽縣東境，則漢俞元縣地也。又南逕彌勒州西境，寧州東北境，則皆蜀漢與古郡地。逕阿迷州北境，則又漢益州郡地。又逕廣西州之南境，廣南府之西北境，則亦蜀漢與古郡地。明史地理志：澂江府治河陽縣東，有鐵池河，源出陸涼州，流至此，會撫仙湖，復引流爲鐵赤河，入于盤江。考鐵赤河卽古橋水。班固益州郡俞元縣下注云：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行千九百里。道元水經注云：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一名河水。按南池，鐵赤聲之轉。是今之河陽縣，卽漢牂柯郡毋單縣左近地，益可證今南盤江之爲溫水矣。道元又云：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梁水當卽今九龍、馬別等河。是梁水郡或卽以南盤江得名也。按班固牂柯郡鐔封縣下注云：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八十里。常璩華陽國志：鐔封縣有溫水。蜀漢時，鐔封分屬興古。晉成帝分置梁水郡，縣又屬之。今考自彌勒州以下，南籠府以上，在蜀漢爲興古郡，在晉爲梁水郡，來唯縣，前漢屬益州，後漢省，今臨安府阿迷州，則又漢益州郡地也。道元所云溫水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當卽此矣。南盤江下至廣西南寧府境，合鬱江，與班固東至廣鬱入鬱之文亦合。水經則言至廣鬱爲鬱水，與班注小異。南盤江，俗又名紅水江，在冊亨者，俗又名八渡江。

馬別河通志：在普安縣城南八十里。圖經：南盤江至廣西西隆州界，又東北流，有馬別河，西北自貴州。

合深溪、木郎諸水南流，逕南籠府境，東合都威河，而東南來會。桫縣境又有大橋河，當亦入南盤江。

深溪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一百二十里，水道提綱又云：深溪河，卽馬別河之上源。

阿希河圖經：馬別河又東南流，有阿希河，東北自普安縣東南山，西南流百里來會。

木郎河圖經：出普安州南界山。

都威河通志：在南籠府城西三十八里，三水並注馬別河，又府城北五十里有阿棒河，下流入永豐州。

羅炎河通志：在永豐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卽永寧州盤江河，下流入廣西紅江。桫明史地理志：安隆長

官司西南有同舍河，疑卽羅炎等河之異名也。

搏獵河通志：在羅斛又西北有克渡索獵河，自定番而下，二水交流會合，入紅江。

克渡索獵河圖經：入搏獵河。

龍渣河通志：冗渡河在冊亨，流入龍渣河，至者壘，迤邐入紅江。

冗渡河圖經：入龍渣河。

樂繁河通志：在冊亨東北，南流爲達嶺河，又南爲百樂河，入于紅江。

盤水考

盤水今名北盤江。圖經源出今威寧州西一百五十里亂山中。南流入雲南霽益州界。按北盤江實出威寧州境自州境南流。方至霽益州而今水經及水道提綱並諸方志均以爲兩盤江皆出雲南霽益州蓋失未深考。又曲折東北流二百里仍入貴州界曰可渡河。又折東流至大山而伏。又東南二十餘里出山東南流曰天生橋。又東南逕安南縣境始曰盤江。又東南逕永寧州西境。通志永寧州毛口河亦盤江上流。今有鐵索橋與安南縣夾江爲界者是也。又南入生苗界。又自生苗界東南流入廣西泗城府界北境。又南與南盤江會流入粵江注海。今考三國志諸葛亮入南戰于盤中。卽此水經。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又云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于梁水縣。所云盤南卽盤水之南矣。劉昭郡國志注牂柯郡宛温縣下引南中志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氣。按今雲南霽益州卽漢宛温縣地。云縣北三百里核之卽今威寧州。知水源出今威寧州無疑矣。又考今普安安南皆元普安縣地。于唐爲盤州附唐平夷盤水三縣地。于晉爲梁水郡地。于蜀漢爲興古郡。于兩漢爲牂柯郡地。今方志皆言南籠府境爲牂柯郡地者。蓋從其朔言之也。晉書地理志賁古縣雖屬興古郡。然依水經注所言梁水郡賁古縣則成帝置梁水郡。此縣卽移屬可知。且唐置盤州及盤水縣皆以今北盤江得名。推此言之則今普安安南卽漢賁古縣地。且以水勢驗之。今盤江營鐵索橋所在。水漲處僅可百餘步。深十餘丈。春夏之交卽有瘴氣。又其明證矣。按葉榆水卽今西洱河檢諸方志皆不言與北盤江通然細核水經及注經云。

業榆水入群河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陞蓋冷縣北道元注云自西隨至交陞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劉昭郡國志注西隨縣下引晉書地道記曰藥水西受徽外東至藥冷入尙龍溪又馬援言從蓋冷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此則業榆河逕賁古縣北與盤江合之一明證今業榆水自永昌以下爲諸地志所淆二水遂若風馬牛不相及矣然賴有後漢書及水經注諸證俱在異日如履其圖經又云拖長江自普安州平夷所來會者平夷所卽舊時平夷縣可地尙可尋源溯流一細考之耳

又唐盤州在今普安州東三十里盤水廢縣亦在普安州西皆今北盤江所經知當漢唐平夷縣故址此

是又一證至所云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者當指伏流復出之所而言今考方志言天生橋爲盤江伏流復出之所在威寧府東南百六十餘里其處亂山重叠左側卽華蓋洞當卽道元注所云盤町山也盤江或卽以盤町山得名矣又云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谿之中漢興縣晉宋志皆屬興古郡以道里推之卽在今南籠府以東與泗城府交界處可知

結里迅南山水圖經卽威寧州東南水西南流會可渡河

花魚洞水圖經可渡河至木東汛有花魚洞水西來注之

桃花溪通志在威寧州城南八十里兩岸皆植桃花故名

九十九渡水通志在威寧州城西南百里並合可渡河

落白河圖經可渡河至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靖府界東流來注之

拖長江貴州紀事明宏治中普安苗米魯等築三寨于拖長江諸處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七十里源出

沙陀石巖中下通盤江。

海子鋪北水。

豬場河。

西安河。圖經並注拖長江。

軟橋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三十五里。

南板橋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八十里上接城南三十餘里之大水塘俱流入盤江。

者卜河。明史地理志普安州東南有者卜河下流入于盤江。通志在普安州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流至

永寧州亦名者馬河。

阿黑河。通志在安南縣城東南十餘里。圖經阿黑河合馬京河西北自安南縣東境來注盤江。

馬京河。通志又合阿黑河。按安南縣境又有大章河。

馬畢河。通志出南籠府新城汛西北山東流經城北又東數十里折東北而北經高伍塘及安姑之東。

又北流注盤江水道提綱作馬軍河誤。

都城河。晏斯盛黔中水道考南籠府有都城河自安南縣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汛西合馬畢河。

江西坡水。圖經合馬畢河。

寧谷河圖經。河自東北安順府、會西南鎮寧永寧二州諸水西南流。入盤江。水道提綱。寧谷河有二源。一出普定縣東北境山。一出西玉山東北麓。其西北麓卽三岔河源。北流入烏江者。是西玉山亦黔中分水嶺也。

白水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路旁。楊吉河。通志。在鎮寧州西南十五里。下注白水河。菜子河水。圖經。合白水河。石溪。通志。在鎮寧州城南四十里。亦注白水河。

王二河。水道提綱。寧谷河折東南流三十里。合東來之王二河。霸陵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三十五里。

打罕河。通志。在永豐州西北。按明史地理志。元以打罕夷地置永寧州。則此河亦當以打罕夷得名。又按地理志。十二營長官司下。東北有公具河。北有阿破河。二水當亦合寧谷等河入盤水。

關嶺驛水。圖經。並合寧谷河。

北口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二十里。下合盤江。

巖下河。通志。在永寧州境。圖經。河東北自巖頂山西南流百餘里。合東來一水。南注盤江。按州境又有郎公河、落葉河等。當亦入盤江。

魯溝河。圖經。經江既入生苗界。有魯溝河。自西安籠鎮之西北木舌寨山東流。來注之。

大坡哨水通志盤江過普市又合大坡哨水。

潭水考

潭水即今永從縣之福祿江也。今水經福祿江源出湖廣靖州西南流。入貴州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流至永從縣。東南流合爲福祿江。又東合大厓江。爲南江。入廣西柳州界。經融縣。入柳江。明史地理志。黎平府又有福祿江。其上游爲古州江。下流入廣西懷遠縣境。通志在永從縣城南。源出石牛山。至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合彩江。爲福祿江。又東合大巖江。爲南江。流入廣西柳州界。考漢書地理志。武陵郡鐔成縣下。班固注云。玉山。鐔水所出。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水經注。溫水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又逕中溜縣。東阿林縣。西入鬱水。許慎說文亦云。水出武陵鐔成玉山。東入鬱林。今考靖州本漢武陵郡鐔成縣地。黎平府亦漢武陵郡地。以是知福祿江即潭水。自黎平永從至柳州界。皆東流。又與班酈二注合。惟水道提綱及諸方志。以福祿江即柳江。則誤。元和郡縣志。柳州馬平縣。潭水東去縣二百步。柳江在縣南三十步。是潭柳係二水。明甚。今按在柳州府城南者。是發源都勻府之豚水。而福祿江則經柳州府城之西。所謂東去縣二百步者。也。按唐馬平故城在今縣稍北。以此推之。則今之都江。乃唐之所謂柳江。太平寰宇記。潯江在柳州南三十步。亦名柳江。是柳江又名潯江。今水經亦名之爲右江。明史地理志。馬平縣南有柳江。亦曰潯水。

亦曰黔江。名雖多，而實止一水也。元和郡縣志：潭水在龍城縣西十里。今福祿江亦逕柳城縣西南，以合柳江是也。蓋唐時潭水之名尚未改。至宋亦然。太平寰宇記：洛容縣有潭水，是矣。至明史地理志始名之爲福祿江。柳州府懷遠縣下云：縣西北有九曲山，山南謂爲石門山，兩山夾峙，福祿江自貴州永從縣流逕其中。至融縣爲融江，至柳城縣爲柳江。云至柳城縣爲柳江者，蓋福祿江至柳城縣合于柳江也。潭水入鬱處，在今潯州府桂平縣城東桂平縣，卽漢布山、阿林二縣地也。與道元鬱水東入阿林潭水注之。及潭水逕中溜縣東，阿林縣西入鬱之文，無一不合。按漢阿林縣今桂平縣東文通志言福祿江源出于靖州。靖州在黎平府東北，石井山在黎平府城南八十里，豈卽漢鐔成縣玉山耶？然福祿江源實出于靖州。靖州在黎平府東北，石井山則在府東南，且去靖州較遠，則方志福祿江源出石井山之言，非確論也。

彩江。明史地理志：永從縣有彩江。通志：古州江東合彩江。

大巖江。通志：在西山司。源出大巖山，東南流，入于永從縣之福祿江。明史地理志同。

樂民溪。通志：在永從縣城東南，源出鹿背山，流合福祿江。按明史地理志：永從縣又有永從溪，今不見。疑卽樂民等溪之異名也。

利濟溪。通志：在永從縣城西南，流合福祿江。

容江。明史地理志：曹滴洞長官司西南有容江，源出苗地，北流入福祿江。

剛水考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毋斂縣下。班固注云。剛水東至潭中。入潭。水經注溫水下。道元注云。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今考柳州府屬之馬平、雒容、柳城、懷遠、融象、來賓等州縣。皆漢潭中縣地。云剛水西出牂柯。東至潭中入潭。以地形考之。殆卽今貴州定番州南境之濛江也。通志濛江在定番州城南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亂山中。曰濛潭。會州境諸水至破蠶。入廣西泗城府界。亦名牂柯江。俗名烏泥江。亦曰都泥江。又曰紅水江。入廣西界之後。歷泗城、慶遠、思恩、柳州、潯州五府、東蘭、那地、忻城、遷江、來賓、武宣六州縣。于武宣縣西北流入潭水。皆由西而東。一證也。鎮寧、烏泥江。鎮寧州。定番二州。本漢牂柯郡地。漢毋斂縣。今雖未知所在。然以漢宋地志考之。縣當并入故日蘭。則今見下。定番州地。或卽漢毋斂。是二證也。漢書地理志鬱林郡定周縣下。班固注。周水首受無斂。東入潭。受無斂者。當是首受無斂水。卽剛水也。疑剛水至柳城。又合周水。始東注潭。周水。卽今柳城縣西南之龍溪水是矣。元和郡縣志。來賓縣在都泥江北。來賓水東故名。今考濛江正在來賓縣南。又東流入潯州府界。明史地理志亦曰。來賓縣南有大江。亦曰都泥江。是三證也。濛江。土人亦曰牂柯江。太平寰宇記。來賓縣有牂柯水。樂史引郡國志。嚴州州門有長水。深十丈。從牂柯河下。是四證也。今水經。牂柯江有二源。俱出程番府。一自金筑司治北。爲麻線河。按今通志鎮寧州南百里有烏泥江。明史地理志卽都泥江。源出山箐中。東南流入金筑安撫司境。今廣順州又在金筑東南。圖經麻線河在廣順。

州城北二十里。即所謂發源金筑司治北。至府城西境。爲七曲江。過廬山。東經洪番方番。至爲番司南。爲之水。然則烏泥江一源。又寔出鎮寧州也。大韋河。一自上司馬橋治東北流。經小程番盧番北境。南流。過臥龍司西。與大韋河合。爲牂柯江。水道提綱。雖不明著牂柯江之名。而云泗城府水二。俱出北境大山。一西南流。一東南流。至府城南而合。又云。此水源流三百餘里。泗城西山北山諸水畢會。今考泗城府北境。即緊接定番州。非濛江而何。此五證也。按水道提綱。惟誤以源出雲南寶寧縣之西洋江爲即古夜郎豚水。最誤。道元云。鬱水又東入阿林潭。水注之。按潭水未至阿林縣之先。于潭中縣已合剛水。今水道提綱。紅水江。西南自來賓縣來會柳江。俗曰都泥江。今水經以今都江爲右江。云右江南流。逕來賓縣東。牂柯江來注之。按今水經之右江。即提綱之柳江。今明濛江先合柳江。始注鬱水。與道元所言無不恰合。是六證也。

漣江。通志在小程番司南。流入濛江。

冷水河。圖經合漣江。

環帶江。通志在羅番司南。又金石司東南有回龍江。俱合流而入濛江。

回龍江。黔中水道考。環帶江。合回龍江。羅番河。入濛江。

羅番河。通志在羅番司北。

小水河。通志在羅番司東。亦合環帶江。

九曲江通志在定番州西二十里。

奔龍江通志在大龍司東下流入于濛江。

大龍河通志又合奔龍江。

遶翠江通志在臥龍司南流入濛江。

大韋河通志在韋番司南上通程番下接臥龍亦入濛江。

底方河通志在方番司合于濛江。

小番河。

雲溪水通志並合底方河。

玉帶河通志在定番州城北下流入于濛江。

擺遊河通志在盧山司西流入濛江。

腰帶河黔中水道考水自盧山司南合擺遊河入濛江。

洗馬河通志在盧番司東流入濛江。

小溪水通志在洪番司南東入濛江。

雙峽水通志在小龍司南入濛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七

上石經館總裁書

亮吉頓首肅啓。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諭旨。辦理石經。并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爲底本。鴻都門側。建立百碑。務本坊南。書從一體。雲臺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篇。冠于碑首。士生今日。千載一時。又欣值執事。以上袞之尊嚴。領羣經之問答。總司祕籍。董率羣賢。此則鸞臺鳳閣。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本日復派亮吉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聘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問何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流傳。將貽萬古。是必博稽羣籍。參以昔賢。訂蜀宋之叢殘。校漢唐之昔誤。其體則括一字二字三字。爰定厥中。其字則準大經中經小經。俾分其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天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書。尤慙無任。竊見兩年之限。校讎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計于石經一事。不爲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車。壯入咸秦之節署。于學士則贊成其事。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立石經于侍郎則助校其訛。乾隆五十年陝西巡撫畢沅恭拓唐開成石經皇。貸先儒之廡。摩京兆之叢碑。從好古之家。識熹平之殘字。南仲篆書。搜于覈學。光堯御筆。拓自錢塘。每

有遺文。悉歸瀏覽。又況書編隸釋。仿自先臣。閣建蓬萊。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廁身祕閣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于無負。輒不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尙祈執事于機務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采擇。雖義難徧及。而餘庶類推。尙可施行。乞煩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既誤以經而作注。儀禮下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左傳上天降災四十二字。又并非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釋宋公三字。當在外釋不志之上。尙書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誤移大告武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乃脫來。論語賜也賢乎。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年。淇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者。酈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禮之文不配。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尙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愠三字。而貢父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實觶之實誤爲賓。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而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从草。孟子饑字凡六見。而無饑之饑獨作幾。句踐之句並从口。而問亦作厶。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从二日。憾有兩心。添木爲榭。加草于臧。卽且之側从虫。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他若本之爲本。暴之仇暴。磷莞之在魯論。餽莘之留孟子。更爲別字之尤。又屬全文當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誦初从濯。風詩則枋本爲繫。大易陰凝。叔重尙知其俗。春秋衿服。當陽已改爲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箸訛爲箴。幸有賈逵之注。可證說文。憊誤爲漣。倘非鴻烈之編。誰明古義。此上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左傳絺綌之當作邠。是也。

一、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拖。拖。皆論語拖紳之別字。與其从拖。不若从陸氏之拖爲得。濱。濱。皆類之。或文。與其作濱。不若从廣雅之濱爲是。

一、經不可改从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作慊。而近刻卽改爲慊。周禮九嬪。贊王。杜子

春王讀爲玉。而各本依改爲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个臣之類。移从公羊傳作一介爲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馭之字。今改从左傳本作伯堅爲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也。左傳僖廿八年齊侯二字。以上文而誤重。論語子路章輕裘二字。因下章而竄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臯乃从非。漢戒羣臣。對初離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爲雒。表金刀之識。易處者之留爲劉。以迄新莽。疊文之誤。開元頗字之訛。字苑出而影始从三。草書行而修訛从羽。繼之作純。城之作圻。匡之佺。匡。桓之作栢之類。旣事隔于數朝。悉當从乎釐正。

一、漢石經有急宜从者。子游之爲子旂。石階之爲石階。大易先心之文。尙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略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尙書視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氣燄以取之之燄作炎。風詩穠矣。不誤从禾。論語德衰。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于干不辨。專尊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从有不可从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堯始準宣和之詔。復易陂而作頗。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讎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臺岳氏之編，本留淳化，與闕本以兼行堂號永懷，較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一字當以說文爲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覲字，則覲當从繫，傳本作價，舊文無晒字，則晒當从淳。化本作𠄎，以及份份之在論語，樽樽之在風詩，此急宜從者也。至若文馬之爲馮馬，戚施之作醜蠶，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从古字。又況蒞之誤莪，麗之从麗，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爲據，而錄取亦常鑒別者。如論語極負之作緘負，易繫帶之爲繫帶，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本。又況尙書一册，宋人之補釋爲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此上凡二十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正之。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晉涵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尙書正義稱鄭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孔穎達尙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諫諍皆此。酈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

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大別。蓋其時去漢尙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姑設疑詞，以啓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于江水下，引地說云：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釋傳文，吳舍舟于淮，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已。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既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間，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

皆距漢在五百里以外。又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鄙。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巖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巖山也。巖柏聲同。則柏舉或卽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柏舉下卽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澗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澗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下又云。敗諸雍澁。禹貢云。過三澁。至于大別。鄭注。三澁。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今澁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南流入天門縣。

爲漢水。雍澨或取雍遏之義。與沔水有死沔之稱同。吉甫又以爲岳州巴陵縣南十一里之澨湖。足下子巴陵又在荊州府東南四五百里。又隔大江。吳欲至郢。必不反。越郢而遠詣巴陵。司馬自息還。敗吳師于此司馬必不令國都而遠趨江外。其種種謬誤。殊不足辯。又澨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水實沅湘滯汨之餘波。非河水決出而復入者。足下欲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明雅訓而反引此以涖經。殊非所望矣。

戰及郢也。傳文及字甚明。斷無越郢而反至巴陵之理。傳又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雍澨正在息及郢之中。道里適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澨。而後及大別。吳師入郢。則自東及西。故旣至大別。乃及雍澨。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千年疑竇。一旦豁然。此九證也。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杜預釋地云。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杜之意。蓋以春秋時柏舉豫章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今霍邱縣大別山所在矣。杜得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詰經及著史之確。雖疑之者。亦無心與之發明。又按定公二年傳文。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此十證也。傳文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預注。司馬師于集。集即今集縣。與霍邱皆在江北淮南。

至息。聞楚敗。故還息。即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吳師。并毀淮。而舟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別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證也。又司馬云。我自後擊之。蓋吳師自淮。而舍舟西南趨。子常濟漢擊之。正出吳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而吳師之後。一則當其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甌山。隋立甌山縣。取

名于此。強名爲小別。亦始吉甫。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吳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卽此。夫二別之山。見于經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並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別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驗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且因此小別之疑。并識今內方之妄。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今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荊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內方山。亦始吉甫。至樂史遂據以爲禹貢內方矣。尋其初。不過泥漢水以強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內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章。隨其竄易。春秋諸地。皆可強名。若又信彼虛詞。刪諸古義。則必宋唐以上。絕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并乏淹通之士。而後可。此十四證也。總之。後人之流傳。因吉甫之附會。吉甫之附會。成于杜預之致疑。然預之咎。尙可解釋者。預注云。二別在江夏界。今考晉初江夏郡。尙兼今信陽羅山諸州縣界。則與京相璠在漢東之說尙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釋地。而尙不知郢在漢南。吳來淮汭。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強名。乃有移山之術。予故謂小顏注史。反汨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足下于經甚深。所爲爾雅正義。必傳無疑。而乃云。殷時荊州。以漢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于豫州。蒙竊有疑。敢獻其惑。夫僕願學于足下者也。昔者鄭君一志。有張逸之更端。孟叟七篇。喜屋廬之得間。況僕之與足下乎。又漢水以南。皆屬荊州。云云。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今別陳漢水釋一篇。正之左右。幸皆有以教之。

附漢水釋

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如淳云此方人名漢水爲沔水。今按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與水經所言出東狼谷同。是沮水卽漢水。又名沔水也。今略陽縣東南。略陽本漢武都郡沮縣地。今沔縣西至略陽縣界四十里。有大丙山。左思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有魚穴二所。嘗以三月取之。樂史云大丙山小丙山。並在順政縣東南七十里。順政卽漢沮縣。北有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爲丙穴。沮水經穴門而過。或謂之大丙水。又常璩華陽國志沔陽有魚穴濁水。出鮒。是今之大丙山。卽山海經之鮒魚山也。東狼谷當卽鮒魚山之別名。或谷在山左近。總之漢水出鮒魚山。西漢水出蟠冢山。按氏道漾水亦出蟠冢山。或以兩璠冢爲疑。不知實一山也。以班志考之。西氏道廢縣雖無可考。然與西縣同。歷隴西則相去必不甚遠。可知。馮貢及班固鄭康成等所言。皆各指一水。並未嘗相背。自魏收始誤以華陽郡蟠冢山爲漢水所出。而後人如杜祐李吉甫等皆承其誤也。又考班志沮水過郡五行四千里。今以水經所過州郡核之。五郡爲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若今之寧羌州爲漢廣漢郡葭萌縣地。實爲西漢水所經。東漢水卽沮水並不經其地。按白水所入之漢爲西漢水。班固云氏道縣白水出微外。東至葭萌入漢。而酈注則云白水于吐費城南東南流。注西漢水是也。班固西縣下云蟠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此言西漢水至廣漢則白水入之。非謂西漢水入白水也。後人乃以州北之蟠冢山附會爲東漢水之源。益見其誣矣。至班志與水經沮水及西漢水之外。又別出氏道之漢名漾水。今考漾

水至武都沮縣。已合于沮漢。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水經今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而班志則云。武都道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今考氐道水。卽漾水也。東漢水。卽沮水也。二水合。乃有沔之名矣。班志又云。過江夏。謂之江水。入江。而水經云。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明二水至江夏合爲一。故沔水又蒙夏水之稱矣。劉澄之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與禹貢又東爲滄浪之水亦合。又沮水卽東漢水之一證也。

又與邵編修辯爾雅斥山書

爾雅九府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山。高誘注淮南王書。及郭璞。均不言所在。今足下作正義。稱隋書地理志。及樂史太平寰宇記。以爲斥山在今榮成縣南一百二十里。今考隋志雖言文登縣有斥山。然偶同其名。不能定爲卽爾雅所指。惟樂史始言卽爾雅之斥山。樂史之于地理。其疎誤足下所知也。然則足下注殷商古制。而僅據北宋單詞。僕竊以爲過矣。今敢據周禮。爾雅。爲足下陳之。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爾雅惟以東方爲東北。東北爲東方。與職方略異。今考爾雅九州。本屬殷制。夫殷都河內。故以沂山爲東北。而以醫無閭爲東。周都雍州。故又以沂山爲正東。而醫無閭爲東北。古圖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禹蹟圖者。尙屬賈耽相傳舊本。今核二山所在。以正兩代之名。旣無累黍之差。益信立言之審。此一證也。職方氏九州之山。除五嶽外。餘卽四鎮。職

方氏舉周制四極之內。故不及昆崙墟。惟此與爾雅異。爾雅四荒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今西王母石室。卽在昆崙山。若常山。卽今恒山。爾雅恒山爲北嶽。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則北岳可名幽都之證。故郭注亦曰幽都山名是也。餘七山則盡與爾雅同。此二證也。隋開皇十五年詔祠名山大川。以沂山爲東鎮。醫無閭爲北鎮。會稽爲南鎮。霍山爲西鎮。是四鎮皆不出周禮職方及爾雅九府。此三證也。四鎮之名。周禮大司樂注與新唐書地理志所載不同。周禮注云。四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而唐志則云。東沂山。南會稽。西吳山。北醫無閭。是西鎮有時變遷。而東沂絕無異說。此四證也。若云東北之美。則周書王會解。孤竹距虛。不令支。元獫狁。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熊。注云。皆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獫狁。白狐。元獫狁。則黑狐。又鹽鐵論。燕齊之魚鹽旃裘。蓋壤地旣連。則珍奇易萃。此不特羽畎之貢。載自堯時。綾絹之徵。詳于近代。而黃熊黑狐。且與紫草紅藍。而并著矣。新唐書地理志。齊州。貢紅藍紫草。此五證也。今登州府榮成縣。雖有斥山。山旣辟小。隋書地理志。僅有其名。外此。則自漢迄唐。皆無著錄。必非爾雅九府之山。至樂史之言。又最不足據。故不辯。此六證也。沂。斥字。隸書本近。或省文作斤。隸書又誤寫增。蓋沂山以沂水所出得名。故山字可不从水。猶之沂山爲沂水所出。濰山爲濰水所出。後人省文。亦止作斤山。鬱山。此七證也。爾雅旣屬殷制。殷之九州。爲冀。豫。離。揚。兗。徐。幽。營。則九府係一州舉一山。冀州霍山。豫州華山。離州崑崙山。崑崙山在今肅州西南。禹貢雍州。崑崙山。析支。渠搜。西戎。又云。厥貢惟球琳琅玕。荆。州。梁山。本以幽。鄒得名。營州醫無閭。尚書疏云。青州之境。非止海州。會稽山。兗州岱岳。徐州沂山。幽州幽都山。

而有遼東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禹貢又并營于青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故醫無閭得在營州若謂今榮成縣南之斥山則與醫無閭同屬營州一州舉二山而徐州反闕旣垂任土作貢之義又失辨方正位之規聖哲立言不當如此此八證也況足下八山皆據周禮職方及考工記獨東北斥山乃近據樂史而不信職方可乎又足下能別梁山之爲衡山而乃失之于此者則不察也僕近爲乾隆府廳州縣志義于古人之外時有一得然卷帙旣廣訛舛實多海內故人多聞直諒如足下者亦僅見他日亦欲足下引繩披扞是正缺失故敢先貢其愚幸不吝教我。

與孔檢討廣森論中牟書

承詢中牟所在。昨客次口陳恐尙未悉。敢略布之。閻百詩徵君著四書釋地于春秋戰國地理發明者甚多。獨于中牟以爲真不可考。余竊爲不然。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趙邯鄲之東矣。戰國齊策昔者趙氏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暇日閱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治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

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卽疑中牟。當在湯陰縣左近。或以牟山得名。及見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司馬貞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益信古今人所見如出一轍。則中牟在今湯陰縣境內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五鹿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定九年左傳。晉軍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亦同。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駟史記直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蕩陰之中牟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晉在衛之西北。今蕩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二百餘里。爲衛入晉必由之道矣。蓋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于經傳。其見于經傳者。皆湯陰境之中牟也。吾又獨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最爲精審。獨于河南郡中牟縣下原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唐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潔水。則又未知何據。敢并以質之。足下至足下解春秋左傳。桓公如夫人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曰夫已氏。其說甚新。而未敢遽信。容再詳之。并白。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八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

蓋聞方圓有象。白阜成書。流峙初形。綠圖有記。黃帝中經之外。乃逮于九丘。重華益地之餘。聿聞夫禹貢。周禮職方。實係九州之志。春秋內傳。洵爲百國之書。秦圖三六。由四極而四荒。漢郡百三。乃一候而一尉。由茲以降。可得而言。若夫斷代爲書。建元表號。則太康地記。始有成規。永初山川。實標定目。開元十道之記。旣開吉甫之前。元豐九域之書。又繼元和而作。若據茲見在。以定厥歸。則李相所編。執衷斯在。而其得失。又可推焉。夫爲地說者。右圖左記。旣屬良模。舉要撮凡。斯歸至當。故裴秀舉地官之職。惟表川原。蕭何得御府之圖。藉知阨塞。必有資乎經國。非欲助夫遊觀。乃今觀其所采。則巖光江岸。莊子濠梁。前喆釣遊。有而必錄。此則郭象述征之記。延之攬勝之編。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臺仙觀。二宗創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之經。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劍徐君之壠。灑酒喬公之墟。同係昔賢。均堪覽弔。然與其有詳有略。何妨概屬闕如。今則關中諸兆。存班固而削馬遷。江左崇封。登陶侃而芟卞壺。載籍並存。無疑可闕。而乃如此者。洵莫詳其用意焉。又如周禮職方。春秋國邑。孟堅一志。文命一書。洵海宇之權輿。肇山川之名號。必謂生年已後。無得而徵。則疑者不言。蓋衷諸聖。今則春秋土地。視杜預。

而尤踈。禹貢方名較魏收而益誤。前者既不知所本。則後者亦莫敢復承。且其言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尙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敍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旨哉斯言。實皆自背。夫大別小別。各立其名。內方外方。強標其號。以至天興一縣。載二事而皆虛。襄邑一區。設兩言而亦誤。此非尙古遠而失者乎。五星升渚。一聖名山。石則陽翟婦人。竹則霍山天使。此非采謠俗而失者乎。至于陵爲蛇骨。水繫蛟潭。陶侃則一龍作梭。拓拔則七魚猶串。馬融經學。先表讀書之臺。謝朓文人。乃紀賦詩之所。非飾州邦而敍人物乎。孝童營冢。烏口先傷。力士鑿山。牛形邊變。舒女化魚。水聞歌而赴節。思王埋烏魂。在冢而能呼。非因邱墓而徵鬼神乎。雖然。責人斯易。考古良難。安知今之所爲是者。後之人不又叢責備也。要卽今所見。以揆其所安。則雷同附會。有皆不敢。而其間因革。亦微具體裁焉。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統以三京。爲圖二十。昔則赤緊畿望。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數。一準近圖。戶口所覓。要于今冊。故城舊縣。有則必書。鑿嶺開渠。遠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渚。因水利而登編。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畸人逸士。昔賢前聖之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四瀆。圭瑁之尊。同于牧伯。故并列其祠。外此。而浮圖宮觀。不與焉。帝升王降。弓劍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詳其地。外此。卽聖賢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記都尉治所之意。郵亭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鄉聚之遺。五金利用。標所出之山。近監便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時出入。而綴以故名。陂塘。則記歷代廢興。

而并詳創始。形勢所在，非可空言。戰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名之可合于禹貢益名班書左傳者，疑則或闕。徵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微旨也。我國家膺圖百年，闢地三萬，東西視日，過無雷咸境之方。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孫之外，光于唐漢，遠過殷周。然而大一統之書，內三館所繪，祕圖則流傳匪易，鴻編則家有爲難，非尋櫪括之方，懼啓津涯之歎。臣遭逢聖世，得預儒流，四及計借，再膺里選。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窺全，曾寫蘭臺之字。粗知湛濁，稍別方輿。閱以歲年，撰成此志。卷裁五十，慚管見之難周。譜及八荒，表盛朝之無外云爾。

漢魏音序

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于周，枵之爲耗，梓慎言于魯。又若土制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旨得矣。許君爲說文記字，字各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達嚴詁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卽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人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後人口語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施之讀爲繆，闕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

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既清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摺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于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爲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尙題漢南閣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題漢涿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滯入誘注中者。或本誘采用許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誘也。今略論之。淮南王書。駙其肘。高誘注。駙。讀近茸。急察言之。又。罾者扣舟。高誘注。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爲罾。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尙多。以是知許君之注。有滯入誘者矣。康成注易書詩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云。是鄭德。晉灼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按漢書高帝紀。盱眙注。鄭氏音煦怡。武帝紀。蛇邱注。鄭氏。蛇音移。郊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而史記集解。皆作鄭元。漢書揚雄傳。祛靈蠙。注。鄭氏。祛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元。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與。注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

裴駟、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今考曲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櫛从木。斲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櫛讀如涅。从木。斲省聲。今考斲本可作聲。不必從斲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今考裘求本一。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專。故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句。演贊前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闕逢。執徐。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三國疆域志序

陳壽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然如天文五行之類。略備沈約宋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經所補。全錄晉書地理志本文。卽見于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予自戊戌歲。校四史畢。卽有志於此。留心哀輯者二載。然因有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

縣不書。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卽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卽云出帝紀矣。而荊州江夏。則南北並立。蘄春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郡本末。尤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或居道。兩國置壘。鍾離遂適。空地不居。臨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都郡立名。則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越晉。中闕三國不書。彼傳信之體。則然。今旣欲補志。則須上詳郡縣。與東漢異者若干。下與西晉異者若干。全據金行。旣謂以孫而定祖。概徵炎運。又嫌有昔而無今。此四難也。沈約著宋書。去三國不過二百祀。常時冊籍輿圖。諒存祕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郡。顯背魏書。鬯縣著文。復乖漢志。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志。可采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等。不過五六種。而邱頭旌武一人。而前後不同。油口號公三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壤旣分。輿圖復窄。州郡之號。類多遙領。吳有犍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土歸西國。而名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近而易混。驟每不詳。此七難也。葭萌改漢壽之名。則與屬武陵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淆。東京所無。而西魏忽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難識革除之始。此八難也。陳壽史例。最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著舊名。新安新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采殊說。始興未建。作守者已有羊君。東安未立。臨郡者先推郭智。作者旣視蹊而不見。閱者復貯心而不疑。此

九難也。繼此九難，遠閱千載，沈約所據十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能稍參己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力既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闕疑以待焉。蓋地理之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俟考，沈氏徵近世之壤，每著存疑，從事于此者，當若是矣。今大類倣宋書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之地，爭門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用郡國志例焉。其郡之未經分割者，置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及廢而復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汨其實。此哀輯之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疑而闕者，不皆散見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既非爲己，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君子，苟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一史未竟之事，則是書亦補三國志疆域者之權輿矣。

東晉疆域志序

歷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舛者，則惟晉史地理志乎。其爲志也，惟詳太始太康，而永嘉以後，僅撥數語，又不能據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等書，以爲準則，故其志也。梁州之建，與王隱地道，先後不同。湘廣之分，與沈約宋書，多寡互異。其志郡也，北海則一方全脫，濟岷則兩縣無徵。其志縣也，巴東無瀟豐，梁國無西華。既早晉初之疆理，滎陽有陽武，南郡有監利，又非江左之輿圖。雖分卷至四，洵可謂本末倒置。後先失據者焉。然余以爲且無論其得失也，卽其以永嘉爲斷，亦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于江左，則尙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又有甚者，僑州郡縣之設，始于東晉，而僑州郡縣之與實土相混，則莫若初

唐卽以此書之外論之。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南陵爲今寧國府南陵縣。李賢注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爲今太平府當塗縣。遂使方州之志。郡國之書。遇荆揚之士著。皆疑并冀之流人。譜楚越之名區。悉改燕秦之郡望。噴客奪主。以假亂真。此則實土之與僑置不可不分者也。然而志東晉實土之難也。其時全得者。不過荆揚及分建之湘江數州。他若梁益則李氏僭于前。譙縱王于後。交廣則李遜踞其始。盧循亂其終。青徐則地不全屬。充豫則戶已半淪。司州雖時置戍卒。而僅服于德宗。雍州則纔振兵威。而卽亡于夏國。其盛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寧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啓于義熙。其朝南募北旋。有旋亡者。雖巧術不能算也。至若志僑置之難也。僑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僑縣至數百。而皆不出荆揚二州之城。東海一郡。寄治海虞。而又移京口。汝南諸縣。僑留金水。而又說塗中。襄垣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合肥主名。乃改汝陰之客號。其他僑而不知所在者尙多。輿地之記。旣不克並徵。州縣之圖。亦殊難盡信。此則行迷路者多窮。而理亂絲者易紊也矣。將謂沈志可據乎。而新昌壽昌之縣。合作一區。軍平軍安之名。不知兩縣。壽春重鎮。而存沒不著于篇。營陽新建。而懷穆互殊其說。其他與紀傳舛錯者。又時時而有也。又或謂晉書紀傳可據乎。而寧境罷州。旣顯殊于宋志。漢嘉改郡。又互異于蜀書。梁水之建。亦傳紀之不同。武寧之分。乃後先之各出。蓋撰述者旣非一輩。搜采者又非一書。無怪其虛實並陳。始終不照矣。暇日以晉書紀傳爲主。詳求沈約。輔以魏收。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虞預。臧榮緒。謝靈運。孫盛。

千寶諸人所著僅存于今者。參之以酈元、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間采乎方書。凡兩閱歲而成其紀。及于山川邑里。鄉堡聚落。臺殿宮閣。園林冢墓者。非特仿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晉以來。陸機、華延雋等數十輩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說見他書者。懼其復歸淪沒。爰爲采掇之。悉著于編。庶藉羣賢之簡牘。成一代之掌故焉。書成。藏之篋笥者又十年。乃序而付之梓云爾。

十六國疆域志序

十六國疆域志。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者也。然志十六國之難。則更難于東晉。何則。其竊據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少則止十數年。劉曜續開之州郡。既迥異于淵聰。石虎晚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甚者姚萇。以馬牧起事。故崇鎮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芟郡縣之名。盡歸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縱欲指陳。殊難畫一也。近時崔鴻十六國春秋。既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中所錄。尙屬當日舊書。而簡略特甚。十止二三。晉書載記。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也。當時霸史之見于隋唐經籍志者。有常璩漢之書十卷。晉唐書作蜀李書九卷。田融趙書十卷。晉唐書作趙石記二十卷。王度二石傳二卷。晉唐書作二石記。又二石僞事二卷。晉唐書作六卷。范亨燕書二十卷。張詮南燕錄五卷。王景暉南燕錄六卷。遊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高閔燕志十卷。何冲熙秦書八卷。席惠明秦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諮涼記八卷。晉唐書作十卷。劉景涼書十卷。史喻歸西河記二卷。晉唐書作段龜龍謨。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無名氏拓

跋涼錄十卷、劉景敦煌實錄十卷、和苞漢趙記十卷、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紀二卷、段業傳一卷、南宋時已漸次散失。是可搜采者盡亡。三也。卽有附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輿載記又多不合。如晉書列女傳、王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而前趙錄等不載有此州。桑虞傳、石虎青州刺史劉徵，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等又不載有此郡。四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興之郡名，乃肇于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土，早歸于後魏。豫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五也。復有逞其胸臆，則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則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夏宋誓書，指恒山爲界，旣涉張皇，慕容郡册，援唐國爲稱，亦慙假借。六也。甚有指南爲北，革舊標新，赫連也，以陝地爲荊州，乞伏也，以隴川爲益土，琅邪之國，強號幽燕，朔代之區，忽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不詳。七也。又王彌、曹嶷、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爲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慮喧賓而奪主。八也。又兗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旣不隸于諸方，又不歸于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空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爲實土，已無戶口之可稽。九也。卽云魏收、酈元、李吉甫、樂史等諸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立渡，各異其方，梁馬名臺，互殊其號，魏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誤。十也。乙巳歲，客開封節樓，燕居多暇，因雜取諸書輯成之。距東晉曷域之成，不逾二稔，其附

書山川宮閣。一如東晉志之例。他若田融、段龜龍等書之僅存者，並一一錄入之。非廣異聞，亦所以存故事也。時中秋後五日，是爲序。

與盧學士文昭論束脩書

前坐次閣下言及吾鄉鄒君釋束脩二字，以爲當從束身修飭解。心竊疑之。今觀臧君鏞堂輯鄭氏論語注二卷，內間有疏證，于自行束脩以上句，用後漢書注李賢之說，以破古義。愚以爲不然。夫一字有本訓，有假借，有轉訓。說文束，縛也。从口木。凡經傳束脩、束脯、及束牲、束矢等，皆須束縛。此本訓也。因束縛又通爲檢束之束。故史傳亦言束身、束心。此通借也。說文肉部脩，脯也。从肉攸聲。攸，修飾也。从三攸聲。皆本訓。然音雖同而義實迥別。公羊莊二十四年，脰脩云乎？何休注，脰脩者，脯也。脰脩，取其斷斷自修正。古人皆取同聲之字相訓，故以斷訓脰，以脰訓脰。此轉訓也。然取修正之義，以訓脩，則可。遽改脰脯之字爲修正，則不可。何則？釋名又云，脰，縮也。乾燥而縮也。謂肉乾燥或縮。脰縮又音同，故取以相訓。若脰脯可改爲修正，則案縮亦當同脰膊之義乎？周禮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禮記。夫人之贄，脯脩。前後司農皆訓脩爲脯。正義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散文言之，則通。以迄張揖廣雅等，無不皆同。是脩之明訓，見于經傳者，又如此矣。鄭氏論語注，謂年十五以上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皇侃疏：十五成童之歲，識趣堅明。鄭氏蓋言始可以執束脩之禮，見于先生長者耳。李賢不通義訓，于延篤傳注

云束脩束帶修飾。劉般傳注又云束脩謂謹束修潔也。今考束脩二字。見于經傳最古者。儀禮穀梁檀弓。儀禮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脩言執與酒言陳對舉。穀梁隱元年傳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正義。束脩之肉者脩脯也。謂束脯之肉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若依李賢之說。又當作束帶修飾之肉。與謹束脩潔之問相訓乎。且古人一字不虛設。況于聖人。若果作束帶修飾。則但當云自束脩者。行及以上三字。皆爲剩義。今有行者。明束脩是禮。禮須人行。故曰行也。孔叢子亦云。子思居貧于衛。或獻尊酒束脩。是又束脩之見于子者。今臧君等據唐人單詞。而卽欲破三禮二傳。及先後鄭諸家之詁訓。又使聖人之言。語字支離。可謂銳于立異矣。又後漢書言束脩者。亦不一而足。伏湛傳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延篤傳曰。吾自束脩以來。劉般傳言束脩至行爲諸侯師。胡廣傳曰。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蓋亦如古人所云。束髮立名節。及史傳所載。吾自束髮受書以來。及吾自委贄以來。吾自從師以來。義實等耳。賢注伏湛傳卽云。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蓋意以若訓脩爲修飾。則下毀玷句爲贅。且自行束帶修飾。亦不成語。故不同于篤等傳注耳。前坐次語未悉。故敢復及之。并以質之臧君。

與章進士學誠書

承示拙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每布政司所轄。應改爲總督巡撫。始符體制。君詳于史例者也。用敢略陳一二焉。按唐分天下爲十道。故賈耽有開元十道述。厥後李吉甫因之。所著元和郡縣志。亦分爲十道。惟

移隴右道至第十。與開元志略有不同而已。宋初分天下爲十二道。故樂史太平寰宇志因之。後又分天下爲二十三路。故王存元豐九域志因之。元分爲十三行省。明分爲兩京十三布政使司。本朝增爲十九布政使司。雖俗尙沿元行省之舊稱。而實則同明布政司之成例。況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志九州之土。則每方各著守土之官以統之。足矣。督撫自明成化以後。雖已是定員。然其名。則欽命也。其所握。則關防也。固非可名之爲守土之官者也。且漢以刺史統郡守。而班固地理志。則大書郡名。而下注云。屬某州。不以州名冠郡之上也。唐以節度觀察使轄諸州。而開元志。元和志。新舊唐書地志。皆以十道爲率。不以每節度每觀察所轄爲準也。宋亦設節度。防禦。團練等使。以轄諸州。而二十三路。則專以轉運使所屬爲定。轉運使之職。與今布政使司無異也。又本朝皇輿表。一統志。皆各書某布政司。而不書督撫。是又志府廳州縣者所常效法耳。考之于古。則班固。賈耽。李吉甫。王存。樂史。如彼。證之于今。則皇輿表。一統志。又如此。何必別翻新例。以紊舊法乎。又今之制。總督或轄兩巡撫。或轄三巡撫。又有有督而無撫。有撫而無督者。如君所言。將書總督乎。書巡撫乎。將一一爲之分釋乎。巡撫又或轄一布政。或轄兩布政。如君所言。將書巡撫復書布政乎。抑或止書巡撫乎。若一一書之。則題篇不勝其繁。若或書督。或書撫。則稱名又嫌不一。則何如書各布政司之爲得乎。且每府沿革之下。必首記總督巡撫及兩司守道駐劄之所。是卽班固于每郡下注屬某州之例。新唐書地理志于每道下書采訪使治某州之例也。又今之應鄉試者。皆云應某

布政使司鄉試不上及巡撫亦不上及兼轄之總督亦可知一方之官至布政司而無不統矣不待言督撫也亮吉非憚于改正實例當如此耳敢更以質之左右

新修鎮遠府志序

貴州一隅前人視爲荆梁南境外荒裔之地是以志方輿及山水者皆不及焉然郡曰牂柯縣曰且蘭見漢書及桑欽水經許慎字悒水曰沅水曰無水見班固志地理及酈元注水經尙非蒙襲諸蠻地所能比也予好爲地理之學今年冬奉命視學黔中自常德以南卽沿無水行抵鎮遠見其山水回互地形高下以爲當去故且蘭不遠迨檢諸地志悉無與我合者心竊疑之適太守監利蔡君創修鎮遠府志成舉以示余其條分縷析星羅碁布以爲獨爲其難旣又讀其夜郎牂柯且蘭等考辨而嘆蔡君之精于地理實有先獲我心者焉余亦何以序之亦惟舉余之與蔡君合者還以質之蔡君而已蓋欲知牂柯郡所在必當以故且蘭爲證漢書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牂柯郡皆首列故且蘭司馬彪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前漢雖不言牂柯郡治何所亦當治且蘭可知此一證也欲知故且蘭所在又當以沅水爲證地理志故且蘭下班固原注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三千五百三十里若沿舊志以遵義爲且蘭而以烏江爲牂柯江今考遵義諸水通流他處者凡四湘江洪江仁江則皆注烏江者也烏江則合三江北流入涪水者也與沅水相距甚遠則不得以遵義爲且蘭明矣此二證也漢書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緣江而上也。是由江入沅，由沅入無，可知。後漢書西南夷傳則并云：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則語更明顯，可證非從涪水矣。此三證也。水經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成縣，爲沅水。東過無陽縣，而酈注則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爲之無水。今考沅水出都勻府城東，無水出黃平州都叵山，當卽故且蘭所在。此四證也。常璩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楸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夫登岸步戰，必水道不能通舟，故須楸船于此。今無水至鎮遠以上，卽劣不容舟，川行至此，必須登陸。此五證也。又地理志：故且蘭下，引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而西南夷傳云：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今鎮遠郡實爲入滇要道，則且蘭侯故邑與鎮遠當不遠，必不在遵義矣。此六證也。凡此諸證，皆可以推廣蔡君之說，是以略述焉。他若貴州水道之混，余又擬別爲一書，以正其譌失，俾後之撰方志者有所取裁，當亦蔡君所樂觀其成者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九

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

奏爲敬陳管見恭請訓定事。查貴州本年歲試五經內輸出禮記。臣按試諸郡皆於尋常擬題外出題。諸生百人中卽有曾讀全經者亦茫然莫知其解。臣推詳其故實緣元儒陳澹所撰禮記集說自前明永樂以來用以取士。澹書本爲科舉起見是以凡遇可備出題者注解略爲詳明其餘卽譴陋甚是以士子無所遵循。伏查十三經正義現列學宮內禮記及儀禮周禮皆用漢儒鄭康成注最爲詳備誠如我皇上欽定禮記義疏所云精奧無如鄭注者也。且陳澹集說其詳明者皆采取鄭注其簡略者卽自以意爲刪改。是用鄭注則集說之精華已備。用集說則昔賢之訓詁半淪。近奉到部咨春秋一經奏定改用三傳。凡士子有志讀書者無不歡欣踴躍爭自濯磨。臣愚昧之見可否禮記改用鄭注俾諸生通曉全經兼明五禮似于讀書行己皆有裨益未審有當與否伏乞皇上訓示施行爲此謹奏。

邵學士家傳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諱忠者爲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熙壬辰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

縣復改教諭。父佳銳，增廣生。兩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妣袁氏，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爲教諭。君所鍾愛，攜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卽知六義四聲。十二，徧通五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歲乙酉，舉于鄉。辛卯，舉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癸巳，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上方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楊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公統勳、以君名首薦。遂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咸安宮總裁，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國史館提調官，兼掌進擬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兩充教習庶吉士。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投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稿，付次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遣子秉恆歸，爲營冢穴。以是秉恆不及視君含斂。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于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

爲空疎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游談空輿。雖開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壻者。非果于自用。卽安于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之倡。然窳窳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又平。已百餘年。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駁駁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卽足以翫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聖天子啓之。下之卽謂出于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君子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昺疏義蕪淺。遂別爲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使者署。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于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爲卽今衡山。釋艸繁菟葵爲卽今款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急歎以爲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爲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剏爲南都事略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于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于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容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周、黃處士宗羲。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也。外又有方輿金石編目、皇朝

大臣謚法錄、輶軒日紀、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若奉命校祕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校石經、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文，操筆立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冲和淵懿，奧衍奇古，則又君之學爲之也。君子國史，當有專傳。今公子秉恆、乘華等，以亮吉尙足知君，乞先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于詞館爲後進，凡值校讎之役，如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卽集中唱酬之作，亦惟亮吉爲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

分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縣下原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桑欽水經同。會稽郡吳縣下原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常疑分江水與南江截然爲二。今細校水經注、河水下、道元稱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考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五里，是分江水至石城縣境外，已與南江合矣。下又云：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則今之寧國縣及建平、廣德、安吉、孝豐諸地也。下又云：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巨區，是又分江水與南江合後，並入太湖矣。許慎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晉灼亦同。道元亦云：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注于海，前人每致疑岷江不能至餘姚入海者，不過以中隔浙江故耳。今考

水經漸江水下。道元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又引闕駟十三州記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則語更明晰。蓋南江實合具區。臨平湖。浦陽江。三大水始入海。班固云。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東之一字。所該者廣。不必泥言在吳縣境入海也。韋昭漢末鉅儒。其注國語。亦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蓋此三江實岷江之下流。岷江合之。方可入海。惟班固。桑欽。皆漢和帝以前人。並云江至餘姚入海。至許慎。晉灼。卽止云江至山陰爲浙江。不更及餘姚者。餘姚在蕭山之正東。山陰之東北。山陰圖經。鑑湖初本通潮汐。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瀦水。溉田至九千餘頃。疑南江水自築塘後。已不能直抵餘姚。故許慎等言。又與班固異耳。宋葉夢得避暑錄。尙知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則亦一顯証矣。惟北字當改作南。總之。以今道里計之。分江水合南江後。由今貴池。古石城。青陽。古臨城。銅陵。古春穀。寧國。宣城。皆古建平。廣德。安吉。孝豐。皆古故鄣。烏程。武康。皆古烏程。餘杭。漢舊唐所分。蕭山。古餘暨。山陰。漢舊縣。餘姚。漢舊縣。諸州縣。方入海。其所逕之大水。則太湖。臨平湖。浦陽江也。班固云。過郡二者。丹陽。會稽。云行千二百里者。今自池州府至紹興餘姚縣。約計千里。古里數短。故云千二百里也。

惠定宇先生後漢書訓纂序

惠定宇先生。以經學名東南。其所著九經古義。易漢學。明堂大道錄等。精博有過闕顧諸君。余昨著左傳

詰一書。采先生之說爲多。今又得讀後漢書訓纂。而知先生之史學亦非近時所能及也。此書皆先生采綴衆家。凡有異同增損。皆摘錄入卷中。其門下再傳弟子朱邦衡爲之繕寫補綴。彙爲一編。仍有簽識某書某卷未經錄入者。吾友桂進士未谷復爲補成之。定本旣出。適吳念湖司馬入都。爰力任劖劘之事。瀕行。復索序于余。時司馬刊閩百詩古文尙書疏證甫竟。復能以餘力校刊此書。公諸同好。是亦今之汲古主人矣。余嘗慨世之讀史者。類多耳食。每以謝承諸人所撰後漢書爲過于范史。嘗細校之。而後知蔚宗去取之精。決擇之慎。有非諸家所可同日語者。就諸家之中。謝承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紕繆已非一端可竟。又況華嶠、袁山松、謝沉、薛瑩諸人。年代較遠者乎。試舉一二端言之。范史周嘉傳。高祖父燕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李賢。注引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于女墳。今考武帝紀。元鼎四年。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諸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至元帝初元五年。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成帝綏和中。始進爵爲公。安得有漢興卽嗣封正公之事。如謂漢興二字卽指綏和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尙遠。又汝陰縣。王莽時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汝墳縣。承蓋因燕正公之言附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稱公。燕是其裔。故云然耳。厥後唐杜牧爲周墀墓志。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漢興。周仁封汝墳侯。表更言賜號正公。皆沿承誤而更爲之說者。又三國志陶謙傳。廣陵太守琅邪趙

昱、徐方名士也。裴松之注引承書曰：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今考陶謙傳。融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陳壽吳志劉繇傳及司馬光通鑑等並同。則所謂拒戰見害之事非矣。承又云：謙初辟昱別駕從事，辭疾退避，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云云。考謙傳：謙未嘗兼領揚州一也。吳志吳範傳：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至孫權起東南，範始委身服事，是範亦未嘗爲揚州從事二也。且謙本以融爲下邳相，督廣陵彭城下邳糧運，及曹操擊破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則融之走廣陵實由下邳東下，道不出臨淮三也。他如范史隗囂傳：更始執金吾鄧曄，注引承書：曄，南陽南鄉人，前漢旣無南鄉之名，又胡廣傳注引承書：李咸以靈帝建寧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今考靈帝紀：咸爲大尉在四年，由太僕，亦非大鴻臚。是承書于邑里官爵皆率意妄書，不求其實，其他之好爲異說以貽悞後人者，又比比也。今先生所纂於十六家後漢書，皆條采之，而不專主其說，開爲舉正其誤，又可云：先獲我心者矣。余于後漢書中，又嘗有蓄疑數十事，及後校刊他書，而忽覺冰釋者，亦不妨略舉一二焉。安帝紀：永初元年，及元初元年，皆三月癸酉日食。上已有三月己卯日南地折一條，與續漢書五行志所紀同。逆推至此年正月甲子，則己卯日定在三月。唯己卯後同月不得更有癸酉日，況三月二字，又屬複書，且是年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自太初定歷後，至此一歲，亦不容有兩日食，及以五行志細勘，乃知此條專屬永初元年三月事。范史冒昧又複述于此。

也。又王允傳傳言關中人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尙從坐。彥思不知何人。陳范二史于卓傳亦不錄。及後偶閱裴松之注。引漢獻帝起居注云。尙書丁宮附會卓廢立云云。而始知彥思者。當卽丁宮無疑也。至唐李賢注後漢書。本集衆手成之。往往得失互見。卽如第四十九卷張衡傳。七十九卷南匈奴傳。最爲鄙謬。則以分注之人較劣。又卷帙獨長。注後復不加檢勘故耳。然則排纂諸書。以爲一書。折衷其是。如訓纂者。又曷可少乎。按梁書王規傳。規集後漢書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劉昭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共一百八十卷。唐志。劉熙注范蔚宗書。亦一百二十二卷。竊謂當梁陳時。衆家之書俱在。故三家所注。卷帙繁衍若此。今先生獨能于殘闕之餘。網羅散失。雖僅得若干卷。而其難有十倍于王劉者。當不獨欽先生之學識。并可以鑒先生之苦心矣。余近又嘗以水經注校范書及續志。增益二十餘事。以前漢書、三國志、宋書校范書續志。舉正亦不下數十事。他日當質之吳桂二君。或可附先生之書以行也。時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夏至後五日。

敕授登仕郎。晉贈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余視學貴州還京。以小除日抵湖北之呂堰。曠黑中有迎拜馬首者。余起驚詢。則吾友王君芑孫之弟。呂堰驛巡檢王翼孫。旣抵館。揖之入。其所言皆民間疾苦。與差務絡驛。貌憔悴而公服破壞。余悚然異之。已復出其寄兄芑孫之書。與一文槥。余愍其宦貧。出囊中金持贈。以別。行數驛。作書與

湖北大吏言君之賢。大吏復書云。君慙直。屢忤上官。上官及其同官。無悅之者。余又爲爽然不擇者久之。越五月。得芭孫書。則君以禦賊不屈死矣。方嘉慶元年正月。湖北逆民猝起。于是鄖陽。荊州。宜昌。施南諸府州縣。所在如蝟毛。襄陽府屬南漳等縣。亦相應和。旋起。呂堰當南北之衝。無城郭可守。君日夜焦灼。屢啓上官求擘畫。皆不報。君不得已。自起行村鎮。爲畫守禦策。時縣中官吏捕邪教嚴。株及里黨。一方囂然。具擔索。欲移徙。君急慰止之。揭榜曉示。俾耕種如常。會賊已起。襄陽之黃龍璫。君預立備賊章程八條。一。凡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各相轄。而統于巡檢司一。附近小村。口戶單弱。悉遷呂堰鎮。一。鄉勇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爲設飯廠。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他若擅自遷徙。及飲酒賭博。皆有厲禁。部署甫定。賊大至。攻呂堰。三月二十九日。君出迎擊。禽賊目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縛斬驛前。又自作官文書。詣當事告急。然賊勢益盛。君所部寡弱。度不可守。乃作書別父兄。付弓兵劉祿持去。且使取巡檢司印上府。又令從人徐升閒道行。而身上大橋罵賊。頃之。復令小吏廖之義趣劉祿。之義走未數步。見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視橋下。之義意君已投河死。遂跳免。比賊退。之義還。見橋下沙壓露衣。乃君迎擊賊時所著。繼襄陽知府跡徐升至。辨認亦如之。義言。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領兵者從賊手。獲君巡檢司印。賊目俞宗武。自言親殺驛官。且言驛官從橋上獨身接戰。連刃數人。既中矛。創甚。自投于水。賊衆憤。鉤出之。并褫其衣。刀槊叢集。猶罵不絕口。乃死。君死節事。至是乃大白。然前此或傳君已死。或以爲未。

死。而余則斷斷然必君之死。蓋立談數刻。而見君之性定也。自君死。賊過呂堰。無不顛敗。若有躡之者。輒驚曰。此巡檢君之靈。爲立廟雜拜。乃去。或曰。君遺骸亦賊所營葬。則君族弟仲光至呂堰訪問所得也。事聞。有旨入昭忠祠。依縣丞例議卹。又視四品以下世襲雲騎尉。襲次完。更襲恩騎尉罔替。朝廷所以報死節之臣。可云厚矣。嗚呼。君一巡檢耳。慮事之周。臨命之定如此。然則大吏守天子封疆。而數百驟起。烏合未定之賊。任其往來豕突。化爲萬千。蔓延無已。以致傷我實心任事之吏。與守死不去之民。及事已過。或以輕敵債事之咎委之。則平日以君爲嚮。以君爲忤。上官者。宜也。又吾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逆民起事之始。皆因州縣逼迫。藉此逃死。而君以一巡檢。獨善拊循其民。無事則勸之耕桑。有事則偕爲守禦。至危苦萬狀。而民卒不忍舍去。迨君死。而一鎮之民。死于賊。死于路。死于饑寒者。亦遂無噍類。嗚呼。君可謂賢也已。且大吏不能禦賊。而巡檢禦賊。大吏能遷延避賊。而巡檢獨當賊之衝。日夜殺賊。奮不顧身。乃力竭而爲賊所殺。此奇節也。亦僅事也。余爲天子史臣。而不能傳奇節。志僅事。則不稱職。是懼。故因君兄芑孫之請。而爲直書之。以揭諸其墓。又幸余之尙及識君。并尙能斷君之必死也。若君平日行事。以迄世系生卒歲月。詳秦兵備瀛與君兄芑孫所爲行實及狀中。不更贅。

呂太淑人墓表

太淑人吳氏。明太傅大學士諡文端諱宗達五世孫。父文學諱宏。母王氏。太淑人爲文學君次女。性至孝。

嘗以父疾侍湯藥。不解衣履者累月。年二十二。歸于奉政君。時奉政君父方司訓泰州。舉家隨任。太淑人述子婦職。惟謹。司訓亟稱之曰。名家女。能嫻禮法。不易得也。嗣司訓以老告歸。家僅四壁。立。太淑人所以奉養之者。備至。顧自食不厭糠覈。族黨賢之。奉政君以乾隆壬申。舉京兆試。甲戌。成進士。是時太淑人在家。延師課子爾昌。爾益爾熾。饋食豐潔。鄰里不知其家之窘也。歲丁丑。奉政君以前教習期滿。揀發山西。以知縣用。旋補萬全。調任安邑。太淑人始率諸子之官署。自奉一如在家時。勸奉政君節廉俸所入。饋遺族。又爲族。之無力者。擇地營葬。至十數棺。有族子幼失父母。太淑人攜至署。飲食訓誨。一如所生。長以已姪歸之。歲丙戌。奉政君擢張蘭同知。時長君爾昌已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奉政君以事去官。偕太淑人就養京邸。無何。奉政君遘疾卒。太淑人之辛勤醫藥。黽勉喪葬。與前之奉司訓君者。無以異。歲丁酉。爾昌以刑部郎中出守濟南。歷濟東。泰武。臨兵備道。擢安徽按察使。太淑人皆就養官廨。雖爾昌之所以奉母者。無不至。然太淑人時時以盛滿爲憂。遇讞獄。必問有所平反。有輒色喜。先是爾昌之官山左也。巡撫某公。曾同官刑部。以是知爾昌才。相待出諸屬吏上。太淑人獨憂之。每密戒爾昌曰。某公非廉謹者。又情性不常。他日汝必爲所累。後爾昌稍欲自遠。而大府已怒。假讞案不實。奏請鑄秩矣。及移官安徽。而某公果以賄敗。爾昌亦被累遣戍出關。半道遽卒。太淑人處之裕如。謂家人曰。吾固知有今日久矣。嗚乎。太淑人處閨閣中。而深識遠見。固如此。以視此大案中。數監司大吏。爲所株連。至駢首而不悟者。太淑

人之識。不已出尋常萬萬哉。人常謂古今人不相及。若太淑人者。與漢之東海嚴母。又何以異。太淑人歸處家事益井井。幼子爾禧。以癸卯舉京兆試。旋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叙知縣。發浙江。而仲子爾益。亦以副貢生歷官雲南廣西直隸州州判。太淑人以地近就養浙江。所以戒爾禧者益嚴。以是爾禧幸桐鄉。調署仁和。皆有聲。由太淑人之教也。桐鄉獄囚。每爲禁卒所苦。多有瘐死者。太淑人則命爾禧時時恤視。并以私錢給發寒暑衣。及病者醫藥。全活甚衆。無何。爾益爾禧相繼卒于官。太淑人復歸里第。居常對親串。雖時爲達觀語。然神爲之戚矣。時惟第四子爾喆在。爾喆幼不良于行。以疾故。尤愛憐之。爾喆復多病。太淑人每蹙然曰。強壯者盡死。吾猶冀孱弱者可以送老也。及太淑人之卒。而爾喆已先一月死。太淑人之不起。亦半由追悼諸子云。太淑人體素豐。望之如立玉。生平所爲。皆有士大夫節槩。遇事持大體。與人言必懇誠。有過亦必盡言規之。無少回護。待下嚴而有恩。撻婢妾。數未嘗過四五。有士族女淪于臧獲。太淑人聞之。急出貲贖歸。爲擇良耦。婢女年及笄。父母或不能輸直。輒焚券聽令遣嫁。其厚德又如此。太淑人以嘉慶三年十月初八日卒。臨時無甚疾苦。若解脫者。距生康熙五十四年。壽八十四。屢受覃恩。累封至太淑人子五人。爾昌、爾益、爾熾、爾喆、爾禧。皆前卒。女二人。均適仕族。孫六人。子瑗、子璵、子琴、子環、子珪、子班。子瑗以副貢生官山西平定直隸州州判。子班以太淑人歿後舉京兆試。餘皆讀書有聲。子瑗將以今年四月某日。合葬太淑人于奉政君之阡。求所以傳太淑人者。屬之亮吉。亮吉幼及見奉政君。及中歲客

西安爾昌之出關也。送之于渭橋。繼又識爾禱于杭州。爾益、爾喆，又皆與亮吉有連。以是知太淑人詳爰不辭而爲墓道之表云。

伯益考上 此係幼時所作。適從故篋中檢出。因附刊于此。

余讀劉向列女傳。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陶之子伯益也。益信皋陶沒。禹封其次子仲甄於蓼。以奉先祀。蓋長卽伯益。次仲甄也。伯不封仲封者。明伯時佐禹。不外封也。伯非益。則禹越次而立仲。舛也。或曰。伯益實帝高陽第二子。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隲。帝高陽第二子。曰。旣帝高陽第二子。則齒帝嚳弟也。皇甫謐曰。帝嚳生三十五年立。立七十年嚳死。而摯代之。又九年禪堯。堯立亦七十年。合舜攝爲九十八年。舜立三十九年。禪禹。禹距啓又十七年。啓之立。益無恙也。則益之歲二百三十餘也。況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則世數益不可考矣。而曰帝高陽子者。非也。或曰。益旣非出高陽。出皋陶矣。聞益之後爲秦。則皋陶宜有後于秦也。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何也。曰。秦之祖伯翳。非伯益也。伯翳。大業子。使翳卽伯益。則皋陶名庭堅。又名大業矣。列子曰。夷堅聞而誌之。服虔注。夷堅卽庭堅。則又名夷堅矣。一人四名。非古也。史記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後。不知所封。劉歆進山海表亦云。伯翳與益。主驅禽獸。崔靈恩云。秦。虞夏商時。已爲諸侯。則秦之出爲伯翳。非伯益明矣。益之後旣不見。而六蓼又滅。故重歎不祀也。曰。唐祖皋陶。祖伯益。是乎。曰。祖皋陶是也。祖伯益。非也。英舒李六四

姓。仲甄之後也。祖皋陶。不得祖伯益也。然則列女傳亦盡可信乎。曰亦非也。曰五歲贊禹者。亦鬻子帝顓頊年十五佐黃帝。帝嚳年十五佐顓頊之論也。且五歲贊禹。則舜舉益之日。益尙無歲也。虞廷之臣。稷不先益。若稷爲帝嚳子。則放勳殂落之日。稷齒亦近百矣。而益以五歲出其上。背也。曰列女傳亦不信乎。曰其以伯益爲皋陶子。信也。曰五歲贊禹者。誣也。其他書可引。若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等。本朝閻璩百詩已言之。不贅。

伯益考下

余旣辯伯益爲皋陶子矣。聞取新唐書讀之。其在宗室世系表者曰。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皋陶生伯益。其在宰相世系表者曰。顓頊裔孫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皋陶。皋陶生伯益。曰余得以新唐書之誤。而證經史志三書之誤矣。按秦本紀。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則女華者。大業妻也。今誤以爲子。且于皋陶上增滅世代。則新唐書之誤不必言矣。孔穎達詩正義曰。皋陶。大業一人也。若據宗室表。則皋陶去大業二世矣。據宰相表。則皋陶去大業又三世矣。而曰一人者。則孔穎達誤也。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則栢翳名大費。唐書謂大費生皋陶者也。而索隱曰。卽尙書伯益。以三名屬一人。以三世爲一世者。則索隱誤也。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鄭語云。秦。栢翳之後。因鄭語而誤者。則地理志亦非也。夫五帝之世次。原不可考矣。若必就諸家之說。而以年代世數斷

之。則顯頊之下。大業之上。當以史記爲斷。而唐書宗室表宰相表。其說盡非。大業以下。皋陶以上。當以唐書爲斷。而史記及孔穎達諸說盡非。皋陶以下。以及伯益之所出。則當以呂氏春秋及劉向列女傳爲斷。而史記索隱。以及地理志。水經注諸說盡非。如此。而古人或可不受誣于後世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十

征邪教疏 戊午二月廿七大考題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于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爲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斂米入教如漢之張魯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知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于中葉以後政治略弛之時然尙皆不旋踵卽撲滅若我朝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皆不屑百萬帑金視民如傷愛衆若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卽爲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撐拒必言受地方官重害以致背皇上大德試思此等皆身罹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尙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爲脅從宐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旣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所餘屏民使不得歸于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邪教又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故諸臣所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卽此無業之流民非眞邪教也非眞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

計可盡殺乎。即可盡殺。亦非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宥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一散。真賊乃出。從此官兵刀箭鎗砲之所傷。乃真邪教也。乃真賊也。一則吏治宥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墮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旣不能消靡化導于前。及事有萌蘖。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于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旣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于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宥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大震關、大散關、駱谷關、西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以能復入鷄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

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錫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汛。棄鎮堡。常可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謹疏。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一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駟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志因之。嘗以爲不然。今考之。愈知其妄。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小顏注云。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于諸郡守也。是三十六郡內本無內史。而以數不足。強牽合之。此則裴駟之妄矣。宋劉攽又謂秦三十六郡無鄆郡。今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鄆郡。而劉顯注。司馬彪郡國志。則明言丹陽郡卽秦鄆郡。且于故鄆縣下注。秦鄆郡所治。以迄圖經。吳地志等。無不然。而以爲秦無鄆郡。則劉攽之妄矣。至閣下以爲楚漢之際所置。此約略之詞。亦嫌無明據。他亮吉以爲秦三十六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爲證。蓋與其信裴駟。不若信馬遷。班固。應劭諸人之說爲是也。今細校地理志。秦郡自河東至長沙。共三十四郡。皆見於班固原注中。河東太原上黨三川東郡潁川南郡九江泗水。距鹿齊郡琅邪會稽鄆郡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邯鄲潁郡薛郡長沙。他若黔中

郡見史記楚世家。郟郡見漢書高祖本紀及地理志。東海郡下屬。劭曰秦郟郡。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郟郡秦置。漢高改爲東海郡。御覽引十道紀。海州東海郡。秦爲薛郡地。後分薛郡爲郟。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疑分薛爲郟。卽在三十六年并天下之後。也。漢改郟爲東海郡。水經注沂水下。郟故國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郟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郟郡由薛郡所分。故高祖本紀亦薛郡郟郡也。連書。蓋薛郡入漢爲魯國。郟郡入漢爲東海郡。細核地理志自明。是則秦有郟郡之明證。而前人考秦三十六郡。皆未言及。何也。至閣下又以桂林、南海、象郡爲卽在三十六郡內。則益不敢爲然。蓋秦分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之置。則在三十三年。相距尙八年。必不預爲計及明矣。又旣數及桂林等三郡。則閩中一郡。置又在三郡之前。不宜反漏。史記閩粵王傳。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按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是閩中郡之置尙在桂林等三郡之先。若統行數入。卽除內史及鄣郟二郡不計外。亦與三十六之數不符。恐卽如閣下言。亦當慮前後失據耳。況秦制天下爲四十郡。除內史外。其名皆見于史記漢書。故唐以前地志皆遵用之。又非可意爲增減。斐駟之過。惟以內史足三十六之數。而不知有郟郡。閣下則又欲并四十郡爲三十六郡。遂不待不引劉劭之邪說。旣又知其不安。則以爲置在楚漢之際。且又并閩中郡削之。以附會當日成數。亮吉恐皆不足以傳信。而啓後人之惑也。用敢論及之。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

來示又云。據宋志。南梁郡之睢陽縣。卽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收復以後。卽僑立南梁郡。不更立淮南郡。

又避鄭太后名。不立壽春縣。卽以睢陽當之。云云。今考沈志。義熙十三年。宋高祖以義慶爲豫州刺史。鎮壽陽。元熙元年。義康督豫幽司并四州諸軍事。亦鎮壽陽。劉敬宣傳。遣使特節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事在義熙五年。又劉湛傳。高祖以義康爲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劉粹傳。亦言以豫州刺史領梁郡。鎮壽陽。此梁郡卽南梁郡。是晉末淮南南梁二太守並立。兼有壽陽縣之證也。近又得一顯據云。隋書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則晉末二郡並置益可知。杜佑。李吉甫等云。東晉時。以鄭太后諱。改壽春爲壽陽。尙竟省壽春。則又無容改矣。又舊圖經云。合肥縣。古滌陽城。東晉于此置南梁郡。是南梁郡又在滌陽。不在壽春。今考滌陽城在合肥縣東北。壽州在其西。相拒不遠。以其近。故豫州刺史常兼領梁郡也。尋閣下致疑之由。當因宋書州郡志。孝武大明六年。廢南梁郡屬南豫。改名淮南。睢陽令亦于是年改名壽春。以此疑晉無淮南郡及壽春縣耳。不知二郡之合。實在宋永初以後。于晉無預也。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三

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小司馬本作天柱侯。又引廬江潛縣之天柱以實之。閣下又信其說。而登之于考異。不知非也。無論史記漢書皆作柱天。小司馬求其地而不得。遂倒轉作天柱。已屬曲說。一也。漢書地理志廬江潛縣。班固原注。天柱山在南。劉昭注郡國志亦同。是天柱山名。而非地名。秦漢之世。

侯國未有以山封者。二也。又衍氏魏邑。與廬江之潛相去甚遠。二也。蓋云柱天者。不過夸大其詞。言若天之有柱耳。實非地名也。後漢書齊武王演傳。自稱柱天都尉。柱天大將軍。賈綜傳。交阯兵自稱柱天將軍。卽同此意。豈南陽郡及交阯又有天柱山。得以曲爲之說乎。小司馬之妄。往往有名號侯而必欲求其地以實之。卽如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侯。靳歙。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縲傳。亦爲信武侯。小顏注云。以其忠信。故加此號。縲後更封鄆城侯。則與歙異矣。又考歙爲信武侯。食四千六百戶。蓋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當與後來關內侯等相仿。小司馬不知。而云地理志無信武縣。當是後廢。豈非曲說乎。至蔡邕傳。出補河平長。閣下以爲郡國志無河平縣。今考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河字下脫一南字。又陳寔傳。除太丘長。李賢注。屬沛國。按漢書地理志。沛郡無太丘縣。惟敬丘下應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犬丘。下犬字應作太。傳寫點誤在上耳。水經注。淮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北。班固地理志曰。故敬丘也。然則犬丘卽敬丘。而閣下復欲以瑕丘當之。似亦微誤也。

候選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

祖高淳縣學訓導大樂

父縣學生之揆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黃君景仁。以療疾卒於解州。臨終。以書貽友人洪亮吉于西安。俾經紀其喪。亮

吉發書卽行。以五月十六日。臨君殯于解州之運城。亮吉知君最詳。塗次撰君行事狀。以乞志傳。并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宋南渡時。由鄱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淳縣學訓導。父之揆。禱于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數歲卽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使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者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卽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于是見者以爲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吉亦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子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墨其上。閒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效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燾。主常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游。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歙。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篇。後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子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裕。立日影中。頃

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拾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于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于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若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爇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并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貽亮吉書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爲我營畫老母及家累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并質之。得金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二年。而亮吉遊京師。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而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遊西安。君繼至。今陝西巡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上東巡。召試二等。在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迫。復抱病逾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病殆。遂卒于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獨與

亮吉交十八年。亮吉屢以事規君。君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殆以亮吉爲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有不取辭者矣。君年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歿。而出篋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卹之甚至。巡撫華公。暨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泉之戚。畢公又將梓君詩以行。蓋數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爲近今所難及。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君娶于趙氏。生一子。二女。子年十三。女長年十六。次年五歲。五月二十六日。行次宜陽。友人洪亮吉謹狀。

包文學家傳

先生諱士曾。字省三。一字心山。宋忠義武進縣知縣諱圭十八世孫。世居武進之橫山。雍正間。割縣東爲陽湖縣。今爲陽湖人。先生少開敏。有大志。學務該博。不名一家。居恆諷誦不輟。寒則納履束藁中。至夜分不寢。歲壬戌。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間。顧七試皆報罷。遂專力詩古文辭。時長洲沈尙書德潛。方以詩名吳下。從之遊者。類皆研摩格律。剽取聲調。以求合于唐開元天寶諸鉅公。而貌合神離。千首一律。其弊至以前人名作。竄易數字。冒爲己有者。先生雖爲尙書所激賞。而意趣不同。嘗與同輩論詩曰。詩爲心聲。吾之詩。必肖吾之心。然後可。若轉而求肖古人。縱極天下之工。亦古人之詩。非吾之詩也。又嘗作書規尙書。選唐明諸家詩。不考檢故籍。往往時代統緒。地理官爵。顛倒錯雜。或以前爲後。木東指西。并摘其紕繆。

數十事有類于明孫鑛茅瓚之校史、鍾惺譚元春之說詩者。乞急改正。毋爲有識者所笑。尙書得其書。數日不樂。然無以難也。此亦可見先生之質直有過人者矣。其在里中。過從者不過五六輩。餘則鍵戶默坐。或時時著書。不妄結一客。善飲酒。至斗許不亂。醉則談古今義理。娓娓不倦。然非投分深者。則竟席可無片言。喜寫竹石。雅得天趣。古籍法書名畫。縱橫几席間。旁及岐黃青烏星卜六壬諸書。無所不窺。試之亦未嘗不驗。歲乙亥。里中大祲。先生體粥不給。然族有貧無以斂者。卽質庫錢與之。歲甲申。修兩縣志。當事辟司采訪。先生素留意里中掌故。凡溝渠通塞。道里遠近。及士大夫之嘉言懿行。可以備采擇者。先已一一筆之于書。至是條舉付局中。人皆推其詳贍。先是常客吳中徐某家。徐以事涉訟。有陰事連其鄰富人童某。人咸嗾徐訐出之。以窺利。徐以商先生。先生爲陳利害。止之。事得解。已而童知出先生意。詣客次謝。先生不任也。歲乙酉。赴試江寧。遭疾遽卒。年甫四十有八。越三十年。族人將修譜系。其子達源。前已舉于鄉。官泗州儒學訓導。遠致書亮吉。乞爲立傳。亮吉與達源同歲生。知先生詳。且舊史氏也。遂爲編次如左云。

珥塘荆氏族譜序

風俗之媿惡。由于士大夫。其端不出乎上也。亦不出乎下也。東漢風俗之媿。士大夫有以致之。西晉風俗之薄。亦士大夫有以致之。其由于士大夫何。蓋治天下未有無法者也。治天下之有法。必自士大夫之各

修其家法始。故觀一世之治亂。以風俗之媿惡卜之。觀風俗之媿惡。又以士大夫之家法修與不修爲斷。家法壞。則害及于國矣。害極于天下矣。士大夫之家法。轉移風俗之具也。范滂之母。以令名勗其子。樂羊之婦。以不義傷其姑。風俗所以美也。迨正始之後。有居喪食烝豚者矣。有直斥其父之名而謾詈者矣。名家則不修叔父之敬。宦族則世無渭陽之情。陵夷衰微。以致爲人心世道之患。則風俗之薄爲之也。丹陽珥塘荆氏。自漢三國以來。卽爲名族。迄今已二千年。而讀書敦行之士。代常數十輩。其故何耶。譜系之修。舉家法之嚴明。百倍于他族故也。其合族之法曰。善惡有別。貴賤有等。夫善惡有別。則父日以戒其子。兄日以戒其弟。而不肖之子弟。無所容身矣。貴賤有等。則富者或寬博卒世。貧者反章服耀身。父日以勉其子。妻日以勉其夫。而偷便安。喜遊窳之子弟。幾無以自立矣。其法行之二千年而不壞。故荆氏之門地才望。常爲他族冠。蓋一家無偷便安。喜遊窳。及不肖之子弟。不過一家之故耳。使推其法行之。而一州一邑。及于天下。可無莠民矣。一州一邑。及于天下。無莠民。而尙有作不靖以干國紀者乎。吾故曰。家法之詳。國法之所以簡也。余與荆氏有連。又幼嘗受經于華亭教諭荆先生汝翼。故知其家法甚詳。則今之序雖由于荆氏之請。然豈僅爲荆氏一族言之乎。推之于他族而可。推之于天下而可。

釋名疏證序

代

劉熙釋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

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案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當不遠。一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注續漢書。緡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置已在漢末。二也。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案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注。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四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此書兆于劉珍。踵成于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缺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今分觀其所釋。亦時有與爾雅說文諸書異者。爾雅曰。齊曰營州。而此云。營州。齊衛之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巍。土戴石爲岨。而此依毛傳立文。曰。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巍。正與相反。是也。說文。錦。从帛。金聲。凡爲聲者皆無義。而此云。錦。金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是以諧聲之字爲會意。又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而此云。山中叢木爲林。亦皆異義。且其字體出說文外。十之三。益信熙之時去叔重已遠。其聲讀輕重。名物異同。與安順前又迥別也。暇日取羣經及史漢。

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之。表其異同。是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續釋名二卷。凡三閱歲而成。復屬吳縣江君聲審正之。江君欲以篆書付刻。余以此二十七篇內俗字較多。故依前隸寫云。所以仍昔賢之舊觀。示來學以易曉也。

西溪漁隱詩序

詩至今日。競講宗派。至講宗派。而詩之真性情、真學識不出。嘗略論之。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尚書士禎。商丘宋尚書犖。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所選唐賢三昧集。專主王孟章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章柳之派。商丘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揣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爲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尚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而皆不出于各持宗派。何則。才分獨有所到。則嗜好各有所偏。欲合之。無可合也。賓谷先生。弱冠通籍。自祕閣而機庭。又以才幹結聖主知。總理江淮財賦者十數年。官事之暇。以詩文爲性命。其天才學識。又足以副之。所著西溪漁隱詩若干卷。是也。先生居西江。而不專主西江之派。觀集中題湘花女史詩卷。

及戲效香奩體諸作。則又宛然西崑。信乎才力之大。凡有所作。期于言各肖事。事各肖題。而規仿前人之習。所不屑也。亮吉二十年前。與先生同舉京兆試。同出清苑李先生之門。繼入詞館。于先生爲後進。然宦轍南北。未嘗得半歲合并。今先生官維揚。與亮吉里居咫尺。而亮吉又遠戍乍歸。一意杜門。感恩省咎。不獲預賓從之末。一發其所欲言。先生顧不唾棄。獨寄示近作若干卷。曰。子其爲我閱而序之。亮吉何敢序先生。亦惟舉平日所欲與先生言者。一質之先生而已。若亮吉所爲詩。則意有所至。而筆未克達。其去先生遠甚。倘他日有所自得。與有可自信之處。俟十年後。亦當乞先生序之。

祝貞女傳

貞女祝氏。世居海寧之袁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幼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通大義。遇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諷咏之。笄字海鹽徐生杼。生勤學。得療疾。纏綿數年卒。訃至。父母知女性烈。祕不以聞。忽一日。閉戶飲泣。父母啓扇入。女哽咽曰。徐郎死矣。昨示夢于女。以不得入祠爲恨。父母能如女願。當往成徐郎志。否則從此絕粒矣。兄弟輩百方勸慰。女惟俯首啜泣。乃往告徐。徐初難之。姑蹙然曰。有婦如此。而使之齎恨以終乎。遂諏日成禮。于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歿已三年矣。登堂拜姑後。奉主人祠。布衣蔬食。儼然未亡人也。女事姑孝。姑謂人曰。我得此婦。二郎若不死。姑遘疾。女醫禱。罔效。含殮畢。屢欲引決。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爲夫計也。今兩世未葬。嗣子未立。遽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涕謝之。徐家

故貧。女與伯叔析居。受瘠田三十畝。多浮糶。遇儉歲。餽粥恆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爲窶。窶計晝夜操作。指爲之。玆明年冬。歸奉母病。不解帶者三月。母歿。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逢時節及諱日。始往家祭祀。亦時迎父于家歡奉之。緦綴浣濯。不假手他人。越四載。以父病歸侍。室內無人。偷兒穴垣入。空所儲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爲舅姑與夫營兆者也。旋居父喪。女以痛父故。且念貲盡失。葬無所措。悲憤成疾。疾少閒。又念年力尙壯。或可後圖。力疾強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戚黨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且卽欲爲立嗣。女曰。壽天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爲。作不輟。癸丑秋。積勞成疾。瀕死者數少。嗟詢悉醫藥費。所耗殆盡。懊恨見于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懸諸房。日夕焚香。病時爲人所碎。見益悲慟。是冬。以哭弟歸。怔忡大作。泣謂所親曰。女不天。所隱忍至今者。爲兩世遺骸計也。門內無人。相助者惟兄弟。今弟又天死。兄復旅食。頻年手口所營。一空于盜。再耗于病。羸體又不任勞作。是天不欲我襄大事也。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子身焉。蓋自裁之計決矣。嗣後疾痛無虛日。丙辰春。女自知力不支。欲鬻產營葬。衆尼之。不果成。三月杪。絕粒八日不死。至夜。投繯而絕。女生于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歿于嘉慶元年四月初四日。得年四十三歲。嗣子一名鳴珂。方三歲。女歿後所立叔子也。

史氏曰。貞女之死。可云從容就義矣。其不死于夫。爲舅姑也。不死于舅姑。爲葬舅姑及夫也。至所積之資。一耗于賊。一耗于病。內外親又零落殆盡。而貞女不得不死矣。嘗讀南史孝義傳。諸暨東洿里屠氏女。孝

養父母及父母卒。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貞女之死。一何其相類乎。卒能感族人。爲營葬立嗣。則徐氏一宗。非貞女幾幾不血食矣。志定于中。而嗣延于世。所繫豈淺選哉。

新刻晏子春秋書後

晏子春秋一書。前代入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近吾友孫君星衍。校刊晏子。深以宗元之說爲非。謂晏子忠君愛國。自當入之儒家。然試思墨氏重趺救宋。獨非忠君愛國者乎。若必據此以爲儒墨之分。則又一偏之見也。惟宗元以晏子爲墨氏之徒。微誤。考墨在晏子之後。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

予幼時讀荀卿子修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予嘗執此以觀當世聰明才力之士。其有所成者。皆勤而不暇者也。洪君稚存。幼孤。得母夫人訓。自力於學。年未二十。以貧客四方。迄今又二十年。備書食力之外。卽鍵戶誦述。研精覃思。過其外者。如無人焉。于經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傳古義。左傳詁二書。於史精地理。所著有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三志。刊史記以下四史謬誤十二卷。又以宋李繼遷傳國逾百年。而事蹟闕略。復成西夏國志十六卷。于六書通諧聲。所著有漢魏音四卷。外爲詩至二千首。文及雜著數百篇。而所修府州縣志。及爲幕府牋奏。不與焉。洪君吾不能諒其所至。庶幾可爲無暇日者矣。君善於漢魏六朝之文。每一篇出。世爭傳之。以倦於鈔寫。茲友人爲刊其乙集四卷。以予素嗜其文。因請序于予。予前嘗欲錄亡友邵編修荀慈。胡徵君稚威。暨君數人之作。合爲一集。忽忽未暇也。今玉芝堂集。及君此刻。並已刊成。老念藉以稍慰。至其文之淵雅。氣質之深厚。世皆能知之。予不贅述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花朝日。錢塘袁枚序。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一

連珠三十二首

蓋聞十日並出。不若陽鳥之再中。百川疾流。不若靈河之東注。是以日中見斗。燭物之理自存。山下出泉。朝宗之心已著。

蓋聞以近槩遠。中無豪釐。舉後定前。失者什伍。是以宋國五石。忽憶前身爲星。泰山一雲。安知異日作雨。蓋聞片壤之安。羌娘逞其智。一葉之庇。螻蟻仰其陰。是以吞巨舟者。必思江海爲家。戴尺木者。乃以風雲爲蔭。

蓋聞威劫于外。則不非其非。智昏于中。則非類亦類。是以指鹿作馬者。刑餘之臣。以驚當梟者。刀筆之吏。蓋聞造物之儲。或留而不用。聖王之制。每過于所防。是以一世之衆。飲不竭河。而供之以江海。萬夫之勇。超不越丈。而限之以城隍。

蓋聞塵揚席上。灰然鼎間。飛揚雖同。涼燠以異。是以灌夫罵坐。難止膝席之賓。次公酒狂。羣驚仰屋之歎。蓋聞力竭智窮。則愚者必收拙效。識大見遠。則感者不嫌過計。是以塵當揚海。故冤禽之志不衰。杵可倚天。則杞國之憂匪細。

蓋聞勢盛復持以奢。必無以處時過。日午又益以火。必無以禦夜寒。是以朱門矜土木之工。不能以片瓦覆末世。祖宗饌飲食之譜。不能以一飽貽子孫。

蓋聞岐塗萬千。不當殉之以跬步。今古億態。不當處之以思議。是以立志可以入世。故萬物漂動。而金石不流。無心可以貞運。故七曜改色。而風雲不壞。

蓋聞器適于用。貴賤之形泯。材值其候。小大之勢易。是以二曜不可鑑影。慙于半規之銅。五嶽不可厲刃。遜于一尺之錯。

蓋聞分有可冀。則谿壑難盈。物非所勝。則庸憊念息。是以鷹隼卽鷺。不求虎豹之腥。漁人雖貪。非冀蛟龍之獲。

蓋聞獨心雖智。謀事不臧。隻拳雖勇。遇敵必債。是以明堂九仞。承之以百柱則安。迅流千里。障之以一黃必決。

蓋聞邪正殊者。必無合志之言。得失明者。不爲無益之事。是以爲盜之室。寧致禱于黔婁。習佞之夫。不交魂于汲直。

蓋聞巧匠制物。成毀難定。明鑑過影。曲直未分。是以漢壁千鎰。不能止亞父之碎。秦鏡百具。無由燭趙高之佞。

蓋聞善之與惡。氣必相感。利之與害。勢有各驚。是以栽棘成林。鳴鴉樂其安宅。平衢似砥。狐鼠以爲畏途。蓋聞思匿其短者。以猜疾爲肺腑。冀遂其私者。求黨類爲膠漆。是以無鹽入室。視明燭而必讐。瘠者過市。見曲瓢而自慰。

蓋聞五篋登筵。旨者早盡。千葩攢樹。豔者先摘。是以終童夙慧。不臻厭次之年。龔生竟夭。乃致彭城之涕。蓋聞誓苦而不信者。五嫁之妻。力勤而不錄者。屢逃之僕。是以衺室之行。非藉于指天。晉文之臣。不煩于投玉。

蓋聞非神無以燭事。而或有所窮。非勢無以馭物。而或有所遏。是以珠玉沒水。日月不能垂其照。魑魅遁虛。雷霆不能施其烈。

蓋聞節有至奇。視其所發。行有甚烈。必貴得宜。是以證羊之直。用于子而不慙。嚴父抱柱之信。移于女而必爲貞姬。

蓋聞乾煦坤和。矜垂于微末。日變月蝕。兆起于纖豪。是以一婦至冤。東海有赤田之旱。匹士銜憤。吳門成白馬之濤。

蓋聞能有所盡。智有所窮。安之者聖。強之者愚。是以六合之外。不知仲尼。故聖于鄒衍。五經之表。不議孟子。亦賢于莊周。

蓋聞淒思一入。則萬態助悲。華心旣揚。則百族盡煦。是以朱戶累累。明月至而益輝。蓬關蕭蕭。寒風來而若怒。

蓋聞飛霰于夏。時苦救而天災成。舉素于朝。民勞同而主事廢。是以馭一世者。以不勞成勞。調四氣者。以不德爲德。

蓋聞秉萬族之秀。則物遜乎人。成一節之奇。則人希乎物。是以充廉士之節。必爲蚓而爲魚。言君子之化。或成援而成鶴。

蓋聞能有獨擅。理不得均。器有偏儲。勢無能共。是以田竇之家。以千金而易一賦。枚馬之室。用萬言而貸半鐘。

蓋聞美醜雜陳。要于取法。剛柔性定。貴擇所從。是以下士心競。視流水而可平。懦夫氣衰。見高峯而亦竦。蓋聞嚴霜被澤。嘉草同萎。野火燎原。仁獸亦燼。是以君子業業。不垂禍福之言。小人皇皇。乃著災祥之論。蓋聞理無所宜。必求實效。用各有適。無貴虛名。是以琴瑟雖雅。非能引之論心。鸞雀甚馴。不可委之守藏。蓋聞拔木之獸。天不能不生。而有山以相域。惑川之蟲。地不能不載。而有墟以相容。是以魚假之足。則江海之塗必塞。虎傅之翼。則城郭之民已空。

蓋聞貴不若賤。以計得失。智不若愚。以識趨辟。是以萬衆局縮。蹈白刃者烈夫。一世震懾。犯龍鱗者匹士。淳化縣志敍錄十八首

予自歲辛丑入關。撰定此間方志者三。同州之澄城。邠州之淳化。長武。是也。關中地大物博。又諸紀錄。自漢三輔黃圖以降。暨唐韋述關中記。宋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勝略等。咸可準繩。而府州縣志。可采者蓋寡。蓋明代諸賢。事非師古。苟爲簡略。卽故城舊瀆。皆棄之如遺。今所盛傳武功朝邑二志。不知者以爲實過古人。非篤論也。予爲此志。一準昔賢。非苟求立異。實欲藉茲成規。示諸來禩。凡爲記八。爲簿二。爲志五。爲略三。共三十卷。凡五閱月而成。其敍曰。

古縣今縣。新城故城。黎園舊鎮。流金昔鄉。咸攬川陸。附之橋梁。倣晉朱育會稽土地記等。述土地第一。史言甘泉。傳志石門。冶谷引涇。荆山導汧。灌溉之利。被于無邊。倣齊劉澄宋初山川古今記等。述山川第二。

史家遺法。首記大事。三千餘年。如掌可指。倣漢司馬遷等大事記。述大事第三。

古云。吉行日三十里。披諸圖經。式其遺意。倣隋西域道理記等。述道理第四。

嬴秦築宮。遷五萬家。越漢始元。徙民三輔。良規旣失。志丁略戶。稽其盈虛。逮今淳化。倣宋元康六年戶口簿記等。述戶口第五。

惟民之俗。百里不同。爰志士女。逮農工商。做晉周處風土記等。述風土第六。

雍州積高。神明之區。雲陽甘泉。又帝所居。下暨小鬼。靈而不評。做齊祠廟記等。述祠廟第七。

世遠莫追。金天有陵。青鳥之冢。圖書可徵。仿宋李彤聖賢冢墓記等。述冢墓第八。

秦皇漢武。築宮祈仙。洪崖弩陸。增城在焉。百世飄忽。羊牛下來。下士奏賦。通天之臺。做晉洛陽宮殿簿等。

述宮殿第九。

征輸之薄。前代所無。農桑絲粟。以迄市租。冊籍可稽。賦于胥徒。做宋李常元祐會計錄等。述會計第十。

泮宮居前。叢祠列後。英英羣賢。光我俎豆。做宋崇寧學校新法志等。述學校第十一。

才餘于官。不廢嘯歌。此如傳舍。所閱既多。做宋無名氏衙署志等。述衙署第十二。

白公鄭國。民歌至今。王陽作令。亦有遺音。采其遺蹟。以代吏箴。做唐杜佑通典職官志等。述職官第十三。

世需多士。士貴通經。茂才異等。咸貢玉庭。做宋崔氏登科記等。述登科第十四。

廣陵列士。曾稽先賢。列女後傳。撰于顏原。邑縱叢爾。無微不傳。做晉常璩華陽國士女志等。述士女第十

五。

金石之文。古稱不朽。彙茲豐碑。庶傳于後。做宋鄭樵通志金石略等。述金石第十六。

淵雲之作。冠于簡端。國師峨峨。亦賦甘泉。後有多士。庶幾前賢。做漢劉向七略詞賦略等。述詞賦第十七。

凡志方隅。必推今昔。稽乎古圖。準以今尺。惟茲一編。咸述舊聞。勿淆其次。以俟後人。倣常璩華陽國志序錄等。述序錄第十八。

終南山圭峰寺銘

若夫一峰之上。支公疏其小池。百尺之餘。祇園森其列柏。高瞻遊鱗。類矚飛鳥。南則層峰接天。意凌星斗。北則青氣屬地。靡見寰宇。陰厓草枯。積雪尙白。煦谷氣暖。巖花已紅。怖鴿一隊。枯僧兩三。翳綠蘿而居。穿白雲而出。相與並肩。層巖凝睇。初日金碧萬端。華心易其素念。霞采憊狀。茅齋成夫麗矚。蓋已響沈音外。思舉雲表者焉。適有奇石。陵乎坐次。爰爲之銘曰。

空水易曙。白雲知春。十步五步。花香送人。蘿谷尙暗。松軒已辰。僧疑入定。雀乍棲真。鐘踈出寺。鐙暗披帷。琴牀月落。蝶帳風開。草名躑躅。花號徘徊。虬枝競挽。馬首頻回。塔看倚杵。峰真秉圭。

終南山高觀谷銘

鄠縣東南行三十里。有高觀潭。谷水出焉。五里未及。驚霆接天。百步尙懸。飛瀑搏穎。洵人外之奇觀。霞表之靈境也。若其危厓半傾。若斜景之入海。巨石自轉。同高穹之隕星。曾不踰時。已抵絕壑。雖激電之閃戶。飛矢之出林。不是過也。春雨旣積。山空自鳴。萬壑競乎一門。百丈限之盈尺。此則山澤氣阻。陰陽與之回。皇風雲色變。星辰因而匿采者矣。余尋幽匪遙。好奇斯過。遵彼磐石。薄焉觀之。齋心旣空。盈耳有悟。遂爲

之銘曰。

鯨波乍湧。龍氣猶腥。高欲切漢。光疑浴星。頽峰作檻。劈石成扃。出資始白。回瀾乃青。流金迄石。衝谷注壤。海若輸靈。坻隕遜響。遵巖覓電。頽壑尋雷。天地黯慘。風雲蔽虧。無人獨往。有月飛來。

漢麒麟閣功臣頌并序

麒麟閣者。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因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爲名。以予推之。閣蓋構始于文。終錫名于武帝。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至太始二年。始下詔。更黃金爲麟趾。以協瑞應。是時漢興已一百十年。日月麗于中天。文武集于亨衢。時博陸侯霍。已入禁闥。富平侯安世。已爲尙書令。光祿大夫。營平侯充國。龍頰侯增。均已爲郎。丞相博陽侯吉。爲廷尉監。典屬國。武。已使匈奴五年。按春秋感精符曰。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麒麟至。是知飲泉食露之符。爲連茹拔茅之兆矣。至宣帝甘露三年。始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偉矣哉。定策則博陸。相業則丙魏。名臣則杜張。宗賢則陽城。儒雅則梁蕭。武功則韓趙。使節則子卿。親賢並升。文武備列。昔陸機爲漢

高祖功臣頌。袁宏爲三國名臣序贊。歌詠功德。至數十人。然徵其美備。考其績效。均若有不及焉。蓋世遭隆平。士逢豁達之主。得明目殿陛。振聲巖廊。挾一策入石渠。請長纓度沙幕。居禁闥而不遺。在窮巷而亦顯。中廡之馬。旣擢日磾。上林之羊。亦升卜式。牧豕極于上相。販駿登乎九列。亦可謂立賢無方。用人不求備者焉。此數人者。向使生秦項之世。值吳蜀之主。上則刀筆趨走。自擬于駑駘。下則篳門甕牖。發聲于蚓。安能鼓垂天之翼。絕塵而逞其驥足哉。此門穀所以垂涕而言曰。知臣莫若君。樂羊所以捧篋而泣曰。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豈不美哉。夫以光武之明德。悼歎于龐萌。元皇之風烈。受譏于張禹。則知人則哲。從古難之。遂使孤臣萬里。餘捨地之呼。下士百世。奏通天之牘。自非英斷卓識。鴻業大烈。曷臻于斯。暇日慕其風尚。不揣謏陋。爰各爲之頌。亦以存景風之思。爲來禋之式云爾。

漢至五世。云惟百年。德盛化洽。麒麟至焉。按古圖書。讖緯之篇。來此上瑞。登庸大賢。皇皇大賢。神明攸贊。桓桓博陸。票騎同產。旣媿阿衡。亦參姬旦。負屨畢世。放桐不反。大節旣植。生知不學。英辟握手。幼君入抱。三踐帝席。兩握國寶。勳存畫室。忠勒高廟。矯矯杜陵。留侯共族。兄罹蠶室。父治鼠獄。勤勞旣著。肺附是屬。身膺上袞。世執圭玉。國鈞旣秉。民譽四洽。雅善魏丙。不友田甲。英英漢廷。口議八法。彬彬儒林。腹置三篋。侯有龍額。世爲虎臣。千戶旣益。萬騎出屯。雖有令德。亦鑿凶門。時惟鷹揚。起于巫蠱。功參上宰。事歷三主。言求偉伐。試覽勳簿。震震烈烈。篤生營平。方叔召虎。來于西京。有漢中葉。西羌不寧。黃髮鮐背。爰求將兵。

神爵之元。天子推轂。旄頭初出。羽騎始肅。光光將軍。遠夷斯服。將偃五兵。講求六穀。高平對策。進由儒者。頗厲威嚴。庶資煥雅。建策堂陛。馳傳天下。觀漢故事。講求便宜。外戚附奏。列侯詳議。號通犧畫。乃學計倪。征和之間。八蚕鼎沸。隆準寓獄。長楊望氣。中使星馳。圓扉夜閉。婉孌哲人。實司郡邸。中興之相。陰德以侯。既主禮讓。實惟仁柔。赫赫公府。恢恢皇猷。不解案吏。惟知問牛。次公簡簡。亦明法律。才平獄訟。復議鹽鐵。持躬以整。應機以疾。元平正始。實惟憂虞。職典方藥。功參立儲。幾陷許止。乃比朱虛。隆漢之規。親賢並用。城陽濟北。厥後誰踵。盤盤宗英。名德見重。甘泉召對。未央列議。輅車七乘。汗血千里。尙冠以輿。海昏用廢。六經至漢。蔚然羣師。琅邪受卦。兼擅易旗。絃服入廟。旄頭墮泥。儒術旣隆。卿階不替。宏羊駢駢。比茲心計。五鹿嶽嶽。慙其經義。東海蕭生。起于白屋。犯主顏色。責相吐握。吏持匈匈。友哂碌碌。終登貳宰。入授禮服。承明高議。聲振殿瓦。英英及門。槐里蓋寡。旣趣飲煖。遂請斬馬。賢傳旣決。佞臣斯忤。子卿少卿。並寄絕域。一踞胡服。一持漢節。義重于生。冤銜至沒。陵惟霑衿。武乃刺血。屬帳奏樂。穹廬雨霜。飛雁不下。牧羣旁皇。掘根鼠穴。書帛雁足。方困羝乳。乃畫麟閣。肅矣西京。炳靈羣公。前後萬古。茲惟日中。允文允武。立德立功。平視九駭。高參五龍。昔歲魯郊。宣尼所歎。今茲隴首。匡鼎以贊。傑閣雖朽。崇勳尙爛。望景中嶽。流芬灑瀟。昌國君樂毅頌。

臯兆大澤。伊緣空桑。猗惟若人。厥聲亦英。生後十世。不直禹湯。舉足欲出。九野虎狼。虎狼之羣。鳴鳳萬仞。

回翻秦楚。斂翼三晉。攬茲德輝。擇主以進。功殊蓋世。恩亦逾分。三光旣赫。九鼎亦震。時方忻亂。天未祚德。開騰卽墨。功墮騎劫。七十二城。悉傳以翼。英英鄒彥。曾不入燕。翩然來斯。惟茲一賢。封崇昌國。義感沒世。身雖居趙。引領北視。銜恩而息。戴德而死。頌于千年。以感國士。

萬壽無疆頌并序 代太常卿倪承寬作

臣某言。臣伏讀皇帝陛下正月元日詔書。以乾隆四十五年。值七旬萬壽聖節。敬法皇祖聖祖仁皇帝成典。布大澤于天下。猗與休哉。詔書所列。自祀五嶽四瀆。以迄肆赦。凡二十條。臣竊見皇上自御宇以來。四十有五年。國家承平一百三十七年之久。天下戶一千萬。口一萬萬。內自羣工卿士。師尹百辟。外暨億兆臣妾。遼遼曠遠。殊形而共慶。異聲而同和。喁喁焉。怵怵焉。蓋延頸接跡。冀德倖澤。自九天之下。迄九地之上。六合之內。以薄于六合之外。然皇上猶持盈戒成。蘊謙育和。自乾隆三十五年。六旬慶節。至此又越十載。始沛然順輿情。頒大詔。以妥神祈。以答中外。而又繁文縟節。槩敕勿事。面戒有司。訓諭諄諄。逮于下者。無不隆。受于天者。靡敢侈。至矣哉。法祖之烈。敬天之心。勤民惠下之誠。盛德勿德。雖休勿休之念。靡不繪丹辰。縣黼坐。降玉陛。歷金門。而被于凡有知識者矣。夫含生之類。靡一物不得其所。至聖矣。化之所被。不心而應。不踵而至。至神矣。禮樂之盛。藻地縟天。至文矣。聲威所被。窮舟阻輪。跨嶽越海。至武矣。謨文定武。廣聖極神。涵億兆之和。而受繁祉之錫。至壽矣。臣不敏。侍從數十年。自翰林洊登卿貳。親見皇上展禮嵩

高告功岱宗。歷太行。登會稽。蹕興京。謁闕里。循河隄。築海防。每所省幸。施澤輒數百萬。又親見皇上平回部。再平金川。西南諸酋。稽顙歸化。難可舉數。拓地三萬里。迄乎日月斗所出入。又開四庫館。自周秦以來。經史子集。靡不集其大成。兢兢業業。若彼巍巍蕩蕩。若此。臣竊見詩之序。曰時邁。曰般。言天子巡守。告祭柴望。及祀四嶽河海也。曰魚麗。曰蓼蕭。言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澤及四遠也。曰天保。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故曰降爾遐福。曰受天百祿。言天與天子以廣遠之福。而天子克荷之也。又曰貽爾多福。言神又能目多福貽天子也。故天不答天子以日月之壽。則百祿之應不章。五嶽四瀆。羣祈百神。不佑天子以億萬之齡。則多福之徵不顯。羣工卿士。內外百辟。不祈天子以覆載之永。則歸美之誠不敷。琬琰所鐫。金石所述。五三六經之所遺。不可誣矣。臣今者。又披瑞應之圖。集靈寶之記。以合今之所見。則狂狂踴躍。與化低昂。笑夸世之主。而待乎麟鳳。何生不育。元氣滲漉。何曩葉之君。而炫夫嘉穀。陸陸者。岱爲宗。曷爲濯露雨。瑞日月。而待升中。洵洵者。河以鴻。曷爲束魚鼈。恬駭浪。而就成功。羣蒙首首。于以戴斗。惟生之厚。庶祝天子之壽。橫日顛顛。而惟視天。何歡而抃。云慶天子之年。天人之應協矣。神人之理昭矣。兆姓之符著矣。凡此數十條。臣每見漢唐宋中葉諸盛辟。得其一事。無不加尊號。膺玉冊。鋪張鴻名。增益盛算。而皇上獨一切勿事。惟民生治術爲兢兢。蓋于于焉翼翼焉。又將超其識于八代之上。藐然而繼五位三紀之盛軌也。臣不敏。素以文字受特達之知。況親覩偉烈。首沐至化。又恭值敷天之休。率土之慶。得預百辟之末。

而奉萬年之觴。且雅頌之蹟。彰彰若彼。而臣獨不克繼軌前哲。導揚盛美。臣實慙焉。輒不自諒。謹獻萬壽無疆之頌八章。頌曰。

皇帝御宇四十五年。惟天眷帝。惟帝法天。法天伊何。敬以率先。德盛化洽。持之以謙。謙惟召和。敬以集福。儷乎天位。永此帝籙。右第一章

五緯既曜。九甄聿張。鬱鬱紫府。肇乎文章。惟茲文章。釐以甲乙。苞賢蘊聖。昭典鑄則。甲觀辰啓。乙帳夜陳。炳炳麟麟。法天之文。右第二章

惟天有鉞。鉞亦南指。惟天有弓。弓實西矢。蠢惟不靖。匪西而南。命彼六師。撻伐以三。爰俘渠率。爰拓疆土。震震霆霆。憲天之武。右第三章

眈眈穆清。厥兆誰見。三百六度。知行之健。淵淵帝躬。八裔是奠。四十五載。省方亦徧。東西既歷。南朔聿臻。惠下以實。則天以勤。右第四章

鴻流之貫。揚豫交青。視天有漢。爲地之經。惟湮隄防。下土以疾。展茲宸晝。繼彼曩烈。赫赫六飛。遵海而觀。惟帝東邁。象天左旋。右第五章

無云巍巍。天亦降威。曾不終日。雷霆已回。惟皇鑒之。以詔司士。捐瑕濯釁。一與更始。方網旣解。圓斗益明。凡百肆赦。助天省刑。右第六章

無云赫赫天實降澤八紘之廣覃州溢域帝御三殿詔出九門黎黃蒼赤歸化咏仁司農頒粟內府出帛凡百綸紵體天施德右第七章

惟威惟德帝皆則之允武允文命以顯思融融穆穆亦若示喜天之視君蓋惟一體肇啓壽域肇築慶基億萬斯年天之與齊右第八章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二

七招

昔宋玉賦大招。枚乘著七發。予讀而善之。因合其體做焉。

空同主人遊於元冥之鄉。寐而失其魂。其友愚公憂之。招於曠野。三日不得。踉蹌而歸。謀賓朋。詢臧獲。乃得主人。生平所嗜好。意志所溺惑。十失一二。猶得八七。爰升墟而招之。

曰。今子冥焉莫焉。忘焉忽焉。如遊昆閩而失足。登昆侖而隕巔。將招蒼童。下白雀。尋神氣於高下。訪音響

於寥廓。聞子昔者凌飛濤。主人江行上自大別下抵海門錢唐富春亦類歷焉。上削玉。主人以壬寅七月遊華山往反三日。東經長淮。北未及於王屋。

壬辰癸巳兩歲皆道長淮抵鳳泗辛丑歲自都門至大梁欲遊王屋不果。揆奇不已。思畢命於嶽瀆。計子所未至。乃尙有六。今將與子升中天。

歷太行道。窳高眺南衡。由雷瓊。瞰外洋。遵登萊。而岸勞成。山則岵岵。嶢嶢。雲氣四塞。泉奔如江海。龍嘯若

霹靂。驚麝銜不死之草。毛女蘊長生之術。黃金之丹可成。而靈藥可乞。水則茫茫混混。色奪絳紫。天若一

丸。魚長百里。當月午而潮定。見天中之霞起。驚志乍牧。醜酒未已。南風拂之。行千里者。不知其幾。若此者。

黃華失其奇。壬辰戊戌兩遊黃山歷登蓮花天都兩峯回塗皆慰九華經宿。台蕩奪其秀。丙申秋主人借學使者按浙東歷遵天台雁蕩諸勝。嗤太白之雪嶺。癸卯夏莊

大令所遊主人遊太白山至新開嶺憩於龍池。晒匡廬之雲岫。雲夢七澤。坳堂而可方。癸卯五月自西安南歸道楚巨區萬頃。已

十月主人訪趙舍人。喪玉於尊巖山。因同泛一甌而儼受。此亦跨凌古今。橫絕宇宙。魂如歸來。急以此請。大呼聲未絕。而百步之外。微若有影。

曰。和闐之玉。采之昆侖。百馬載一。來於西屯。行車則疾雷破地。止舍則奔星在門。昔所未值。世無其珍。侑以播川之犀。昌化之石。白文衝天。赤采照澤。廉州翠羽。鮮若霞升。瓊山蜜臘。黃如栗蒸。永昌黃金。若鑑合。

浦明珠代鏡。自播川犀以下皆見今一統志土產。復有九州奇貨。淪於厚土。中郎發土。以供嗜古。南山之石。棹破而東園祕。

器陳。鼎則仲丙公乙。兄丁伯申。卣則祖乙父癸。婦庚母辛。虹燭之錠。蝓形之尊。鏡蒲萄而馬鬣。鐘荇葉而螭紋。一寸之珠。搏於媚尸之口。逾尺之璧。攫之驕王之身。漆鐙煙騰而置地。水銀光滿而燭天。好事所未。

見。述古者所不聞。古刺之丸。古刺丸自明永樂中入中國今故家時有之。歐羅之表。大西洋人表極精恆百金直一。千鈞則如意。百串則多。

寶。乃有呂宋所產。一世瑞草。含茹則火入四肢。呼吸則煙騰百竅。蒸淫不歇。薰炙子鼻。菸草一謂百年來盛行近復尙鼻煙。

皆剖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五官拉雜。黑塞竅穴。珠胎既凌剝。玉孕復剖裂。他若士有女行。則冠紳而約蘭。吳俗男

真約金玉。剛及佩決。弱爲武容。則櫛俎而佩決。若此者。皆世之所珍。而吾子不能舉其質。言尙未卒。魂如豕脫。飄風。

拂之入東壁而沒。

曰。無已。將樂子以靡靡之聲。蕩之以淫樂。北部則縱陽襄陽。秦聲繼作。芟除笙笛。聲出於肉。棗木內實。質。

管中鑿。今時稱椰子腔竹。啄木聲碎。官蛙閣閣。聲則平調側調。裁則東郭西郭。東郭西郭見孫明經星衍芍藥本事詩。然子。

吳人也。請歌南部。曼綽絃索。院本是祖。五聲清脆。節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良輔伯龍之譜。梁伯龍。魏良

人始變爲吳姬婉約。是曰名娼。髮若燕剪。聲如鶯簧。年二七而尙穉。宵三五而登場。於是繡幄盈坐。珠鏡

滿廊。披玉茗之四部。舉粲花之樂章。一聲兩聲。若清商之出天半。高舞下舞。如神女之降高唐。風雷生乎

幕外。霜氣襲乎衣裳。上客厭金蠱之易罄。主人訝紅燭之不光。送客既出。朝曦滿堂。復有秣陵清音。維揚

小部。既美歌喉。尤擅姿首。二部今時盛行劈梨桃而心醉。擲羅巾而目授。秦淮迢迢而晚涼。蜀岡盤盤而清晝。檀

板既徹。歌韻乍透。微聲動波。沈響入岫。林鳥識其餘音。市兒應之撫手。十番嘈雜。喧於里門。方響則呂黑。

勻。鉦則羅雲。擲笛則陸三。調絃則莊昆。里中十番一部最盛。尤擅揚者。則羅凌雲。莊象昆。陸開三。呂威如。皆先後入都。獲盛名焉。始春置酒。天中啓筵。

魚鐙之光燭地。龍鷁之竿拂天。萬錢買吳孃之舟。百尺擇臨流之閣。圓鉦乍起。羯鼓閒作。響徹霄漢。聲溢

郊郭。或神迷於絕伎。復破產以酬酢。至若櫻桃紅兮半樹。芍藥豔兮雙枝。植富春之館。栽北海之池。淒迷

五夜。顛倒百詩。西雲擷英之譜。嚴侍讀長明。秦雲擷英譜。南枝傷逝之辭。南枝集。曹學士仁虎著。知者所樂道。才人所豔思。歌

至十闋。魂惘惘而不識。鄰雞一聲。影若冰釋。

曰。穀則河汴之麥。御廩所需。河南歲貢。秦中之稷。九州稱腴。今秦中人呼小米曰稷米。黃兮若真臘之寶。

皎兮若冰霰之餘。三吳之秫。佐以嘉穀。餅餌所資。雜入羹膾。飴周於輪。果實其腹。倘憎陳而說新。或罷飯

而進粥。則有北江之稻。白者如玉。俗呼爲香稻。米歲以入貢。初春未食。香已盈屋。牲則大荔之羊。江山之豕。江山船詞。豬以穀。

雲中之熊白。灤河之野蔬。射雉則句曲。徵鵝則固始。以上具見方志蔬則苳紫莧紅芽黃。白菜生江淮以北者。佳俗呼為黃芽菜。

白華陰石髮數尋。吳淞蓴絲百尺。瓢兒瓠子。露葉霜實。舊本則號堯菜。種則名葛。即今俗所呼諸葛菜。酒則會稽之醞。珍於達官。京口之釀。峩峩百船。侑以橘英之觴。惠泉之尊。酒味最冽者。紹興次則京口。吾鄉惠泉。又次之。吳門福橘酒則味若醞矣。高粱燒

春。今燒酒唐人呼為燒春。味縱劣而雜陳。莫不合歡則永好。陶陶則百年。又或選珍於山。探腴於湖。雍涼有孕香之

饜。閩廣有食果之狐。似帶匪帶。暨湯江中有魚狀。若帶名吳王膾殘。非魚是魚。膾鮮鱗而或棄。巢壘燕而有餘。燕窩一名燕

記西北則終南太行百年之鹿。屑之爲脯。東南則臨平射陽五色之鯉。薦之以醋。西湖行廚以醋論生。魚揚州亦能效之。知

子嗜之而未篤也。則有牛渚銀鱗。鱗魚以采石所產爲上。晴江石花。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藐江鄉之風味。

首饒鮓之足誇。河豚產江陰。魚僧成對始。市薪炊不熟亦能殺人。沙洲始春。海門初日。滿百則江潮已浮。捕一則怒皆欲裂。入市

則一雙十雙。炊薪則永日永夕。專諸之刃縱刺。西施之乳不釋。河豚肋名西施乳。江瑤則質薄。刀鯽則味屈。羅陳

於前。待子食畢。芳芬射越。魂若有鼻。依於屋楹。欲卽不卽。

曰。將與子攬轡燕趙。遵乎大同。回覽吳越。極於閩中。明月旣倦。宵投清風。明月清風。鎮名在定州。十車載氈裘之帷。

百船裹綠油之篷。綠篷船見廣州府志。凌越溪。抵湘江。披班竹之戶扇。垂烟波之釣筒。莫不明豔如雪。回環若風。千

金出客裝。百金擇冶容。留人則鷓鴣啼樹。喚客則鸚哥出籠。蕩子因以不歸。冶遊因之謗速。吾子閒雅。知

未敢託足也。若夫松陰偃蓋之巷。班竹如椽之亭。梨桃之谿不夜。金粟之館長晴。花交春而失影。月墮秋

而有聲。園歷十畝。樓分數家。斗隨廊而北轉。雨飄簾而左斜。恍兮若接。條爾莫及。曠千春而寡儔。藐遺世而獨立。一則氤氳。氤氳氣如初春。衣飄搖而欲仙。佩委婉而如神。忘情三五之夕。無夢百花之辰。一則光生不滅。影若新月。素采匿重帷。餘輝想空閨。慕不言之桃李。傲無聲於反舌。竊料昔者。東西望塵。君子所不能致。惟茲二人。昔扃門而距影。今披帷而吐誠。願以弱質。充茲下陳。久長要乎天地。終始誓以星辰。髮紛披而雨泣。望良人於鬼門。音響未畢。魂兮若來。隔秋花而不前。抱輕煙而徘徊。

曰。今與子搜史氏之編。采經生之籍。溯周秦而上之。逮唐宋之陳跡。行車如雷動。止舍若山積。則涉子問字之亭。訪子藏書之宅。江籬盈數畝。蠹魚長一尺。僕縱欲敷蒼檮黃道。白剖黑窮。古今之至蘊。而不足擴子之高識。若夫今天子文治之昌也。弁冕千祀。涵濡百載。徵奇編於六合。挺祕閣於大內。皇皇焉。首首焉。隆古所不克津逮。緡披萬集。甄錄百輩。惟江左之絕學。則庶幾乎惠戴。戴則生入華省。惠則書登祕帙。九經盤盤。古義是出。漢儒之詰。周易是述。戴則句股割圓。以之經天。水經水地。以緯地理。詰字則楊雄之書。校經則戴德之記。主人不及見惠徵君定字。至戴占士震則於廣坐中。一面不及請益也。所見二家之書。注水地記及校揚雄方音數書餘皆不及見。若此者。子之所見。所不見者。尚以百計。吳門之江沈冥蜀莊舍蚪蚪而無字。降柯櫺而不詳。出則鄰犬吠影。入則飢鳥競糧。越六十年。尚書著錄。吳江布衣聲爲尚書之學。六十年。近始以著錄恐涉標榜。惟布衣年近七十。知者甚希。故著之以明絕學。成一家之言。高二尺之牘。汲古之士。則踵門求觀。徇華之儔。流汗而不卒。

讀學士金石碑惟五千。大興朱學士琦收貯金石。奏開石渠厥志偉焉。刊石經及請校永樂大典。知古

則董浦。杭編修世駿。知今則茶山。錢文敏。蟻蝨一牀。甬沈酣乎論著。戈甲滿側。乃敷陳而萬言。文敏平古州苗香要奏事至數

十。蕝苑則詞林丈人。邵常熱邵編善秀水鄭贊善齊齋。鄭善虎。蔣鉛山。蔣錫編程欲程校理晉芳。詩則元祐以上。文則正始之聲。莫

不著集百卷。流傳萬編。善誠齊集蔣編修浩容集程校理勉行堂集皆叢及百卷。不朽之事。昭昭可言。語

畢四視。五步之外。來如輕雲。雖不即至。然若有慕云。

曰。今廣子伐木之簫。徵子平生之識。者儒碩彥。齒髮近百。多聞在前。英俊侍側。則有談飛四座。采暎一室。

錢塘則雄奇萬端。袁古士枝。鉛山則鋒鏑百出。即編修士錫。談神則氣王。語鬼則志懾。隨園則方全敷花。三徑則未

秋零葉。又復孫郎好辯。汪叟力敵。錢塘汪縣丞蒼霖佞佛。孫明經星衍警箴之苦辯終日不屈。明經老萊之考。汪明經中著書千餘言。證道德經為老萊子所

作。非柱下史老子。人有詰之者。則盛氣及之。錢州倅培與孫明經同客西安。辯熊耳山。言未及吐。頸已發赤。若

夫秋林萬聲。清澗五色。來錢生之寓齋。同里錢大令維喬。坐汪子於舫側。儀真汪學正端光。清談忘倦。妙緒絡繹。榮悴不

經其懷。是非不關於臆。趙蔣覃覃。樂陳先世。主人及見趙大令彪詔暨大令再從孫舍人懷玉。凡四世皆善陳先世事。侍御蔣先生和寧暨弟明經衛皆主人舅氏。

從受溫溫邵管善語故事。餘姚邵校理晉涵。同里善陳先世事。侍御蔣先生和寧暨弟明經衛皆主人舅氏。學。溫溫邵管善語故事。管給諫幹珍。民部世銘。六合之外。談浸淫於八荒。大父而上。溯淵源及百代。項

孔則推占星辰。同里項秀才森。孔布。錢許則剖析姓氏。錢先生人麟。即文敏尊人。與許大令方亨。陳鄉里氏族及著姓。均若指掌。寒暑雜出。與

居不佳。進黃生之綺語。雜蔣子之談諧。黃縣丞景仁。蔣上舍青耀。快意所及。不經於懷。幽憂可倏愈。沈疴亦立差。於是

一室之內。光入若電。魂來有聲。咫尺莫辨。

曰。今當返子中河之橋。覓子委巷之居。

主人舊居在中河橋側。委巷。

危樓則北。墻則中虛。淫霖奔乎寢榻。酷日炙

其庭間。吾子則蓬鬆披髮。十歲不足。六七有餘。讀書則善忘。識字則易畢。被笞逃塾。眼淚沒鼻。聲與百舌競。蠻字與蚯蚓爭。拙泥人滿前。鼗鼓旁列。鄰童里女。奔入滿側。疥蟲盈手。色盡醜黑。脣焦口缺。足又病。臂相與積。東堂之輒。以象太山。決北溝之流。以狀溟滓。裁枯枝爲林。剪木葉作筏。回皇一室。已入復出。摩挲雞柵。薰炙鼠穴。母姊溺愛。不復呼喝。口目正倦。羹熟呼食。食竟卽臥。顛倒錯失。呼聲如虎。不知枕母之左膝。詞尙未竟。魂已條合。體肉旣動。脣吻開闔。親朋畢賀。雜踏一室。昔飄飄焉如雲之出山。今離離焉若膠之黏漆。嬌兒十一。相識典籍。陳詞俚鄙。願長者壽彭大夫之八百。

傷知己賦并序

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擢。悲哉。無金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齊太尉之生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晝者。希逢舊識。覲於夢者。懽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時窮谷日短。關門雪深。清渭濁澀。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乙。與蒼蒼而齊色。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抱。云是含元之基。藜蒿尺深。言經端禮之闕。鳥飛反鄉。值弋者而登俎。獸窮走壖。遭野虞而褫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長夜。秦聲揚。不能激已阻之氣。魯酒薄。不能消未來之憂。叢臺

有霜殘月無影鄰笛起於東西鄰鷄鳴乎子亥嗟乎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身鐘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以泣大地搏搏非以載愁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掘井九仞冀可覩夫泉塗載鬼一車必當逢乎素識復沛郡丈人之魄或尙沈酣起魯國男子之魂猶應慷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嗚乎於是綜其梗槩述其終始虞山邵先生齊齋大興朱先生筠清苑李先生孔陽尙書錢文敏公博士全椒朱君沛明經高郵賈君田祖縣丞黃君景仁舅氏大令琦中表定安定熙凡十人賦曰

大化推遷人居其裏感乎通塞遂有憂喜非我所生非我兄弟情均誼共是曰知己是以元伯入夢巨卿哦而悅然孛生云亡鄭僑呼曰已矣夫跡不出乎四海壽不逾乎百年忽承顏而握手乃同心而比肩假以羽翼寵之光顏惟子之故豈曰能賢感茲逝者云有十焉我之降生攝提之歲靈均是同兆乎憔悴張儉至而全家傾先大父以外姻株累又為大王父償大同城工核減帑項贖產遂罄令伯生而慈父背子生六年先鬼瞰其室地荒荒而出流所居卑隘又枕大池五六月間烏焚其巢天盤盤兮如蓋予與太孺人同居一樓樓為鄰火延燒仲寶池水泛溢室中恆積至尺許嬰於數喪先君子沒後不數年瑩宏依於涓陽予免喪後貧不能自存從太孺人感尊親之義願母與太孺人兩叔父相繼下世至大令舅氏亦時周給之爰計日而分糧南阮北阮外家之西即從舅氏啓宸先生所居先生元方仲方中表十數人定安定熙尤與予善定熙以庚辰年卒於江西文杏碧桃之館雨龍竹馬之場啓遺經於別德興署中年十五定安以乙酉年卒年二十三皆未及娶外王母就養署孰壬申以後四年皆盼歸帆於豫章舅氏官江西德興知縣外王母就養署太白守井而霖雨集太歲在

亥而詰人亡。外王母以丁亥十月晦日下世年八十四。鮫鼠一庭。歸彥甫之子舍。太孺人以外王母沒後。是秋大霖雨。宅前日雲。裕中水溢出數尺。

雞犬滿棚。別公房之塔鄉。余為舅氏實君先生。二十餘年奉親而處。草沒衡門。雷飛甕戶。麟使臨而。隆里宅中。復入官。時趙登西先生官浙江。使為大母伯兄代購興隆里宅十數椽。始定居焉。尚書

與歎。先大父白欽遷陽湖始居白雲。籍東後徙縣西大宅。遂以故居歸趙氏及癸巳甲午間。類遭事。故縣西宅復入官。時趙登西先生官浙江。使為大母伯兄代購興隆里宅十數椽。始定居焉。尚書

來而徒步。尚書錢文敏公見予所製樂府百首及東里縞帶投之而訂交。西華葛衫。泫然而道。故文敏公

遊山詩奇賞之。適以事歸。遂徒步訪焉。東里縞帶投之而訂交。西華葛衫。泫然而道。故文敏公

有舊。團團如月。吳紈題五字之詩。公示以所執扇。飄飄凌雲。蜀錦寫萬言之賦。鄰人寒徑。野叟騎危。訝孤

童之抗禮。驚上客之頻來。風蘇蘇而振壁。星踈踈而點苔。被襟而檐日。是語笑而林花開。於是中外之戚。

高下之才。欣於投紵。樂與銜杯。五經無雙。爰升講堂。青門丈人。來於新昌。歲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龍城書院。講席。余偕黃君景仁受業焉。

先生嘗呼之為二俊。垂二俊之譽。共江夏之黃。作論盈篋。余時著論史數十。吟聲滿廊。快新篇之手錄。播逸格於詞

場。惟崇名之起。俄頃。譬初日之出。樽桑。昔者不樂。薄遊江干。歲辛卯。朱先生視學安徽。一時人士會集。盛如張布衣鳳翔。王水部念孫。邵編修晉涵。

章進士學誠。吳孝廉闕庭。高孝廉文照。莊大令折。壘上舍華。與嚴徐枚馬。適館授餐。談經則大戴。著史則

余及黃君景仁。皆在幕府。而戴吉士震兄弟。汪明經中。亦時至。嚴徐枚馬。適館授餐。談經則大戴。著史則

仲援。雋勃海之博帶。杜扶風之小冠。惟戴斗之碩望。彙人倫之偉觀。方千里而建節。歷八郡而盤桓。前灘

後灘。孤月濯影。上嶺下嶺。異花成團。王辰癸巳。兩遊黃山。外若齊雲。九華。復飛牋於虎觀。喻得士於龍泉。敬亭采石。天門龍眠。諸山靡不歷焉。

先生致錢詹事大昕。程編修晉芳。書云。甫蒞江南。長江天塹。淮海惟揚。乘長風而往來。逐飛隼而翱翔。揖

晤洪黃二君。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云。長江天塹。淮海惟揚。乘長風而往來。逐飛隼而翱翔。揖

賈生於江館。歲癸巳。余在姑熟。與賈明經訂交。明經年六十餘。即席次王元之高齋。韻三首。見贈。後予遊維揚。又與明經為焦山海門之遊。明經以丙申冬下世。著述甚多。惜不及見。然予交海內士

流最衆其質直好朱博士官旬季訓導年已七十餘風貌甚古愛人如不及予乙未助流秋雨霽而泛海十日並列華鐙排而涉岡高談則海若遁跡縱飲則山神畏狂裁報牋而益案疊吟

篇而滿筐天地運而成冬日月窮而入夜采薪於嚙指之辰謂丙申冬奉散髮於招魂之舍泉魚免喪列

子遠嫁竹箭貢於皇庭羈禽遊於日下迎門倒卜公之屣傾蓋柱名卿之駕荀祕監四部之目祕而得傳

歲己亥入都館於同歲生孫君溶寓爲校四部書阮孝緒七錄之編聞而願借都下借書惟翁燈事方綱程編修晉芳敦家惟寂

惟寞實惟隴西秉直德於雕鸞相逸羣於黃驪皆謂無私以庚子十月下世余與同門生祝舍斂焉迨夫

執贄之日已鄰屬續之期枕孟喜之剗勉之以易學絕施讎之手勗之以審幾嗚呼此知我者歸於九泉

不知我者謂我胡然甲第則紛紛易主丙舍則蕭蕭數椽車輪經而腹痛班馬過而鳴酸山巨源七輩之

遊人皆有集錢文敏公茶山集邵先生玉芝堂集朱先生笥河集賈明經黃縣丞詩集俱孟獻子五人

友半已不傳從表兄定安及表弟定熙均少慧錄其平生之語邵先生已下並有感其臨命之談文敏公

余不早爲恨臨沒猶爲公子中錢中鈺言之並屬訂交加禮焉無十旬之杯酒有百年之松杉心飛過嶺之樹大令舅氏以去年秋沒

斷臨河之帆錢公子中銑以己亥四月入都補官病發鬼燐紅兮沙磧逾縣丞黃君以去年夏扶病自京師

乃卒於寓舍神鏡白兮江潭謂辛巳年迎喪弟思有窮兮萬古愁無際兮終南

過舊居賦并序

過舊居賦并序

縣南中河橋之側。洪子有舊居焉。蓋居之者三世矣。後主者以直賤轉質他族。乃更徙焉。歲癸巳十一月也。室有樓。上下各四楹。樓後有池。寬可十步。霖潦既集。亦生鼃魚。池側柔桑一株。桃實數樹。一箔之蠶。春足於食。尺之童三。秋足於果。倨倨焉。廣廣焉。不自知其室之陋也。然而夏水甫盛。則萍藻帶於周廡。秋霖乍淫。則莓苔生於陰牖。出戶之棟。黽黽與室鼠競馳。賴鄰之垣。枯株與薜荔交翳。室既荒陋。器亦敝敗。其木之剝而曲者。太夫人之織具也。其甄之方而折者。予童時之唵兒也。過之者色不怡。居之者樂自若。蓋始生焉。少長焉。及授室焉。生子焉。歷二十八寒暑。乃徙前歲復過之。則平池積淤。半已作道。鄰人以桑翳其室。斧其東枝。餘者隨墮岸而踣。周隄而視。則枯條朽蔓。無有存者。而牆之攣北如昔也。復窺其室。則敗釜折几。無有留者。而棟之欲落未肯也。里媪巷嫗。集者數輩。則尙述太夫人之德不忘。因感而爲之賦曰。惟吾祖之令德兮。冀樂土之是盤。吾祖居歙縣洪源。康熙遷常州。遵過庭之雅訓兮。就婚媾於江干。遺家屯於癸甲兮。乃巢毀而不完。吾祖始卜居白雲谿東。後以其宅歸趙氏。始遷居縣西大宅。歲癸巳甲午。家事中落。乃更徙焉。駐征楫而陸處兮。爰構造之無端。借大地之尺咫兮。規周天以爲垣。逮予躬而三世兮。尙營葺之未安。詢東鄰之所業兮。云曲簿而織筐。沸晨吹於西舍兮。職吹簫而給喪。連櫺椽於後巷兮。聞永晝之鍛聲。井泉清而倚戶兮。喧朝夕之百鎗。紛吾廬之衆響兮。每夜起而傍徨。牖虛明而入月兮。瓦離披而漏霜。鳴蟲集於唵案兮。鼃鼠經其頽梁。羌吾居之何陋兮。實先世之此藏。桃離離而秋實兮。藤宛宛而春垂。風盈扉而自闔兮。雨積牆而不圍。水東西而十

步兮。桑南北以數枝。每炎暑之蒸酷兮。披後戶之涼颺。居陶陶而自適兮。雖屢空而不辭。昔先人之食力兮。乃終歲而在行也。暨慈親之厲節兮。勤日昃而不遑也。奉甘糗於尊章兮。爰夜紡而曉經也。惟鄰左之責言兮。淚洑洑而輟響也。囂聲慚而自化兮。薄俗久而益貞。訓鄰姬曰。婦道兮。舍嫗集而傾聽。迨行之於數紀兮。消閨室之競聲。憶鄒舍之東遷兮。非垂教於三徙。念琴書之去此兮。亦豈炫乎仁里。惟居廬之易主兮。情紛悒而靡喜。犬周巡而不輟兮。離悲鳴而四起。非儔類之是戀兮。情亦眷於鳴吠。遺縑巾於里嫗兮。挂別箴於戶裏。環車輪而遠送兮。盼百步而不已。別遙遙而六載兮。乃屢過乎里門。池涓涓而已竭兮。桑猗猗而靡存。紆蛇出於毀竇兮。宿莽抽其故萌。伊茲樓之虛敞兮。乃久處而習魂。紛一歲之百夢兮。每九十而是賁。荷鄰柯之曲蔭兮。感檐日之奇溫。思吾親之居此兮。亦撫子而抱孫。業去此而適彼兮。遂遠泰而屢屯。歲月盈虛。人生與俱。前負米而養志。茲銜戚而晝居。雖爰居而爰處。孰倚門而倚閭。昔居廬而亦樂。今室廣而增歎。悟卅年而成世。實一世而此居。旣性與境而皆易。吾又何樂此。一世之餘。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三

楚相孫叔敖廟碑

隆古以來。吾知之矣。高卑甫形。君與民近。天子猶一方之吏。九重有並耕之說。沾體塗足。日接于巍巍。茅茨土階。不隔于攘攘。負哉上乎。九紀以降。五遷以前。惠民之實。事歸于元首乎。由周以來。亢鋸益密。閭闔九重。黔首不能歷其一繁露。十二圓顛。不能瞻其杪。又人列十等。國及數圻。非夫實心之宰。莫就小康之俗。而循吏一傳。權輿于司馬。春秋五人。兆始于南郢。則實惟楚相孫叔敖云。相君期思之鄙夫。荆楚之下士。推其登進之由。投分之始。則婉變之一人。膺薦賢之上賞焉。道由于莊王罷朝。樊姬立侍。牀第一語。史臣書于廟策。朝守三歎。尸臣易其常度。人以謂南服之霸。非君王之謂。樊姬之力也。吾以謂令尹之進。非虞邱之功。掩袖之效也。然相君本幼而神靈長而秀羸。殆庶隣于亞聖。儀表出于齊俗。有多能之稱。稟無欲之性。一日出見岐頭蛇。殺而埋之。啜其泣矣。是將死矣。其誰知之。母也聖善。庸何傷乎。子有陰德。是知一成而爲敦。蛇邱以之著號。兩首謂之枳。妖德因而自戕。及其相也。四境咸喜。一人獨弔。相君降赤芾之尊。聆白冠之語。位益高而志下。宦益大而心小。同虎乳之三已。凜狐邱之六言。四牡戒其疾。則利牝馬之貞。一狐怯其溫。方縫殺羊之鞞。利前害後。悟主于蟬翼。泉輕幣重。利民于蟻鼻。迨夫百事具舉。精心爲政。

衡前於輓三年而不知輪庠于柵半歲而自易百金之玦無益而可碎三尺之喙不言而奚事又修僕區
 之法擇鬻熊之典舉荆尸之政紹封汝之規惟此文德益之武烈詩曰元戎十乘軍志曰先聲奪人盛矣
 哉勝則河雍之濱封武軍之尸敗則敖鄙之間食嬖人之肉霸業之定由勝算之先與至夫爲于一日利
 及千祀築芍陂濟陽泉淮南王書曰決期思之流以灌雩婁之野皇覽云激沮水之波以作雲夢之澤後
 有知者楚南大澤之池誰其嗣之廬江萬戶之邑謹案祀典曰法施于民勞以定國非是之謂乎夫其三
 仕三黜勤拳于當國十世二世綱繆于家事固知尺帛之暖不逮于生前負薪之困將貽于身後而存資
 相工之益沒餘伶人之助越襪荆鬼避一名于寢邱戾岡妒谷環萬禩于封邑君子之澤非將斬于五世
 廉吏可爲行有奮于百代焉廟蓋創于西京之初修于延熹之歲棟宇墮壞則感夢示之兆輪奐聿新則
 遷秩酬其德迄二千年有舉莫廢知縣謝君慕潘國之政紹魏郡之績方校輿地著士女之志遂覽勝蹟
 涉名賢之庭見夫曠而不修憬焉而懼又以其地逼隘遂移先賢句子之祠祭于別所增其式廓需以時
 日廟成乞爲文于石時予方助修縣志校勘圖經陵谷未變長掖之碑已迷淮流方漲北隅之基宛在竊
 以爲旣食其利必報其功連山之竹木相君之所植九壑之蕃廩小民之所利平田納秸則一畝浮于十
 鍾方舟下粟則數鄉濟于百縣昔云墜塢下濕今惟沃饒上土惠此中國遣于孫子矣余感夫循良之首
 美利之廣宣尼未生不及流遺愛之涕爲賈先隕無由識治民之效而使東南之民日出而尸祝百世之

下春祠而歌舞。中興主相。聞縣名而動色。末世嗣續。入崇廡而頡胙。則奉法舉職。守死善道之吏。均未得及焉。是以班固作史。宰相入于良吏。范氏紀載。司空儕于牧守。莫不舉此成法。譜彼風愛。斯所謂知致治之體。得核實之道矣。則夫綰黃綬。乘墨車。至祠下者。流連乎堂戶。留覽于豆俎。遐哉渺焉。蓋移風易俗之事。孰不由于此焉。

八月十五泛舟白雲谿詩序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谿小閣。月來沉沉。錢唐郭生。南巷呂子。或攜壺觴。遠挈簫籥。予與孫君。買舟深港。徑可十尺。租才百錢。王生居廡。疊市甘脆。菱粟之屬。粲已盈艇。與二三子。拍浮其中。幃袖作帆。折柳代櫂。西經紅橋。東阻北郭。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啾啾唧唧。聲不得歇。沿谿以北。稍有竹樹。下蔭密藻。寬可彌畝。黑白萬羽。浮沉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檐瓦可數。橋陰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蒼響。呂生歌狂。不覺離口。樓閣半里。鉤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勸酬。欣羅狂譚。樂說舊事。忽復相視。首已如沐。唵肩既冷。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匿。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爲逸。嗟乎。半世之樂。成于奉親。百晝之娛。奚若選夕。奈何中歲。各值多故。星辰渝乎昔約。風雨破其奇襄。顏非朱而潭鯉驚。衣皆麻而林鳥訝。此則攬盈尺之照。則逃影子。聞聆入秋之聲。而離樹却走也。以少歲之遊。畢于此夕。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不忘耳。詩凡若干首。

時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八月十五日。越三歲己亥十月二十日。序同游者爲錢唐郭鎔。同縣呂星垣。孫星衍。王育璇。凡五人。

適王氏亡姑權厝志銘

先君子同產七人。其五爲適高氏亡姑。歸縣學生其泰。早卒者也。姑又次之。年最幼。與諸兄弟齒。故行第七。家人咸呼七姑云。魯國嬌女。扶風幼妹。生甫數月。卽罹家屯。時先王父追償大同城工核。喊帑項。臺符屢下。折田券而輸官。囊金已空。嚮鳴堯而傲屋。爰自雲谿里舊第。遷于中河橋賃舍。脩脩予羽。業鷓鴣之四章。依依降桑。均鳴鳩之七子。甌生塵而日寔。風吹籜以歲寒。然而歌詩甫半。悟鹿食之相呼。魯論未終。結鶉衣而不耻。以儒風移其閭識者也。乾隆十七年。歸國子監生王君汝桂。琴瑟靜好。松柏悅心。樂羊廢讀。則正容以悟之。周郁耽遊。則流涕而私諫。尊親嘉其有禮。所天感其柔誠。無何值歲元枵。傷夫奇疾。文官見兆。知宏微之倏奄。蔣侯示神。識悅豫之永截。髮夜禱。則光暗北辰。割肌晨饋。則血溢衷初。靈場之鏡白燼。虛牖之幔驚開。雖戟手爲厲。尤避貞姬。而搏膺之言。親聞弱婢。臨終誦詩而逝。未知其祥也。嗟乎。語怪之錄。哲人所懲。而無鬼之言。阮生已屈。同禡三載。侍疾七旬。摩笄自刺。則慈母驚啼。對食不殮。則君姑繞泣。痛心誓殞。掃跡居樓。連廩而語不聞隣。限室而影無踰闔。蓋雖雅志竟遠。而已枯魂待斃者矣。先王父憂之。俾啓紗幔。以授徒。飾蒿簪而教讀。童姬繞案。便號經師。幼奴入門。咸稱弟子。亮吉每以春秋暇。

日參訊起居。念揚水而傷心。勉遺孤于忠孝。蓋一門兄子。雅愛李膺。兩世曠僚。惟期沈正。先是監生君父某。三世未葬。七棺在堂。平原則哲。孫屢殤。信都則全家善病。姑每以爲憂。微而入諫。某未之急也。無何姑亦遭疾以卒。烏乎哀哉。松枝生室。華屋廢爲山邱。桃符貼窗。餐廚減于藥竈。鄭宗孝婦。雖代尊章之愆。穎川悖守。將受亡靈之責。姑生于雍正五年月日。卒以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九日。守節二十五年。年五十有二。無子。以翁命撫族子及異姓子各一人。甥而禰舅。不聞昔經。子又生孫。望之異日。以監生君未葬。故權厝于某所。禮也。積陰之氣。旣驟損乎生人。陳殯之居。或不容於列匱。重爲之銘曰。

繫中間之弱質兮。夙降志于典墳。旣怡松而悅柏兮。乃出室而字人。嗟三年之失儷兮。羌廿載以酬身。視雙棺之前後兮。隨七殯而紛陳。厝廩之未可久兮。亦聊以妥夫貞魂。

與孫季述書

季述足下。日來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懸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尚旣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年差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距強仕之日。尙復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效。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絜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慙生我。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感此數

語掩卷而悲。并日而學。又傭力之暇。餘晷尙富。踈野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攜素冊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人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界公卿之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謂名士。或縣心于貴勢。或役志于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于博奕之趣。畢命于花鳥之妍。勞瘁旣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者之失也。間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媚世。未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沉之思。韋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碁。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并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妒耳。每以自憫。亦惟敢告足下也。錢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序

重光亦僑若元月。吾友錢君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畢。時予方疏國語地名。未竟。病茱駟之莫定。阻形魚之乏證。旁采金石。搜稽或窮。高觀周秦。披覽亦徧。聆遂得于許氏。臯落證以韓生。廣都之壠。注乃增乎韋昭。卑耳之谿。名堪通于劉向。以墮高之文。識觸山之語。誕由田渭之蹟。知惠竇之傳疑。國語共工氏墮高。觸山折柱所由附會也。又晉語爲惠公。從子于涓濱。涓濱韓非子書作惠竇。茫茫一編。窺古獨笑焉。蓋六合云渺。難從豎亥之步。三古甚遠。誰詳伯翳所名。而儒者好破舊聞。矜其臆獲。甚或變易陵阜。移徙川澤。此則超北溟之說。非屬寓言。移太行之語。遂成左證也。夫創奇者旣信心之已過。守故者又目證而或離。以數雜之居諸。窮八埏之浩渺。知其難矣。又況高下定名。肇于文命。川數著錄。仍自元公。梁卜之所未言。樊李千焉缺注。卽云證之別簡。而東

陵未究。先地昧于金蘭。漢地理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注。廬江郡有金蘭縣。按金蘭無所考。二漢亦無此縣。水經注縣字當有誤。橋山屢移。遂神迷于劍鳥。而能采茲衆說。成乎一是。高平廣平。皆區方之可指。朝陽夕陽。非向背之虛號。則前哲之所未及。視景純而或過者焉。時孫君季逵。亦注山海經。削諸迂怪之談。證以耳目所及。揖夷堅于上世。諒厥用心。友。護鄺于六朝。均茲命意。蓋輿地之學。至今日而言者益廣。亦訂之益精也。若夫日下之所在。息慎之爲方。此之闕疑。師夫前聖。

適汪氏仲姊哀誄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日在西隅。亮吉客西安使院。得舍弟京師報書。知仲姊之喪。質明爲位而哭。烏乎哀哉。天高不聞。喪我哲舅。伊惟哲昆。閨闈之仁。烏乎哀哉。秋林隕風。嘉實首墮。高厓驚雷。迅羽早落。固知本傷者。孳隕。巢崩者。卵毀。而未墮之翼。迷音于霧雨。在林之柯。甘志于搖落。是可傷矣。不有闡微。曷云紀實。烏乎哀哉。姊諱蓀。先府君次女也。先是府君舉一女。婉孌穎惠。未期而殤。府君哀銜于心。朱誠厥臂。及姊生前。志宛然。固知一嚙之肌。恩延乎再世。盈掬之淚。沉痛乎九地。雖在甫生。而孝德已種矣。年及毀齒。出就女師。誦盤中之詩。工九九之筭。先王父尤鍾愛焉。年十一。遭府君喪。育于外家。外家女兄弟十數人。聯裾爭華。簪首耀玉。見姊工作。爭走憫之。姊曰。是貧女職也。夫奚以恥。桃林披華。靡追乎遊讌。風雨如晦。尤勤于夜織。一樓不遷。十載于此焉。一夕。女兄弟十數人。共坐室中。比舍回祿。延及寢室。闔坐盡走。

不知其然。姊獨却入室中。扶外王母。龔太孺人以起。人以其異之。伯姬待姆。無下堂之嫌。劉姜叩天。獲反風之應。誠孝之所格也。年十五。通論語毛詩。蘋藻可掇。無忘乎飲泉。簞瓢亦怡。陶陶乎婁空。時伯姊已出室。母舊多病。一室之故。姊實總之。檐曰。杲杲。曝先人之賜書。樓風蕭蕭。值嚴親之諱日。聞趙女之哭。哀感路人。聆樂姬之論化。及鄰媪從舅氏妻董安人名知人。嘗曰。姊曰。端敏之性。必宜爾家。柔仁之資。亦儀其母。爲中外稱首矣。年十八。歸國子監生同里汪君德涓。相夫有禮。處家以勤。上承君姑。內接同室。汪固巨族。食指數千。每伏臘。有辰。或值宴喜。堂寢左右。列盈盈之百筵。居鄰東西。陳淺淺之束帛。侍婢林立。行僮候門。姊指畫裕如。應機俄頃。伯姬歎其敏決。媪嫗以爲神明。于于焉。肅肅焉。豐約各適。其宜者也。姊事母孝。一歲迎養。常及十旬。亮吉以貧。故輟讀。姊哀其志。俾得卒業。梁安定之室。樊懋繫其輕重。李伯度之學。穆姜益其神智。姊自處尤約。曷澥曷否。服前時之嫁衣。一餐再餐。同守舍之薄餼。然而斂之數質。則周六親之貧。倉之屢匱。以拯四舍之急。蓋廓如也。晏如也。前後凡產四男四女。今惟一男四女在。姊嘗謂亮吉曰。吳下之俗。出室之女。資千金而靡吝。授經之男。脯一束而殊慊。子每病之。是以多金延師。先日供具。所以教者。靡不兼至。今子已授室。幾有成立。而姊遽以卒。烏乎哀哉。歲在丙申。遭吾母喪。姊及弟五人。拊踊一室。自是凡出處動靜。必咨姊後行。姊哀其衷。撫視尤摯。逮亮吉舉順天鄉試。姊貽書及之。勉以世德。乃昭昭之言。方鏤厥膺。而冥冥之棺。已闔厥視。言旋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遂拱女須之里。烏乎哀。

哉。姊生乾隆五年十月二十日。卒以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一。遂爲之誄曰。

金瓯不存。澤蘭永逝。惟姊之孝。申乎易世。祁祁府君。訓方惟義。亦越慈母。柔規靡替。有爲其文。有玉其質。哦詩習算。儒服是試。歲之重光。云值閔凶。予羽飄搖。室遷于東。婉孌諸姬。耀羽綴玉。姊居其間。布裳整肅。鄰之不戒。燼其東南。赫兮沸湯。伊誰克探。一女之勇。逾乎百男。惟茲諸姬。自謂靡及。厥聲英英。中外咸集。歲華方殷。事此夫子。伊惟德門。克匡厥事。慈親之訓。民生在勤。惟姊承之。富而能貧。盤盤一編。朝夕靡替。云茲衰祚。以望予季。疇昔蓬居。凝泣之辰。持編夜歸。憶姊候門。入室爨冰。束火不溫。姊勸我讀。達乎凌晨。承師之資。惟姊是恃。會三十年。靡慰厥志。重泉既反。見母有期。云此弱弟。行猶棲棲。伯遵乎西。仲居于北。言旋言歸。靡有年載。烏乎哀哉。暉暉日月。人祈其壽。我獨異斯。曷云不驟。晏晏室家。人慶厥居。我獨異斯。入室而吁。曾昭昭之昔戒。復洸洸之別淚。星離離而幾易。魂遙遙而莫逮。昔昔之期。夢姊于庭。若戒塗而南適。勅予季其東征。朝陳書而發冊。懼宵兆之不禎。詎徂春而徂夏。慟一死而一生。烏乎哀哉。父兮母兮。惟姊從兮。曾是鮮民。不克共兮。欲報之德。惟姊中兮。曾是鮮民。顏之覲兮。情憧憧而哭姊。志惋惋而悼姑。感衰宗于五載。會十輩而九殂。維賈逵之永歎。服仲山之不除。庶百年之倏忽。永嘉觀于淵塗。

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後敘

靈巖山館叢書大類有三。小學家一。地理家二。諸子家三。地理自山海經至宋敏求長安志。凡若干種。先

生以亮吉。竊知洪濁。稍別廣輪。每成志地之書。輒預校讐之役。闕逢執徐歲壯月。所校太康志地道志二卷刊成。授簡賓筵。命書後序。謹按太康三年者。晉平吳後第二年也。日南之地。甫入輿圖。建業之宮。裁爲郡治。于是潘岳著關中之記。摯虞成畿服之經。王範上交廣之書。徐氏作都城之錄。唐李善注文選。稱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是知州郡之外。又志八荒風土之餘。兼詳異俗。拓地萬里。成于二紀。劉石未興。揚益旣滅。令甲之所載。典午之最盛云。厥後賈耽之述四夷。樂史之詳百國。蓋灌輿於此。與王隱以作史之才。著承家之美。時則五馬渡江。纔逾三主。羣龍戰野。已沒八州。而史氏區區。欲按伊洛之圖。舉秦函之界。雖寰中百縣。曾隸方輿。而海外十洲。同夫飄渺。撫劍及伊吾之北。而褰裳阻天限之江者焉。今觀所述。姑臧穀遠。辨方語之譌。大夏令支。補職方之闕。采聲罔實。或見諳于酈元。綰籍陳圖。庶亟登于劉氏矣。以此編摩。推其紹述。則仲遠一記。旣導美于太康。彥季全編。殊有功于處叔。飲水知源。撫柯求葉。亦沈約魏收之祖也。昭代右文。坤輿日闢。皇帝復撰靈河之紀。著灤水之源。輿書歸于乙部。盧牟資夫宸斷。皇大哉。莫以尙矣。先生才爲命世。學旣專家。每集一編。明乎匝月。煥綠字赤文之采。補蘭臺石室之藏。茫乎莫測。興望若之驚。疑者勿言。守闕如之義。亮吉不敏。遂不辭而序之云爾。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鉛山蔣先生碑文

先生諱士銓。字心餘。一字若生。江西鉛山人也。先世吳越著姓。彭錢世家。祖諱承榮。年十數齡。值明崇禎

甲申之變。長楚無室。哀錢王之孫。宛童寄生。作蔣侯之裔。父贈君諱堅。生有異稟。長而奇貧。陳萬游俠。惟云濟人。申韓刑名。祇除害馬。年四十六。始娶鍾太宜人。逾年生先生。先生含宏深之資。稟倚魁之行。年四歲。母鍾太宜人教之。剪桐葉以習書。裁竹枝而成字。聲滿一室。智百常童。時清江楊勤恪公。以主事假歸。過瑞洪見焉。樂肆問奇。先知遠志。衡門訪友。卽號通家。越三歲。鍾太宜人授九經畢。贈君攜先生遊澤州。擊楫于洪河。停車于霍太。鼓接天之浪。定異常鱗。嘶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館于鳳臺王氏者數年。王氏樓接百棟。書連十楹。先生達晨而觀。終歲已竟。時耆師宿儒咸在。驚趙禹之無害。傲叔向而不能。年二十二。始隨贈君還鉛山。其年卽補博士弟子員。時左都御史錢唐金公德瑛。視學此方。見而異之。有奇人之目。國器之稱焉。逾年丁卯。舉于鄉。越十年甲戌。以試授內閣中書。又二年補官。充誥勅撰文中書舍人。明年丁丑。成進士。改庶常。自朝考及散館。皆列第一。授編修。前後充武英殿國史館。皇清開國方略。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省中四戶。天象應其休徵。海內一人。人倫資其模楷。中壘之校秘閣。是曰兼官。永明之策秀才。號稱得士。偉矣哉。仙人入宦。東觀比于神山。漢官定儀。太史高于上宰。此先生之官也。回翔館閣。云惟廿年。眺覽巖壑。中逾十稔。武榜之干進若彼。成都之守靜若此。然而淩雲一賦。天子幸其同時。涉湘逾年。九重歎其不見。是以道馭六合。前席聆其極言。威約百僚。當官容其臥病。長揖之下。上相以矜名士之呼。禁中所定。此先生之遇也。至若雷電倚戶。恣其發揮。雲霞

在天從其剪裂。植筆岱宗。並日觀而爭秀。回瀾滄溟。與滬閩而競納。五字未竟。薄海誦述。以迄殊邦。一篇甫成。薦紳傳鈔。暨于女士。鉗耳之造象。必乞高文。馭臂之傳經。亦求定說。繡平原而絲貴。圖洗馬而練空。此先生之名也。丁卯乙未。遭贈君及鍾太宜人憂。哀至卽慟。哭無常聲。又終鮮兄弟。一妹聯其影形。我送舅氏。外家均其休戚。祁黃羊之薦友。鄭罕虎之知人。匹士未達。夜寢于焉不寧。一夫未安。露坐爲之畫策。爲上客設饌。無改八口之飢。與踈宗合居。依然四壁之立。此先生之性也。執亢鋸之柄。以扶倫紀。踞竈觚之識。以飭士林。王貢在位。風俗比于鄒魯。賈范入官。節義崇于性命。故臺省未入。已生列柏之風。惠文欲冠。先起避聽之諺。有緇衣好賢之雅。墨車疾惡之聲焉。此又先生之志也。梁木易萎。激湍不駐。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南昌里第。春秋六十有一。逾年歸葬鉛山。禮也。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異聲而同哀。遠奔而近赴。烏乎哀哉。蘭芷之芳。不得見霜。膏明而燭。翠羽而殃。痛彭城之廉里。悼交州之讓鄉。是知三尺之石。不足書百年之行。盈掬之土。無以掩蓋代之名。而松楸甫萌。若有待于恒榦。華表旣峙。不無望于歸魂。此則化人之委蛻。入戶贈之三號。柏堂之隕身。臨穴增其一慟。亮吉先生前主安定書院時肄業弟子也。文舉之來魯國。先蒙小友之呼。步舒之至江都。遂受專家之學。立碑置墓。植表景行。烏乎。隨武子之德。我欲觀于九京。郭有道之文。均不慚于一字。

將定安墓碣

君諱寶善。字定安。從舅企宸先生幼子也。澤門之哲。長號多姿。江夏之黃。生而善悟。爰自能言之歲。卽標獨異之稱。母董安人尤愛之。以善病。未令苦讀也。所居枕谿樓閣。尤勝。成童後。出居外舍。軒楹啓日。雲麗迷花。門徑臨波。風疎振柳。羣從旣盛。執友時來。饒茲勝地之吟。益以華年之樂。君願簡靜。無所嗜也。默然視層城之移陰。與飛鳥之過跡。則停觴以思。淒淚忽墮。故銅臺之遊。乏謝莊而寡韻。南皮之會。有吳質而損歡。一日。偕送友人葬。夜歸。室冷無寐。秋蟲鳴階。鑑薄影于星河。弔浮光于林露。是夕言神鬼之事甚悉。烏乎。君蓋有悟夫年命之靡常。而修短之合致者矣。君之卒。以療疾。遺命以道士服。斂爲詩若干首。母不忍視。亦納諸棺中。化形之鶴。猶愛羽衣。識字之蟬。偏隨病骨。予與君知愛特甚。自君卒及斂。嘗守君之寢。烏乎哀哉。生何如死。願入夢以諧魂。夜已嚮晨。尙陳尸而待暝。君以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有三。卽目其年九月附葬于先人之壙。禮也。君聘妻孫氏。誓節不嫁。奉姑以居。雖無子之痛。較甚羊舌。而嗜義之念。有重熊掌。可嘉也矣。予爲君從表弟。少君三歲。懼夫江水衝溢。高陵或沉。爰爲立石于墓。而誌其歲月云。

靈巖山館詩集序

夫時至則爲者卿相。然絳灌在位。斯懷慙于賈生。聞世一出者達人。而郟管不升。亦遜能于諸葛。若夫承天八柱之才。勳勒于五岳。後帝七車之識。名徹于三辰。仲寶撰述。燮陰陽而乃成。元凱注經。盟帶礪而創

始。則不朽者三事。兼之于一人焉。巡撫秋颿先生。應靈潮而生。有列緯之望。先德則歷相唐宋。望族則屢遷吳越。爰自生初。已徵異表。練時日而拜庚子。學春秋而知己亥。然而大任欲降。始遇己屯。蓋公生十二年。而先贈公卽見背焉。公秉茲祖德。飫聞母訓。厲志于初服。授經于蕭寺。霜凌晨而辨色。月映夕而開緘。靈巖山館者。公昔讀書之地也。山石壁立。披松檜之天風。湖波浩然。挹魚龍之奇氣。命世之學。根于此矣。濟物之量。兆其端云。集之所由名也。迨乎釋褐早歲。襄職禁庭。鄴侯之稱典客。國士無雙。茂陵之策平津。漢廷第一。以此達才。冠茲朝彥。允矣。遂復百縑市紙。旬日而賦三都。十吏侍書。一畫而揮百牘。樂彥輔之名言。劉穆之之幹識。公殆兼之。維時官京師者。贈太傅錢文端公。工部尙書裘文達公。刑部侍郎贈尙書錢文敏公。暨大興朱先生筠。禮部侍郎錢君載。少詹事錢君大昕。編修蔣君士銓。按察司王君昶。從舅氏蔣先生和寧。皆海內偉人。士林碩望。交滿一世。尤厚于公。倡酬之篇。于焉以富。未幾。帝知茂倩之深。人望安石之切。出蓬觀而建節。過隴坂而行部。迄開府于全陝。攝節于甘涼。十年之中。奇勳數著。遂膺茲殊寵。錫以崇階。涿郡三綬。表應物之才。會昌一品。名等身之集。而公事所屆。出玉門者萬里。持節所及。歷烏道之百盤。秦州書事之作。野老誦其辭。太白禱雨之章。屬吏傳于口。惠愛形于著述。訓誡不斷于文誥。自乾隆丙戌以後。至是凡得詩若干篇。合前所作。編爲靈巖山館詩集若干卷。神明之範。非所識矣。意度所在。微得言與。何則。雅頌旣遙。騷歌亦古。斷于唐代。不乏達人。曲江感寓之篇。元和言情之作。常侍七日之寄。

中書三楚之吟。無不弁冕一朝。楷模來禊。然或擷美人之香草。殊少壯懷。類澤士之行吟。亦乖偉望。求其稱斯名寔。符于德度者。實惟難之。若公前後之所作也。魏行人之念母。秦康公之送舅。陸平原之勗弟。鮑東海之寄妹。暨于友誼。尤富篇章。山公致叔夜之牋。庾令問深源之牘。甚或慰耿恭于絕域。書至而涌靈泉。弔溫序于高原。事久而含生氣。性情之故。有獨摯者焉。上若九如。所以答君貺。五箴。所以達下情。韋孟愛君。辭皆悱惻。劉向對上。言必懇誠。是又求匪躬之節。必于曾閔之門。陳大雅之音。先洗江徐之習者焉。若乃際天人之學。恢八極之槩。沉想極于羲軒。大氣包乎垓宇。含墨未吐。先翻積石之源。擲筆而前。卽有終嶮之勢。匪由人力。殆降自天。固知崇朝而雨天下。必屬太山之雲。盈寸而燭九幽。實惟陽谷之日。夫豈蓬蓬焉。燭燭焉。寸明尺澤之所可擬乎。授簡暇時。命爲之序。亮吉孤露偏同。聞知獨陋。宋楮刻而無用。鄭璞操而見知。稱孔融之小友。事涉抗顏。受蕭奮之專經。義當北面。歷茲年載。備極讌談。昔者彥升弁文憲之集。云以述恩。陳留序江夏之文。藉之垂法。今之握管。義亦云然。至若勳名之昭著。惠政之周流。則蟠松生徑。將參召伯之棠。多士在門。行關孫宏之閣。其紀于國史。著于金石者。將與垂山惇物。共不朽焉。非所及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四

與孫季逵書

季逵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頽仰宇宙。夜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床几皆動。士旣不實。條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家。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徒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塵之外。更築生墟。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斷。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于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變。幸蓄光彩。重修唐太宗廟碑記

蓋聞天眷有德。五運所以疊隆。民報惟功。百世而有必祀。矧大矣遠矣。聿臻上治之休。唐哉皇哉。爰同中

古之號。則黃帝之壽三百。以畏其神。炎宗之廟六十。思廣其報者矣。醴泉縣唐太宗廟者。自宋建隆之歲。創自東郊。逮明萬曆之年。移茲南郭。嗣後百有餘歲。曠而勿修。守土者懼焉。請于上官。發茲中帑。銀凡九千有奇。工甫數月而畢。乾隆四十五年。歲在庚子也。天作高山。成萬年之寢室。漢立原廟。藏一帝之衣冠。固知魂魄樂遊之地。近在武功。神明永聚之鄉。先瞻谷口。祀典所以重與。夫閭位不列。則嗣漢者首唐。大統有開。則名宗而實祖。必推其始。有可言焉。爰自黃星既見。天習瓜分。黑水羣飛。民隨波沸。未嘗知九州百縣。統于盈寸之圭。四海萬天。責成一人之抱。金宿則時時入斗。玉璽則頻頻出宮。天地之厭亂至矣。神人之望治切矣。于是六合再朗。成于戊午之朝。星辰忽降。光茲甲乙之館。允矣哉。太平之運。兆于開皇十八年乎。一治一亂。運天地之生。前聖後聖。拯斯民之死。故上古未奠。則八裔開媧氏之勳。中天未平。則雙龍建神禹之績。近古未靖。則六馬昭唐室之功。亦越萬年。甫開三聖。則凌晉跨漢。越秦軼周者焉。尤可異者。禮樂征伐。並曜一時。文德武勳。兼隆俄頃。定龍鯨之駭浪。握管而賦小池。戡兕虎之雄威。擘箋而唳艷體。何其盛也。美矣君哉。是以廿三年之政。紀在史官。十八士之文。壓于御製。梁魏二武。對金甲而顏慙。高光兩朝。見華詞而色沮者也。至于自家及國。則略跡論心。陳混一之策。奮袂而起王師。挈九五之尊。拱手而歸嚴父。此則漢尊太上。終非有位之稱。周得武王。方有無憂之實。卽或闕伯搆毀。元武貽譏。此之播稱。或云慙德。不知西京歌尺布斗粟。廟亦稱宗。東征賦取子毀巢。名無嫌聖。恢恢乎包舉天人之槩。非一端

可議者乎。知縣蔣君宰斯三載。禮祀歷時。護青蒼之冢樹。繚以紅牆。法太紫之星垣。建茲黃屋。三過昭陵之作。世遜其工。式瞻畫象之文。人推其博。當惟新之落成。乃徵詞而授簡。亮吉再辭不獲。三歎以興。昔者龍鳳挺質。表偉度于書生。今茲翼轡負文。紀殊勳于下士。則通天義。曾嘉沈炯之表。漳水浩浩。永陸陸機之文。英爽邁昔者。諒鑒觀在今也。遂使兒童父老。嬉遊忘天日之尊。榱棟几筵。環拱聚川原之勢。他日者。過驗穹碑。來觀典禮。庶幾衝山之風忽起。西接上郡之祠。如龍之雲怒飛。東連豐水之廟云爾。

錄楊起文白雲樓詩序

白雲樓詩上下二卷。今錄作一卷。予觀其下筆不凡。寄思無朕。回視聽于內。而運徑寸于外。一世之事。不入于戶域。而千載之念。時輟其餐寢。茫昧于衣履之近。而振悟于丘索之表。徹卷而視。以鷄犬爲麟鳳。枕軸而臥。疑妻子若聖賢。故其言多古裏。意寡近韻。若曙色未啓。天有昭回之星。秋飈乍興。原多淩歷之響。林木幽蒨。欲晤言于山鬼。宮徵離合。非有心于作者。推其志。亦欲混哀樂于一致。然辭愈達而思幽。平古今于俄頃。然心雖長而旨短。此則達人促朝露之期。而撫編饒駒隙之感者矣。吾鄉論詩者。以同時若干人。合君爲六逸。然觀其筆墨所至。寄意所極。惲格南田集。尙不能獲其彷彿。則不欲更論也。茂挺抒華于唐代。應德發藻于有明。啓文振秀于本朝。蓋吾鄉詩人之冠也。君曾孫毓舒。與余善。亦學君之爲詩。而意識限之。上章困敦歲余月。錄君詩竟。因序數語于篇首。亦以明吾鄉詩之足傳者。止此數人。俾步趨者知

所嚮往也。

祭保母王氏文并序

保母王氏。父本土族。歸于某。某無賴。僦外家臨谿屋二間。貧不能出直。母因歷乳兄及姊以償之。亮吉生時。母年五十餘。司保抱者又數歲。後母老且寡。轉徙寄食。逮亮吉補學官弟子。母來賀。因流涕語曰。吾有五女而無子。以後事累郎君矣。及母卒。亮吉適客外。竟負前諾。歸詢其女。又不告母葬所。因設薄醴。招其魂以祭之。曰。

五女之門。盜所不過。母而遭此。亦云家禍。嗟嗟五女。乃嚮一餐。七十之年。渺焉寡歡。惟母之亡。實惟我愆。重泉之恨。曩昔之言。母難復生。我述母德。惟母之德。人所不克。烏呼藐孤。而敢忘昔。零丁孤露。育于舅室。兒之告飢。母曾減食。負而過塾。聞讀以思。母分傭錢。兒迺就師。皤皤黃髮。助我親喜。聞師有言。兒讀善記。兒童而冠。厥聲莫英。猶未若母。仍呼以名。如何有家。不母之顧。非我之尤。實母之故。周廚歷室。慨我之貧。粟絲所入。言當奉親。維時我思。母庶耆耆。我之報母。非止一日。囊錢攜贈。于河之干。母兮含悽。送我出門。昔母之居。塵荒茂草。秋桃倚井。其實惟好。疇昔之辰。升樹而嬉。攀枝撫實。棘猶在衣。今茲之來。桃顛母死。踟躕半畝。頽仰一世。母亡誰知。母葬未識。負母何言。呼天以擗。敢陳薄醴。招此遺魂。告子若孫。無忘母恩。

孫季述述倉頡篇序

倉頡篇者。吾友孫季逵之所述也。粵若龜浮效象。兔泣垂文。視狗知畫犬之形。伏禾制禿人之字。子夏釋物。辨丁乎魚枕。秦醫說疾。測蠱于蟲皿。徵之竹素。靡不粲然。泉乎左隸之分。遂失前人之誼。安國不以篆文存經。而易之隸。古康成頗以便讀傳教。而塵存故書。是以白羊之印。乖謬乎六書。烏馬之文。微茫于三寫。必窮其失。可得言焉。漢世諸儒。深研象數。漸忽蟲文。言星者。日下從生。說地者。土力合乙。箸衣于求。而古文味。增竹于匪。而物象離。以曲爲聲。失豐形之字。惜加食爲餽。遠稍氣之本訓。習甲乙之文。誰分鉤識。作乙。信帶金之識。孰辨處者爲留。白茲以降。益難更僕。參首以允。能足爲三。犯从戊己之形。般有丹青之義。書狃狃而字改。傳汎汎而文增。爾雅變夫龜鼈。玉篇益其最。厥訇改爲圓。音或符乎漢碣。薛譌爲薩。字始缺于儒書。楞以四方。切從十數。此則呂顧偶亂于前。陸孔復乖于後者矣。求其合者。則八么子系。一士弓長。草肅謠齊。木豆讖晉。委妥可通。非姜鼎而始見。近岸本一。證周彝而益明。此則謠詠合于經文。假借通乎字例者也。至若作旅車敦。古義莫釋。帝儻之裔。姓纂亡徵。檀楫不登于昔編。齒齒互殊于傳注。寧非闕如之義。當同于聖者乎。夫篆之降隸。增減見于斯篇。文以括音。精博昭于許說。今召陵之書。廣傳于學者。而上蔡之論。半墮于梵編。此季逵所急爲按輯也。亮吉年逾數雜。學歷五稊。別石鼓之舍。志在盍簪。訪倉史之臺。快觀此冊云爾。

南樓贈書圖記

南樓者。外王母巽太孺人怡老之室也。予以髫年。過承識愛。別異諸孫之列。策其凌絕之程。先是外王父。嚮峨君喜貯書。有田十雙。歲以半所入。購積軸。歷數十年。而倉粟未滿。書簽已盈。又赴洛之後。增蓄異書。校閱之餘。兼存別本。每當朱明入序。赫日縣庭。陳萬卷于軒楹。散羣函于室牖。仲達之簡。雨急自收。高鳳之居。麥漂不顧。蓋自嚮峨君卒後。輒遇伏日。舉而行之。一日暴書之暇。外王母抽數冊以授曰。吾家代衰矣。能讀是者。其惟甥乎。予時十歲。再拜受之。迄今又二十寒暑。追維往昔。遽興九地之嗟。時慟深恩。頻展兩楹之殯。蠹窺人而漸老。螢入簡而不光。陳留丈人之語。王粲念之而覺悲。扶風大家之書。馬嚴續之而未竟。又況校閒庭之月旦。已乏人知。接外氏之遺聞。先無母問。淚浮于卷。痛寄斯圖。時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八日。是爲記。

嘉禾序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理糧餉軍務。加一品服。畢公。再涖陝西之二年。今上四十六年也。燕康公之分陝。棠表其年。魏成侯之治秦。釜銘其德。來歌去思。于于乎原耆。六郡百縣。循循乎成法。蓋下車未幾。而四月登麥。先慶有年。三時勩農。不遺厥力。皇皇乎新政之首效也。未幾涼州一隅。番回肆逆。公靡分畛域。首運機宜。元甲雕戈。具軍于一旦。白鹽赤黍。籌餉于千里。天子嘉焉。叔子緩帶。不張鈴閣之威。元長黑頭。早錫上公之服。偉畫所至。蝨爾藉寧。和風旣蒸。應者日至。于是十日一雨。天

瑞實惟醴泉雙岐。合蓋地寶。名曰嘉穀。則長安縣某鄉之某鄙。一本兩穗之禾實生焉。原露未晞。旬人以告。猗與美哉。于傳有之。嘉禾因而名册。其效達矣。美稷以之立縣。公方抑然不敢自居。欲附捷書。因茲入告。此則江夏獻册。字美乎。方書陽翟陳圖。名貞于。瑞志者矣。且禾名同本。異類革心之應也。種曰銜滋。同生樂化之效也。匪惟政祥。抑亦國瑞。亮吉以爲當立茲樂石。貽諸後政。遂原而序之云爾。

蔣青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蓋聲何哀怨。杜鵑爲望帝之魂。變亦蒼皇。猿雀盡從軍之侶。遇金人于灞上。能言茂陵。值銅駝于棘中。誰知典午。又況南遷烽火。北狩軒輿。言乎締造。則東南置尉。拓疆無劉濞之雄。及此淪胥。則五百從亡。歸骨少田。橫之島。嗟乎。江山半壁。非僊人劫外之基。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今之作者。意在斯乎。昔者申徒下士。赴清冷而不辭。精衛冤禽。投滄溟而不返。此之挺質。本視鴻毛。未有九重端穆。辟黃屋而乘桴。萬乘輝皇。褰龍裳而蹈海。此卽鱗臣効順。不能使東海之波不揚。而虜主奚堪。更非若南征之舟不復者矣。夫亦眉構禍。隆準之窳斯開。臨洮肆凶。銅馬之帝遭酷。不過行同竊鈇。號等摸金。雖下竭于三泉。尙不讐于枯骨。而此之慘虐。更所難言。斷首剝膚。毀裳裂冕。烏呼。吞炭雖忠。智伯之頭已漆。納肝較晚。懿公之體先殘。至于掩骼之仁。出自采薇之士。問中興之顯迹。荒土數坏。慨六葉之承華。冬青一樹。卽遺黎之感槩。何補于在天之沈痛也哉。雖然。萋宏化碧。激衰周義士之心。比干剖心。作洛邑頑民之氣。焚山之節。旣顯。

之推。匪石之誠。亦逾生畝。若夫廬陵信陽之大節。其效龍逢夷叔而分塗者乎。迨至風雷一警。遂歸先軫之元。陵谷已遷。尙識王琳之首。哀矣。怨矣。求仁得仁。蓋士感知己。伯牙碎琴。義激友生。漸離擊筑。效包胥之慟哭。慷慨登臺。賦宋玉之大招。旁皇生祭。三百年之運。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覆亡之慘。從古無斯。而忠義之忱。亦于今爲烈者焉。他若生而玉食。長自天家。山陽哀痛之語。命在何時。樂陵永訣之言。兒乎奚罪。柴車而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烏乎富貴已空。神仙何在。徒使玉輦金輿。禮化人于西域。黃冠緇鳥。望紫氣于東來。此則靈妃入道。固無心不死之方。而室主移宮。獨甚此未亡之痛者也。況夫微子朝周。猶存禮樂。項伯入漢。僅事功名。韓王孫之晚節。漂母見而益哀。劉宗室之陳符。列宗聞而大恥。他若運屬當塗。華子魚尙稱名士。言歸石趙。王夷甫更侈清談。彼人是哉。何足筭也。嗟乎。蘭臺著吏。婦豎不能識其辭。隴西隳聲。搢紳或爲諱其語。何似取陳留之軼行。抵掌而說中郎。借赤壁之遺聞。快意而談諸葛。則人驚伯有。或能廣閭巷之傳。而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素之色。先生于是屬爲之序。遂著于編。若夫聲音之道。文字之工。則讀臧洪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皆先裂血。抑至此乎。非可詳矣。

長儷閣遺象贊

長儷閣者。吾友孫君季遠妻王孺人之棲止。孫君悼亡時所署者也。桃枝亘幔。松陰灑窗。歸魂之房。入銀燭而不輝。同心之帳。棲流塵而易故。墮釵在握。遺粉懸容。爰成永逝之文。迺有傷心之賦。然而草本忘憂。

禽原並命。窗深共坐。紅圍四面之花。韻險借吟。墨染崇朝之頰。春寒而手握微溫。酒冷而衣香互覆。又況華星被野。晨露迷原。翩爾來斯。溫其如玉。爪痕在竹。畫自何年。衫影驚魚。窺來靜夜。比肩而尋幽墅。擁背而候江湖。境難淹于百年。魂遂斷于五稔。夫三辰離離。初無停鏡之影。四海浩浩。曾靡駐波之萍。葉離枝而咎風。禽頽巢而怨雨。達士之識。已悟無生。騷人之吟。方悲未艾。于是遵茲往屬。寫彼遺形。唇朱不塗。鬢碧猶摺。誓長帷而不娶。留空室以自娛。可爲情逾于分。哀過其禮者矣。象成屬爲之贊。僕固未之許也。繼思散其哀以達其志。爰爲之書其首云。

朝暉嫌明。春色賤冶。零愁淒川。積想傾野。魂兮雖斷。猶手一編。韶華幾時。落葉積前。悟浮生之易盡兮。亦何必希乎大年。

送汪劍潭南歸序

夏序忽來。獨居已覺。絺裘婁更。雜以風雨。晝長宵短。興寐不定。置鷄于窗。將以警旦。乃復鳴夜。籠鐙于牖。所藉燭暗。不覺妨月。意緒乖違。跬步錯失。貽譏儕輩。匿笑臧獲。蓋自子欲歸。已不憚累日。幽憂不已。將成疾。繼而念之。吾與子食桐江之魚。棄子悉已成鯉。壁山院之果。遺核又復抽林。蓋山川悠悠。言笑宴宴。不自知元思之滅。華色易醜也。且吾與子得矚影數紀。振響十步。中下之士。樂與齒序。瓜桃之戚。識其嗜好。閉戶以處。雄長婢僕。出室而遊。亦有處所。無味于明。以視日星。不跛于履。以羞厚地。握管徑寸。上溯結

繩申紙逾尺。下窮倚杵。自謂門毛角而俊。視植物而靈者矣。何必移原隰之草。萃于一丘。招高下之鳥。同棲一樹。始欣欣合色。嗜嗜均響哉。吾子行矣。奔轂戒疾。涉川鑿沈。凡百榮利。以爲子箴。憂無傷性。喜無蕩心。百歲相保。有此骨肉。怡怡飲食。跂跂動作。從此及老。脫復偶遭。髮白面皺。起而相嘲。勞千聲于蚓窟。假一寐于蟻垤。冥冥于萬古。憤憤于七尺。無業于覆載。無害于動植。蓋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也。子行矣。子不能飲。勸子以食。子食而咽。歌以蕩魄。歌曰。

風起匝地。雨落晦天。念子不見。卽如百年。百年亦勞。有生有死。其間握手。乃在吾子。此無彼厭。子不我嗔。飽食嬉遊。以說性真。各知其短。愛契所長。閱于歲時。殊忘否臧。誰驅而出。誰挺而走。念子之歸。倏如驚獸。投林覓柯。不擇其音。慨我之留。得不怪禽獸。則有穴。禽無故枝。歌目贈子。孰知我思。

與崔禮卿書

禮卿足下。霖雨南北。泥塗接天。驚禽不飛。巢樹越月。東渡清濟。西抵河洛。麻麥千里。川原百重。披林知晨。映水識夕。登陟勞頓。宿患轉失。犇車乎滎陽。覆轍乎成臯。暑疾破腹。言停假師。炎風裂衣。乃徑函谷。時值深夜。危連十車。土囊陰陰。千丈落月。誰樹冠斗。鷓巢冒星。車聲崩雷。雜以谷響。時復臥起。不識昕夕。沈沈燭光。映曉青紫。驚沙濛濛。當午黃赤。如此三日。始抵平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夢。雁足飛雨。崇朝灑襟。雲山恢奇。殊涉遐想。念切吾弟。南行涉江。帆驚蛟龍。棹壓魚鼈。茫茫混混。始復觀海。殊足增長氣識。濬鑿

心智海日上樹披蓬而觀。江豚逐舟。瞠目而視者矣。歲華不居。游讌已極。往者都下。羣從如龍。連輿接茵。此在吾弟。齋居盤盤。言笑宴宴。晨樹撼鵲。于以極興。夜寢列燭。求其悅魂。始知美酒一石。增劉伶之狂。言三復。損臧仲之疾。非昆季之愛。不及此矣。近聲楊生。夢符。遽遭此厄。僕亦遠病。重有姊喪。秋堂流螢。不夕已臥。東陽帶圍。減此盈握。潘岳病髮。時元一莖。追亡悼存。撫近念遠。以此慘戚。遂減跳盪。時復咄咄。如何如何。吾弟方在盛年。尤復嗜學。六經收其視聽。羣史供其口實。暇則縱棹幽遠。振袂原野。壺觴既列。遠憶狂客。松徑落落。肖我直致。則亦西望不樂。北遊方遙。丁生丁生。履端共此寥寂。哲舅既別。亦寡音耗。遠聲太公。循績斯茂。所得如此。并報吾弟。東鴻若西。有以荅我。

四哀詩并序

秋日苦雨。南山多陰。校理程君。晉芳。忽焉溘逝。悲盈于中。十旬輟業。又頻得友人書。知贊善鄭先生。虎文。文學唐先生。爲垣。暨司務楊君。仁基。相繼物故。傷哉傷哉。命也命也。予稚齒未毀。執經豫章之門。元髮乍束。交友宏農之館。耽吟握管。則贊善播其英聲。研經著書。則校理長其浮譽。歲月既往。中心藏之。師友之間。人倫盡矣。于是擇窮陰沍寒之日。招秦吳燕越之魂。陳觴而言。爲位以哭。哀哉。原夫贊善之志。古人是期。梁傅太息之襄步。兵痛哭之槩操。一于此。卽能損年。兼而有之。斯多戚緒。然而談縱八極。戢黃髮以入棺。交滿海寓。御布衾而辭世。雖云悲也。可無恨焉。文學自少至老。爲詩五千。窮年累時。質券數百。授經之

席移市門而便沽。問奇之酒。呼里魁而對飲。推其梗槩。實不可一世焉。校理生有積貲。沒逢奇窘。將居北山之北。訪友南山之南。四馬駱駱。載傳書而來。雙旌蕭蕭。斂體魄以去。是可哀矣。司務累葉清華。一門要劇。而焚研之後。既歎數奇。毀巢之餘。又窘陰雨。命之永。憂殆傷人者焉。嗟乎。統而言之。贊善之達。不勝其憂。文學之窮。未改其樂。是知沈魄逝矣。招雍門而鼓琴。天懷廓然。逢劉伶而市飲。校理則魂無避債之所。司務則死餘對獄之驚。朝露之痛。不越乎兼旬。秋霜之威。遂凌乎萬物。日之夕矣。鑒素月而不輝。天何言哉。隨大化而俱去。百年之壽。不能與麋鹿爭。十步之外。或當與松柏處。所以各述其懷抱。繫之以詩者。亦以通存沒之情。均哀樂之致也。詩曰。

猗惟贊善。身沒道存。下視百世。心縈古人。積憂炎炎。寢室以焚。室前毀于火逝川東來。高岸亦崩。沈痾作書。告我以誠。魂如可招。越之東門。烏呼文學。以酒自晦。闔地軒天。沉旬緬載。誰云閉門。默坐而慨。草元未就。西日歸海。質券雖積。囊錢猶在。欲奠先生。吳之里市。校理覃覃。士流之冠。洪彼經術。足于文瀾。著書何多。云以待刪。說士之甘。一世所難。宦旣不達。西行入關。驪歌召哀。往而不還。神氣所聚。歸于南山。司務英英。弱年嗜古。玉立旣振。金聲徐吐。挹茲襟抱。孰云步武。方秋之朔。如月之午。頻傷疾疾。遽委蒿土。縣棺有待。殯此江滸。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五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

乾隆十四年。吾鄉莊氏之致仕居里中者凡九人。曰禮部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臨洮府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縣知縣贈文選司主事標。年六十九。曰密縣知縣封福建臺灣兵備道欽。年六十六。曰開州知州學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縣知縣封甘肅寧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道封禮部右侍郎柱。年六十。因爲南華九老會。各繫以詩。其宗之年及六十而未預斯會者。復二十一人。各依韻和焉。盛矣哉。非特宗族里鄰之榮。蓋昇平之僅事矣。且數公者。旣無巧宦之目。仕有廉吏之聲。彈琴之治。甫成。抽簪之情。已切。其在官也。種秫之田。無五十畝。其謝事也。成都之桑。少八百株。貴而能貧。知止不殆。此其高致一也。居鄉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有公綽之不欲。法嚴平之自然。風貌樸誠。肖其披服。卜商不假之蓋。酷暑而詎張。晏嬰已敵之裘。奇寒而始御。其高致又一也。東西之第。匪遙。釣遊之所。不乏。葭莊之魚。涉春而已種。蘆墅之蕩。經秋而可采。方伯別業。實曰青山。尙書廢園。亦名來鶴。永日永夕。斯陶斯遊。觀邦國之蜡。曳杖而必借。賽里社之神。聯裾而早集。其高致又一也。維時風俗旣淳。里居最樂。盈門頌白之叟。占野屢豐之年。然而刻魚。

入饌。行于鼎食之家。束脯爲禮。饋彼歲時之會。從大夫之後。亦竟徒行。避長吏之庭。有同由徑。薦紳之讌。市僧不列於筵。士夫之尊。吏胥罕識其面。均得遂彼恬適。享其大年。其高致又一也。家世傳學。則有夏侯。代不曠僚。實惟沈氏。是以隨會既老。雙句詞而登朝。望之未休。育咸皆成。撫仕門閥之盛。里鄰榮之。而數公者。處貴寵而不矜。與寒素而鈞禮。羣從之謹飭者。賜嘉果而必捧。子弟之通脫者。逢乘馬而亦數。此則十室之邑。忠信所存。百年之宗。家法斯在。其高致又一也。予少以孤童。逮承顏色。高山仰止。不去於懷。乃文考欲賦靈光之殿。已頽。孔融成童。老成之人先謝。是可戚矣。石門君孫宇遠。世其家學。早有令聞。懼良會之就湮。遺翰之放失。遂各係以小傳。並索序于余。余惟九世卿族。首數乎甯俞。萬石素風。或衰于石慶。花樹之法。不及于百載。棠棣之碑。僅傳于數紀。皆名宗之所宜鑒也。故原其本末序之。所以紀人瑞之符。亦以垂後來之則云爾。

復錢少詹書

亮吉頓首。少詹先生閣下。比惟道履勝常。義蘊益邃。禮堂暇日。惟寫六經。中壘暮年。漸成七略。幸甚幸甚。亮吉雖未及閣下之門。然每得閣下一書。輒憫其嗜古之誠。爲析諸疑義所在。則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承爲刊定三國疆域數條。除淵泉漢葭。前已自悟其失。隨卽更定。餘謹一一如來教也。又承示唐開成石經左傳與今本異同處。甚爲精審。然如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少齊有寵之齊。誤爲姜。石經之外。北宋甄

本及淳化本尙皆不譌。益知亭林顧氏之言爲不足據。比來以諸書釐正左氏經傳本文。至數十處。如郭邵二邑。缺其一方。文公六年淇水兩言。全成脫簡。桓公十年增子于適。宣公二年脫侯爲齊。桓公六年均係本文。非爲小失。此之增損。或尙不至戾于古也。又有杜氏時經傳本已誤者。如輔車之爲輔。衿服之爲均。亦惟求杜氏已前諸儒之說實可據依者。問爲釐定。稍疑卽闕之。俟藁本粗定。尙當質之閣下耳。兩年以來。左傳詰以外。復成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大類亦同元和郡縣。而于兩漢故城。歷朝舊縣。河渠之興廢。水道之遷徙。頗加詳焉。又五金利用。詳所出之山。近暨便民。記置場之所。其有爲吉甫所載。而今則略者。如莊子觀魚之臺。滕王宴賓之閣。並登佛寺。兼采道家。以爲無裨于輿地之實。勿收也。惟水道有十數條。不敢仍古人之失。而又不能遽定者。謹略述數事。就正焉。許君云。河南有潁。灑二水。同出密縣。淮南王書。及酈道元注。讀均如急救之救。今以目驗及口音斷之。疑非二水也。水經云。漢水有沮沔數名。同出狼谷。而山海經及常璩國志。又別標鮒魚之源。今以昔名及今地核之。又知實一水也。他若爾雅東方之斥山。疑卽今青州之沂山。以字近而誤。漢志廬江之決水。疑卽爲說文之漣水。以音近而淆。凡此未知有當與否。幸閣下有以教之也。近時樸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閣下猶子獻之。及李君生甫。均亮吉所心折。然獻之注爾雅。而必書雅爲正。遂致西安書手。驟爲亦匹之呼。李君字許齋。而必書許爲響。乃令近時齒錄。分鐫無色之字。好古似微過也。附近所見聞。以博夫子之莞爾。亮吉再頓首。不宣。

湖廣道監御史蔣先生別傳

先生諱和寧，字畊叔，世爲武進人。雍正三年分縣，又爲陽湖人。其生卒歲月，行事官閥，具於家狀甚詳。其從甥洪亮吉，以爲古之顯於當時，名於後世者，皆有別傳。見於載記，自東方朔至夏統，已一百十人。所以襄志乘之闕遺，備史家之搜采焉。爰甄其遺事，以爲之傳。曰：先生以強仕之日策名，杖鄉之年去職。其在朝也，官不越五品。其家居也，遊不出千里。而許與氣類，導迎善氣，以是抱人倫之鑒，負海內之望者三十年。迨卒之日，多士之在朝在家者，皆爲位而哭，相向失聲。蓋自東漢許郭，有唐韓李以來，至今日僅見云。而又內行醇備，友誼諄篤。李元禮之仕宦，不異神仙。衛叔寶之風華，無傷道範。若綜其高致，可爲神往者焉。夫世之獎許爲襄者，或因片言之善，或錄一技之長，皆本素知。由于歷試，而先生則聞聲已識，望氣先知。王猛鬻春之歲，卽推公輔之才。孝侯射虎之前，已卜非常之器。每當羣賢高會，達士盈門，推白屋之童牙，詔後門之寒賤，致之高坐，無異賓師。望彼成名，有逾子弟。非夫性情之摯，能若已有之如此乎。又以士之曠遠歷落者，類不護細行，好爲大言。史魚爲盜，荀況以之叢譏。顏回復生，禰衡因而隕首。而先生則百喙以辯，萬端曲全。憤此翳淩，形于辭色。以巷伯之疾惡，成緇衣之好賢。保全者實多云，家無一頃之田，百金之產，而九族之親來而共食，一面之識，貧而解衣，重門洞開，雖疎逖而可入。城府坦白，卽鄙吝而必言，不移牀遠客。故人樂其寬，故破產酬酢。故世稱其達，多能本乎天性。思理成于自然，自夫家居，或營小築。

平泉一石，亦徵磊落之襲。龍門半池，乃有回環之勢。聆寒谷之竹，早識陰陽。移遠圃之花，先明向背。將母以濟物之量，寓之于泉石者乎？若夫朗月入抱，莫喻其高。裹白雲在天，思成其春服。守馬卿之四壁，食何曾之萬錢。有柳下之匏窮，御孟嘗之狐白。此則不可無一。學步而卽非，誰其嗣之。望塵而不及者矣。先生于學，或有不窺，而識無乎不貫。雄博如劉子駿，授太元而亦觀。逸才如陸士雲，見都賦而驚歎。至于商榷一字，如星位之安于天，領悟半言，若時雨之零于物，則微言之未絕。視古人而莫愧者歟。亮吉少以孤童，育于外氏，執舂挈榼，偶影于僮奴。食淡衣羸，視同于傭保。先生識之于糞壤之內，拔之于羣從之中。同舍改觀，里閭致敬。憫康伯之陋，則輦書以貽之。傷羊曇之貧，則賭墅以乞之。嗟乎！士感知己，無時可忘。我送舅氏，啜焉而泣。秦人之思鍼虎，欲隕百身。晉客之念范公，將通九地。尙何言哉！他日信陵之客，張耳有推賢之名。潁川之門，景顧成行。義之實，是則後死者之責，而先生之所望矣。

文學呂先生墓表

先生諱祖輝，字杏標。始祖泰然，南宋時，知吉州，始自婺州之金華遷宜興。十七傳而諱仲始者，復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太末三徙，不越會稽。西蠡一宗，別于丞相。祖諱倜，父諱官山，學官弟子員，行誼文學。爲里鄰推重，稱靜軒先生。其次子也。自其幼時，已有成人之度。其事親也，本樸誠。其交友也，崇節槩。里中父老，悚然異焉。不有君子，斯焉取斯。刑于寡妻，孝乎惟孝。靜軒君及母許孺人，皆鍾愛之。未幾，學業頓

進聲譽赫然。項橐七歲。先稱闕里之師。施讎幼童。已擅專家之學。自是教授里中者垂數十年。蹤跡所至。北不越乎大江。東不及乎滄海。西登于牛首。南極于蛟渚。一歲之中。閉戶者常及十月。六經之師。著錄者乃至百輩。操朱墨之管。而目以之眇。書甲乙之籤。而指爲之繭。默思而坐。則屢銳繩床。問字而前。則幾穿戶限。而先生之教人也。則又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尹公之弟子。咸號端人。東海之學徒。並矜奇節。士林遵其月旦。鄉里以爲祭酒焉。室屢空而晏如。德無鄰而不愠。方先生之少也。與同里大學士劉文定公侍郎劉圃三先生輩。結爲文社。先生以年常爲社首。無何兒寬上第。嚴助入官。馬安則四入九卿。望之則一歲三徙。而先生以丞相之故人。作諸生之都講。仲舉則經時拂榻。平陽則無客掃門。蓋文定公時適奉諱。家居。亟遣社友招之。謝而不往。有詢其故者。曰。使劉公有不赴招之老友。顧不重耶。此則濮陽之爲。揖客見重公卿。槐里之斥。小生居然口實。世論兩高之。然造物嗇先生于前。而豐之以暮境。窮先生以遇。而酬之以大年。是以禽慶遊嶽之歲。嗣續乃生。薛宣罷政之年。茂才始舉。六極則疾居次首。而先生又益以貧。五女則盜不過門。而先生復增其一。以平子之四愁。不改啓期之三樂。于是齒以老而強。遇以塞而泰。高密舉小同之載。尙克傳經。子堅察高第之時。猶能健飯。優遊里閭。快叙平生。迨至楚國之舊友。盡號先賢。陸氏之門人。亦先廟食。謂先生學徒湯知縣。大奎時殉節鳳山。而先生始息影衡門。休神家術。則天之報施善人者實多云。亮吉與先生有連。且近同里巷。閒庭撲棗。則王吉之東鄰。闢徑聽松。則泉明之北牖。王微枕上。閒捫蠶之

談經。伯陽竈觚。視望羊之讀易。知先生者。實最深矣。以乾隆五十二年月日。孤子榮。將葬先生于城東新河鄉之高三畝原。乞所以傳先生者。亮吉遂不辭。而爲墓道之表。先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以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一。配蔣氏。繼配巢氏。子榮。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將贈先生如其官。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二人。貽安。抱安。楊亭。則藁艸尙元。蒿里則衣冠盡白。烏乎。一邱之士。三尺之碑。此日雙雞之奠。稱有道而不名。他年下馬之陵。號通儒而莫愧。是爲表。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誥

宜人姓葉氏。諱貞。世爲蘇州太湖廳人。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副使士寬之長女。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君繩男之淑配也。生而淑慎。動合儀則。又聰朗善鑒。柔嘉有文。自夫結褵。逮于屬纊。無疾言。無遽色。門內化之。姻鄰宗之。蓋夫人生自鼎族。歸于德門。葉氏自少保公以來。趙宗由宋魏王以後。均代有達人。世著清德。庭誥二首。擬于顏門。女誠七篇。方諸曹氏。而是時勾吳於越之俗。吹羅綺則障天。排管絃則沸日。婆羅曼衍之戲。與節序並陳。踏青上巳之游。與冠蓋爭勝。以市媪佐談讌。以廟覲代醫療。是以沉沉畫閣。祀青溪之小姑。宛宛紅閨。雜黃冠之女士。謝夫人之整肅。尙接濟尼。寶太君之嚴明。亦通巫媪。習尙所在。賢知交譏者焉。乃官人之爲女也。則秉副使君之懿訓。其爲婦也。則守恭毅公之家法。曲江從宦。伍相之濤詎觀。太末侍親。刺史之屏不識。迨夫里居。益嚴矩矱。僮僕受範。內外秩如。安志枕溪之宅。馬戶之禁斯嚴。平

仲近市之居。魚里之優不入。溢衢社火。婢不窺門。隔院鐘魚。尼難闖戶。以閨閣之從風。肖臣門之似水焉。宜人則更繪列女于寢。頌其格言。祀先姑于庭。以爲師保。語笑不達于鄰。跬步不踰于闔。早焚博具。蠶織之婦難休。嚴絕禱祠。高明而鬼不瞰。若其貴而能貧。儉以率下也。霍弗之服。與澣濯而並陳。莞蒲之筵。而相糲之是饋。諸父諸舅之至。乃具牲牢。二分二至之期。斯修魚菽。亮吉大母。爲恭毅公女孫。幼時頻隨至里第起居。宜人視若猶子。憫其孤童。闔門之教以宣。亢宗之期斯切。凡宜人之以身爲範。遇物盡誠之道。亮吉又多得之目見焉。天性孝友。篤于弟昆。德公罹禍。文姬則流涕以言。羯奴廢學。道繇則正容而悟。以先臣服官之訓。勗茲夫子。以大賢行己之法。望其所生。故長君襲玉。次君球玉。皆早有令聞。鬱爲時器。時刑部君供職于朝。蓋宜人之教居多云。疾病遽嬰。不臻耆耄。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日。卒于里舍。春秋六十有三。越三年。葬于城東黃塘鄉之黃塘原。方宜人之卒。長君襲玉。服官京師。不及視含斂。故高柴之反里。雨泣者三年。獻子之服喪。加人者一等。亮吉呼天之痛。早歷歲時。見星之葬。同茲莫逮。鑿寒泉而弔影。聞風樹以傷心。敬于几筵。是爲神誥。并申以頌曰。

化之覃敷。門內斯起。如何世族。鮮克由禮。閨風之振。繫惟哲人。神明不惑。矩矱是崇。家人師師。惠而不怨。笑焚孤童。誨我無倦。搯臂之痛。椎心亦遲。庶幾無忝。夙夜以思。

與錢季木論友書

昨復枉書。極言友道。昔觀吾子之面。今知故人之心。輒貢鄙誠。要于永好。蓋僕縞紵之道。有二端焉。學問之友。必先器識。拘于一隅。難與高論。談性命則爲周孔。言訓詁則稱鄙儒。特牲所祠。糾其違而卽同。非聖方冊。旣載。舉其失而便爲違經。此一蔽也。言無智愚。時有今昔。渾敦窮奇。以古而足貴。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則宛邱旣平。必當高于泰岱。惇物尙峙。亦可等于蟻封。此一蔽也。據近定遠。屈前就後。苟卿儒術。見黜于後賢。蒙縣著書。致譏于里塾。視犬之字。斥爲委談。猶龍之言。疑非確議。此爲仲尼之識。不及于里師。新安之經。反尊于闕里。此一蔽也。復有神明本昏。胸臆是任。讀易半卦。已疑軒義。哦詩一章。便嗤鄭衛。張顛植髡。持不根之論。窮老盡年。爲無益之學。謂日月可廢。矜其一鏡。謂菽粟多事。恃其夙飽。此又一蔽也。又或遂厥初非。矜彼私學。愚公移山。智士亦同其識。陋儒談天。經師引之爲證。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原。論必求其是。解帶一室。鄒魯不能欺其半言。馳輪九垓。嵩華不能搖其一瞬。研幾極神。深識殆聖。求之吾鄙。亦有人焉。性情之友。要于至誠。非我有咎。疑詩人之不真。豈不爾思。爲宣尼所深歎。而近世之士。或以畚秩叙鴈行。拘年輩爲鱗次。何云締交。乃左雄限年之格。何云結友。成正始服官之簿。此一蔽也。聲譽起落。引爲重輕。蹤跡顯晦。據爲高下。郭李盛名。必難言其紕繆。毛薛賤士。或至掩其琳瑜。此一蔽也。執彼此之見。以致參商。因趨向之殊。忽離膠漆。孟公鴟夷。形張竦之短。伏波畫虎。顯季良之失。此一蔽也。又或以志意而合。以門戶而離。仲宣賦筆。乃不曠于司農。叔然學徒。必先讐夫聖證。此一蔽

也。又性有喧寂。質有華樸。子雲沈思。強中壘而亦默。向生好遊。戒王邑以疾走。究之失其一長。或至兩敗。則亦一蔽也。若夫脫略繩檢。求其性真。白雲在天。望之而可見。風雨如晦。思之而不可見。僕又恨吾鄙之士。幼而定分。以間其隱。片言之誠。金石亦將輸其烈。求之吾鄙。又有入焉。足下卽其一也。僕又恨吾鄙之士。幼而定分。長遽踈節。或智竭于一官。或識昏于妻子。耳目所及。不能離夫簿書。形骸若遺。未嘗踰乎寢榻。而足下則師琅邪之不受。學平陽之若寄。落落如玉。處于朱門。明明如月。成其素履。淮南之雞犬。雅於薛公之賓客。河間之簡冊。親于中山之家室。染翰終日。至忘寒暄。披圖一朝。或遺冠履。此僕之所深悉也。乃或操筆萬。講貢于所知。求人作箋。以答顯達。頻云采薪。逃簪笏之席。或乞急假。憩名山之廬。觀白鷺之羽。穢其塵容。攀青松之枝。寄此幽挹。此又僕之所深悉也。僕舍足下。又將何與交哉。蠡水之側。聞營艸堂。距僕先人之閭。半里而近。東海再舉。卽焚麻衣。吳興一朝。或解華組。相與商略疑義。宴談暑日。招莊生于濠梁。致蔣濟于側舍。樂何如哉。相去千里。氣候頓殊。僕客汴水。日餐黃沙。君官四明。乃飲碧海。倘因翔鴻。時有覆我。

孫太孺人八十節壽徵詩啓

夫萬物競流。不移金石之性。百卉謝氣。始聞椒蘭之馨。貞于運者久。則享其報者烈焉。是以物性至雜。而冬生之木必貞。有生不恆。而夜半之禽獨壽。理可言焉。見於是矣。孫母許太孺人。陽羨之名宗也。父知縣君。南開祭酒。旌陽仙令。鵝籠一具。飄爾攜家。鮫浦十年。傷哉遠宦。孺人終鮮兄弟。獨奉庭闈。唵雪豔其高。

才飲冰同其清德。年二十，贅贈君子家，而延陵善愁，扶風易病，集樓之鳳，已罷吹簫，過隙之駒，猶勤學易，逾年舉一子，而贈君遽卒。知縣君旣因玉樹之摧，欲奪柏舟之志，孺人叩心出誓，瀝血自明，所生憮然，不能強也。無何，知縣君亦卒，嗟乎！父兮母兮，逝者已矣。天只人只，生者奚辜？務耳叫天，則清霜凌于平旦，截髮搶地，則白日冥于中庭。遂乃兩構克前，雙旌並舉，昔叔先雄之殉孝，白貞姬之矢節，具一于此，已詎至畸，兼而有之，斯爲大感。于是帷車萬里，則馬助哀鳴，過峽百重，則猿隨墮淚，崩城之慟，行路咸傷者，與窀穸旣成，蒿麻不釋，英臺讀書之地，隻影無依，臨沂感孝之潛，半屢爰關，先是知縣君有家財，臨沒析其半，以畀孺人，孺人雖身挾積貲，室無長物，古屋則神鐙時出，壞牆則燐火羣飛，懷璧是憂，瘞金無所，至乃緘以素縑，藏之斗拱，湔上寡婦之僕，涕一尺而偷窺，南陽不義之奴，縫兩囊而默運，儒人不及知也。無何，乳媪之居，喧傳金穴，里卒之舍，赫建重樓，僚僕以告，孺人乃疑，發棟視之，空篋在焉，孺人旣寃，結莫伸，詣神自訴，爾乃備奴鬼縛，里媪神驅，叩首投情，詣官自告，鼠穴搜其剩貲，牛車載其餘貨，十僅獲一，稍以自存，人以爲至誠之感焉。一日，以貧困坐古室中，長歎甫伸，一媪歛至，謂孺人曰：爾無憂矣，顧視之閒，形神頓失，翌日趨影堂視之，則某代某妣之象似焉，宜都之覲，聖善無假，冥求潁川之覲，先靈非煩，左顧貞孝之獲佑，一至此乎？于是有若焯掌，報母氏之劬，顏生餐煤，共歉年之食，歲丙子，令子舉順天鄉試第十三人，祀膳甫歸，計偕適值時，孺人方當扶杖，已荷旌閭，三江浩然，峙裏清之百尺，萬瓦香若，表行義之一椽，更

復桓氏之釐。推本帝師之規。夏侯之孫。呼從外家之姓。義興房之號。與定遠支相配云。孫故定遠分支及
又呼爲宜興三
房舉母氏也越十年。孝廉筮仕。得句容儒學教諭。百里就官。六旬迎養。孺人有田一頃。遂命入于大宗。以奉時祭。樹墓櫬焉。夫長樂讓產。獨表于儒林。平輿贍宗。不聞于閨閣。而孺人顧以仁讓之德。克紹孝弟之宗。有識偉之宗。鄙欽之者矣。御板輿而入官。隔紗帷而助課。過庭學禮。則移訓文孫。遷舍斷機。則親督婢媪。雍雍焉。肅肅焉。蓋敬姜之告文伯。大家之誨子成。無以易此。未幾而平原文學。遠著賢聲。洛陽秀才。亦垂妙譽。句容固當孔道。時集勝流。于是過令伯之居。先瞻大母。詣士行之室。必拜尊親。而孺人亦視聽不衰。禮儀可範。餌華岡之木。肌體愈輕。讀老氏之書。神明頓徹。歲丙午。疊荷覃恩。介茲眉壽。遂卽官舍爲孺人稱八十之觴。禮也。大年之兆。非假乎學仙。餘慶之徵。必推于積善。亮吉等與孺人子若孫交。欽禮宗之在望。過義門而先式。咸以爲琬琰可以鐫德。竹帛可以著聲。不有鉅篇。曷彰朗節。于是采其本末。跡其操作。以貽世之君子云。

崔君妻莊孺人壙志

孺人姓莊氏。諱素磐。濟南府知府敷坡先生之季女。今杭州府水利通判曼亭先生之子婦也。濟南伏氏。經學傳于女孫。江東謝宗。閨望逾于男子。自其幼時。最得大父末夫公歡。稍長。隨其父濟南君。歷官數州。五行俱下。視不停眸。十紙齊揮。墨常盈口。迨乎始筭。積詩已至百首。訪汝墳之俗。過南陽之墟。登高覽古。

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年十八歸于通判君。次子景儼。載玉萬隻。一珥至而輸華。有鳥十雙。比翼鳴而戢影。通判君妻崔恭人。故尚書錢文敏公之女也。馬芝之行。附見辭宗。左芬之篇。光于藝苑。自孺人之歸。而扶風子婦。作讚大家。河東孝娥。續編閨範。几硯日親。文筆益進。是時通判君左遷洺郡。全舫移家。訪孤山之雪。則娣姒偕吟。觀廣陵之濤。則婦姑並賦。吳江楓落。有吾宗之逸篇。陌上花開。尋外家之故事。仕宦之地。有神仙之望焉。松方悅柏。中道而彫。月不舒華。上弦遽隕。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遭疾卒于鄆鎮官署。年二十有三。子二。曾述。懷荆。女一。均幼。景儼感逝既殷。傷心屢賦。十二時之內。欲廢黃昏。三百篇之簡。竟刪蒙楚。其年歸葬于武進某鄉之某原。嗚呼。明星七夕。天上誰期。秋水一渠。人間何世。墓門鴉萃。時開怨女之花。華表鶴來。卽作望夫之石。

署河南直隸汝州同知徐君妻楊安人墓表

歲乙未丙申以來。里中之友。悼亡者三人。錢君維喬、趙君襄玉、孫君星衍。三人皆婦賢而才。又皆乞志銘于余。余羈旅歲時。未暇畢應。今年春。客開封。同歲生徐君書受。適爲州倅。此方以妻楊安人墓道之文請。州倅悼亡之戚。視三君而尤過焉。因不敢辭。而爲第其本末曰。安人諱銀盤。及長。字孟貞。某官某之女也。與州倅爲中外親。自其少時。卽姻禮度。州倅母楊太安人。奇愛之。遂聘定焉。稍長。其家益貧。兼不戒于火。安人倉猝之間。掖所生以免。伯姬既出。靈光乃頽。非叔先雄之孝。則宋無忌之灾。不免乎。年十二。隨父服。

官鹽山。逾八年。州倅就婚。遂于署成禮。州倅幼有令名。所爲詩篇。已滿人口。迨安人之歸。而益勤勸學。于是江總詞筆。借奉常之說文。李權儉腹。資大農之國策。緝交通儒。是正文字。始則中論既成。列建安之七子。繼則義訓益究。受扶風之六經。阿客入世。不謂空疎。子雲閉門。益勤撰述。則安人之助也。又二年。隨州倅旋里。遘閔既多。數喪踵至。太常齋室。尙不入夫內言。巨孝聖廬。益相違于中間。然而曉日三號。則蒿簪陪列。春秋殷祭。則麻衣助勞。寥幾不勝。屢瀕于殆。合而計之。十年之中。其牛衣者。不過三載。四方之游。偕鹿車者。亦止數旬而已。未幾。州倅舉明經之科。有奉檄之志。安人所親在遠。顧戀莫勝。州倅嘉其意。不忍違也。遂乃風雪載塗。寧車自送。嚴君一官。沈淪九品之末。老弱數口。困頓萬里之餘。安人則侍母氏之痼疾。悲夫子之遠行。離觴旣傾。情若終訣。每當鋒車入谷。塞雁內飛。未嘗不纏絲徐淑之篇。沈痛呂姜之翰。其族兄淪見之。以爲卽衛女之賦。載馳黎莊夫人之詠。中露不是過也。嗟夫。薺蔓之誓。皎日而莫逾。卷施之條。抽心而遽死。乃至出室之女。殉母不辭。望夫之誠。闔棺未暝。可哀也矣。安人產一男二女。今惟次女阿男在。又幼卽嗜書。每有造述。所著若干首。今藏于家。州倅將以某年某月。葬安人于某鄉之某原。念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元堂旣扃。懿行莫列。乃爲之表如左云。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六

錢獻之九經通借字考敘

昭代尙文。百爲具舉。六書之學。近乃益昌。王工部訂楚金之譌。孫文學校德明之闕。皆有成書。附于小學。然尙未及讎校九經。正其文字。如高密定禮堂之本。傳可無疑。江式就太常之編。聞而競寫。則演贊次列。猶有待焉。錢君獻之。夙操記事之觚。早究結繩之學。研六經從文字入。故時析精微。研文字。又從聲音入。故尤明通假。以丙申之春。爲九經通借字考十四卷。若其所得。有可言焉。夫經爲宣尼所訂之書。字皆在叔重所編之部。惟簡經屢易。師或殊承。聲轉未求。偏旁轉誤。然因仍識乃。知六經無不正之文。用武求無悟衆說有能通之義。周禮司几筵仍几。故書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按乃正字。仍俗字。禮器注。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是也。舉一隅而不反。推六籍而可該者焉。至若近世學人。亦研竹素。顧或好標異說。致忽恒經。修誤爲脩。而轉議開成之失。遘轉爲姤。而或致熹平之疑。不狂爲狂之論。識者病之。若錢君是書。集衆師之言。以召陵爲斷。下則證以百家。校之金石。凡聚書若干種。而始成。言標其要。則義可翼經。事涉夫疑。則吾猶及史。非僅徐邈張參之能事矣。亮吉亦以壬辰之夏。著漢魏音一編。舉昔人讀如讀若之端。聲近聲訛之故。自杜鄭說經。如蘇注史。以迄涿郡之賤陽翟。浚長之疏淮南。靡不畢收。以存故讀。蓋實據叔言反語之先。爲衆經通轉之助矣。證之君子。或有同

心。貽於後人。實非小裨。因序君書。藉及之云爾。

歸求堂壽言詩序

夫舟航可以濟遠。而戒心于江海。松筠可以樂素。而謝質于巖廊。是以富春之蹈。履高節而動星文。會稽之蹤。振瑰辭而扣天闕。彼各有所晤。故甘進者不謀于乍退。養志者靡樂乎梯榮也。若夫達身以襄一世之務。居閒以研邃古之業。臨菑讜議。屢奏乎九重。長樂專經。並行乎六籍。則出處之際。物我之事。庶交盡焉。內閣侍讀嚴道甫先生。當代偉材。幼生異稟。方今上御極之初。時內閣學士李公牧堂。禮部侍郎方公望谿。以耆德重望。號稱知人。其見先生。均降彼達尊。接茲幼德。常山都水之學。濬厥靈源。亥唐子夏之對。矜其奇智。逮夫列士。籍服儒衣。讀委宛之祕編。識靈光之餘老。積逋償于一日。隆名起于寸晷。則前兵部侍郎長白夢公之力也。自乾隆十六年以後。上省茲河海。屢幸東南。是時九服承平。羣才輩出。奏枚生馬卿之賦。貴比制科。別明經進士之條。升茲碩學。蓋召試得人爲盛焉。以亮吉所見。今少詹事錢君辛楣。副都御史王君蘭泉。編修程君魚門。皆後先以獻賦頌入列清華。海內號爲宗工。儒流尊其著述。而先生則其一也。入官內閣中書。直漢票籤處。前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武進劉文定公。皆奇賞之。前後領諸館纂修凡五。以彼達才。承茲異數。宜矣。逾年。以文正公薦。入直軍機處。夫世之履經綸之地。居禁近之中。不過居常恂恂。溫室有不言之樹。自守凜凜。東海無可通之賄而已。清素可風。寵靈足荷。若先生則應機成務。

濟物爲裏。總數館之機宜。清累年之陳讞。滕公一言。生人于伏質。孫卿千鎰。免客于奇禍。而又國體既立。非朱浮之賣恩。朋交亦全。異蘇章之用法。方辛卯春。雲南督糧道羅君源浩。以賠項逾期。獄事甚急。時文正公兼刑部。當主稿。先十日。已奉命入主禮部試。人傳先生袖疏草。排棘闥。于上相之顏。動列卿之色。事卒得解。仁者有勇。庶幾見之。陰德活人。於斯信矣。於是叔堅之形。或繪圖于南楚。寶石之德。亦俎豆于長陵。聞有屈將率之尊。就子弟之列。目申報德者。先生固不自言也。其年擢內閣侍讀。凡直禁近七年。拜上賜者數四。人方謂當宏此設施。成其博濟。納言常伯之任。監牧連率之司。夫固已識在禁屏。屢勤清問。而先生當未衰之歲。遭二親之憂。遽遂初衣。愴茲榮路。有識所深惜也。達人其有見乎。歸藥歸求草堂。貯金石文字三千卷。圖書三萬卷。法書名畫復三百卷。谷永疏達冠絕夫西京。敬通詞翰。昭回于建武。君山說經之粹。臣瓚析史之精。以迄厥次之述十洲。涿郡之名博物。莫不抉宇宙之未露。廣古今所欲傳。規石爲硯。望于三易之餘。裁縑作牋。價逾十倍之上。凡著述共三十二種。副既藏于家塾。字可縣之國門。兼之讀道旁之碑。則黍前能疏其誤。出枕中之祕。則嬌女亦諷其辭。一門有集。祕監別于大顏。內外皆文。道韞參夫諸謝者矣。配葉宜人。柔嘉有則。婉孌善文。自歸先生。卽勤家政。時先生尊人。以事避居舒城。宜人積紡績之資。爲舟楫之費。歲之春秋。聿云定省。寢門旣謁。搆冰鯉以稱觴。良人未歸。潔黃羝而祀竈。傳先姑之言。訓于冢婦。以夫子之戒。勸其佳兒。儉然侈然。其有定識者也。歲在辛丑。先生及宜人皆屆五十甲子。海

內知識爲詩以壽者。凡若干。令子峻等彙錄以寄先生。亮吉與先生同客陝西巡撫畢公之署。辱先生之知。命爲之序。昔彥升弁文憲之集。陳劉美伯始之文。類皆綜核生平。詳求隱行。蓋太中之勳。或韜于文學。右軍之德。反掩于書翰。自非采薦紳之口述。錄名流所心許。則潛美或不章焉。又況列眞五緯。配厥修齡。高山大原。徵其積累。儔類所能頌述也。若夫表知微之識。著濟時之要。則子雲鄉里。或有當于君平。彥黃周旋。庶不誣于衛尉云爾。

芍藥本事詩序

芍藥本事詩者。吾友蔣大令玉予。及孫君季遠憶舊之所作也。探春北墅。言歌鄭國之風。修楔曲江。遂值郭虞之被。鶯嬌待至。馬細馱來。蓋整屋郭郎名喜者。二君所眷也。看花客倦。回面而引襟裾。聽鳥歌闌。抗喉而申宮羽。于是蔣君舉靈飛。經有仙人郭芍藥者。告坐客曰。是亦一芍藥也。固知多年入道。難忘綺麗之名。一日同舟。雅有神僊之望。然而新蕞之生下澤。已厭淤泥。靈鶴之出空庭。不工類仰。矯矯乎有拔俗之心焉。故振其孤花。方移姿夫露檻。而挺茲弱植。忽高舉乎風埃。春讌正濃。玉人告去。蔣君舉觴而思良會。寫影而紹餘歡。此則陽春屢詠。初移齊右之風。而夏五遂書。已應郭亡之讖者矣。無何遠遞魚牋。寄定情之金劍。誤傳鵲語。迎別館之瓊枝。蓋桃思代李。雖憐根葉之同。而燕不逢鴻。如學尹邢之避。時值河東曲部。籍甚關中。新聲圍羊侃之筵。妙舞亂周郎之顧。翻有麗人。忽焉傾坐。召而問焉。尤可異者。東郭西郭。

隔河水而同源。南枝北枝。待春風而欲合。拈珠紀歲。既已齊齡。映玉爭妍。尤堪並蒂。孫君子是撰將離之譜。昔夢方殷。欣如願之逢。亞枝更續。蒲洲郭郎名雙者。並枝芍藥圖所復作也。預斯集者。咸美而賦詩。窮窈窕含睇之情。極旖旎從風之致。予授簡之下。又有感焉。昔春卿開徑。羊仲頻來。子荆賦詩。馬公首和。歎淳于之譙。燭幸高燒。贈小史之篇。賤會屢易。筵長未接。先知越客之心。袖冷思溫。已進襄成之手。未嘗不歎其同饒慧業。共厥僊源。一則泠泠善語。墊巾餘名士之風。一則宛宛依人。揮塵有清流之習。雖子元之注蒙叟。篇終而竟竊馬蹄。文舉之依茂宏。會始而猶披鹿褐。標舉所在。有不同矣。離合之致。洵可言與。夫今夕何夕。星明照邂逅之期。新人故人。道遠致殷勤之問。可知賞真者不嫌乎兼美。情摯者靡遺乎自昔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十二月十九日終南仙館同人祀蘇文忠公詩序

歲序乍閒。豐年告慶。山隅千尺。積雪與齊。官齋東偏。舊有山館。與二三子。觴詠于茲。月惟嘉平。日值十九。宋故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嶽降之辰也。覽乎遺文。嗟不並世。求其官歷。又近在茲。相與薦茲清羞。列彼嘉豆。几筵既陳。畫象斯肅。則高冠峩峩。從乎支道。長袖落落。綴以踈梅。瞻拜之餘。遐想有寄。惟時簪筆之士。既紹南皮。笙歌之聲。亦逾鄴下。當夫旅揖再拜。三歎一彈。寒禽蹲樹而不飛。凍鯉破冰而出。聽南山白雲。圍乎坐右。增采軒棟。助潤襟裾。青松在庭。列柏蔭戶。崇儀則迎神降神。清聲則滿室滿堂者。

焉嗟乎。尙友之志。誦詩讀書。仰止之誠。大星列嶽。七百餘歲。思公而不忘。十有三人。握管而競賦。至于斜月沒樹。音猶繞梁。寒威襲衣。飲始投轄。中心好之。驪駒之歌且止。歲云暮矣。蟋蟀之旨無忘。預斯集者。詩無不成。昔孝若作贊。言圖歲星。陳留聚賓。致徵緯象。今序而傳之者。亦以紀嘉會。著良日。且使後之祀公者有所述也。

與孫季仇書

亮吉白。季仇足下。別後五旬。亮吉亦渡風陵。徑條谷。裏人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既屆。馳蔣生之寓書。熊耳回經。憶錢君之昔辯。道路饑渴。存忘在念。兼以獨遊。時涉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乎洛汭。遵彼汝墳。七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猶承指道。幽憂之思。亦間以篇什寄之。閉置二句。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滿。當抵武昌。行攜濁醪。上揖黃雀。彭蠡既泛。卽指北江。回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長安人海之地。尙望稍節語言。謹慎嗜欲。相見尙遠。我勞如何。亮吉白。

鄧尉山人徐友竹詩序

夫知山莫如樵。而無與巖壑之勝。知水莫若釣。而莫窮浩渺之概。知簡冊莫如儒。而不克極夷曠之致。是以升林麓而能賦。謂勝于樵。臨川上而能言。謂勝于釣。積經籍而能化。謂勝于儒。若其兼此者。則身世之

樂亦幾盡焉。復有知而不獲踐者。嵇生曠矣。而鸞鳳之翮不鍛。公理遠矣。而參佐之職不辭。故著樂志之論。而跡局于冠纓。成養生之篇。而遇極于幽憤。達者之過。古人類然。友竹先生。脫塵網以遊。抱白雲而逸。一畝之宅。山花環而欲笑。五湖之田。魚蛤頰而可拾。杖策所至。崖傾谷懸。則能賦矣。縱棹既遠。潮靈帆船。則能言矣。積軸萬卷。心超語逸。則能化矣。若夫極一世之工。而猶窮于自然之致。涉千祀之想。而不能忘在身之累。此今之作者所以傳而不遠也。觀先生之詩。可以自悟于山水間乎。

出關與畢侍郎賤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凌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街。塗危入棧。原林黯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于蓮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嬰之遺賸尙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既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能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鷺鳥將亡。冀留勁羽。遺弃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寬。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旆。銜酸而東指。又況龔生竟夭。尙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

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菴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藁草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尙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宣。

城東酒壚記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亡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曜諸人。讌遊之所也。地則面橋背市。沿林枕溪。闢圃製亭。截椽作閣。風颿出其前。雲樹亘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西接楹。魚則截流之舟。尺寸入市。摘蔬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乘斜日以出。載曉星而歸。霸陵醉尉。雖昌禁而不呵。吳門市卒。恒闔扉而見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譚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聳聽。北牖之日。倏去而倏來。南溪之流。時澗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爲七尺之身。金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雜終。委巷棄。譬當與浮屠爭高。名廚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蜡臘之外。無非合并之期。際霜霰之辰。彌驚宴集之數矣。嗟乎。言笑宴宴。信誓旦旦。而咸池之魂。已招而不返。燕市之魄。復墮而不收。逝者戢影一棺。存者繭足萬里。沉酣之醉骨。與冥漠以合邱。窮愁之涕洟。雜風雨而迸落。半宵之談。如隔乎數世。七子之飲。幾疑爲昔人。蓋曾不卅年。而市廛已移。遊侶頓改。城陰幾尺。不蔭黃公之壚。危橋數尋。寧來謝客之屐。升茲毀岡。弔

彼陳迹。則去我不顧者。東逝之波。瞻望弗及者。西馳之日而已。暇日偶得故圖。玩其遺詠。渺爾數子。墮若秋空之雲。怛然一身。自疑遼左之鶴。遂作是記。以志感云。

蒼雪山房詩序

蒼雪山房詩者。元和張君琦之所作也。其人也。飲酒泉之酒。擘瓜州之瓜。下床而接祁連。闢牖而窺龍勒。昆侖萬仞之雪。烹之爲茶。吐谷一川之羊。指而欲食。盍歸乎來。西王母之石室。其樂已極。牢蘭國之瓊廬。祭酒投筆。反勒緝熙之銘。終童弃繻。緣偕鑿空之使。落落自喜。超超不羣。此則天傾西北。子乃來遊。地缺東南。家乎斯在。可謂極壯夫之槩者焉。然而搜其故篋。時歌陌上之花。念彼同心。頻折岸頭之柳。行乎日沒之處。方思日出之鄉。夫洲連橘柚。則黃紺之光。燭山花雜雲霞。則青紅之氣。成海橋如缺月。四面波通。巷若長虹。百門洞啓。層樓千尺。勢欲居天。圓牖雙扉。人疑入月。遊無晨夕。出斜日而歸。啓明產乏上中。茹青山以飲碧海。照吳興之鏡。發采過乎春葩。酌虎阜之泉。轉喉工于百舌。宜其巢枝是戀。首禾致思。夢一夕而百回。意一篇而三致者矣。雖然。言乎居處。則西極之客。視蘇杭爲上天。采其風謠。則南音之靡。聆秦聲而卻步。冰霰之質。桃李因而萎容。琵琶之聲。箏簫以之徹響。漁謳棹詠。何如瀚海之篇。玉樹瓊花。壓以天山之曲。歌傳勅勒。俗士比于聞靈。調入伊涼。媚夫隨而墮魄。今僕之交君。非一日矣。乃轆轤之屨。愈遠。則杼柚之機。益新。百篇授我。絕管輅之常談。三日不來。見阿蒙而刮目。其獨傳西夏之音。斯永冠句吳之

士者乎。夫絲竹未罷。哀樂之心已紛。觴轉旣陳。鬱紆之氣尙涌。善乎昔士之言。處境有其極難。聖人亦當情恕者矣。僕聞其遊蹟。先已醉心。抽彼新詩。尤驚絕調。又念自十年以來。僕亦東棹乎甌江。西車乎汎國。州有九。未臻乎梁益。岳有五。尙缺乎岱宗。亦可謂東西南北之人。燕齊楚趙之客矣。我所思兮。乃九州外之大九州。子好遊乎。無百步而笑五十步。

杭董浦先生三國志補注序

近時之爲史學者。有二端焉。一則塾師之論史。拘于善善惡惡之經。雖古今未通。而褒貶自與。加子雲以新莽。削鄭衆于寺人。一義偶扞。自爲予聖。究之而大者如漢景歷年。不知日食。北齊建國。終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趙師淵。至其後如明之賀祥。張大齡。或并以爲聖人不足法矣。一則詞人之讀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間。隨衆口而譽龍門。讀一通而嗤虎觀。于是爲文士作傳。必做屈原。爲隊長立碑。亦摩項籍。逞其抑揚之致。忘其質直之方。此則讀史記數首。而廿史可刪。得馬遷一隅。而餘子無論。其源出于宋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後如明張之象。熊尙文。而直以制執之法行之矣。夫惟通訓詁。則可救塾師之失。服虔等二十一家之注漢書是也。亦惟隸故事。則可救詞人之失。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類是也。余少讀道古堂集。卽歎先生之學于史最深。今合觀之。先生之史學。亦卒莫外乎訓詁及隸事二者。若三國志補注之作。則又繼裴松之而起者也。雖然。補注陳志矣。又兼注裴注。以事在晉宋以前。不厭其詳也。采諸家矣。兼采及

方志以事關故老之傳。或轉得其實也。亦間有仍古人之失而未及更正者。如魏文帝紀。塋首陽陵。補注引通典云。富平縣西。有魏文帝陵。今考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其在富平者。西魏孝文帝長陵也。且因此可以證樂史及今通志之誤。何則。富平之西。爲今耀州。圖經云。耀州東至富平縣界十里。則杜祐云長陵在富平縣西者是也。寰宇記云。在富平縣東南二十五里者。樂史誤也。若大唐山又在耀州西北七十里。而通志云長陵在耀州西北大唐山者。則又因樂史之言而誤也。楚王彪傳。黃初七年。徙封白馬城。補注云。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陳思王詩。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今考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植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邱王。則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傳言七年。或誤也。他如魏受禪碑之可以補魏紀之缺。魏王基碑之可以糾本傳之疎。而注不及者。先生或未暇錄及金石乎。夫小顏之注班史。得失並陳。二劉之于漢書。瑕瑜不掩。而重其書者。尙一目之爲功臣。一稱之爲諍友。又況先生此注。足以救前二端之失。而又兼有此三子之長者乎。令子賓仁。于先生身後。能一一刊先生之遺書。俾之流布。則其能承家學。又不待問。余故不敢辭而序之。

與莊進士書

今月二十四日。方奉到去臘十日手牋。圍鑪發書。逃暑始獲。乃歎千里之隔。寸心之誠。天道變矣。人事間

之爲可念也。承示校小徐說文繫傳。時有心得。足下以凌虛之才。而用之于實。有信古之美。而闕其所疑。求之于昔。則張杜有其規。準之于後。則徐李失其步。僕嘗聞之。實事求是。河間獻王之學也。演贊其志。召陵公乘之言也。足下近之乎。夫近世六書。幾成習尙。甚至江總詞客。亦諷說文。郭公畫史。并研字學。實則明三隅而昧一知。二五而忘十。必推其故。亦可言焉。其下者。則芟除音聲。惟講意義。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得其一端。欲杜千口。其次者。則不明假借。不辨聲轉。說要之義。則久假不歸。舉背之形。則古文未悟。草修成羽。叶紂爲鯛。此則書登梵籛。口必加旁。字入道書。兩常建首。曾儒衣冠。而膜拜禹步之同量矣。又或非義類。強爲牽合。稽省旨而加山。貢合章而成水。小言破道。似是實非。若不嚴兩觀之條。恐無救六書之失者乎。手示云。說文無覲字。小徐本價字。下注云。見也。最是。雍熙本注作賣也。恐非。僕向欲爲弇山尙書篆石經儀禮論語。藝本私覲字。本皆改从價。得足下書。知有同心也。然竊疑雍熙本賣字。亦未爲失。說文賣。街也。从貝。畜聲。賣。古文陸字。讀若育。凡價及讀續等字。習从賣。得聲。則價注爲賣。尙从本訓也。且街字之訓。亦有賣義。或後人以字近。又傳寫以賣爲賣耳。總之。小徐說文。視鼎臣稍善。然時有意爲增損。貽誤來學者。不暇詳述。姑舉經史各一條。質之足下焉。左傳昭公七年。遠啓疆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唐石經及宋槧本。欲字皆無異文。今小徐于賊字。下引傳云。齊與晉賊。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說文。賊。移與也。玉篇。賊。益也。無訓欲之說。而小徐言如此。若云賈服舊經。旣無明證。而云齊晉移

與。又不成文。執此單詞。準其素行。不過好爲新說。以亂舊經而已。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平樂侯國。泡水東。北至沛入泗。而說文云。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今考泡水自睢州東北流。通商邱。始至單縣。相距二百餘里。而漢平樂故城。又在單縣東四十里。則泡水不出平樂明甚。乃小徐欲申許。而遽改班志本文。泡出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夫云至沛。則沿俗本之譌也。而云出平樂。則承許君之失。而又爲之辭也。足下能表其長。而又不諱其短。則善矣。炎暑攝衛。何似。僕學非王陽。遣子受梁邱之易。才謝睦孟。甥復習嬴公之經。殊以爲幸。未識兒輩能受教否。他日守其師說。積彼近聞。問難于釋屨之時。更端于過庭之日。恐僕終當爲足下屈也。白雲在溪。修竹環舍。相見有日。不復多云。

中州金石記後序

尙書弇山先生。成關中金石記之後二年。奉命調撫河南。又三年。而復有中州金石之著。自是而秦涼之寶墨。荊豫之貞珉。按采靡遺。殆稱觀止。亮吉于金石之學。素寡究心。而輿地之嗜。幾于成癖。暇日嘗假先生碑數百通。校史傳闕遺。其間得史文之誤者十之三。以史文正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繼又周覽大河。縱觀崇嶽。南遊乎汝潁。北極乎殷魏。又悟乎金石之失。有卽可以金石正之者。如大坏之山。尙書有洛汭之文。爾雅標一成之目。而唐天寶中河北黜陟使碑。以坏爲岬。遂舉黎陽縣南山當之。雖說由臣瓚。而義無左證。何則。昔日一成。今乃巖巖之石嶺。昔日洛汭。今乃湯湯之淇水。必謂臣瓚之言足據。則周公文命

之言未可憑也。惟晉灼漢書音義。黎陽縣下云。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周知魏晉以前無有以黎陽南山爲大坏者矣。又汲縣近代比干墓碑。稱酈道元水經注。北魏時墓前石銘云。殷太師比干之墓。夫未蒙其寵。而先有是稱。此則厚誣古人。取譏來哲。惟唐李翰碑云。貞觀十九年。太宗東征。師次殷墟。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固知飾終之典。遠逮夫貞觀。崇號之加。無關於拓跋。必炫其該博。信此魯魚。是謂生被實禍。沒蒙虛稱。非後儒之無學。卽前賢之不幸也。若夫滇陽之爲慎。正以永平四年之印。成臯之爲臯。見于建武中葉之章。雖始存終軼。而此是彼非。是知前之樂石。足以訂來刻之譌。昔之吉金。亦可糾近鑄之失。有裨于實學不少也。近者圓石出洛陽。而知王伯輿爲耐菴。殘本藏太室。而知堂谿典字伯并。昨馮戶部敏昌。遊王屋之山。于懷縣得司馬昇墓誌銘。武進士億。行鞏洛之野。于董家邨得姜纂造象記。求之昔人。皆未著錄。蓋好古之至。川嶽鑿其誠。購奇之心。球琳逾其價。固不必投文清泗。搜贏秦已失之金。移檄陽侯。訪太學久沈之石。而所得旣如此矣。亮吉按魏司馬昇碑。曾祖彭城王。祖荊州。云云。而知晉史列王之傳。缺略實多。又校齊姜纂記云。天統元年。太歲乙酉。九月庚辰朔。而知北齊後主之編。干支亦誤。未嘗不鋪紙百回。求其墮義。面壁竟日。取悟一隅。儻類以此而疎。寒暑因之而變也。昔者戴淵之涖州。兼司兗豫。近則田公之作督。亦統山東。先生倚畀之隆。倘同茲例。庶幾絃歌有暇。讐闕里之碑。旌麾所賁。訪郎臺之刻。自是而天下之大觀。庶畢萃于一室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七

福建鳳山縣知縣贈雲騎尉世襲死節湯君墓表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者君子。股肱旣已竭。加之以忠貞。是以苟息再死。永符白圭之言。臧洪復生。無驗酸棗之節。士君子肩一世。出萬死之地。義重于生。乃如此乎。若吾友湯君者。迨其人焉。君諱大奎。字曾輅。一字緯堂。世爲武進人。自六世祖某。至君父監生君自銘。皆有隱德。監生君又以學行顯于時。祖父兩世。皆贈如君官。監生君夢明太常都穆入室而生君。以是奇愛之。君生而廣額大目。明慧夙解。八年而通尉律。十五而明六經。時君與亮吉並居中河橋側委巷中。亮吉六七歲時。君年已逾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締交名流。是正文字。陋巷專室之中。有魁士畸人之跡。自君始也。未幾。秉二親之命。爲四方之遊。南眺禹穴。北觀闕里。傭書乎吳會。佐幕乎鄒魯。飛蓬嘆于微子。負米同于仲由。蓋十五年于此云。歲壬午。年三十五。始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因請急假歸。又二年。卽奉命往河南。以知縣用。時二親在堂。板輿迎。案牘之暇。極色養之致焉。補柘城縣知縣。遭內憂歸。服闋。補浙江德清縣知縣。又奉監生君憂。君頓遭大喪。有逾常禮。廉吏薄俸。靡給乎饗殮。先人敝廬。或搖乎風雨。始自中河橋側。遷于昇仙里右。卽今之居第也。服闋。補福建連江縣知縣。四年。調任鳳山。鳳山懸于海中。民番雜居。風俗不一。又飭饅

蜃蛤之產。利徧天下。筐篚篋篋之資。富堪數世。用是前政率以賄敗。君選于上官。特膺此任。檄調之日。攜一子兩僕赴焉。至則掃除積習。徐做刁風。三年于茲。俗安其治。候代未歸。值臺灣奸民林爽文之變。其黨莊大巴遙應之。君訓練鄉勇。整飭吏民。晉陽之內。有壘而必增。踈勒之旁。無城而亦守。未幾。聞彰化陷。又未幾。聞諸羅陷。其時也。壞雲四落。海水亂飛。怪獸突門。驚禽布野。君結纓禦寇。握矢登門。刃蟻負之卒。防豕突之兵。士氣乍揚。賊鋒稍挫。方復問傷弔死。秣馬厲鋒。回聽事之堂。行飲至之賞。而烏合三百。踰毀垣而登。朱旗一軍。鑿凶門而遁。賊復蜂擁。民同獸挺。君知事不可爲。率典史史某。及愛子所親。禦于堂皇。前後手及賊六七人。賊斷君三指。復中數鎗而隕。烏乎。楚司馬之背。創之者三。晉中軍之指。斷而非一。至乃元黃被地。愛子隕于衝戈。手足異門。鄰童甘其白刃。死義死孝。茲爲烈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越四日。吏民入殯。君于署。以史君及君之子荀業列于左右。平原之裔。用國殤而在堂。秣陵之尉。以鬼雄而列殯。無何。賊復陷鳳山。署燬于火。逾月。大兵定臺灣。搜牢之舉已行。列肆之民復返。于是巡撫徐公。懸賞購君之尸。不得。今年二月。君所親有復至鳳山者。掘堂皇下二尺。得之。史君及君之子遺骸亦在焉。恒榦旣摧。而上衝之髮猶植。燎原雖熾。而欲裂之皆不腐。遂復復衾三襲。歛溫序之鬚。元纁數重。藏卜公之爪。聆伯奇之哭。霜墮于重林。聞杞婦之聲。城崩于隔海。時有旨別臺灣死事者。平日居官優劣。大府獨舉君廉謹以聞。于是有旨賞給雲騎尉承襲。又恩給祭葬銀一百兩。照陣亡例賞卹銀一百兩。千秋死節。事白于彌年。

翁歸潔身。賞降于沒世。于是報功之典彰焉。激勸之旨寓焉。君之孤范業。暨孫貽汾。始奉君之喪歸。葬于某鄉之某原。復累君行事。求爲墓道之表。禮也。君生于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死事以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九。君生平所著詩若干卷。彘研瑣談若干卷。又補遺若干卷。康樂成童。先驚得句。孝侯臨命。尙復賦詩。以至時歌易水。感下泣之賓朋。不讀河梁。恥生降之都尉。蓋性情之正如此也。若夫彘研瑣談之作。又可言焉。飛詞南閣。則不乏雕龍。投分衡門。則尙多窮鳥。未嘗不矜其片言之善。錄其一藝之長。雜以舊聞。將成信史。振筆則仲宣七子。悉入編摩。餘篇則鄒衍九州。將歸著述。嗟乎。不知者或以爲海外恢奇之著。其知者卽以代襄陽耆舊之編乎。今則成編數十。咸歸溟涬之宮。奇字三千。欲問豐隆之府。嗚呼。立論立功。不朽者旣如斯矣。百篇百卷。所存者乃止此歟。雖復終軍之亡南粵。引重儒林。季雅之沒射姑。尤增文譽。而傳家積軸。未得比于牛腰。望海招魂。并欲搜于魚腹。天之阨君者。不已甚乎。此則化東周之血。靡待三年。殺南海之青。惟留數簡。摛材之彥。不置辯于碧雞。樹檀之墳。必飛濤於白馬。烏乎哀哉。

從母莊孺人墓表

莊孺人。吾母同產姊也。少而開敏。爲外王父嚶峨君所愛。與吾母皆親課之。所讀倍于諸兄。年十九。歸同里附貢生莊君韡。莊故方雅之族。自孺人之歸。卽操家政。孝于姑妯。睦于敬。有田一頃。市廛十楹。孺

人明于豐嗇之宜。謹于出納之節。以故常裕。時貢生君從昆弟十餘人。皆前後擢高第。而貢生君輒不遇。孺人每以義命慰之。支機于玉鳴之側。衣敝于垂組之旁。晏如也。未幾。君舅黃梅君。以疾告歸。孺人酒醴必親。果飴夙具。割肉之正。以薦尊嫜。棄蒿之邪。以存家戒。咨點心之方于鄭慘之嫂。求曼首之法于盧誕之家。蓋所謂不潔不饋。無形無方者歟。又性至孝。時嶧峨君已卒。外王母獨居。恆晨夕致饌。寢門未闢。便了至而攜漿。夕飡欲陳。方成來而饋肉。亮吉少孤。從吾母居外家。常刻日影記之。不逾寸黍焉。與吾母尤相愛。每當歸寧。輒周所乏。亮吉七歲時。孺人常攜至家。時孺人五子。均在塾中。盈尺之壁。皆鑿楹而貯書。勝衣之童。知盤辟而雅拜。亮吉見而慕之。又一日。至孺人家。憫其宿饑。食之過飽。未幾。而轆係解于砌。履踵決于庭。孺人爲泣而正焉。此則淮母之惠愛。有見于拂情。漂姬之壺漿。不忘乎沒齒。孺人以君舅之喪。過哀。遇疾而卒。年四十有五。大宗喪其女儀。外姻傳其室訓。以乾隆二十七年。葬于某鄉之某塋。越二十年。而子寶瓌官雲南。會澤縣知縣。寶書以方略館議敘。候銓八品。于是錫類之典。頒焉。施德之報。顯焉。寶書因乞亮吉爲墓道之表。亮吉惟果羸之愛。無能去懷。寒泉之思。因之益痛。對漆梓之字。流涕其遺規。過花樹之宗。私求其餘慶云爾。

從母楊孺人墓表

楊孺人。吾母同產妹也。爲嶧峨君幼女。年十七。隨宦至雲南。未二年。從外王母奉嶧峨君喪以歸。峻嶺千

折。洪波萬重。悲淚積于蛟潭。哀聲慘于猿岫。旣歸而毀。已見骨。喪幾不勝。逾年始適同縣處士楊君安吉。時兩家並中落。僅克成禮。廉吏之室。鬻犬因而市釵。積貲之家。市脯乃能具饌。孺人處之泊如也。所居芳茂山側。貧乏僕婢。凡抱瓮而汲。量粟而舂。皆身親之。未幾。處士君欲入貲應京兆試。未果。卒于都門。孺人有一子。先卒。二女尚幼。聞耗之餘。屢瀕于死。自後日臥土室中。以織紡自給。遂得偏枯之疾。至老尤劇云。外王母憐之。迎車數遣。僅乃一來。設藜羹而不甘。御麻衣而欲隕。外王母以道遠。爲賃樓三楹。居從舅氏室中。樓舊有狐祟。自孺人居之。遂爾絕跡。人以爲貞孝所感云。孺人積牛衣之痛。抱羊舌之悲。是以子姓之中。撫甥尤厚。亮吉幼時。出塾卽過孺人。每爲亮吉誦河梁之詩。唵朔風之作。俾成誦乃已。蓋孺人習于漢魏詩百數十篇。暇卽諷之。人有詢其故者。則泣曰。此先君之所授也。濟南之女。不忘列宿之章。沛中之姬。永懷帝師所訓。蓋同此歟。居從舅氏室凡十年。迨二女各適人。始依外氏。及亮吉以居。又二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嗚呼。百歲若瞬。而沈憂者七旬。兩家多故。而齋志者沒世。迨至入室之女。亦摩笄而誓天。承家之男。輒零丁而絕世。此則我辰安在。周傳以之傷心。實命不猶。國風因而隕涕者矣。以卒之後十日。合葬于處士君之壙。孺人之志也。亮吉感林風之不寧。悲墳草之易宿。爰爲加土若阜。立碑如門。庶幾十步之內。松栢茂于幽垆。百年之中。牛羊遠夫貞壙云爾。時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日也。

王樓村先生靈豆錄序

蠶豆錄者。寶應王樓村先生中歲之所輯也。昔神農之作本草也。凡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是知五味六穀之宜。百醬八珍之用。以迄六根五華九實之選。造物非僅養人。亦藉以救人乎。若夫上古之世。至人嘗藥。中代以降。巨孝知醫。其次則有長者拯危之用焉。又其次則有通人博物之資焉。此先生輯書之旨也。若言其已驗者。則馬尾夜呼。烏頭食禁。見羊桃而雨泣。縮蘘綬而顏開。宋平國狗之噬。蕭起河魚之疾。臣意則消石一齊。莞華數撮。元化則青黏十兩。漆葉滿升。莫不矜彼。翔聞。動關神效。士不必九能。而克名其物。醫不必三世。而可服其齊者焉。今先生則又增以宏景之篇。益以慎微之記。上稽乎伯益化禹。外極乎齊諧洞冥。卷首于五行。篇終于寓物。含咀陰陽。包括海陸。將使天地之大。一物莫能遁其形。古今之久。一名莫不登于簡。此則藤藪不知。儒流引之爲恥。豹鼠旣辯。士林舉以爲榮。由是對大廷。冠多士。上第推夫單父。舉首表于菑川。何莫非稽古之勤。濟人之切所致乎。抑亮吉又欲爲先生廣其例者。蓋語乎上。則天水之碧。見秣陵之鸞。求其下。則地泉之甘。標荆楚之記。火則九沸。九變。伊尹言之乃詳。水則一溜一灑。易牙嘗而自別。他若言乎卉木。則昆崙之蘋。具區之菁也。陽華之芸。雲夢之芹也。言乎飛走。則朝穴之丸。夜飛之翼也。蠶水之鱸。青邱之炙也。庶用以廣療寮之用。通醫意之條焉。嗟乎。牽牛天駟。數起于形生。搏桑落棠。不離乎卉木。是知蒼蒼正色。亦垂造物之稱。首首羣蒙。雅有廣生之目。倘正名乎百物。均不逾乎動植者乎。先生曾孫嵩高。早通燥濕。爲楚國之枝官。解治偏枯。匪魯

邦之胄子。官暇。又推先生之例。作補遺若干條。此則束皙續經。特增乎有獮。梁文補雅。更廣于明蟲。義必務于精核。理有資夫泛濫。亦名醫副品之條。隱居百一之助也。用推其意序焉。以貽世之讀是書者。

開師稽拙修先生八十紀恩序

夫五老同遊。必在伊耆之世。九齡遵度。聿生駘耆之英。士大夫之荷隆名。享耆福。恩承異數。事出常倫者。非得天之獨厚。亦修德之獲報焉。開師錫山相公者。蓋其人矣。公甫弱冠登朝。又十年開府。周翔七卿之署。遂膺上袞之尊。中外著聲。後先踵美。綜其奇瑞。實有八云。何則。今皇上道照鴻軒。德開壽窻。占六日七分。值地天之交泰。驗八徵五福。適君相之齊年。坤輿德厚。既普潤乎大生。日月光多。乃分輝于列宿。是以鸞鶴異表。竟可參威鳳之年。松栢有心。遂得擬大椿之壽。鷦冠子云。泰上一族。算比于成鳩。王仲任云。分陝二公。壽齊于文武。以古準今。同符合揆。此其奇瑞一也。夫二首六身。絳縣老人之算。三百六十。赤烏遺種之年。此不過異稊宿肉。爲盛世之耆民。采朮餌芝。作昇平之庶老。而公則禮隆五豆。登台輔已十年。算閱八旬。光卿月者四紀。平當未位三府。先使行河。趙儼纒作九卿。卽看持節。金堤虹亘。早有生祠。赤幘風馳。爰敷渥澤。此其奇瑞二也。而且韋平之世及。具躋大年。鄧李之期頤。久登首輔。過伯珍之第。知老壽之尤多。飲荆楚之溪。識享齡之未艾。此其奇瑞三也。言乎前世。則龔勝奇節。已表栢堂。語彼後來。則劉歆祕書。復讎天祿。又復計相多男。分歷官于中外。春卿闔第。已起譽于孫曾。一門有集。追沈謝之素風。七葉珥

貂。兆金張之渥慶。此其奇瑞四也。夫薛國上卿上第。既僅見之名臣。漢家元朔元光。亦耆齡之天子。可謂既得其年。又逢其主者矣。然而東閣首開。已值懸車之歲。菑川上計。聿臻養國之年。求其徧列卿曹。再周歲鑰。于門下門生之後。預同年同甲之筵。覺前哲之抱慙。自後來而居上。此其奇瑞五也。申公耆壽。行有藉乎安車。汲黯清羸。政必資夫臥治。此卽躋龍之聖。不免嘆乎吾衰。盤馬之賢。或設心于諱老。而公則氣海既盈。神明益壯。上公九命。有天閑上駟之頒。耆艾一人。無丞相小車之號。進止有常。過龍樓而必下。委佗可跡。舍鳩杖而能趨。此其奇瑞六也。耆英表乎聖代。盛事冠乎詞林。閱茲周甲之期。再值恩榮之宴。逮今百載。實有三人。黃侍郎之子辛未。史文靖之在庚辰是也。然文靖則在告而始蒙御製。侍郎則入宴而未奉恩綸。若夫見席上台。并承特旨。詔天潢而主席。命宗伯以視儀。紅披一品之衣。花戴三公之冕。一百二十。摠衣而上。謁同年。二十九科。折柬而肅稱前輩。一周彈指。覺獨峙乎靈光。六紀居官。總未離于蓬苑。此其奇瑞七也。最異者。宴杏園之正歲。移爲萬壽之恩科。冠芸閣之三人。皆屬同鄉之後進。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祝嘏之餘。謁丹屏而上壽。獻琛之暇。詣黃閣而呈珍。量錯授經于伏勝。不虞鄉語之訛。賈生執業于張蒼。可操土風而往。此其奇瑞八也。凡此非忠悃上結乎主知。誠感默符乎天眷。則福壽之慶。理或難兼。齒爵之符。義非能並。安能遊大凝之壽域。分百福之餘榮也哉。亮吉等。忝預後塵。仰叨同歲。慈恩入宴。首陪行儉之筵。永始同朝。可擬李充之杖。奉酒而節迎永日。躋堂而慶溢敷。獻麥邱之三祝。引以萬年。分天保

之一言。頌茲元老云爾。

送同年張問陶乞假歸潼川序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二月朔日。張君問陶給假歸蜀。其友洪亮吉烹玉田之蔬。挈山陰之樽。送之于國西門。曰：足下家居遂寧。婦留成都。鼻子宦粵。旣傷親心。曩臣贅秦。復悲身計。然則足下辭金門而南邁。並赤日以西馳。勞乎此行。蓋非能已。仍復迂道嵩洛。戒途雍梁。爰謀裹糧。並訪親密。西嶽道士留之而不能。東方細君隨之而並迆。百步之外。弱弟出迎。一門之中。密親咸萃。解笏金而貯案。被采服以娛親。雖嚴生告歸。相如乘傳。不是過也。又足下宰相五世孫也。葛侯冢畔。八百之桑尙存。召公祠旁。一隅之宅能割。谿茶可摘。則病婦攜筐。山筍欲抽。則衰年補徑。秋原半頃。稅給于王官。春韭一畦。食供于家老。而且煮米作糝。春麥爲糲。以資餘人。或給耕者。甫生之犢。等愛于孩提。頻來之燕。視同于親故。則亦物我均適。心形兩忘者焉。又況蠶經禽演。不乏奇書。蛤港螺田。別開精舍。臘頭讌客。社尾迎神。朝衫忽著。則鄰里詫觀。縣令偶來。則牛羊突竄。南軒旣闢。北牖時開。果落枕前。花生鏡裏。一林百樹。招鵲辭鴉。雙澗疊波。留魴放鱧。若是者。采其吉語。娛我眉梨。懲彼殺機。戒茲子弟。播三田之種。閣上巡觀。庶七月之章。房中屬和。未嘗不集吉門之慶。極幽居之致焉。定省之暇。時而出遊。則義眉當其前。青城出其後。大江流其左。資水徑其西。解角之鹿。可施鞍橋。浮鼻之牛。以當舟楫。餐雲欲曙之嶺。采藥斜陽之洲。團蕉數尺。非佞佛而可趺。危梯

百層不學仙而亦往。閒防疾厄。時覽方書。偶有篇題。緘之經藏。此則金門大隱。不止平原。玉筍真人。復來宏景。若夫僕與足下之交。道又可言焉。僕處鳩音之里。君居吠日之方。蛭蛇之合。無由。牛馬之風。不及。乃闕前一觀。忽若素知。飲中百篇。愛同前哲。顧性憎釋氏。不侈前因。亦鄙道流。詎云緣法。靜言思之。或卽吾儒。所謂如舊相識乎。夫卅年成世。足下旣近之。僕則又過半矣。頽仰一身。離合萬里。常恐百年。交道不盡。然精氣不散。當成神明。風車電帷。來往不絕。則僕與足下。又何慮哉。又何慮哉。自此之別。一日之內。僕眺日升。君眺日沒。一江之水。君飲其源。我飲其委。則亦何嘗有須臾之間。遠近之殊哉。保蓄神理。時時讀書。簡牘不詳。悉之于夢。亮吉頓首。

遊極樂寺看荷花序

出西直門三里而近。有極樂寺焉。長河蔭前。高阜倚後。其東有國花堂。西有勺亭。皆塵外之幽構也。梧門學士。以偶日下直。徧招同人。飯于詩龕。接軫以往。車行者三里。舍車而徒。復二里。甫抵寺門。綠陰當空。赤日亭午。池荷東西。曾不百步。間以傑閣。繞之回廊。水氣升岸。結爲輕綃。林香入波。漾此晴采。于是或暝坐巖側。或孤行竹中。或擘棧庭隅。或讀畫塢側。堂高于垣者一尋。門低于砌者百級。重寮洞開。直視十里。負戴而來者。望之如鷗。乘軒而過者。擬之以艇。坡塘高低。岡阜回互。香氣拉雜。雲光降升。促織繞砌。聲如碎琴。風蟬過枝。韻疑零鐸。遊藤綿延。上樹皆紫。細草芬郁。扞花必黃。乃蔽炎厲。爰開北窗。松露尙零。栢風成。

陣。家京國者。雖然有雲表之慕。宅南中者。又恍然有江鄉之思焉。林陰屢移。羽觴乍接。果則紅暈徑寸。與藏冰而共升。瓜則生黃滿盤。汲井華而并薦。陶令之榼。無時不攜。韋公之筵。適心而飲。相與商榷。今古縱談。雅俗據石。命句臨流。作圖幽襟。既抒勝賞。斯愜。又破曙而遊。薄暝始返。星河滿空。影乍曳乎籠燭。雷雨在後。勢忽掣乎軒帷。此又晴晦出于一時。涼燠交于俄頃者焉。同遊者。爲許封君兆桂。張運判道渥。李刑部鑾宣。何工部道生。吳明經方南。及梧門學士。與余凡七人。運判旣爲之圖。余因序其顛末云。時辛亥年七月初四日也。

南樓憶舊詩序

夫鳥以高爲巢。魚以深爲穴。居魚鳥之中者。人也。築基九層。而上爲之樓。則與鳥爭高矣。濬池十仞。而中爲之島。則與魚競深矣。然鳥啁啾而爲巢。使無繒繳之患。則終歲猶是也。魚屏營而爲穴。使非芳餌之誤。則畢世無易也。人則不然。飛狐落雁之嶺。八埏之險也。鳥所不能飛者。人或上之矣。奔霆浴日之區。九州之浸也。魚所不能歷者。人或過之矣。則夫陟險不已。將迷東西。揚帆倏來。杳無津涘。當此者。其亦有故巢之戀。在沼之思乎。南樓者。外王母鬻太孺人所居也。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末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毀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逮晨之糧。焚焚焉。踽踽焉。蓋十五年于此焉。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春燕子。棟頭捉秋蟲于徑裏。岡賭跳而將

平井投輒而欲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既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一時也。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蚓登于半紙。藏書之篋。時匿意錢。衣帶之傍。私攜面具。同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盼日影之不西。怨雞聲之太早。此一時也。至乃歲值元枵。門憐奇窘。仲理則厨難耗鼠。史雲則釜欲生魚。井淘麥屑。反避知親。徑拾墮薪。偏逢長者。然而天青入牖。水綠周堂。秋月塞門。春花交砌。何嘗不破啼而四顧。擁絮以周遊。此一時也。又或蘇季上書。全家盡返。謂舅氏曙齋先生。桓姬索米。半舫爰來。謂適母。中外則雙丁二到。不乏奇童。弟兄則羯末封胡。并饒道蘊。虛堂論史。鵲亦垂頭。側徑敲詩。蟲來嚙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妾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授徒北館。作贅東堂。卜商色養之時。賈誼秀才之日。會稽僚壻。動色而見嚴生。陽元尊嫜。改顏而親劇子。鄰有束紉之饋。室無戛釜之聲。關竹徑而待賓。借栢堂而讌客。此又一時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況螟蛉果羸之場。與松栢薦蘿之所乎。此則明明如月。難忘在鬪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于廝養。瑣事得于鄰童。畦栽赤莧。則湍上之蒼頭。穴識金環。則羊家之故媪。失簪楚國。墮履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鐫思舊之銘乎。又況臘頭社尾。上巳元宵。餅識春辰。鮓名令節。楊柳半橋之月。芙蓉北市之鏡。水增一尺。則已嚙閭門。樹密三重。則隱開樓扇。燭龍之首。與鷗尾競高。彩鷁之竿。與神燈並出。販脂鬻粥。擊鉢吹簫。莫不紛至沓來。風馳雨驟。此又晏嬰之宅。因近市而居奇。虞氏

之樓。以臨街而角勝。標孝侯之風土。記荆楚之歲時。差可連類而書。削牋以奏者哉。詩四十篇。稿成。以寄巡檢二兄。上舍三兄。文學四弟。凡爲此者。亦所云寄魚鳥之思。致今昔之感也。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八

寒林雅集圖序

自寓齋清化寺街。至正陽門三里。正陽門至厚載門十里。厚載門至詩龕又三里。每詩龕主人之見招也。必戴啓明而興。聆雞聲而駕。飯僕于路。飲馬于途。而後至焉。至則一卷數曲。已遠市聲。雙橋半傾。僅入車轍。五陁之山。雲霾而亦見。千頃之澤。冰凌而可行。明湖瞰其前。傑閣峙其後。寒林之雅。多于遵渚之雁。中廡之馬。高于應門之童。泉明北窗。殘月甫墮。儒仲南牖。朝曦已升。相與脫略儀節。商榷古今。酪漿旣行。圍坐未畢。而諸君者。亦已接軫而來。排闥以入。輟霜簡之威。乘粉署之暇。豐貂乍集。則寒鳥依楹。高論甫申。則渚雲落檻。子公之染指。移而作圖。張運判道濕。能以指作畫。莊辛之握手。因而出句。而且欲讀之書。鑿楹而已貯。久別之友。面牆而可親。壁中黏友朋。贈作至數百首。竹徑乍東。舫齋又啓。匪安石之別墅。乃昭明之選樓。縹緗塞窗。篇什盈棟。此則當陽萬戶。難忘身後之名。魯國四筵。無乏樽中之酒。凡茲二者。兼自一人。以視昔賢。尤爲盛事。于是忻彼雅遊。幸茲暇日。遂各授簡爲記。揮豪作圖。或馳騁乎百言。或該綜乎數韻。至如僕者。官旣最閒。性尤嗜友。茂宏竟席。不逃金谷之觴。劉芳半生。虛有石經之號。又允宜陪尊俎之高會。追談讌之餘歡者也。坐中作圖者三人。長洲曹指揮銳。浮山張連判道渥。甘泉羅山人聘。爲記者一人。長洲王孝廉芭孫。爲

詩者九人。蒙古法學士武善、上元王給諫友亮、汾陽曹侍御錫齡、介休劉舍人錫五、靜樂李比部鑾、宣汀州伊比部秉綬、靈石何水部道生、漢軍玉大令棟、泰安吳明經方南、而陽湖洪亮吉序之云爾。

楊耕夫先生柳邊紀略序

夫出重閉之內而行九拂之外。不知者以爲遠矣。舉萬全之身而冒百出之險。不知者以爲勞矣。抑知不然。披蒙茸。跋荆棘。有身之至苦也。蚡冒勃蘇甘之。蒙霧露。犯霜霰。宇宙之至辛也。尹子伯奇行之。是二人者。又何嘗移呼天之泣于陟屺之時。興我辰之哀在靡盬之候乎。若山陰楊耕夫先生者。其有焉。先生尊人安城。康熙初。坐張魏之獄。徙于邊。時先生年十三。旣壯。走京師。謀所以救父母者。屢易其期。百方不就。年已四十。甫克出塞。省其二親。移愛日之念。爲見星之奔。輟望雲之思。作履霜之操。於陵之三日不食。墨子之百舍以趨。實一身兼之焉。試爲計之。自京師至山海關七百里。自山海關至奉天八百里。自奉天至尙陽堡二百四十里。自尙陽堡至烏喇約千里。則混同江在焉。渡混同江至寧古塔又千里。言其廣輪。則太章所不能步也。言其幽險。則夸父所不能踰也。又其間馬蹶而仆者再。石顛而殞者再。蓋越十旬出百死。而後至焉。此柳邊紀略之所由作也。嗟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詩者其有所不得已乎。而不知者或以此爲延之攬勝之書。束皙發蒙之記。是又沒作者之心。忘有生之痛矣。然其條舉大綱。包羅纖悉。較量山水。略述古今。實視南燼紀聞。北狩革書諸作。倍爲詳核。亦何嘗不可補域中志乘之遺。備海外恢奇之

錄乎。夫松漠紀聞之作，異書也。實臣職也。則柳邊紀略之作，奇書也。亦子職也。是書傳而盛京以西之道里傳，土俗傳，作者之勞心苦思傳，卽作者之父母亦無不傳。此則擘牋握管，卽無異于田號泣之時，申紙發函，已如繙我躬不閱之什矣。何其流離而不敢告哀，沈痛而不能卒讀如此歟。先生從曾孫夢符，與亮吉交，尉爲之序。因述其本末云：時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上元後五日，陽湖洪亮吉序。

誥授懷遠將軍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張君妻洪恭人墓誌銘

恭人洪氏，世居歙縣。五世祖某，客如臯，因家焉。高祖某，又遷于縣之掘港場阿干之部，以族盛而移宛孔之家。因貿遷而徙。父諱簡臣，官廣東高州府通判，南郡儒學。聿生馬倫，望都史才。乃傳班惠，年十九，歸遊擊君。大學士文貞公從弟也。丞相近族，以材官而起家。華仲哲孫，由武科而入宦。時遊擊君父封君某，亦以浙江寧波營遊擊年老致仕歸。恭人逮奉二親，克勤終日。撰李充之鳩杖，進宣子之魚殮，閭閻焉。穆穆焉，嫻乎禮教者也。逾年，遊擊君成進士，選藍翎侍衛。漢世期門，比嚴徐于金馬。唐家曠騎，參陸李之貂蟬。里鄰榮之。恭人自若也。又復具齒長饑，負糧而資臣朔。鹿車遠宦，質衣以奉君姑。八年于茲，有如一日。及遊擊君外擢江南羊角營都司，恭人乃隨舅姑之任所。宣明鼓吹，以壯軍聲。潘岳板輿，甫隆孝養。每當閱武之期，輒有犒軍之典。恭人則躬率侍婢，宿詣上庖，割肉必方，釀饈有術。以樊噲之蕤肩，配盧讎之曼首。無王京兆之簡略，有陳孺子之均平。歷此載年，士流輯睦。雖遊擊君之馭軍有術，亦由恭人之饗士有禮。

所感焉。時封君以遠念鄉里先歸。恭人則傾囊出金。市縑製履。吳檣似馬。越騎如龍。曾不浹旬。迅歸京口。封君得以優游江國。宴聚賓朋。皆恭人先意承志所致也。未幾而舅姑繼卒。遊擊君將見星而奔。恭人亦衣麻待發。而鎮帥某。以委任方重。援戎弁有在任守制之例。格不使行。金革無避。墨衰泣官。雖云建牙無改。枕由服除。擢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值本境賊匪魏繕。聚衆剽掠。途次卽奉檄催赴。與前官王某勦捕有功。蒞任甫九日。又檄往護金門鎮總兵印。復渡海巡臺灣。七閱月乃歸。引谷口楊周之釁。卻城頭子路之兵。挈金印以渡重洋。率戈船而巡險隘。時則外嚴鐵騎。旣扞上將之威。內築金城。雅有夫人之號。蓋軍政之肅。亦內助居多云。歸署後。遊擊君以中暑醫誤投劑而卒。時乾隆辛未年七月三十日也。公孫之里。大樹爰摧。貞婦之居。嚴城忽圯。流移問道。沉痛積年。蓋自奉遊擊君檄歸。而恭人亦幾不勝喪矣。復乃徼其環墳。襄此窆笏。奉我夫子。耐君舅而君姑。率是藐孤。克盡哀而盡禮。宗族憫之。鄉鄰稱之者焉。及恭人之教子也。合內外之兩宗。爲義方之三徙。特開聖室。親授禮經。董父之勇。生丕茲而事仲尼。文彊之勳。有高卿而號元德。猿臂輟射。應甲乙之科。牛心啖炙。起伯仲之譽。不十年。而正倫正藏。並舉秀才。元方季方。各膺禮辟。歲己酉。次君秉銳。復成進士。特旨以知縣卽用。辛亥。入都就銓。而恭人遽以八月二十六日膺疾。卒於里舍。享年七十有七。誥封恭人。例封淑人。子二。秉鈞。秉銳。女一。適□□□□。孫□□。烏乎哀哉。方奉毛生之檄。已執高柴之喪。原流逝暉。林靡靜響。將以壬子年月日。祔葬於遊擊君之壙。禮也。世去不停哀。

纏無盡。屆期。乞亮吉爲文銘墓。亮吉與恭人同宗。且識長君最早。爰不敢辭。而爲之銘曰。
如臯支歆所分。幼煎室訓兮。歸哲人相攸以武兮。貽厥以文。文武之道兮。萃于一門。蒜山之原。江水之滋。
我銘吾宗兮。無愧前史。

椒花吟舫圖序

椒花吟舫者。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朱先生邸第南偏棲息之所。而亡友懷寧余君鵬飛所作圖也。先生負蓋代之才。具人倫之鑒。誘掖後進。獎許輩流。寢門未闢。束修之士紛來。夕漏欲沉。問字之車未返。而先生又各竟所長。不名一藝。荀賈之學。與枚馬之賦同登。後門之賢。與世家之英錯列。有景伯之和易。無周朗之偏奇。于是海內之士。有不詣先生之居者。遂不得爲聞人焉。雖夫子之門何難。見哂叔孫。而此斗以南一人。庶惟高密。今者其室甚邇。哲人云亡。高臺多風。空室易雨。薰林之花轉芬。盈升之實空衍。武城之薪木。今同分陝之棠。公超之故居。昔並五都之市。此則山邱華屋。獨士以之涕流。斗酒炙雞。三步因而腹痛者矣。若余君之爲此圖也。以賈生弱冠之年。預長伯四科之列。望衡而處。執業以來。每咨經傳之疑。時值笑言之宴。欣然命筆。遂作此圖。昔者鉅野之刻。曾閔及望羊之門。射陽之圖。宜尼謁猶龍之坐。非形之于圖繪。不克傳聖賢心跡乎。乃伸紙未竟。風泉之聲已悲。濡墨欲乾。師弟之亡何遽。以視趙岐臨穴。方繪延陵。劉操感亡。乃摩廣戚。何以異乎。亮吉以歲辛卯。謁先生子當塗學使之署。始預賓僚。繼焉問業。逮已

亥庚子。又從先生遊于京師。劉向之校祕閣。時假異書。朱祐之學成均。屢蒙殊獎。蓋師友之際。存歿之感。均有不能已于言者焉。暇日。先生子孝廉錫庚。出是圖屬爲之序。竊以先生之門。著錄弟子。不下千人。咸負盛名。各官內外。而孝廉獨授簡于余者。豈非以受先生知最深。且與余君有同堂之雅乎。夫過因樹之屋。悼歎申屠。趨種栢之堂。有懷龔勝。以今視昔。其理庶符。爰序而還之。俾世之觀是圖者。亦以知取材落實。庶幾于大匠之門。攀條撫枝。泣然生並世之感云爾。

祭天柱縣學生劉緯等文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朔日。貴州督學使者洪亮吉。遣天柱縣學教諭劉□。以清酒庶羞。詣無水之流。致祭于天柱縣學生劉緯。附生程三桂。童生譙忠欽等之靈。曰。歲惟閏逢。孟夏朔日。汝黨六人。共遭斯厄。我聞驚愕。詢彼市廛。云汝將歸。舍陸而船。時夜甫半。無流忽高。一舟飄然。乃觸石橋。橋門有三。劈舟爲兩。羣眠方酣。語不及響。烏呼此水。望海遄奔。直下千里。難停子真。汝之始來。于何不卜。思攀驥尾。顧葬魚腹。羣瞻其出。不見其歸。成名之望。尙切庭闈。爾劉爾程。里閭有聞。文期無害。命乃不辰。人亦有言。兄友弟敬。尤慘三生。全家併命。謂程三桂兄弟三人。哀哀讖生。裊然舉首。干鄒方試。卞玉未剖。檻衫一襲。兼製儒冠。焚之三橋。慰彼九泉。尙饗。

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吾友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以疾卒于京邸、年甫四十有
四、烏乎哀哉、越明年二月始奉君之赴、爲位哭于官廡、又逾月、君之孤紹恭等、繕狀來乞爲表墓之文、謹
按狀、君姓楊氏、諱夢符、字西躔、一字六士、漢太尉震、其遠祖也、宏農之裔、卅世遷于會稽、安城之鄉、五傳
載其隱德、紹興府學生贈承德郎諱國英者、君之曾祖也、優貢生廣西通判借補平樂縣知縣諱之琳者、
君之祖也、國子監生候選州判贈奉直大夫諱大德者、君之父也、母金太宜人、悲長庚星入襲而生君、故
小名長庚、及長、而名與字皆取義焉、傳說之騎箕尾、猶屬後時、曼倩之爲歲星、乃徵先兆、九歲能作詩、二
十工舉子業、二十八以國子監生中式陝西鄉試、改歸浙江、又十年而成進士、歷官刑部提牢廳、及湖廣
清吏司主事、江蘇清吏司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其間扈蹕山東、隨園熱河各一、又隨侍郎玉德按獄奉天、
直隸江西、湖江諸處、時大學士英勇公阿桂管部事、及尙書胡公季堂等皆深倚之、烏乎、處元奉使來歸、
甫及十旬、奉倩積勞遷官、未嘗滿歲、亦可謂死于其職者矣、若君之居室也、孝于親、友于兄弟、其友于兄
弟也、使妯娌無間言、其孝于親也、使鄰里消勃諍、蓋自長樂君之卒、君之考以貧故、遷徙不常、最後寓寧
州之邗溝、因定居焉、客籍甫占、家糧告匱、巢棟之燕、伴季女而長饑、翔林之鴉、感太和而輟響、君又念孺
以爲養也、動捧檄之念、則投牒者數州、習負米之勞、則傭書者十載、迨乎登巍科、官省闕、而君之親已不
及見矣、于是擢第則泣、擢官則泣、歲時祭祀則泣、十餘年如一日焉、捧而不輟者盈尺之硯、讓而不居者

一成之田。推乎庭闈。以及親故。則戚鄰之待以舉火者。又十數家也。烏乎。至寬乍離之日。復念周親。目未瞑之時。望深予季。君之至性。肫篤。一至此乎。若君之交友也。內自一鄉。外逮九拂。樹米架羊之彥。飲爻吐鳳之英。莫不識面。欲先締交。恐後朝饗。告匱。忽然燭以娛賓。冬裘既罄。尙假衣而貸客。又或蘇援世事。則咸舉智囊。糾排俗紛。則敢爲怨府。以是自里居以迄服官。坐上之客。戶外之車。未嘗不滿也。余與君交二十年。每見有才奇而不遇。守正而遭踣者。君歎憤輒形于色。是則君之交友。亦根于性者與。若君之服官也。以劉穆之之才。居崔祖思之任。事理無滯。神明不欺。蓋自幼時侍君外王父按察司金君祖靜。外姻贈尙書刑部侍郎錢文敏公。皆奇其開敏之資。與商訊讞之務。君偶發一言。輒驚二老。以至身典案牘。職司犴扉。平疑獄者三。馳星輶者四。西蜀李郃。識使星之來。丹陽馬稜。推善風之至。人皆以君爲有陰德焉。嗟乎。丙博陽之報。雖阻于生前。于廷尉之門。將高于身後。理固有可推者乎。若君之爲文也。枕籍六藝。揣摩八代。儻約遜其精純。庭誥無其妍麗。美矣乎。其將三典午之世。四卯金之代。以參于作者乎。然而桃李之色。承列柏而不華。雲霞之光。入殘月而彌慘。九州浩渺。偏饒幽朔之聲。四序參差。乃鬱秋冬之氣。才之不羈者至矣。年之不永者亦由此矣。記有之曰。詩言志。若君之詩。則斷雲零霰。無其清也。奔巖削壑。無其峭也。幽花叢篁。無其韻也。馮夷水仙。無其幽也。所著有心止居詩文集十二卷。三惜齋筆記二卷。君藉以不朽者。將在是乎。君配錢宜人。克相夫子。勤于內政。子三人。紹恭。紹文。紹垣。皆聰穎特達。端妍善文。女一人。

孫一人紹恭等。將以某年某月。返葬君于武進之某鄉某原。以亮吉交君之久也。於是馳札萬里。求其一言。嗚呼。余又何以傳君乎。猶憶丙午之春。共艇適越。時同里鄞縣知縣錢君維喬。文學蔣君陳尊。崔公子景侃。咸在坐次。君時喜爲綺麗之文。酒半。戲余曰。君他日銘墓之作。當以見屬矣。余齒視君稍長。當時以爲友。明親愛之言。無不至也。由今憶之。月犯星之兆。慮戴逵者。翻貽會稽之凶。膏燒明之痛。哭龔生者。顧在彭城之叟。梁國戲語。念之而心傷。鍾繇詞。引之以自咎。余之交君者。不謂其止于此也。他日薄宦粗就。歸休里閭。訪將軍之巷。君宅在三將軍巷則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則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

少寨洞贊

黎平府西四十里。有少寨河。河左數里。有洞焉。門險若劈。崖危欲傾。入數十步。則左塗右谿。徑益深邃。陸可乘馬。川能棹舟。土人云。桃花水時。魚則騰至。尋源而進。勢及百里。惜未獲窮其勝也。徒觀其積崖萬丈。無一尺之坦。懸瀑百仞。靡暫時之停。荒寒接天。陰翳匝地。雖思狂搜。不覺瑟縮。又未至少寨以前。景亦奇麗。石徑百折。蟠如怒蛇。危橋十尋。襯以鮮羽。繞岸居者。凡數百家。牖接漁艇。樓通鳥巢。花紅上牀。苔綠入窳。人禽俱蠻。莫辨啁啾。土石盡赭。尤凌景光。名花夥于種人。鵝鶩繁于沙石。則又楚南之秀壤。荒外之奇觀。云贊曰。

左塗右谿。石作郭郭。魚長于人。陡向崖落。黑盡生白。光如鑿烟。呀洞陰杳。疑爲墨天。春波如靄。千尺逆上。

樵丁方樵墮入漁網。

師子厓贊

自黎平未至天柱縣百里。有師子厓焉。予行黔楚中幾徧矣。若茲之奇。則未之覩也。青氣往往。迷茲嶺坳。元岡疊疊。突出天半。其下則表裏洞達。東西延袤。已枯之松。倒挂者千尺。欲落之石。相黏者徑寸。蹤無能停。瞬不及轉。如此者半日。方抵平坦。則麥隴鋪秀。雲光疑錦。延回一村。異景百出。高曾居巢。卑幼處穴。一榻之外。無非雞豚。百仞之餘。乃匿牛馬。怪魚窺人。頭尾五色。妖鳥咒客。飛鳴百回。黃果滿樹。卽兒童之糧。紅蕉百尋。裁蠻女之袴。此則吳越山水。遜其靈奇。荆江士風。減彼殷阜者矣。贊曰。石若立鞬。巖如覆盂。穴腹空洞。倒生棕櫚。奇邪嶽巖。常有落勢。人行其間。目輒上視。紆行百盤。直下千級。厓方師蹲。馬忽人立。

黑神河贊

黑神河者。牂柯江之別名也。觀其懸流一絲。獨下千里。石亂若屋。魚飛似星。雖未遽接天。而離地已百仞矣。是以終日疾行。不覩寸壤。一夜數起。惟聞怒雷。花氣灼日。雲光亦紅。松濤接天。波影俱黑。雞犬之柵。高子鵲巢。魚龍之腥。裹此人氣。此則思理所不能及。實荒外之奇。矚焉。又趨坡出其旁。孖水流其側。紅盆繞其北。青浪瀉其南。村女睇客。則啼如猩猩。花苗下坡。則轉若碌礫。均足啓豁。聞見。廣益神智。贊曰。

高惟見天。俯若無地。帆檣切斗。下瞰雲氣。飛鳥蹠實。神魚冒空。來往不礙。咸行鏡中。分瀕壁沉。獨下南海。我窮其源。孰竟其委。

白水河贊

求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白水河。其始也。自地至天。倒行者百丈。其繼也。由上迄下。橫飛者數里。雲日蔽色。始輸其奇光。人禽絕聲。乃逗此靈響。驚雷怒霆。不敢過其側。飛霰積雪。未能疑其旁。一川茫茫。雖子夜而如晝。百步慄慄。卽炎天而亦寒。行客木屐。欲按乎山坳。仙人水簾。忽懸于天外。下則洞闊數武。巖深百尋。飛泉蓋之。不見日影。穴鼠大于山鷄。苔錢圓于斗拱。神怪所窟。忘其歲年。幽靈往來。恆以月午。客曾登雁蕩。陟匡廬。所爲飛瀑懸溜。均無此奇也。于是嗜靈異者。有觀止之歎。居蠻嶠者。可無域中之慕矣。贊曰。

是聲是色。非意所想。闌于百尋。忽落奇響。白雪之白。寒冰之寒。飛仙所爲。靈怪是蟠。相傳有水犀伏于洞中。滔滔混混。凌躡川瀆。滄溟縱到。怒氣猶鬱。

學使北江先生少孤。其克自樹立。及學之有成。實稟賢母蔣太夫人之教。故其編詩也。以及侍太夫人所作者。爲附鮎軒集八卷。漢書地理志。會稽鄞縣。有鮎崎亭。南越志。巢鮎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鮎取食。郭璞江賦。所謂瓊鮎腹蟹是也。先生十歲。始就外傳。二十卽出授徒。負米所至。皆不越五百里外。一歲必兩歸。以慰太夫人。與莢蟹之早出暮入相類。及奉太夫人諱。讀禮於闕門者二年。繼又饑驅四方十年。乃獲升上第。官禁林逾一歲。卽持節視學黔中。人欣先生之遇。而不知先生以祿不逮養。每與人言之。輒泣下不止。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先生之名集。蓋以此乎。卷施集。自己亥至癸丑。已得十四卷。門下之士。乞刊之于黔中。遠覽在里門日。卽受先生之知。今又從官牂柯。先生之所以待遠覽者。未嘗以屬吏視之也。今遠覽行以老乞休矣。先生門下士。以遠覽知先生尙深。乞爲序。刊詩歲月。因卽遠覽之所以知先生者序之。至詩之工拙。世之知先生者甚多。非遠覽之所敢及也。時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新正十日。鎮遠縣知縣。署黎平府下江通判。河南張遠覽謹序。

卷一

備書東觀集 古今體詩九十二首

卷二

憑軾西行集 古今體詩五十四首

卷三

仙館聯吟集 古今體詩七十八首

卷四

官閣圍爐集 古今體詩三十三首

卷五

太華凌門集 古今體詩三十八首

卷六

中條太行集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卷七

緱山少室集 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一首

卷八

靈巖天筑集 古今體詩一百三首

卷九

西苑祝釐集 古今體詩七十九首

卷十

祕閣研經集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卷十一

五經聯騎集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卷十二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六首

卷十三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六首

卷十四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八十六首

卷十五

關嶺衝寒集 古今體詩九十首

卷十六

蓮臺消暑集 古今體詩八十首

卷十七

回舟百嶠集 古今體詩一百十三首

卷十八

侍學三天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八首

卷十九

全家南下集 古今體詩一百十八首

卷二十

單車北上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施閣詩卷第一

備書東觀集己亥庚子

句容別朱三潞時朱居憂抱疾幾殆閱而贈之

一心願汝作頑石我歸來兮石不泐

高郵金秀才蘭以戊戌十月與亮吉訂交越月來會母葬事畢將反同人集味辛齋作詩送之并索亮吉詩謹賦此首

死生離別杳難支。復向城西餞素知。窮歲冰霜行未定。高原風木泣多時。君因作贅悲身計。我愧論交有鬢絲。夢折素梅聊贈遠。孤篷才發已相思。

清明後一日與孫大攜酒飲王七秀才廷俞南園歸過縣門憶亡友林嗣基作

晚吟朝咏寄蕭騷。王七園前一樹桃。接翼水禽窺綠鬢。連枝風蕊墮青袍。君從愁裏何妨醉。我覺塵中尙可豪。歸路忽驚官閣過。又教鉛淚滴城壕。

勞勞身計本無涯。生儻多愁死亦佳。閱世短于欵枕夢。招魂長入酒人懷。琴書風捲知誰在。花月尊空與願乖。欲把閒蹤比飛絮。年年開落縣南街。

揚州別汪大端光

木葉暗天地。雨聲連曉昏。吾行數千里。別子舊東門。家在依鄉黨。親亡憶弟舅。猶餘尼父歎。三至席難溫。
渡河寄孫大星衍

春林綿綿雨聲接。紅白花飛雜黃葉。黃飄一葉忽入樓。樓上獨客生春愁。讀書先忘歲終始。瞥眼韶光已如此。同經憂患傷年少。太息前遊成隔世。荒墳三尺少婦棲。謂孫大喪婦吾家慕門雅亦啼。頻年禮俗斥凶服。

只有訪子還麻衣。麻衣不共蜉蝣死。失母尤愁對妻子。塗窮歌哭止從君。百里遙遙共江水。君家大母顏色溫。一載撫我如撫孫。華陽席中多友朋。屬爾作弟吾爲舅。窮冬風雪記出門。遠遣瘦魄隨饑魂。三條銀

燭共校文。暇揖沮頡談巴棊。吾儕作客尤狂放。哭母傷妻一堂上。丈人知我自不憎。謂劉雲房先生同輩相看訝無狀。言狂寧失座上歡。性分屈曲非能堪。錢刀生計亦偶爾。我輩于分難饑寒。層紅疊翠江南地。草草狂

歌人亦忌。插架奇書送爾歸。連床別夢勞予記。鳩今喚侶我別家。挂席百里隨風雅。平生性命視知己。得一死友殊堪誇。此時憶君顏不華。醉裏擾擾人聲譁。遙程豈止無一花。青草路斷飛黃沙。

高郵哭亡友賈田祖

城角參差暮雨昏。水程何處弔騷魂。吟狂陋巷三間屋。骨冷高原尺五墳。遺業尙存通德里。舊交真軼古夷門。囊錢斗酒江南路。他日相期報愍孫。丙申夏予留滯太平。幾不能行。先生假錢攜酒送歸。

握別盟言未敢寒。重泉書去杳漫漫。承家久已傷羊舌。論史何應食馬肝。公子才名終不達。故人歌哭總無端。霧昏蠹蝕三千字。忍向燈前掩淚看。

夜行宿遷道中

荒原真厭馬行遲。不定陰晴四月時。破澗怒雷分雨勢。斷厓高樹表風枝。無家已絕經年夢。有約先懸出世思。他日故巢相憶處。好尋芳草寄卷施。

邳州城外

十里涼雲拂柳絲。野花香破酒醒時。征衫幾日塵沙斲。怕向谿頭看鷺鷥。

偶成

荒塗百里夜程輕。破暝重從石磧行。天闊露寒人不見。忽驚邨外雨絲明。

過永濟橋

塗長客意勞。持火出層壕。小市人聲亂。危橋馬影高。岸風清薄酒。林露滴垂桃。晨氣還成雨。微寒入紵袍。

曉行

邨雞喔喔酒全傾。擁被求衣事曉行。四野月明迷向背。一山雲出定陰晴。春殘苦乏加餐信。道遠愁非負米程。醉醒十年前事起。馬頭塵夢較淒清。

過蕭望之故里

西京獄吏皆丞相。東海蕭生偶抱關。讀罷辭碑無一事。支頤還望馬陵山。經術崇隆位望卷。元成太傅總奇才。彭宣枉自稱方正。不及朱游和藥來。

滕文公廟

商鞅立新法。大啓陌與阡。子居謀王道。更欲建井田。強秦以滅秦。二世社以遷。滕亡祀則存。廟食普萬年。我來謁荒祠。悼歎小國君。遺像一畝宮。五十里致虔。霸術豈足矜。謀國須大賢。

四鼓行嶧縣道中

高原墳樹古。人鬼或同經。夜氣沉殘月。天風動大星。未愁前路暗。不斷此山青。向曉寒尤勁。車前雨腳腥。謁孟廟

落落非無志。囂囂亦有承。吾猶距楊墨。真不遠齊滕。小邑衣冠肅。崇祠俎豆增。摩挲讀碑字。應愧歷階升。憶賃東西廡。曾傳內外篇。承師北堂上。勤學斷機前。幼賤同尼父。親喪愧少連。寢筵虔拜謁。心折爲三遷。客舍

紙屋繩床。敗衾。鳴雞聲裏慘晨陰。星離雨絕書難達。山亂雲荒夢欲沉。香覓反魂勞曼倩。草尋益母泣曾參。應憐孤露餘生贅。無復髫年入世心。

東阿謁西楚霸王墓

松柏曾無半畝宮。蒿萊時起憤王風。學書我亦慚無就。刎劍君應恨未窮。十載通侯酬項伯。千秋大義戮丁公。猶餘一事逃清議。賣友誰誅呂馬童。

滋陽謁柳下惠墓

斷水鄰鄰樹色昏。行人駐馬揖空邨。孤羈我下無家淚。三黜誰招去國魂。偶食廟牲齊下邑。愁逢海鳥魯東門。傷心死士偏寥落。曉日樵蘇上冢屯。

五日客感

節物關心淚暗滋。斜陽原上泣多時。殘鷓驛路聲無緒。瘦馬崑山骨不支。五日花開憐客久。重泉家在恨歸遲。愁看弱弟同行役。相對昏燈理鬢絲。

與黃大景仁話舊

壯志都從憂患移。別離如夢見猶疑。尋山蹤跡誰還健。戴斗文章爾獨奇。塵海此時容小住。書倉終日坐長饑。朝來欲上燕臺望。好覓天街瘦馬騎。十五年前將母身。同攜襆被出城闈。緣知來日非今日。已覺吾親卽若親。晚歲互看謀粟米。衰齡密共禱星辰。登堂此度先垂涕。我已傷心作鮮民。

傭書

傭書生計尙淹留。并疊唸懷事校讎。獨鶴見人殊惘惘。饑烏得樹亦啾啾。雲和草色荒三徑。月與花光黯一樓。却厭軟紅塵裏逐。放教愁坐轉忘愁。

小病

佳時曾少出遊車。側屋三椽此寄居。失喜遠書來酒後。時得季仇書卻憐新病入秋初。名花作果香偏異。野鶴

隨人性亦疎。拋得世緣耽學靜。鬢絲一月未經梳。

得孫大江寧書却寄

櫻桃一樹傍紅牆。書到翻憐客異鄉。酒癖更沾衣袂溼。花疎時入枕函香。刪除好夢緣妨睡。檢點閒身未肯狂。我欲悟君先學道。攜編三月坐匡牀。

憶汪大端光

淮南冀北經千里。除却孫郎便憶君。小別正當春後雨。封書欲寄隴頭雲。人輕詞客張三影。犬與揚州月二分。珍重綺年題綺句。莫教前輩擅清芬。

夢入外家南樓覺後有感寄內弟阿魁阿愚四首

樓頭殘燭迴淒清。樓下愁人怨曉明。千里斷虹隨夢遠。五更零葉打衣輕。風鴉巢樹知前後。竹馬鄰童識

姓名若把舊時情緒譜。杏花樓上是三生。

兩家兄弟王成行。十五華年逐隊忙。作達最憐羣上樹。學趨猶見汝扶牀。鐙明樓閣催書急。花入闌干壓夢長。說與封奴渾未識。却教阿母倍淒涼。

梅蕊初飄杏復葩。商量春事已如麻。拜殘阿姊簾前月。看足鄰姬徑裏花。生少學愁愁未慣。孤眠遲夢夢還賒。牆頭風細星辰定。不識何時轉歲華。

鞭絲爲客去恩恩。一事如今恨轉同。尺五蕤波輕燕艇。三層松閣紙鳶風。閒中草綠埋歌扇。愁裏花紅照殯宮。十九年中衰盛異。欲從何處悟初終。

哭錢公子中銑

邗上孤篷竟未歸。絕憐愁魄斷斜暉。京華迢遞猶傳札。慈母殷勤尙寄衣。五日正沉江畔黍。一官虛憶省中薇。魂消送我谿南日。苦說燕臺伴侶稀。

童年經術本無師。曾愧尙書國士知。死日尙聞憐趙壹。諸郎都解敬袁滋。卅年宦達虛身計。五葉門衰賴子持。莫愴筵前小兒女。更愁堂北鬢如絲。

七夕露坐憶孫大

瓜果筵虛薄露零。懶看河鼓說精靈。思君永夕空濛望。南斗光中第一星。

讀長慶集寄孫大

長慶集樂天自序長微之七年今亮吉春秋三十四而季仇年纔二十七與微之小子樂天同二人之交亦不減元白所不逮者或名位耳其他尙可企及也爰作一詩寄季仇并邀同作

偶讀開成少傅詩七年我亦長微之神仙共挂蓬萊籍風月追吟楊柳枝一代才名何必愧九原交誼本堪師江州司馬通州倅料理頭銜似往時

結交行寄孫大

浮雲變滅安足論爾來友者洪與孫九天仙人不嫌謫一代交道殊能敦君不見結交不過通候門賤客雞狗無由分結交不入春風場少年鷹犬徒相妨與其長安城中交俗儒不若咸陽市上留博徒俗儒言貌師中庸緣飾經術爲三公君無更齒馬東海我尙恥說胡華容博徒之交亦何有長笑傾心在杯酒一言席上吼雙龍千古英雄困廣柳我交黃子景仁十七年病鶴雖病形疑仙妻愁親老不思返白日憔悴長安眠趙生懷王之交歲逾十持論英英輩難及洪生狷者不欲狂知我只有真州汪端光壬冬岐路一握手朗若璧月分輝光驚濤飄篷亦思止自問心期只三子江山花月久厭陳乃貢清氣生茲人非惟文藝擅儕輩亦覺至性流真淳我交數子止可生不若交子兼幽明我交數子皆許身不若許子兼心魂三千里路夢飄忽二百十字言溫存前得江寧寄書才二百十字我廢我蒿篇子悲蒙楚詩中年哀樂亦如一我若非爾

形難支。自從五年來。會合一。一數。茲離檢歷日。已過一百五。黃金臺下才士多。我不見爾還高歌。耀黃短。趙屢相憶。要聽秉燭言。如河君不見。今人交道皆厭貧。不識古有范史雲。今人交道皆厭真。不識古有龔君賓。誰言勿頸交。我弔成安君。誰言投漆膠。我訪雷與陳。乃知天生爾。我爲交道。不獨文雄詩傑垂千春。華陽憶舊行。寄朱博士沛林。海州光照汪縣丞。蒼霖兼呈孫丈勳及令子星衍。

異時我客華陽春。一方宰吏無俗人。汪丞治績亞林宰。更有博士真天民。吾鄉丈人亦軒特。鏡裏顏紅鬢斑白。四家僕從屢招人。一縣醇醪止供客。邑中賢者沈與王。亦設薄具邀唵狂。居留三月九十醉。餘者病酒眠匡牀。天然憂樂還相召。妖鳥鳴春已警告。碧樹愁開山鬼啼。縞章夢致谿神弔。城東一別事若麻。三載復看城中花。宰官擢守縣丞徙。博士貧老辭還家。當時我識三公子。兩抱妻憂一身死。乃知造物最忌狂。自悔唵顛亦應止。孫郎悟早雅興除。脫然樓上思著書。我來憔悴寡顏色。戒酒怕過山公廚。前遊歷歷春時節。欲著思量怕愁絕。鳥翅岡南宛轉簫。青元館裏昏黃月。人生年壽何須蓋。三十當令一生畢。已分琴書付鄭三。謂霞浦鄭聯華林君。愛培受業于余者。未應蹇放同王七。謂縣中秀才王廷俞。春華已過憐秋曉。落落天空寄魚鳥。隔世形容照水愁。無家笠屐登山好。博士年衰屢致思。縣丞無息宦聲遲。一篇爲寄淮南守。慰爾風前哭子詩。

代書寄汪大端光八十韻

百慮不失一子才。爲世需。六經甫通三。我識愧里儒。才識工拙間。出處可不圖。子意乃不然。勸我入帝都。

爲言子有親。尙欲依菰蘆。子親存我亡。一請傷藐孤。負米十四年。婁空粟與芻。子行燕趙歸。勤作反哺烏。
 我成吳越遊。忽爲失母雛。我生慚世間。感子引作徒。爲傾橐中金。爲計道上儲。六百里水程。十八日旱塗。
 歷歷夷險郊。孰宿孰可舖。英英公卿中。孰謁孰則母。我足雖云劬。子口亦已瘡。感子珍重心。臨行野踟躕。
 譬若深谷風。幽草亦漸蘇。存亡心已傷。離別淚屢枯。萋萋四月花。莽莽長河蕪。挈弟旣慘悽。念友更咽鳴。
 相離第一程。夢子秦郵湖。涼月忽抱肩。老魚窺汀蒲。東阿縣西門。夢子又在吳。俱爲少年遊。鐙舫狂呼盧。
 三夢宣武坊。斜日殷銅鋪。新知無一人。知子應念吾。每夢必有淚。每淚必有書。書皆千百言。紙惡字跡麤。
 豈惟字跡麤。兼愧言辭紆。長安識君人。謗譽亦復俱。每苦立論嚴。憎子所服殊。我不置一辯。歸室始歎吁。
 欲摘天半星。爲子冠上珠。欲剪湘中霞。爲子身上襦。天河濯五色。色異凡紫朱。天衢曝衆文。文匪常羅繡。
 春月潤子顏。秋露濯子膚。日吐瑰麗辭。稱此珮服都。日陳琳球響。稱此顏色姝。留侯似婦人。曲逆美丈夫。
 不聞史傳譏。但覺流輩無。塵冠敝履中。不必德義孚。囚首垢面人。不必名實符。雖然願一言。少歲亦已徂。
 二十顏尙髻。三十頰有鬚。吾徒勤事業。棄置常所須。要當惜心神。何必營衣裾。急從良友箴。息此俗論誣。
 明年登玉堂。三館步復趨。貽茲老成規。莫被輕薄愚。我來人海中。戚戚意寡娛。因緣識文人。千百量以車。
 多文或爲史。小智僅作胥。行雖歷方州。見乃守坐隅。羣謹出詩編。朱墨盡貢諛。立語苦不工。已謝鮑謝逾。
 我時出直言。衆目怒以眙。謂我立論高。謂我制行迂。一心苟無慙。兀兀任毀譽。求子素識人。又各問一區。

非無楊生清。亦有黃子耀。旬日乃握手。餘皆掩蓬廬。時時讀子詩。消此慨與歎。子才信鷓鴣。我筆非於菟。頗愧紛疊來。索詩若索逋。我常思子言。氣斂不敢舒。逢子乃一發。筆禁口亦呼。子書亦易作。字錯墨屢塗。前聞欲移家。急札馳郵奴。煤車米石昂。詎可攜妻孥。況復堂上衰。行坐總欲扶。豈任舟車勞。與此食粒糲。詩儲潤書。及瘦方木。言皆悉鏘銖。詎不爲子謀。使子烏就斂。子行試禮闈。先利矛與艾。亦思賀萬錢。不若儲百壺。倘或成同官。雅足見發紓。拙效我亦收。令謨子先敷。壯往庶有程。少習藉可除。被酒一縱言。省札應豁如。

九月初二日得家書始奉適王氏姑七月初九日計翼日于崇南坊寓舍爲位以哭哀定并賦詩一章
吾祖憐嬌女。慈闈愛小姑。弱年尤痛子。適王氏逾年舉一子數日而殤中歲卽從夫。憶嫂顏常瘦。思親淚屢枯。重泉真健羨。骨肉慶提扶。

八月二十日偕黃二暨舍弟飲天橋酒樓

長安百萬人。中有賤男子。日挾賣賦錢。來遊酒家市。昨日送君回。今日約君來。送君約君子。于此橋。長安酒人何寂寥。酒人無多聚。還喜破帽塵衫挈。吾弟攝衣上坐。只三人。爽語寥寥落檐際。君言內熱需冷淘。我慣手冷應持螯。閒無一事且沉醉。不然辜負青天高。青天高高復飛雨。二十四櫺風欲舉。飛篷卷葉十里間。直視城南落驚羽。濃雲欲暗南郭門。斜日忽破千林昏。陰晴萬態鬪秋景。醒醉一夢恬吟魂。持千螯。揮

百尊不覺樓上空無人。君歸雖遙莫先走。萬事要須落人後。君不見門前豪騎控雙龍。笑我西行馬如狗。
重九日陶然亭遇吳四端彝話舊因憶亡友唐肇文并寄令弟孝廉熊

辭君久已事征鞍。猶作壚頭俠少看。九日一尊同濩落。十年三見話辛酸。唐衢骨冷誰重哭。吳質心愁自寡歡。應愧故人狂未死。典衣還欲滯長安。

送繆公子公儼之江浦兼簡孫大

余四月中入都與繆遇于逆旅遂訂交焉

相別翻憐相見遲。坐中人影壁間詩。魂搖青草東風路。夢立黃河遠岸時。

與繆初相值處

病馬去來應有恨。秋禽

蹤跡本誰知。寥寥門閉紅塵裏。殘臘都將濁酒支。

去去遙山一桁青。愁程先已夢中經。江南迢遞傷情思。公子知交有性靈。久據竈觚看讀易。暫探石闕記搜銘。來朝風色東南使。我亦商歸大海萍。

好因魴鯉答枯魚。總覺蛩蛩念鉅虛。白日懷人當檻坐。紅雲羨爾對江居。身名莫笑中條叟。鄉里須乘下澤車。內舍一椽松數尺。未妨他日訪吾廬。

僧寺與徐書受話舊卽贈二首

一夕長安雨。寥寥話十年。魂驚隨逝水。鶴病憶空天。被酒還如昔。題詩已遜前。窗風與庭葉。蕭颯枕函邊。
爾念無兄弟。逾年服姊喪。余尤痛風木。復此感姑亡。骨肉重泉滿。松楸隔歲長。相將營丙舍。頭白住江鄉。

東坡生日集翁學士方綱蘇齋卽送羅山人聘出都

廿載我居公舊宅

東坡卒于常州其宅前屬余外家將氏歲常以生卒日祀東坡并爲會

一年兩度薦清醑。殊鄉作客初逢臘。學士開齋尙

號蘇雅有詩名。傲西蜀。愁聞征棹反東吳。買田儻遂中年願。亦擬歸收陽羨租。

被酒與吳生麟夜話

遼東道士應成鶴。陽羨書生莫化鴟。尙有十年人海願。却來吹笛共高歌。

程編修晉芳齋觀元耶律文正畫象賦

先生好古構兩軒。邀我讀畫兼開尊。頽然素幅出偉人。云元宰相遼王孫。斜陽欲下壁色昏。慘慘若動須眉神。眼光下欲視千世。限以尺幅猶英麟。長身盤領大獨科。追憶至論如懸河。人生歲月百年耳。公甫及半勳何多。巍巍一代推上功。替人只見劉秉忠。文章年壽亦相似。若論志節尤推公。異書壓腹奇難剖。落吾徒出公後。詞筆還驅入海濤。姓名欲戴垂天斗。卽今卷畫空堂走。反復公名難去口。焚香閱傳意有餘。更酌坊南一杯酒。

題僧石濤竹西歌吹圖

浮雲急景安得留。我頃四月離邗溝。隄邊歌吹尙沸耳。回視已隔天南頭。懷鄉念友殊孤悶。我見此圖驚復問。中有春波蕩漾舟。七年往事帆檣趁。豈惟前事縈方寸。畫裏朱顏亦凝恨。紫陌牽愁柳作絲。紅窗吹

夢風成陣。回流一曲波如剪。合隊春人若鴉點。三尺寒波一寸萍。游魚尙厭春塘淺。誰從門際吹短簫。萬
朶花落從東飄。尋圖我欲眺江左。雲樹一抹橫林梢。此詩此畫俱高格。墨粉淒涼年近百。今日揚州勝昔
時。歌臺已徧隄南北。吾徒流滯幾春秋。魂寄東風第一樓。爛醉莫嫌狂杜牧。枯僧亦復繪揚州。

送趙表弟襄玉南歸卽呈侍御舅氏兼寄孫大

孫郎約我遊燕臺。爾者八月無書來。趙生約共長安住。亦復驅車覓歸路。堂前白髮各數莖。一名驅爾不
得停。雖然親在亦須仕。努力勗爾祈榮名。榮名得失尤須數。落落塵中尋故步。我愛時吟短李詩。人言合
獻長楊賦。我年四五卽識君。相與賭字傾其羣。爾來歲月及卅載。文筆喜各持堅軍。風霾雨黑傷年少。我
爲窮愁著書早。君無羨我覆瓿書。我實輸君事親好。橋東惟爾巷南孫。海內知交有幾人。勸君歸後復垂
淚。偃臥一室傷羈魂。人心不同面尤異。尺五惟營閉門地。根矩終非入世人。寥寥時有胸中氣。頃攜弱弟
住長安。黃葉秋深補敝冠。貧來雅復對牀臥。眼底誰足謀饑寒。窮冬道我顏何瘦。我爲傷親益思舅。三徑
憑傳問訊書。十年我受恩私厚。更傳消息語孫郎。莫向人前倚酒狂。殘歲燕山風雪冷。梅花開後夢千場。

客感寄孫大

燕臺春日試飛蓬。无盡山川不定蹤。客久尙須遊二嶽。歸遲眞待長千松。成鄰幸結東頭屋。投老同聽北
寺鐘。何止與君交一世。此心無昧總相從。

憶汪大蓮花寺時汪大病新愈

北巷南條共夕曛。見時雖少夢時勤。愁多壁著疎疎字。病久窗生黯黯雲。後死未妨還屬我。此生無恨爲交君。中年退盡春衫色。只有爐香尙細薰。

敬亭山色對牀眠。彈指交期已九年。詩卷正愁盈篋底。風裁無恙立鐙前。顏垣怨雨傷春早。古屋疎梅照夜鮮。應愧故人還未達。賣書眞欲學遊仙。

與楊三倫夜話并悼蔣寶善楊炳文

何因心跡許相從。失母辭家共轉蓬。病裏春生勞遠望。愁邊書少憶狂蹤。爲孫大千年城郭須歸鶴。三客鄉閭總號龍。我擬買田身計穩。倚門同數九株松。

被酒閒徵少日場。棲鴉辭樹燕移梁。癯楊門徑春陰遠。秀蔣池臺夕雨荒。數口尙存顏轉瘦。幾生修得鬢初蒼。宵談祇厭燈迷燄。不覺風聲徹戶涼。

連得孫大書却寄

江東有客寄吟箋。苦說人生祇百年。多病況緣憂患積。無家仍復歲時遷。雙垂別淚燕山末。千折歸心春山前。心事累君身累世。茫茫愁日又無邊。

和汪大憶舊詩十二首卽效其體

十五年前在謝家。上樓明月下樓花。如今門鎖空春裏。一任閒枝閱歲華。
病怕東風護曲屏。每逢長日恨春晴。幽眠未起西窗晚。銀燭光中度一生。
繞砌疎蘭入海棠。眠春魂賦不分香。當時夢醒愔愔甚。開戶斜陽滿鏡黃。
自愛幽居不結鄰。樓前十里漾空春。溟濛水色淒迷雨。只向疎闌淨麴塵。
山色依楹水繞牆。一層雲氣一分涼。高居莫掩窗前後。引得銀河接鏡光。
城隅一曲上無端。城裏春衫城外看。只倚北樓傭不走。柳絲衝面怯春寒。
見不分明夢亦空。接天樓閣有東風。幽窗覓徧聞歌地。只在疏螢細草中。
水花春徧憚家池。十五華年鑑影時。今日再來羞野鵲。柳枝添恨鬢添絲。
剪燭三更鬢乍梳。宵遊還覓徑生疎。誰知別有關心客。鸚鵡橋西識面初。
兩重門內數春星。燭影微紅鬢影青。容易使他籠鳥散。不來相伴讀仙經。
看鏡歸後病多時。花滿房櫳總不知。今日試將簾幕啓。亞牆開到殿春枝。
移家一棹去愔愔。蟋蟀銀牀烏玉籠。盼得近春消息到。情懷無奈隔江鐘。
贈莊四寶書卽題行幃

京華遲日飲千鐘。風味都憐酒味濃。入世偶然成短翮。長松如此亦雙龍。身因早客眉痕皺。書欲名家指

繭重手版到君須遠宦。未應同我住鵝籠。

連雲樓檻接深池。記否兒童竹馬時。花底衫裳同侍母。篋中書策遠尋師。相看夢冷情疎日。欲詠兄肥弟瘦詩。遙憶謝家羣從好。玉顏都已鬢添絲。

二月十五日與汪大至天橋酒樓薄飲乘月而回

青郊三里月紅燭。一杯春痛飲消餘晷。能閒有幾人。壇雲入窗暗。山鳥上樓馴。只隔軒舳外。車塵雜馬塵。爾念邗溝水。經時照玉顏。予悲白門柳。曾復伴春閒。鄉樹偏縈夢。華年渺未還。疎櫺愁絕處。聊與眺西山。

憶舍弟時抱病南歸

弱弟如形影。相隨作客初。抱關吾妄願。舍弟近在館中趨走。數年後或當得一官。涉世爾尤疎。粟水顏常瘦。塵沙髮屢梳。性好

待營田一頃。早與共扶鋤。

籬桃三兩樹。歸及見垂枝。藥裹須頻製。郵書莫更遲。饋蔬憐阿姊。挈袖識諸兒。只有傷心處。門閭入始知。

春江行贈汪大

紅闌干影接天。一江春水闌干前。闌干搖紅水搖綠。波底闌文百回曲。我共春江魚同飲。春江潮聲出入鯉魚腹。水色蕩漾吳儂瓢。吳儂家花滿畦。春風來江北飛。君門前千樹桃。春雨落江南飄。飲水暮還朝。思君不可邀。水遙遙。尺五篙。夢迢迢。十九橋。

憶遠行寄孫大

波淼淼。星搖搖。約君不來。算已朝。吳帆停。越車駕。約君不來。春已夏。春光九十靜掩關。幾年春開君不開。曾雲萬里宵征路。却恨君閒我難住。十五已作同巢鳥。南枝北枝名對呼。十九更作尋源魚。曉行雖遠。算復俱。東流水深。南枝有陰。千里與萬里。兩心同一心。朝心徘徊莫心怨。幾日春魂自凌亂。莫剪疎桃入戶枝。春花開上橫門扇。

谿南曲

谿西月不華。谿北桃無花。風光只落谿南路。和月和花築樓住。花枝二月人二旬。樓高一層春一分。谿光已隔畫橋影。柳色自鬪疎闌春。岸雲凝紅水雲白。總遜春衫好顏色。百花開處百禽鳴。樓上添衣樓下行。尋芳肯到春谿口。隄上行人學垂手。放船肯過長河湄。牆頭女兒做畫眉。畫眉尙避春鶯見。照鬢都疑水禽羨。鏡裏濃雲曉上頭。竹中輕粉宵勻面。春旛親製初護風。樓角三面懸玲瓏。眸迎深館迢迢綠。手展文窗扇。扇紅星疎。夜久愁猶立。露冷草香蟲尙蟄。百餅薰籠總厭燒。啓帷試放生香入。消息今年異往年。客巢新定故巢遷。愁邊曉泪疑含露。望裏春潮已接天。傷春曾到春臺畔。籠鳥生疎。茶敢喚。背客親移北戶鐙。呼鬢更掩重門扇。短筇籬漠漠。鹿沿谿樓閣對牆身。緣知谿路經三折。只共波光住浹辰。可憐門左閒亭塢。三月誰爲衆香主。拋客年光誓不停。迷人草色尋應苦。一樣扁舟去未還。五湖蹤跡異三山。春來

依舊花千樹。夢醒空愁月一彎。

二月二十三日復與汪大上天橋飲醉歌

著書不爲千年計。直借陳編壓奇氣。出門不逐萬古愁。聊上高閣開吟眸。天橋樓前一杯酒。昨日苦思今在手。我能飲。君能留。三十莫抱二十憂。識君二十年。尙少屈指十年君。未老眉痕鬢影未減青。一色綠衫同似草。盈樽飲客我獨眠。未飲滿椰青銅錢。座中誰識兩少年。江南江北無一田。尊深酒熱莫更催。頭上一雲紅覆杯。休嫌飲盡衆賓散。伴客時有春禽來。城門樓上春陽滿。一鳥轉春聲。緩緩城西山色影。接天極視惟愁目光短。今日白晝飲。復勝清宵吟。百壺雖盡意不盡。兩客所喜皆同心。醉顏時紅亦時白。一市圍觀不相識。頗說近來無此客。

二十六日過汪大齋頭見餉酒者汪大云留以相待歸後夢汪大以昨酒別餉人意甚不樂醒後戲作此以寄之

故人不入夢。入夢牀頭酒。帳中燭影欲礙眉。枕上道書猶在手。夢時得失乃可知。莊生偏悅夢醒時。君不見。心空不著閒輕重。憶酒憶書都入夢。

宵望

登墟聊一望。萬瓦月光齊。地迴風生樹。春濃露覆隄。雲光迷向背。田綠誤東西。莫逐巢枝鷓。回聽警曙雞。

屠大令紳以報最入都話舊賦贈四首

遠宦迢迢十載餘。相逢我亦頷添鬚。賢勞已覺官聲起。憂患偏憐壯志虛。釜欲生魚推上考。書應成蠹少寧居。重來流輩俱清秩。莫哂狂奴尙鹿車。

一縣無能滿百家。水深山瘴路尤賒。未妨茅廡吟詩鉢。慣聽荒城破曉笳。民雜豕獠難定戶。官清胥吏厭隨衙。敝衣報政來京闕。却使尋常計吏譁。

剪蔬我奉北堂餐。市酒君憐阿姊寒。君伯姊適汪氏與余鄰居君恆主其家五載篝燈通夜紡。常時籬落饋春盤。青雲志節

賓朋慰綠鬢。升沉里巷看。今日乍逢先涕下。板輿天末羨承歡。

門前都復有青山。憂患時時擬閉關。客早自憐華鬢改。官貧莫愧俸錢慳。閒中歌板消年歲。君喜度曲歸後谿

船遞往還。我亦尙營千載業。著書多欲待君刪。

得內寄衣

縫裁初見汝封題。百結蕭蕭故縷稀。猶恐亂將慈母綫。此生相殉只鶉衣。

送繆公子公儼出都

五嶽未陟一。欲歸難戒塗。撫劍送子行。浮雲亦南徂。子有東顧心。戀此巢上烏。予懷欲南馳。念彼濁水鱸。兩地忽易居。一心安得無。子行過岱宗。爲我謹獻書。已辦十兩屐。願屆神所都。俯視六合間。靈氣藉發舒。

神乎幸勿哂。東海賤丈夫。

送董秀才思駟南回

曙色起北垣。星隱西南隅。暉暉殘月光。與子升遠墟。輪蹄百萬中。中有吾子車。車行飭弗停。遠復屆子廬。妻子念遠歸。悅志慰歎噓。七載殯在堂。窀穸匪得徐。江流入海州。地大土亦腴。鬱鬱千高原。富此人鬼區。子其勉營作。庶效人子劬。吾將爲子文。明子志節紆。恭聞哲人言。爲善報有餘。勿以世澤深。冀此祿利虛。研經世務通。窮達盡足娛。吾家北溝頭。數武距子居。近聞積淫霖。尺水通積淤。黃葉堆作薪。復富鰥與魚。兒童各兩三。應客清日癯。他時著書人。兀兀子與予。

送莊四寶書至廣東得十二韻

我辦東山屐。明年上岱宗。鬢牽山霧綠。眉隱海雲紅。爾泛南溟棹。虔心禮祝融。地虛風力上。天闊日華東。嶺嶠游逾壯。川塗望欲窮。懷人依畫舫。憑客寄詩筒。遠宦憐公舉。謂令兄寶篆時任雲南會澤令微疴念敬通。謂舍弟三郡別。尊酒兩年同。得句酸鹹外。言情哀樂中。艱難知稼穡。少壯歷磨礱。住覺雞餘肋。歸慙鵝有籠。早營田二頃。耕鑿慶年豐。

爲楊孝廉夢符題錢三維喬秦中畫冊卽寄維喬時錢宰郵縣

何時得入函谷關。放筆卽落終南山。南山連綿畫不竟。拔取一峯來入鏡。胸中有山卽有樓。下筆有川兼

有舟豈惟山水色不別。樓上客醉疑眠鷗。醉顏昏昏憶孤在。逸客都爲酒錢累。剖胸欲入秦中雲。洗眼仍須渭川水。南山浮光山北夕陽。飛橋如雲不能跨。怒蜺飲渚裁成梁。林梢幾尺天光足。怪石森森點寒綠。此間應復置錢郎。四十耀顏尙如玉。南高峯北高峯。宜遊今落名山中。錢今官湖中山川二月尤清曠。憶共錢郎飲湖上。楊生思家靜掩關。客帳夢好時時還。吾曹須勸苦不閒。直當爲畫迢迢一谿之綠水。落落湖上之烟鬢。

奉酬繆公子白沙河見懷詩

爾如華亭鶴。不欲識二陸。解后得值張季鷹。雅志不復矜飛騰。我如昭邱狐。讀書名博物。茂先可語不識機。亦欲辭歸住蓬華。

卷施閣詩卷第二

憑軾西行集辛丑壬寅

書從兄顯祖畫卷

家有十步池。引水蓄百魚。室有三尺牆。種竹滿四隅。令其泉上有石。竹中通渠。穿徑之笱。不以入餐。過橋之魚。不使上竿。魚皆習主人。已忘江湖思。修竹何娟娟。亦斂于霄姿。主人不歸歸有時。主人有一弟。倜儻素好奇。曾就主人宿。愛此半畝之竹一畝池。奇石落落。清流澌澌。掩戶十日臥。出關百里馳。蓮華峯頭攬明月。挂爾谿邊屋角之南枝。

酬黃上舍鉞

閒日偶傾燕市酒。經春別爾謝家樓。故人入夢疑黃鶴。早歲相期共白鷗。判與苦吟常入夜。最憐華鬢欲經秋。江湖浩蕩休歸急。風月分番且賦愁。

趙大至得孫大入關之信兼聞蔣表弟良卿欲入都城東酒徒無一人居里者感賦此首近簡苦二楊三徐大

一歲居里傾千壺。兩年爲客償宿逋。城東日日添酒壚。城西時時出酒徒。城東酒樓一十六。城中少年出

相續酒翁歎息酒嫗愁。可惜少年皆遠遊。少年誰最狂。雅數孫與黃。就中短趙差有檢。結束身手趨吟場。東風吹春入酒樓。當時少年百不憂。三更酣春樓上頭。紅燭光滿樓前洲。騎龍弄鳳世不驚。只有酒家知姓名。城東城西路回惑。只有酒家門徑識。酣嬉落魄非可常。一朝餞我束急裝。濃雲浮江雨暗海。海風吹人顏而改。離家豈獨無酒筵。太息總無諸少年。出門各歷路萬千。前後差喜皆遊燕。酒徒十輩五得官。餘者未免謀饑寒。孫郎苦戀里中樂。昨亦襍被辭江干。新春忽夢晴谿曲。暗識溪南草應綠。醉尉衙前碧月圓。蘋風乍轉春流足。花枝縱好酒縱醇。我識一城無酒人。豈惟花發無酒人。兼恐滅却樓前春。春去春復來。春情忽然失。朱顏變蒼顏。黃金鑄不得。君不見。少年雖歸非昔日。又有城東少年出。

清明日闌中夢先慈感賦並寄孫大關中二首

三千里外無家客。寒食傷心念北堂。未死夢魂通夜永。浮生淚眼怯春光。頻移骨肉依青隴。雅課兒童種白楊。天末故人還抱病。風檐此日思茫茫。

爾緣親老亦遊秦。短札頻言去住因。句曲宦窮居未得。殺函塗險客方新。溪山迢遞應謀築。天地分明許結鄰。各有著書心跡在。未堪終歲作游民。

十八日早偕同人至天橋酒樓

閒蹤亦已忙。侵曉試遊裝。楊柳閉門處。桃花發曙光。露香深幕徑。鶻語靜周廊。屈指春三月。還輸逸客狂。

過橋春五里。登閣樹三重。風轉闌聲沸。塵將遊騎衝。鶯花憐震蕩。衣袂競纖穠。咫尺郊壇外。春雲總似龍。
法源寺訪黃二病因同看花

長安城中一畝花。遠在塵西法源寺。故人抱病居西齋。瘦影亭亭日三至。一叢兩叢各稱心。前年去年看至今。今年花盛病亦盛。轉恐病久花難尋。天光未發雲半沉。牆角有樹交深陰。故人此時花下吟。頭鬢露沐光浸淫。梨枝桃枝分不得。楊柳接天青一色。海棠雙樹復絕奇。花背深紅面浮白。長安一畝不數看。莫夢江南千里陌。法源寺近稱海棠。崇效寺遠繁丁香。花時可惜雨聲阻。不爾遊屐時傍徨。看花抱病還難顧。我更因花乞同住。春陰如夢不逢人。牆角游禽出無數。故人逸興猶不凡。日復一訪同幽談。君不見。回途却值如龍馭。日晚羣言看花去。

三月二十六日同人至崇效寺看花作

絲風飄林雨灑空。寒甚十日留春容。馬頭拂青馬尾紅。青山亦隨馬首東。岡原東來氣深旺。青山低昂瓦檐上。迷行一里始出林。古寺山門兀相向。門高徑古叢青草。松已百年僧亦老。門前見樹尤絕奇。屋畔無枝不娟好。高低深淺藉發舒。禾苗不生地力儲。培根渥節厚人力。挺此七尺花形殊。樓前一株復兩株。揜破屋瓦參浮圖。危檐高柯勢凌躡。意以向背爭妍姝。海棠無言壓桃杏。鶯聲不來空畫永。尋廊萬點白參差。恍若銀河瀉星影。閒心愛看日午花。采色詎似殘春葩。原形十里足雄厚。天路尺五饒清華。花開雅興

無虛日。三度餞春留冀北。柳絲廳北敞高筵。贏得山僧姓名識。看花十輩多少年。花下兩兩聯吟肩。花枝已闌離思牽。時崔二景儼欲南回目斷送爾江南天。來時車鐸喧。去時塔鈴語。明日狂風遽如許。竹裏猶零前夜雨。送崔二景儼南歸讀書并就婚

憶昨同醉長安之酒樓。少年十輩君不浮。憶昨同跨郊坰之駿馬。偕遊七人君最雅。君才豈比凡少年。我意雅欲追前賢。長安城中與君友。五度碧月聯吟肩。我交于世皆蒼老。朱賈淪亡益悲悼。謂全椒朱訓導沛高郵賈文學

田吾曹緩急須託身。詎敢相輕此年少。我感古人志行超。雖未絕交能寡交。身今縱賤有殊稟。冀與一世回輟。十年此志不暫忘。世人不知謂我狂。鄉閭益復盛嘲毀。并以餘論加孫郎。畏讒一室居疑塾。作者孫郎有書及。我謀于衆謝不敏。君獨不辭乎燥濕。亦知人生饒緩急。難爾少年尤獨立。朱門執綺豔障天。獨出英英矯餘習。吾儕快意得一朋。如入玉陛升金門。急持一書報遠人。謂此年少非常倫。離風昨日吹原野。花葉紛披已成夏。交君未久別念侵。獨持一盃與論心。酒樓花開三面陰。馬蹄浮紅尺五深。燕秦十年遊。近始抵鄉土。晏公祠外簫鼓喧。競渡來看日端午。離程關隴復數千。時余擬遊秦中南瞻無家有墓田。桑根草堂富經史。舉半贈子窮雕鐫。識君不嫌遲。別君不嫌早。讀書谿南柳陰好。新婦窗前月痕皎。人生聚散殊草草。君不見。百回相思令人老。

四月初二日黃二景仁邀同人于法源寺餞春卽席同賦得餞字

江南百萬花不看。長安一枝春愈顯。江南唵客花成癡。買屋花中靜排遣。憶昨款門客大至。半畝綠苔橫
被踐。抱疴應客竟日勞。客去閉門頻仰偃。繞檐百匝唵成惱。昨黃君賦客不逢嗔花得譴。吾儕立論貴平
允。勞者尤當戒衷褊。今宵忽復驅童至。雅意欲爲花作餞。書云昨值風雨驟。草色反深花色淺。惱花不得
更憐花。痛飲無辭袂衣典。黃生兩歲爲花病。一歲惱花愆可免。祇憐花謝客不留。餞客餞花同一宴。屬生
悔過復賦詩。明日欲來花下展。

將出都門留別黃二

拋得白雲谿畔宅。苦來燕市歷風塵。才人命薄如君少。貧過中年病却春。
枵腹誰憐詩思清。掩關真欲廢逢迎。期君未死重相見。與向空山證世情。

與丁二履端夜話卽以贈別時余約與屠大令紳共買外家鶴蕩莊別業。丁君言已爲渠親串所得。並以志感。

燕車代馬三千里。越水吳鄉二頃田。此志十年仍未遂。對君一夕竟忘眠。憑將書札傳廉吏。莫更犁鋤課
少年。未擬買山先買水。會須笠澤共耕烟。

新交數爾及崔陳。握手臨期意獨伸。聶政母亡尤念姊。馬卿家在總依人。休嫌骨相前生薄。敢認心期數
子真。風色滿天雲氣冷。更從岐路入西秦。

涿州三家店水木明瑟舍弟前共過此有誅茅之思書此以寄并當示孫大

異時我作樵蘇計。幸有孫郎及難弟。夫容湖畔結廬好。我亦川居富菱芰。門前流水屋後山。照影幾度驚
屏顏。野夫何時得暫閒。偶借客夢歸蓬關。原空雅飛十餘里。烟柳千條拂花起。吾家令弟昔愛之。殘月扃
門數回啓。卽今留滯何能走。我獨橋南醉卮酒。百年心跡幾相知。持此遙遙質良友。

出都行涿州道中見芄麥徧野慨然有田廬之思因作田家詩二十首寄意並寄芮光昭楊毓舒兩布衣
朝耕山上田。頗苦赤日酷。雨氣來北山。蜻蜓滿空谷。家遙餼糧具。釋耒坐石屋。日晚牽犢歸。下山泥沒足。
疇昔惰農畝。蓬門生長蒿。頻年生計足。梁燕亦來巢。豐嗇理有常。由來非一朝。社日集子孫。烹蔬酌卮醪。
中坐垂誠言。百事須積勞。

山村十餘家。古木自回互。笱穿來東鄰。果熟落北戶。居鄰結姻婭。雞犬互相顧。出門望原田。高低百餘步。
仲夏天氣晴。涼風集高樹。茶瓜供過客。留話愜幽幸。日晚樵童歸。問名均不誤。

二月序始和。黃花徧林原。濃陰滋宿麥。春露洗高原。雞豚喧早市。牛羊出毀垣。隱塘花爛漫。過澗水潺湲。
鳴鳩聲不已。釋耒聽無端。心切崇朝雨。都忘向曉餐。

采桑升高枝。衣上日華轉。遲遲看春陽。一谷柳花暖。沿林緒風至。對樹鶯睨皖。不惜枝葉長。但嫌心力短。
東家采桑女。日暮行苦遠。沿回大堤坐。心急待同伴。揮汗忽不停。春衣又將澣。

窮鄉寡文學。頗愛土俗淳。茅檐八九家。五世相與鄰。兒童讀書歸。行處拾墮薪。偶逢大父行。拱立識所親。

日晚餉北阜。牽衣渡橫津。心憶朝誦書。沿途諷逡巡。
門前隙地稀。屋後半畝綠。桃李皆豐年。云茲佐嘉穀。高曾手栽樹。均作出檐木。日午蔭北牕。茅檐靜堪托。
溪風一回蕩。山果枝上熟。童稚不識爭。探懷已均足。
層冰何棱棱。雪積冰上寸。日色照亦寒。谿風利如刃。經旬斷來往。閭里走相訊。鄰翁釀村醪。屈指年事近。
還因隔城郭。甲子無可問。晴宵仰瞻天。北斗知歲閏。
力耕心志純。外物不得動。雖經百寒暑。寢息無一夢。妻孥習辛勤。百事常與共。秋成共欣慰。春至卽播種。
年豐賽神畢。臘酒互相送。尙哂鄰家翁。年衰腰足痛。
邨雞一兩聲。持鎌待天曉。出門不知塗。沿林警棲鳥。宿雨零衣裳。原頭刈新草。牛饑我心急。況復犢離抱。
八口嘗苦饑。飼牛嘗苦飽。

牆頭百草花。秋至尙顏色。涼雨朝來過。秋蟲鳴屋脊。驚茲時序變。當案不能食。葵枝翳南軒。疎黃落如積。
物微經手植。幾月盈數尺。榮枯本隨候。催我鬢蕭瑟。村女不感時。明燈夜臆織。

山泉奔曲澗。澗曲使魚肥。板屋臨流水。當窗白鷺飛。高枝曬魚網。圓牖挂蓑衣。莫訝軒牕陋。黃塵入戶稀。
枕上雨聲過。蒲葵生曉涼。隱聞屋後雷。鯉魚飛過塘。孟夏天氣昏。檐間杏初黃。梅實早薦新。原麥亦可嘗。
壯健既不閒。婦稚習築場。商量醞邨醪。待插三田秋。

田家偃息早。月出戶已扃。連閭無人聲。屋上促織鳴。寂寂秋夜長。眠早亦易醒。荷鋤向西疇。露澹明疎星。朔風吹南山。黃葉滿一屋。掃之向牆隅。然薪一冬足。田疇雖不廣。常滿甕頭粟。閉戶無所營。時還把書讀。巖阿近開闢。鬱鬱多桑麻。人耕北山翠。牛食野田花。廢壘都牽果。零疇或種瓜。亂雲埋古徑。飛瀑落人家。境地殊清絕。寥寥噪曉蛙。

仲夏一月雨。屋中衝流泉。檐鐺來樹間。全家具晨餐。兒童騎土牆。葺漏尙未完。天霽日忽開。泥衣曝先乾。晴晦出一時。驚雷復喧喧。

飼蠶候三眠。繅絲日千度。辛勤一生內。衣未識紈素。東家有嬌姿。生小無所務。披服非不多。著新卽厭故。昨暮會北鄰。驚看機上布。

寒鄉率多壽。作苦況不開。暮飲谷中水。朝耕山上田。不聞求長生。倏忽已百年。同時一輩人。白髮並及肩。但苦東作忙。日出難晏眠。

種松連高岡。云有先世墳。一歲增尺土。巍然竟成原。寒食飛紙錢。盈阡拜曾元。但苦樸陋鄉。諱字已不傳。日晚祭掃歸。野花紅如然。

四月二十六日抵河間縣知崔二先一日發却寄此首

車停古驛日已曛。窗南一鏡昨照君。鏡花未落客先起。瘦影已逐寒鴉羣。清晨共出官河左。柳眼迎君方

及我楊生行色念北堂。君亦曉夕馳歸裝。車聲馬聲原上走。百里程遙亦何有。路人傳君好身手。清削真同道。旁柳道旁柳。花飛貼肩。君行曉寒籠玉鞦。山雲濛濛壓衣重。清冷偏宜馬頭夢。遠君百里猶可追。車上敗鐸聲如雷。祇愁殘月沒前路。征馬愈嘶人不住。丁生念友君所知。昨復屬我傳相思。鄉閭年少盡君等。使我慨歎相知遲。黃梅雨廉纖。南行亦殊苦。紅棗花紛披。東徂迫炎暑。丁生五月方出都。歸棹應防惡風阻。君不見。長江風黑暑浪煎。函谷關險愁雲連。阿兄西行路復千。送彼蜀道升青天。時令兄將入蜀定省。

五月初三日臨清關阻雨因食角黍有感

徂南日共風烏語。忽值龍行北來雨。行人衣濕饑火煎。且復車前餐角黍。沉思此景傷年載。谿上幽雲久相待。三更清夢越鄉閭。尙有半樓燈火在。

自臨清關渡運河曉行

曉星未落催客程。夢聞雨聲醒復晴。車輪安穩陌塵軟。如乘越舫烟中行。河流東渡樹如薺。一綫中流日華起。行人上馬亦壯觀。開闔中原數千里。

館陶道中

柳絲濛濛新月高。臥聞笛聲過館陶。催車向路日已昃。霞色尙映征人袍。城邊古路尤雄直。松矯如龍。百餘尺。古來奇士尙復然。獨立原南歎高格。

元城道中

元城縣東榆樛田千株百株青蔭天。車行五月不知暑。道上漚漚鳴流泉。草香花暖千家室。闔戶都爲賽神出。河流兩載喜漸平。慶與農人食新麥。

五日客感示崔同年景儀

馬上一枝榴火紅。行人朝日發清豐。淒涼古驛值佳節。倦客如醉吹薰風。風花無情翳前路。客憶江南岸頭住。野花匝地試驕馬。谿水拍天喧競渡。局門不出十五年。手種楊柳都搖烟。寧知今日道旁坐。麥飯冷飲茅檐邊。鄉閭少年誰可憐。錢郎鼓聲絕客筵。爲錢舍人中銖時下世已二年趙家樓閣昔年飲。覺我盛氣何無前。橋烟谿月百回白。壓坐惟留陸生笛。沿谿瘦蔣亦不歸。時蔣大齊時客山西空鎖書堂北邊宅。吾儕流落縱如許。客裏聞歌尙軒舉。終能不學輕薄兒。醉挈妖姬作吳語。崔生似舅尤清婉。共我遙程數千遠。佳辰只惜鄉夢無。臥看車前斗杓轉。

未至黃河十里阻風宿辛店明日始從柳園口渡

惡風一日阻急程。十里外聽黃河聲。黃河聲急暑雨橫。高浪戰雨喧三更。洶洶到枕不安寐。廐下劣馬時奔鳴。披衣支戶起危坐。飲滿百盞神終醒。邨荒味淡食不咽。雨暗飽嗅蛟龍腥。耳中歷歷聽頽壁。川原曠望生夜明。樓高燭冷萬慮絕。不覺孤月來窺楹。風聲雨聲罷酣鬪。百鳥歸樹天光清。半生飽向江海宿。此

夕河浪聲尤驚。清晨徑渡大波伏。霞氣壓席青紅平。十年履險不知數。狂直自笑波濤輕。

自河南入關所經皆秦漢舊蹟車中無事因做香山新樂府體率成十章

滎陽城

滎陽城高百尺。因阜築城如鐵色。漢王夜出城西門。滎陽以東屬楚人。惜哉一鹿抵死爭。食肉不足思分羹。當時若翁幸不烹。乃火紀信燔周生。嗟嗟兩烈士。殉主亦殉名。我行天下歷州七。奇險無若滎陽城。君不見滎陽城。值太平。排百雉。無一兵。司關午臥門掩扇。百戰古城今下縣。

北邙山

北邙山頭松百步。前碑後碑橫作路。碑前繫馬客不愁。還喚北邙山下渡。前津流水無停刻。松色蒼蒼暗斜日。白楊風小蕭瑟。千樹萬樹升涼月。林烏夜啼穴兔蹲。千年不看葬貴人。居僧閒乞紙錢挂。寂寞知是誰家墳。穹碑愈殘文愈好。前人傳多後人少。始知坏土繫功德。不在森森數華表。嵩高山色遠復蒼。眼中親切惟北邙。君不見。征車須卸此山側。松冢蕭蕭無暑色。

尸鄉置

尸鄉置。客欲愁。三十里進生王頭。海中山。波欲湧。五百人同死土壠。有死士。無生王。王頭上殿目尙光。九重真龍爲一哭。韓王楚王顏瑟縮。腐儒遭醢理不誣。王頭乃復償腐儒。我來尸鄉中。白日忽挂樹。鄉人說

王尙如覩君不見。王愛士士效忠。誠不若項王故人呂馬童。手裂王體居奇功。

賈誼墓

西京執戟郎。綠鬢忽已皓。太宗愛老臣。乃少武皇愛。少臣復老。坐令人惜賈洛陽。懷奇亦不值武皇。灌嬰周勃噲伍耳。是老翁何足詳。長沙西來對宣室。漢皇才高殊自失。固知尙鬼由楚人。因從楚來詢鬼神。鬼神之言亦陳戒。漢廷惟生識成敗。君不見。微吟賈生賦。車過洛陽界。墳荒無人碑已壞。紛紛何況里中兒。我亦少年先下拜。

董宣祠

東京六酷吏。五輩政足觀。王生非其流。類合附宦官。名儒歐歛首尹京。威聲始傳董少平。乾坤初平天子武。徑直寧知長公主。赫然盛怒乃可撓。九重幸識小吏名。殿頭東西排赤棒。百轉安能回令項。吁嗟乎。臣賢主聖誠難待。却霧主威成令直。君不見。祠西半里府所治。道旁百碑名去思。叢碑雖高復誰記。只向道旁思酷吏。

金谷園

咸寧以前多吳氛。元康以來昏戰塵。晉家全盛只卅載。却值金谷園中春。美人顏紅與花匹。百斛名珠易珠一。樓頭光碎紅珊瑚。主人殉財兼殉珠。傷心豈獨名珠墮。轉眼洛陽城亦破。持螯仙客最達觀。興廢都

從醉中過園花開園樂陳朝千觴暮百樽二十四友皆僉人此輩可惜惟劉琨

二嶠山

偃仄復偃仄西經二嶠山山溜衝作道巨石橫爲關關門前黑如許西飄秦風東晉雨南陵北陵事蹟陳
遑識夏后兼周文止憶晉五帥秦三臣爲晉勝爲秦奔晉人雖墨衰秦人亦素服向師茫茫慟秦穆老臣
此時無淚哭出山一里路漸平巨石夾道愁縱橫君不見山凹不特炎暑酷警有野鷹來攫肉

函谷關

車行摧輪馬傷骨一綫路中盤八日今晨始及關北門月黑望關關欲崩新關高插天舊關深入地赤沙
濛濛白日翳一日一夕車帷蔽樹根石脚露土窰穴土一尺經旬勞居人生世稀見日面黑映戶疑山魑
君不見秦人虎狼據谷口百二遂爲虎狼有寧知天險不屬人六國敗後終無秦豈如乾坤蕩平天險失
前車後車行接轍人生快意亦有時馬上詩成車出穴

潼關門

出險復入險別山仍上山河流五夜色昏黑一片日紅先射關壯哉龍門濤至此始一折驚流無風舟尙
失大魚如龍欲迎日風陵津北起黑波重舸徑向中流過河聲漸遠坡愈迥却拉馬首看全河君不見哥
舒拒祿山魏武破孟起門開如雲列千騎喧聲動天箭灑地時平雲氣亦卷舒屏卒立門司啓閉關頭飯

罷客亦閒。早有太華開心顏。

華清宮

秦皇墳上野火紅。萬人燒瓦急築宮。築基須深剷山破。百世防驚祖龍臥。雲暄日麗開元朝。祖龍此時庶解嘲。人間才按羽衣曲。地下未燼鯨魚膏。前人愚。後人巧。工作開元遠天寶。離宮別館卅里環。羅綺障眼如無山。紅闌影向空中折。高處疑通廣寒窟。仙妃天上坐無聊。玉笛一聲飛入月。華清宮。臺殿工。欲訪舊事無衰翁。泉流鳴咽助淒思。冷暖曾無內官試。君不見。山前四月開海棠。早有野人來試湯。

贈馮編修敏昌即乞題機聲鐙影圖卷子

馮君南海儒。二十年不出。門前靈絲一萬頃。篋底縹青數千帙。出門看海入讀書。元氣吐納如靈珠。荒廚烟斷有時有。百怪窺戶無時無。豈惟不畏亦不嗤。一室靜坐忘三時。偶然一出試有司。衆喜貢爾來京師。聖人方開白玉堂。數十萬軸陳琳琅。蓬萊山高碧雲裏。仙客正復需東方。鯨鯢戮後乾坤蕩。萬卷盤盤蠹魚上。晴窗日一校祕書。手冷玉籤沾薄釀。儔居頗厭人海聲。下直只住西南城。門扇似鐵不輕出。解后偶識黃方平。兩年落落京華夢。文案無題輟唵諷。有時申紙出萬言。筆壓鱷魚愁不動。大馮君。小馮君。君借弟入君復告我神仙羣。謂張解元錦芳廣南怪底少珠貝。斂攝精氣爲斯文。君不見。我家空住東海頭。曉日正面清江流。慙無文筆束江海。潮汐澎湃無時休。江流日日晴沙壅。上有松楸百年家。先人志節實不誣。待覓數

碑高置壠。文章不朽。今見之。對面勞我。經年思。吾徒會合。既有時。放筆爲我。唵風詩。

徐大書受浴牛圖

南溝水流北溝。水行苦無舟。幸有轅下牛。羨君使牛如使舟。跨腹穩渡春塘流。南溝水清。北溝水濁。濁流須浴牛。水清留濯足。螺千升。泥一斗。尺鯉寸鰕無不有。濯足流還入牛口。君不見。春田之外官路高。百千萬事如牛毛。人饒千駟不能樂。君有一牛亦足豪。

聞孫大二女皆殤書此慰之並促入都

朝不見爾。暮不見爾。不能得爾書。使我煩憂不能止。朝知爾。枕一書。暮知爾。入酒壚。鴉飛鵲翻門索逋。盤盤廣文居。今歲殤兩女。隕一奴。奴進興亦以今歲病死縊魄復跳梁。擲此巨綆。纊學吏耿升以去歲縊于庭赫然三重門。常有十幅符。長人鬼。伯利弱徒。其餘精魄強。睥睨孰取如。陽春倏然回。陰煞盡掃除。丈人康強大母扶。行見中婦歸。而將雛。爾既久失偶。又苦貧。曷不遠遊負粟以奉親。長安輩流中。近復無爾比。吾當屬王三。爲爾戒行李。

十二月初六日宿讀雪山房話舊卽贈崔公子景儼

經旬頻過訪。識爾氣無前。客路三千里。春光十九年。錦書堂北枕。紅燭夜深筵。一夕虛牕夢。無忘共被眠。
謝貞女詩卽寄令子振祺

我年始十五。母遣從里師。其時謝氏居。遠傍陳忠祠。貞女撫子名振祺。十五入學初勝衣。一出。一入奉母儀。貞女雖有子。室居嘗涕洟。白日何昭昭。顧視久不怡。上堂奉魚殮。入室餐薄糜。兒行讀經解。唔呀市肉食。子身苦饑。我時親見之。歸以語母共歎歎。爾來二十年。不復相聞知。昨得尺一牘。邀我唵風詩。開緘忽涕零。負米感後時。吁嗟失母人。遑敢措一辭。雖然母前爲我言。貞女之節世所希。汝行克屬文。闡彼孝且茲。母今雖亡母訓垂。忍一握管銜酸悲。詩成勗爾廣孝思。作詩者誰洪孤兒。

卷施閣詩卷第三

仙館聯吟集辛丑至癸卯

八月十一日夜終南僊館坐月聽趙芝雲彈琴作

秋花黃。秋月涼。細步曲折行秋堂。秋堂美人琴思生。起喚靜者彈秋清。南山月明一千里。北堂琴絃三四鳴。聲迴欲入月。絃和不驚秋。東西十五房。蟲韻咽不流。一聲何低。一聲復揚。天宇乍濕。微吹新霜。絃淒絃切四五聲。此時秋聲畢。入城江南夢。遠忽歸去。聽此柔櫓空中行。茫茫神明區。杳杳不可攀。怪靈千年巢。此山有時白雲成。美人青瑣窺客垂雙鬢。有時元鶴化童子。丹頂未脫遊人間。風車月馭倏忽倘過此。驚我忽斷忽續。一空中彈。虛房無人。素月團。飛雨入夜。青苔寒。幽音欲乞紫府和。空腹冀得明霞餐。君不見。彈鳴琴。憶仙駕。月宜秋。琴宜夜。

同作

孫星衍

秋河下映秋池清。中間月出隨波盈。烟中影結多時綠。風裏輝流不定明。秋堂主人有仙骨。授簡賓僚待秋月。珠履宵沾白露移。碧紗暮對青山揭。此時分照入千門。十二閒街靜碾塵。斷續城中傳柝響。依稀樓畔搗衣人。銀屏夜落橫琴影。月底弄琴琴索冷。指上清光凌亂生。絃中商意分明緊。一彈秋月生。

波瀾再彈秋花欲語言。流螢乍落看還住。斷雁將飛似更還。石闌前頭百重樹。葉葉枝枝化烟霧。樓閣
疑浮海上來。風泉忽到山深處。曲終月淡天爲高。何處仍吹宛轉簫。一聲約住流雲影。萬里魚鱗豔不
銷。主人尋幽足幽思。何必東山挾聲伎。君不見終南仙館夜深琴。門外終南碧無際。

十二夜雨坐

彈琴留白雲。涼雨入今夕。離離秋葵花。深黃落如積。閒房雨中坐。細酌尊酒白。寒意吹不開。空憐倚風笛。
所居堂西偏。秋氣亦逾冷。房櫳既深靜。蟋蟀共淒警。三更檐霧入。澹此紅燭影。欲展江南書。先悲客秦嶺。
十三夜射堂觀月

沉沉碧苔影。皎皎寒潭光。秦嶺上孤月。清輝滿射堂。繚垣鴉點黑。零棟燕泥黃。一聽山陽笛。行歌慘不狂。
是日于孫大書
中得朱三亡耗

馬嵬

馬嵬驛旁佛堂三楹。唐楊貴妃舊縊所也。今歲三月。余偕莊公子達吉至郿縣。二鼓抵此。以燭視壁間
石刻斷句。約百餘首。率無佳者。因相約出新意爲之。至漏四下。各成六截句。乃上馬而去。

客程新自會昌回。刺眼燈光宿馬嵬。錯訝驪山舊烽火。一般紅燄逼人來。
半晌恩恩訣身岐。縱然死別不生離。他時金闕西廂約。天上仍懸會面期。

佛堂宵半劇淒涼。清露微茫月有光。漠漠紫藤牽一徑。花開猶認舊香囊。
五家合隊事全非。鞭馬都看出近畿。猶勝宣陽諸姊妹。陳倉化作野雞飛。
天教國色鑿興亡。遺冢偏留官道旁。一片軟紅飛騎過。豈堪重問荔枝香。
茫茫蜀道返秦京。難遣君王日暮情。只有上陽頭白女。不承恩澤竟長生。

哭朱秀才潞二首

會同原北數歸雅。原樹南頭識爾家。上已覓春衣袂冷。清明吹雨帽幘斜。詩從公子筵前諷。酒憶瞿曇坐
上賒。君側卷有草庵僧釀酒極美零落數人重點檢。兩沉泉路兩天涯。君與余及孫君暨林公子奕眠過從最數今林及君俱下世

移榻曾依鄭廣文。故人頻到手難分。譚狂一夕空生死。夢冷三年靜見聞。身後詩名常笑我。眼中山色竟埋君。元言未就桓譚死。畢竟誰傳揚子雲。

十五夜

闌干千尺雨聲收。坐久頻看燭影流。秦嶺雲高連太白。上元月澹應中秋。俗言中秋陰晴與明歲元夕同多年客思金尊滿。一夕天風玉笛愁。好把濃陰盡吹却。庾公清興在南樓。

同作

孫星衍

常時偏憶此宵情。直到今宵客恨成。如此月愁終夜對。往來雲愛一天生。舊游似夢依依在。酒力輸心

細細清。又是芳筵忘未得。芙蓉池上共吟聲。

秋夜有懷崔二禮卿

蘭薰桂亦薰。燭燼復思君。歷亂百重嶺。微茫千里雲。松窗無人夢亦幽。化爲孤鴻遠相求。江空離離橘柚洲。天遠漠漠沙棠舟。夢君何如在君側。夢苦知君亦相憶。劃竹痕留指爪青。看山影入修眉碧。星橋七夕祀茶瓜。紅豆閒庭接砌花。三層閣冷唵秋雨。八扇窗開佇月華。蕭王里畔清遊寡。落落朱門手誰把。遠恨吹成宛轉簫。秋聲響徹參差瓦。書堂歸後倚樓東。詩帙翻殘興乍慵。葵扇綠輕秋撲蝶。橘燈紅小夜搜蟲。才名此日推昆季。二十崔鴻學強記。交許忘年趙不虞。謂味辛舍人書憐似舅何無忌。思親有日計程還。重上巴陵八角灘。相思應望秦關險。憶爾重歌蜀道難。

嚴侍讀長明招飲分詠齋中花木

數叢牆角放無端。玉色居然照坐寒。應是神仙常散髮。不教收拾上星冠。玉簪花
石闌干畔倚斜曛。葉葉枝枝惹砌雲。數到前生合惆悵。美人顏色葬秋墳。秋海棠

靈巖讀書圖爲畢侍郎

公才旣大識亦先。一山讀書曾十年。山奇澗仄泉溜壑。石古路削雲浮天。三間讀書堂。昔昔坐復眠。研經覈史志力堅。偉抱不欲談神仙。龍吟于波虎嘯山。公時賦詩靜掩關。全湖水色看不厭。一世寫入胸懷間。

雲窗陰陰關不得。靈氣空山潤生殖。松兮柏兮百餘尺。一一如苗手中植。我開名山圖。綴以七十峯。烟巒明滅不可識。水氣自綠巖花紅。茫茫月波寒極此。三萬頃。長檠短檠宵不輝。空處猶搖露華影。奇書讀罷手自緘。山腹適有藏書巖。乃知名世本蘊蓄。中外文武才皆兼。公官于西昨偶還。放艇窈窕尋烟鬢。兒童不識鶴偏識。約略少日書生顏。西人德公不暫忘。行祝入相光巖廊。觀圖倘復識前後。天末回首吳雲長。人生事業固不同。萬卷要在填心胸。君不見。靈巖山卑不稱公。須借太華銘奇功。

黃二景仁以舊得宋鑄山谷詩孫印屬題卽以誌別

智永視右軍。遠祖乃七世。觀其筆端奇。殊不愧哲嗣。神明離合偶得之。不惟書然亦有詩。黃生年少苦乏師。口誦祖集無一遺。童耽詩祖詩。長獲法孫印。靈文出山雷電迅。黃生得之筆奇進。二十七世六百春。恍以句法傳文孫。吾家駒父有美聲。合彼難弟稱三甥。若論源派責繩武。內外均應奉初祖。我慚作客矧多病。未暇從君乞詩譜。與君離合亦可歎。客邸借印曾三番。緜囊緘佩入華山。時君將遊華山好句藉可通天關。君不見。印方以寸深數黍。有才如君庶得主。聊藏篋筒貽子孫。百世傳公用心苦。

九月初三日雨後偕黃二孫大遊薦福寺

薦福寺中秋氣陰寂寥。一輩愜幽尋。唐餘舊碣苔文暗。僧老閒庭竹樹深。金碧樓臺清磬響。青蒼巖谷暮鴉沉。眼中歷歷皆千古。留與詩人劫後吟。

慈恩寺上雁塔

憶從初地擅名場。閱劫來遊竟渺茫。韋曲花深愁暮雨。終南山古易斜陽。高張岑杜詩篇冷。天寶開元歲
月荒。莫笑衆賢名易朽。塔前杯水已滄桑。寺外卽曲江。今瀾不數步。

關中送黃二入都待選

欲別復念我。我歸猶無時。江流入海家倘在。越客到秦寒自知。同居江城中。門臨北風裏。三月發一書。迢
迢及秋尾。君言少賤耽百憂。欲爲卑官已不羞。長生如鶴善俛仰。莫更高視輕同儔。翰林仙人瘞黃土。鶴
恍離巢猿失主。余與君早爲朱笥河先生所知。有猿猴之目。今先生已下世。我非憂患不克伸。兀兀何爲著書苦。昨來得家書。一紙猶
不足。妻常歸寧兒罷讀。草堂雨圯西頭屋。尋檐讀罷色亦怡。不嫌才奇貧亦奇。吾家阿連亦志士。都下索
米時長饑。雖然一二年。亦須約歸期。傾資構草堂。買石安漁磯。兒童不讀書。日課種一畦。君迎板輿行入
官。我守親墓居江干。居者自戚行者歡。南溪邊。北江口。他時官滿放歸艘。我倘持魚壽君母。

朱孝子詩

卷

塵勞十年三駐車。華陽岡南孝子家。伊惟孝子家。松蒼柏逾古。茅堂敞三間。全家讀書所。我識孝子父。亦
識孝子昆。孝子承父兄。事事求諸身。欽其善氣蒸一門。百鳥就樹欣春溫。妻孥不憂僕夫樂。雞犬未識君
家貧。東門柳條三易春。我重來遊送廣文。謂全椒朱廣文。時以老疾乞歸。是時孝子憂父病。對我戚戚忘朝昏。俄焉一

刻驚死生。骨肉至痛。肌膚輕。抽刀揮股。股肉零。何言孝子非好名。諱此一割如諱刑。創鉅至死無呻聲。茫
茫華陽岡。哭聲一何苦。麻衣唁君憶三度。我歸哭母君哭父。我猶能生君竟死。嗚呼華陽朱孝子。
乾州馬生爲寫淩波卷子因題十二首

年華三五日。樓閣兩邊春。絕憶驚鴻影。閒中寫洛神。
書緘二十年。字暗無人曉。臨水覓游魚。尋巢問棲鳥。
破夢閒尋久。松間第幾廳。凭闌有深誓。雲隱半天星。
殷勤一紙書。夜久映牕讀。忽地訝光華。池輝後樓燭。
春愁自不同。橋影隔西東。一度褰簾見。朝曦映頰紅。
拋殘千種書。祇習嫻嬛記。縱不學神仙。衫裳有雲氣。
專愁病已侵。長日瘦難禁。不愛春花影。生來百種心。
門地寒如此。蕭郎合受徒。頻緣問攻苦。開篋贈奇書。
初三新月來。幽徑自迷輝。小膽愁逢魅。沿廊吹笛歸。
留茲心一寸。記此路三折。倘復有相逢。春船岸頭歇。
悟後心常定。閒中恨亦消。猶餘空際影。風裏帶裳飄。

春愁發杏花。客夢醒亭午。聊復借銀牋。遙情細相數。

湯大令大奎以公事至甘肅。往來皆過西安。書贈六首。

遠宦樓閩越。皇程向雍涼。故人稱早達。客鬢亦初蒼。報政心猶昔。吟篇興較長。終南山色裏。留與話斜陽。

三十年前望。能詩獨有君。閒中思數子。風裏恨離羣。徐穉頻留蜀。謂徐會基。今宰巴縣。錢郎近宰鄞。謂錢竹初。惟餘漆園

吏。天末共秦雲。謂莊似撰。

所居曾咫尺。岸柳不能分。舊與君皆居城東。興隆里曹庵之側。古巷一條直。疎鐘兩處聞。兒童尊輩行。里俗習溫文。社日成

嘉會。初看接坐芬。余年十數歲。以里中公事識君子劉氏宅。

移居曾幾載。蹤跡始相違。我誦諸經徧。君成進士歸。舊書留次第。新宅羨光暉。兩歲消寒飲。燒殘官燭輝。

平生耽著述。興發每忘餐。事僻須頻采。書成欲借觀。壯心消久宦。歸路憶衝寒。二月春光好。看山合據鞍。

連江三百里。風物渺相思。骨相擢如此。官齋清可知。幾家分薄俸。戚黨依君者最衆。一縣誦新詩。正有循聲起。無

嫌報最遲。

終南山館獨遊看山桃花作

閒尋古廊日數回。人日已見山桃開。江南驛使昨傳訊。破臘尙未舒江梅。原高樹古春尤早。地稔年豐戶均飽。終南山色對高齋。天放一株春色好。春風開簾日射櫺。草根未青花已紅。橋南冰判出潛鯉。牆脚氣

暖驚鳴蟲。苦吟桃李二十年。綠鬢漸改花枝前。有情誓不負鶯燕。篋底零落詩千篇。山原氣候殊南北。花亦因方異顏色。冶葉倡條豈共時。冰魂雪魄同高格。看花春首非偶然。幽賞旣愜兼逃喧。園東容膝坐不厭。板屋總做江南船。君不見。平園賓客春多暇。妙舞清遊各消夜。三更歌吹殷地時。我亦閑來坐花下。

元夕看桃

元夕一年居一方。接天歌吹來咸陽。終南山月盛光采。一夕樓上鋪新黃。崇仁坊前百戲陳。雜樂共作秦聲尊。頗欣士俗樂豐歲。巷少服馬居無人。嚴寒初除信風勁。風裏試燈燈不定。端禮門連長樂樓。萬聲壓市囂難聽。連宵賓從席屢移。選舞徹夜殊忘疲。屏風高障碧天色。蠟泪滿堆紅地衣。園南獨客愁爭逐。看花欲來深徑宿。避寒三度著春衫。照夢千枝列華燭。牆頭月色清可憐。桃花一枝影入筵。江南無此早春景。自愛枕上看花眠。須臾舞寂將殘夜。月向城西鵲巢下。一陣簾前料峭風。遠雞聲裏寒桃謝。鄉閭此時誰復留。耀崔瘦。蔣成俊。遊禮卿。橫塘半里足簫鼓。燈火直接三元樓。十年兩度清遊寡。更有汪倫手堪把。甲午元夕在揚州庚子客都下俱與汪劍潭同遊。江館雲迷宛轉簫。帝城月照流離瓦。

十六日早夢破書懷

正月十六天氣陰。窗色欲曙聞鳴禽。殘燈未滅枕書在。手記卷頁勞重尋。景純雖復好奇著。叔夜兼不妨幽吟。房櫳春思集黯黯。檐角雨氣來森森。眼看十日易新歷。屈指百夢交寒衾。蔣家高閣睡頻見。堂北老

桂年逾深。無端童稚歎漸老。一輩才調誰猶欽。心雄欲狎萬奔馬。氣尙曾却千黃金。丈夫要可嗜聲色。細故詎得關胸襟。卽今壯齒已逾七。坐覺客歲三交壬。談經旣慚中壘歆。著史亦愧山陰沈。惟餘一事似朱穆。欲守六義追鄒湛。九州山川快登臨。五嶽方寸平崎嶇。寥寥一編望古今。今音不操操古音。三千卷在倘傳世。寄此一寸空明心。

十七日曉起

曉寒逼戶微吹雨。柳眼欲青春不許。簾開如夢見山桃。玉色亭亭尙無侶。園空春氣來如絲。墨雲成鱗開日遲。閒移鵲巢向北枝。恐礙雙燕新來時。

二十四日侵曉園中看桃作

條然千枝開夜風。桃花不香春氣濃。重帷未曉已高揭。靜放花態嬌簾櫳。看花背樹鶻不知。鶻夢尙落東南枝。輕紅淺白漸分影。曙色欲入光參差。情孤意冷千回走。月墮烟寒著花久。倚風一樹恍如人。露眼紅顏欲回首。看花人老花莫曠。客鬢曾與花爭春。年華三十事若塵。欲訴舊事無桃根。

題黃石齋先生手書詩卷

斯人不賴世。世實賴斯人。一息不死軀。天地所以存。有時而責躬。時而念友昆。時而誨諸子。大義何諄諄。我欲起九京。危苦與悉論。南中劉念臺。北州史道鄰。八挺變非常。無過明甲申。嗟哉數君子。亦配殷三仁。

操筆爲語言。氣若江海奔。雷霆走其間。足懾奸佞魂。誰當贖此牋。懸之國東門。否亦寫百通。各付子若孫。滔滔萬萬世。藉以扶人倫。

楊孝廉夢符泣硯圖

一方石。母所藏。兒名甫。成母已亡。泉涓涓。墨池滴。盡是孤兒眼中血。我遭孤露儉視息。對此徬徨不能食。少貧無硯。寫以磚。六經手書。母所傳。至今磚在。猶拾襲。我念親恩。抱磚泣。君孤此意。當早識。莫負區區一方石。君不見。男兒負硯已可恥。負親不得爲人子。

慶將軍桂屬題方山松石卷子并送入覲

憶近雲霄天語溫。十年三度拜殊恩。詔宣耿秉趨丹陛。功定班超入玉門。前部笙歌聽乍徹。舊山松石記還存。藍輿小駐非無事。臥看終南濕翠痕。

曾騎竹馬備兒童。生長鈞陶荷相公。將軍爲尹文端公第四子吳苑佇看持使節。沙堤仍望繼家風。經霜塞北顏猶昔。

似畫江南夢乍通。幾處舊遊題句徧。近聞多已碧紗籠。

送蔣大齊耀南歸

外家廳北記重行。已苦無人喚小名。冷齒尙冰寒食粥。倦眸猶怕讀書檠。新來烏鵲巢枝改。乍長兒童口語生。手授一編仍未習。十年端愧望孤甥。予少爲外祖母鍾愛。今手授書尙存。

雜詩

淵明古奇士。識者唯延之。一世乏知己。日唯噓我詩。永初人物誰。不足供一嗤。柴桑五柳間。寓目一何遠。與其交俗人。心隔貌繾綣。何似桃花源。寥寥結雞犬。

賈生治世才。經術亦第一。偶然作詞賦。秦漢渺無匹。惜哉生非時。世正尙刀筆。販脂屠狗中。宛若獨鶴翔。幸值賢守吳。亦識計相蒼。倘欲覓賞音。庶幾張子房。

張耳殊庸才。陳餘實烈士。薰猶本殊別。何可締生死。一遂爲趙王。一則死泚水。後世俗益澆。借交傾良朋。皆張肇其端。可惜得沒身。雖然夫與妻。身各事兩人。微詞寓刺譏。吾服前史臣。

馬周值貞觀。李泌逢肅代。迹其遇合奇。事欲出紀載。桓桓良相業。洵足邁流輩。臣主旣相得。底蘊無不傾。終始無纖毫。沒哀生則榮。何以僅贈官。不復得易名。

宮中及府中。一體皆董率。小臣戲殿上。夫乃宰相失。彼哉前史臣。反哂無學術。桓桓申屠嘉。法欲斬鄧通。其事雖不行。血已漬府中。不學孔博山。唯知媚董公。

古今一石才。植已擅八斗。下此一萬年。升合定無有。如何魏晉下。代不乏作手。又言晉南渡。已絕第一流。立論旣可嗤。失色亦足羞。吾視古才人。皆若貉一邱。

春睡

春睡覺來美。窗桃發數枝。無人自開卷。初日上簾時。

倚梅圖

春風已到江南否。手植玉梅堪凭手。探春消息肯孤尋。翠羽飛飛貼釵首。凝寒徑雪猶封苔。非具仙骨誰能來。愛花雅復識花性。逸榦不遣依樓臺。冷冷風放枝高處。花氣籠人亦須住。剝蘚分明認舊題。劃釵依約成新句。花光月露看難真。月欲傍花花傍人。徘徊半日不分影。袖底高壓江南春。江南春到三千樹。須記名花望花主。錦幕寧吟處士詩。廣平已有新裁賦。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歌并敘

研斂材修九寸七分。廣五寸六分。厚九分。額篆橋亭卜卦研五字。面左右草書云。此吾石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采薇不食守義賢也。轉背右題程文海銘。又右題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扣地得之。閩後學趙元。硯中正書題宋謝侍郎研五字。舊藏天津城西海潮菴。雍正初。周上舍月東焯。以米易得之。今湖南巡撫查公禮。最所心賞。歲丁卯。月東遘疾。時巡撫公官廣西。太平府知府。月東臨沒。語其子。持書抱研。行萬里。至太平。以贈。嗣後公官于四川十年。會皇師平金川。公蒞其事。常與硯偕。歲壬寅。公有湖南巡撫之命。自四川入覲。予得謁公于陝西巡撫畢公之座。因屬爲歌。以紀其事云。

卜卦研。隨忠臣。六十四卦反覆陳。早識宋運終庚申。橋亭邊。卜卦所。一片趙家乾淨土。有時米盡卜亦閒。讀易無聲飲泉苦。集賢銘後處士銘。六十八字兼元明。橋亭東西流水清。此硯欲出鏗然驚。建陽城。研易米得錢。卽揮得米喜。海潮菴。米易研。瞻研如瞻昔賢面。誰云石一方。重乃抵璞玉。故人欲之心已諾。研得所歸方。瞑目嗚呼研兮。前身不從謝信州。後亦不殉程趙周。物經百劫復得主。光彩早歷天西頭。臣忠友信兼生死。抱研來還知孝子。攜經萬里越百川。研兮得完人足穿。君不見研今隨公不離側。軍中十年尤著績。飛符四調糧。草檄屢殺賊。三爻六爻有時卜。一詠一吟隨所適。平生亦聞周月東。今不見研先交公。研修九寸一寸厚。聊成一卦卜研壽。書繇辭。作研贊。海水枯。石不爛。

贈花圖爲嚴公子觀賦

嚴公子姬人袁子才先生青衣也。公子悼亡後。先生舉以爲贈。因繪贈花圖。係以四詩。公子索同人共賦云爾。時壬寅八月十八日也。

秋社分明日欲斜。肯容燕子到天涯。生來不出烏衣巷。長自王家嫁謝家。

一卷曾披金石文。公子有金陵古刻叢鈔。玉郎才調信無羣。奇書校罷還題句。可寫新裁簇蝶裙。

識字偏多性亦柔。談經帳後十年留。鄭家詩譜聽曾慣。他日傳來與阿侯。安石筵開酒百壺。春名桃葉記曾呼。他時倘放江干棹。更有桃根贈我無。

二月十四日自西安送蔣三知讓至臨潼試華清泉並上驪山絕頂侵曉復酌酒爲別因口占送之

灞橋楊柳春風青。南山桃花錦作屏。看花溯水不知遠。送客過盡春風亭。正逢驪山明月圓。華清宮中試
湯泉。閒從柏路至絕頂。大半檐鐸風冷然。飲酒亦不樂。獨謠殊自傷。馬頭明日落花片。指點別路愁孫郎。
城南小史翩翩影。謂郭句藥別有春人夢難醒。花過二十人半生。人縱欲愁吾齒冷。東瞻太華雲千盤。一條清
光露欲團。三更暢好眺烟景。道士催客局柴關。來時一山烏鵲飛。去踏松頂驚巢棲。君不見。驚鳥初啼慘
將別。且酌驪山半月。

十九日姚按察頤招集冠山堂雅讌卽席賦呈並送至湖南新任

花朝送客青門東。柳絲濛濛一萬重。柳絲迷雲花匝路。月光如花亦穿樹。穿樹明月光愁人。月到十九花
初春。風光如此復愁別。冠山堂裏筵陳。昔公建節來湘川。取士一一皆蓀荃。外臺聲名更煊赫。三月欲
上春江船。離心明日長亭道。難遣圖中舊花鳥。葉底琴聲枝上陰。可憐都似江南好。平泉賓客氣肯降。公
也愛士尤無雙。春燈滿前酒百缸。思渴頓欲傾春江。春江江頭采蘼蕪。黃陵廟前啼鷓鴣。楚天千里清且
都。此景却憶秦中無。秦中幾日雲愁結。太華終南渺傷別。車前送者百輩喧。回首中條色清切。憶公日日
來花前。公所手植姿尤妍。紅闌十二好遮護。待取歲月枝參天。轉愁三月春如許。公去花前復誰語。別夢
都牽楚澤雲。挂帆來聽瀟湘雨。

附同作

孫星衍

冠山堂中列紅燭。主人有酒傾百斛。中丞夜呼客論文。客醉不歸靜寄園。節署園名春風吹愁散懷抱。座上才人各英妙。平原孟嘗並一時。却望長安共西笑。千金招賢東閣開。千金買花池館栽。看題捧硯盡紅袖。潑墨試取青眸回。桃花千枝弄容悅。欲奪尊前酒嬌色。一聲豔曲飛上天。明月白雲行不得。獸鑪紅深三寸灰。那信急雪凌春來。停歌出戶一驚顧。醉影忽落瓊瑤臺。雪光朝朝花暮暮。愛客筵張日三度。明朝花落雪還晴。主人遷官客岐路。終南雲生入洞庭。客送主人霸上亭。回紅轉綠不容惜。去去爲國馳威名。尺書問訊衡陽雁。何日東山續歡燕。園深花發客愁來。此客知公亦稀見。

清明日偶成示孫大

一春曾未見流鶯。屈指韶光數漸盈。新月如眉過寒食。東風吹雨作清明。無多簾影牽屋夢。不斷楊枝綰別情。知否白雲谿畔路。半陂新水踏歌行。

花時四面啓疎櫺。花氣穿櫺夢易醒。春樹乍遮千頃綠。南山只放半樓青。回廊雨勢添簾潤。隔院禽聲怨戶扃。最是呢人連夕醉。水邊人影柳邊亭。

癸卯三月十六日孫大將入都並車送至灞橋折柳爲別因憶己亥春孫大送我石城東畔至此已五年矣感而賦此

石城東畔牽衣處。灞岸西頭折柳時。人世五年重惜別。春風兩度費吟詩。才人學道狂應減。村酒澆腸醉始知。今夜驪山正圓月。未嫌清夢逐君遲。

歸臥孫大書齋讀所著山海經音義却寄一首

憶君重臥草元亭。對燭攤書戶早扃。豈意異才逾郭璞。未因狂醉失劉伶。閒中花鳥探羣雅。悟後文章似六經。應愧故人耽著述。一編留與瀆心靈。

附留別詩

孫星衍

翩然歸騎出青門。草色長亭綠未勻。不信朝朝花底醉。東風偷換六番春。不斷霓裳按曲聲。無邊銀蠟徹宵明。歡餘醉裏成書易。紕繆何曾似子京。

洛下東西屋接聯。等閒人望若神仙。未妨皇甫輕居易。日日危談動四筵。子與嚴道甫錢獻之洪御存王秋塍客節署最久談論時

有不合

鎮日瓊筵錦瑟傍。人言書記倚疏狂。黃金擲得休嫌重。只費長門字數行。紅燈和月影參差。每日閒街罷宴遲。守尉平生多狎侮。不妨馬上細吟詩。城南風日入秋清。憶得攜朋落拓行。雁塔聯吟一長嘯。本來李杜不題名。黃仲則游秦曾與樾存及子訪城南勝蹟識字時時一座傾。著書往往食時成。傍人漫說狂如故。北海如今薦正平。

雲山須作少年游。處處韶光要客留。
灞岸春風石城月。梅花應笑柳枝愁。

卷施閣詩卷第四

官閣閣爐集

錢大令汝器知武功臨卒之日自言當爲汾河神孫大星衍後適汾州因爲文祭之並邀余作詩云爾
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車之馳子文酒徒無損成神之骨恭聞故實不謂逢君曩以燕遊妨君小節園
花作縣傾穴移金桃分子瑕之筵手進襄成之袖一日則古疑無死千秋則魂猶樂思無何越人大去
淒涼山木之心向牛重來墮淚山陽之笛宛其入室喪子平生然而文翁之知亡日燕飲如常子通之
令太山妻孥有夢雲旗畫接鳧鳥宵飛彼汾一曲如玉娛戲之方姑山藐然神人翔泊之所僕後車日
載五嶽遊來渡妒婦之津過臺駘之廟所思予美忽藉君靈邂逅壺觴徘徊祠宇方冀靈衣羽葆損爾
尊嚴散髻斜簪助予跌宕烏乎參差誰思猶揚楚江之靈絃歌赴節尚涌舒姑之浪我懷如夢君豈忘
心倚玉何時模金宛在況復愁加岐路悲甚生離靡無感再逢之難桃梗被漂流之笑罔兩問影慙先
後之無期丹朱馮身庶歡娛之有託澆君壘魄保此嬋媛知我幽冥庶其歆饗
故人不特多高秩關廟作神今六七洪厓不僊有奇格留作廟中酬酒客今曷得讀孫子文欲傍汾水爲
招魂生能痛飲死廟食儻不負錢王孫花枝英英開滿堂憶初逢君興飛揚君言得閒且引觴爛醉卽

臥花枝旁。別來春衣墮秋霜。此語闖達殊難忘。君不見歌千聲。飲百場。少年有願須先償。既入神籙安能狂。

華清宮故址聯句

甲觀推三輔。鎮洋離宮溯盛唐。邑當秦內史。長洲吳山作古陰康。統自先天禪。江寧嚴祧承五葉昌。麾戈

綏國步。陽湖洪負斧振王綱。百度依皇極。陽湖孫諸臣凜憲章。封巒兼泰華。長洲吳拓地盡河湟。上理幾

元化。沅真靈降帝鄉。長生期縹緲。秦來中禁厭周防。懿此邦之右。長明隗其鬱以蒼。根蟠西土厚。亮吉陰

逼午雲涼。嶺半分星宿。星衍峯多雜雨陽。懸流明鏡夾。紹昱注壑委紳長。濺霧晴難覺。沅烝霞曉不遑。巖

端呈絳闕。秦來樹杪架飛梁。萬戶銅交鎖。長明層岡粉界牆。百司環近陞。亮吉十宅錯回廊。花萼迷前路。

星衍星躔接九潢。跋烏光隱映。紹昱支鵠影微茫。七技鳧依藻。沅千官鶴引吭。鏗鐘蚪拂郁。秦來開扇雉

飄颻。珠鞞驕三國。長明金羈鬪五王。煒衣同輦侍。亮吉黃繖一輪張。大駕方逾畛。星衍前驅已過閭。受朝

簾箔暗。紹昱頽朔瑀璜鏘。蓬觀私榮李。沅沙隄黨植楊。陳辭無董勸。秦來懸象有禎祥。麴蘖調元漠。長明

宮商儼贊襄。嵩呼中谷應。亮吉天語隔烟詳。陟降由旬島。星衍低徊十六湯。星津詞鄭重。紹昱月地幸彷彿

祥。紫玉裁爲篴。沅青霓想作裳。樓臺長結霧。秦來卉木不知霜。昔在恢基日。長明由來閱武場。唐白高祖

始幸溫湯校獵於驪穹霄乘作肅。亮吉外事用惟剛。衰草無邊白。星衍驚沙一片黃。英雄歸駕馭。紹昱飛

山嗣是著爲令典

走識騰驥。叱咤風雲氣。沅 趨趨劍戟光。熊彪相顧盼。秦來 狐兔敢遮藏。耕使韜鈴習。長明 兼令士馬強。載
惟思尙父。亮吉 諫不拒東方。隙駟俄成逝。星衍 從禽遽兆亡。錄纒淪浴鏡。紹昱 柄蚤失干將。養虎真遺患。
沅 封狼肯受戕。三塗容易裂。秦來 四扇苦難搪。火箭飛黃屋。長明 金戈指御牀。親征詔元降。亮吉 下殿議
先倡。貂珥倍行幄。星衍 蛾眉勉急裝。將軍何跋扈。紹昱 天子太徬徨。殺氣橫官路。沅 陰風慘佛堂。白飄三
尺練。秦來 紅斷一枝棠。掩袂辭孤驛。長明 銜枚走北邙。帝車聊蜀道。亮吉 天意自儲皇。內草方傳命。星衍
前茅已割驅。蚩尤行就僂。紹昱 黃道復當陽。司隸章重觀。沅 勾陳氣載揚。九河供洗甲。秦來 八駿頓迴韁。
去似春難別。長明 來如夢未忘。翠微晴歷歷。亮吉 新漲綠汪汪。澀浪猜鳴佩。星衍 宮花罷晚妝。安從鸚鵡
問。紹昱 酸遺荔芡嘗。錦襪愁雙掩。沅 金釵淚一行。星仍迴七夕。秦來 雨祇怨三郎。短景勞催馭。長明 長星
勸舉觴。軒弓看欲墮。亮吉 秦壁待誰護。有客歌長恨。星衍 含情訪未央。陰符資聖姥。紹昱 嘉頌第元蓂。氣
候三春盡。沅 虛無一徑妨。坐憐斜日瘦。秦來 行愛野雲翔。蹇產金仙閣。長明 蚡縵玉女房。檐虛凋菌菴。亮
吉。瓦鬪破鴛鴦。冷蕊低妨帽。星衍 么荷緩挹漿。暗紅流不散。紹昱 真豔洗猶香。守吏邀傾蓋。沅 耕民拾墜
璫。探懷惟古意。秦來 發韻總清商。舊史書承統。長明 綏猷倚峻良。如何三紀盛。亮吉 旋致髦則荒。重色原
傾國。星衍 由奢每積殃。存亡機自決。紹昱 修短運靡常。幾見宵烽誤。沅 空悲夜市忙。何因降西母。秦來 堅
坐話滄桑。長明

即出于遠故遠亦以六兩為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余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
曰銖銖謂之鏤亦承馬融之說史記周本紀銖作率是借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
並即銖字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鍰鍰亦與選字同蓋鍰即選字耳即銖別出
而銖與鏤同義也古者贖罪每云銖亦云鍰此小子鍰與井叔作罰罪之詞故亦用此字耳
五夫同罰同又君衆豈全井叔曰才在王此字西賣贖此字不送遣取從非從又與
字同勿毋畏疑從成下二疑于比疑則拜階首受茲以為即茲五此字一夫疑日隨庸字作賣日頭日龍
日此字未詳曰相事爰以告比此字畏此字以為即茲五此字一夫疑日隨庸字作賣日頭日龍
酉借每字于比此字字此字字此字舍數夫五乘曰才在尚畏處乃邑田比則畏復令日嚙諾

右共百有八十二字蝕者二十一字存百有六十一字疑者一字

管昔韓詩曰陳穀為稀以匡季告東宮迺曰龍乃及乃弗退尚書

受其敗解字引作退女匡罰大匡字匪首于字勿用五田用衆一夫曰標漢書百官表倫益字亦作標用臣曰專專

胡恒曰真又古文以字曰用茲三四夫字匪首曰論之是從古文余字不必從舍字矣矣無無匪則寇是

此字不巧字未詳字余曰或以匡季告東宮字勿曰才在唯朕此字賞賞東宮字匪曰賞賞勿禾十字稀字或弗賞賞則此字曲此字稀字匪字或即字用田二又有臣此字月字伯字庶

有月字庶字尚功字用即字勿田十曰乃五夫字勿受匡山未詳稀字

讀為舟字

右共百有三十七字蝕者四字半蝕者一字存百有三十二字未詳者四字

鼎高二尺。圍四尺。深九寸。款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引三禮鼎器圖云。牛鼎容一斛者是也。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忽赤環赤全瓏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宄伯也。第二節則小子歡與井叔訟。以金百爰贖五夫。忽受五夫。而爲誓詞也。第三節則匡衆寇忽禾十秭。忽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詞也。合四百字。乾隆戊戌歲。巡撫公得于長安。屬坵爲釋文。土花歷錄。不盡識也。旣命工鏤剔。字蹟顯露。因以偏旁證之。古籍。而可辨者。咸得焉。巡撫公矜此幸存。與同幕士更唱再和。成聯句一首。以坵如豫章之識。韓城鼎也。令略疏文意。兼紀由來。書于詩後。若夫字畫難稽。或磨泐未析。則從闕疑之例云。壬寅之二月十有五日。錢坵記。

陳倉石鼓昔初得。沅韓始欲歌辭不敏。偉哉斯鼎晚方出。泰來坐使才人俊難忍。鑄成二尺徑四尺。長明字或如螭又如蚪。東坡欲讀歎塞默。亮吉南仲如尋有譌僻。賴通六義求偏旁。星衍頗涉百家知的埠。文云生霸合班志。以霸爲魄差可引。沅又云賞平馬証許書。有賞平無償乃其準。推尋井氏得穆傳。泰來考驗王居值京尹。同名不嫌或齊忽。長明去古未遠猶稱朕。信知穆後有共宜。亮吉不到周餘入獵狃。豐宮當時大禘禘。星衍重器昔聞陪業篋。銘功示世真恢奇。沅覆甍入門何轉殿。六卿無事飽公餽。泰來同姓駿奔分社祿。百鈞涵牛自腹闕。長明半面鑄饜尤目眦。雷雲舊制匝糾結。亮吉彩翠細文浮癭膠。薦之仍几承以黼。星衍佐以莞筵績之純。巧倂如過訝齟指。沅力士試扛曾絕贖。豈知楚問至郟鄏。泰來早見秦

謀動儀軫子孫永寶嗟云云。長明 七鬯一驚憂忡。遷都已謝挈瓶智。亮吉 入泗還開貢金隕。休屠出世

先嶢嶢。星衍 長翟模形亦輪困。此時此鼎落何處。沅 藏壑藏舟守其牝。咸陽原頭赤流燒。秦來 渭水都前

綠封畛。曾鄰馬塚勢陞杙。長明 留鎮終南骨嶢嶢。誰云有耳竟沈埋。亮吉 幸免折足遭牽糾。宣和大索究

誰獲。星衍 神物欲降須天允。時清一出世方寶。沅 斗際多年氣成屨。廟堂之質古所惜。秦來 草莽如遺孰

當愍。試讎經傳識科斗。長明 藉埽俗學喧畫地。泥沙乍脫尙斑駁。亮吉 顏色驟開還影鱗。思世事直奔

駒。星衍 卻愛字鋒仍畫隼。與君拂拭過銑邊。沅 使我摩挲類琅瑯。焦山鼎存苦狹陋。秦來 吳郡地大空隱

賑。靈巖之山水之淡。長明 積翠疑鬢黛疑鬢。明駝千里好移致。亮吉 錦鬪十重宜載稱。詎因螭魅避光芒。

星衍 要伴金仙置闌楯。鈞金摩拓動都邑。沅 閩縣傳看走愚蠢。便從空界與山壽。秦來 不共恆沙隨劫盡。

高齋古色燭鬚眉。長明 祕室清吟銑肝腎。成詩或讓侯喜奇。亮吉 識字庶謝揚雄晒。星衍

開成石經聯句并序

唐刻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在今西安府學後舍。通計一百二十有八枚。按宋黎持記。石舊在

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委棄于野。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中。置唐尚書省

西隅。汲郡龍圖呂公復徙置於府學。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嘉靖乙卯。地震。石半摧陷。本朝康熙

庚子。曾經哀輯。未歲厥功。乾隆壬辰。中丞畢公。持節關右。釋奠伊始。詢訪古刻。見下字傾圮。植石零落。

顧瞻悚息。旋於榛莽鏤會。復得遺刻數十方。爰議修建堂廡。排比甲乙。分植其間。用以侈錫方夏。垂示永久。竊惟經典所以載道。顧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石經肇自炎劉。熹平所立。凡四十六碑。魏正始間仿之。所謂一字三字諸刻。久隨運代遷徙。至後蜀成都。宋開封。臨安。並有撫勒。今惟祥符僅存四石。杭郡僅存八十七石而已。夫書原稽古。易著觀文。竊歎古今鑒藏家。偶得宋元剞劂。叢書別集。每相珍惜。夸詡矧夫聖謨古訓。復爲唐賢校勘書寫。勒在堅珉。垂諸東序。天球大貝。其爲寶貴。當更何如。而世之人。往往未暇顧此。其得謂知所先務者耶。壬寅春正月上丁。中丞致祭廟廷。同人咸往觀禮。竣事後。循覽貞石。相與共賦長律一章。以志其事。凡八百字。并屬秦來書於碑末。用代題名云爾。

孔壁羣經在。沅斯書八體更。請觀唐太學。長明直紹漢東京。伊昔乾綱振。江寧張復初因泰道清。殷憂開

福祚。培仁讓戢戈兵。發迹同陽武。亮吉除姦過子嬰。冗員裁伎術。星衍隻日見公卿。馭世方多暇。沅司天

亦有禎。李充陪釋奠。長明翟黼奏開巒。祕閣東西列。復純遺編甲乙呈。其時冬十月。培二載號開成。鳳漏

傳深禁。亮吉天香雜佩珩。軒堯臨斧辰。星衍稷契掌機衡。先鄭原遙胄。沅臣覃敬署名。備官兼祭酒。長明

乞上法熹平。拜表稱干冒。復純鋪墀久屏營。五三經屨屨。培百六卷從橫。帝曰嘉斯績。亮吉疇咨展乃誠。

宿儒須日拔。星衍天語自風行。識藉揚雄洽。沅讎賚子政精。校量秦博士。長明趨走魯諸生。法變陳留蔡。

復純。形摹下杜程。殊文刪回回。即日唐武新字戒蠶靈。音鸞航吳樣自由元度。亮吉音仍用德明。選毫

知兔泣。星衍 驅石有神驚。一一蒲車載。沅 堂堂露闕盛。琅玕交動影。長明 絲竹暗藏聲。元白真筍口。復純
 韓裴欲眩睛。扇天當北戶。坵 切地倚南榮。峭似崩雲駐。亮吉 駢疑駭浪撐。蛟龍時攫畫。星衍 奎壁夜晶瑩。
 煥矣依天府。沅 巋然鎮斗城。卜年傳萬萬。長明 碩畫自庚庚。豈意壇山石。復純 難藏汝縣瑩。斯文愁一墜。
 坵 大廈竟同傾。節角蕤苔蘚。亮吉 棧題竄黜。流傳多贗版。星衍 剝落半沉阮。一片從樵牧。沅 何方避鼓
 鉦。代移應鬼守。長明 時去懼雷轟。有客來開府。復純 多年此駐營。使君終好武。坵 幕吏竟非僮。便訝摧爲
 礮。亮吉 翻成愛似瓊。聖經危更續。星衍 物理否還貞。浮世真過隙。沅 嘉賓等食苹。榻來同訪古。長明 悵好
 值新晴。壁水深浮藻。復純 林鴉細學鶯。偶因尋最屨。坵 復此觀崢嶸。鈎勒曾緘篋。亮吉 摩挲獨倚根。升堂
 欽禮器。星衍 忘味等韶箴。與士爲模楷。沅 伊誰覆棟甍。時清修廢事。長明 公德及斯氓。謂中丞 手自披趺額。
復純 心憐共瓦鐺。護加丹楯麗。坵 出帶土花積。石鼓初遷地。亮吉 蘭亭頗覆罍。是碑猶磊磊。星衍 試擊尙
 經。賴子窮三體。沅 因公更一鳴。許書時不用。長明 周籥俗何輕。晦史譏非妄。復純 參功詎合旌。爲求文
 歷歷。坵 直使意怵怵。有口初嫌士。謝字从口。漢文帝 三田竟易品。疊字从晶。王莽改及三田。非秦忌改。秦忌鼻字。川
衍 星 三景葛書并。影木作景。葛洪字苑始加多。 似此諸經易。沅 能無下士爭。書循安國僞。長明 傳亂左邱盲。九易惟從
復純 費。復純 三詩直取亨。雅詞加重鳥。重音龜。禮本失濯髮。古文祧作鬻。玉筯非無伎。亮吉 珉材若待評。時如追
 史佚。星衍 隸豈守秦嬴。當代開蓬館。沅 呈書及晏楹。雅流胥蒼萃。長明 藝術有根莖。藜火虬檐澈。復純 仙

才虎觀盈百家刪稊莠培萬卷別瑤瑛論列須公等亮吉招要盡國英陽冰曾獻柬星衍江式有餘情玉

燭調方久沅鴻都事合賡蜀經成露電長明宋刻久榛荆作聖誠超古復純如川一到瀛卑唐徒爾爾培

佚漢自醴醢揖讓黃虞夏亮吉翱翔韻誦彭魯魚迷早辨星衍科斗寫誰令舊刻爭留詠沅新材待發硎

大書重作貢文治翊恢宏復純

集終南仙館觀董北苑瀟湘圖卷聯句圖以謝元暉送范彥龍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為境

一絲千里何迢迢沅人烟不接水氣驕泰來雲霞今古見復消長明天若蓋笠峯覆瓢培扁舟胡來波上

飄亮吉絲風微吹絲雨撩星衍前有雙妹顏若茗沅下誦經歲猶垂髻泰來仙骨一束從風搖長明欲出

天外難招要培坐中一人衣帶影亮吉華蓋柄曲星垂杓星衍環罕戍削侍從么沅乘風而來氣忽颺泰

來得非有虞從二姚長明往帝七澤都三苗培從舟三人靜不囂亮吉綠袂乍舉朱唇歛星衍排笙絃瑟

相和調沅始若有慕終無聊泰來將母楚人為楚謠長明傾耳欲聽心搖搖培萬象匪意所及料亮吉零

陵內史仙格饒星衍新亭促別心焉切沅詩非沈約迺謝朓泰來想涉太古神參參長明憑誰意會來生

納培鍾陵仙人官庶僚圖畫見聞志董源微軀遠寄如鶴鷗星衍中洲北洛時逍遙沅瀟江湘江初上潮

參來 水色欲盡天為繚長明其下雜插蘆葦蘆培間以弱柳垂烟條亮吉一千年前新月嬌星衍遠映漁

子來巖腰沅罨若蛛網人蟪蛄泰來目所到處神與超長明真宰上訴誰鴻邀培靈均墜魄已莫招亮吉

王郎經湘亦復天。星衍蛟宮龍堂悲寂寥。沅水底大集文壇梟。秦來靈珠出握光入霄。長明以日爲夜星

爲朝。坊幻作墨寶猶騰煥。亮吉翻飛落手豈倖徼。星衍裝之古錦匣亦雕。沅東西北隨使者輅。秦來秋堂

展翫清以漻。長明題詩魏比英咸韶。坊直須大斗胸中澆。亮吉爲公浮白歌離騷。星衍

消寒一集登靜寄園平臺望南山積雪分賦得雪字。

層陰凝高齋。淒念集素節。凌晨瞻終南。歲宴已飛雪。華筵撫時序。瑤館坐超忽。凜凜朔朔風。沉沉眺遙闕。

微黃辨清灞。積素連太乙。虜井何鬱紆。川原互明滅。幽人來若鶴。深徑望疑月。心空冰柱響。耳訝竹梢折。

豐歲諒可占。晴陽盼方切。

消寒二集同人集姚觀察頤冠山園分賦齋中草木

水仙

海客歸無計。江花見有情。遙蹤同水國。小草得仙名。一種忘言契。先春與目成。簾疎莫遮卻。新月影中橫。

天竹

篔簹影不同。千點亦玲瓏。秋實偏憐小。春花欲讓紅。拂闌朱粉暗。映樹火星中。自覺冬容淡。移瓶插數叢。

木瓜

一種香偏永。疎簾曲几傍。殷勤何以報。轉側敢相忘。木性還經歲。瓜期已履霜。青門一樽酒。風味許同嘗。

蠟梅

素心誰與侶。宴歲獨含葩。香冷回殘夢。塵昏隔故紗。過秋疑剩葉。籠月似無花。燒燭須頻看。羅浮信正賒。

消寒三集吳舍人泰來招集講院席上同賦食品二首

鐵雀

銅標鄴中記。玉集魯東家。似此名先遜。還應味可誇。以珠彈乍惜。似鐵鑄非差。十月綿初重。千頭炙欲賒。成羣來塞磧。洗處落邊沙。大廈蹤曾託。空倉粒競譁。覆車還共取。墮網亦誰嗟。骨碎登樽俎。肌豐佐齒牙。蟹螯鋒欲避。雞距銳寧加。異物餐難數。吾生欲有涯。未妨調肉糜。稍足點薑芽。食罷興三歎。門前數晚鴉。

銀魚

小言真可賦。微物信堪憐。種匪來銀穴。名真壓錦筵。形輕團柳絮。影細貼榆錢。未覺盈筐貴。初看布網連。吳船珍乍寄。越客嗜尤先。漑釜難滌色。和羹詎改鮮。晶鹽看乍點。甘雪試同煎。夾箸慙三兩。隨波憶萬千。餘芬還沁齒。薄味轉流涎。偶帶冰霜質。相忘江海邊。塵情聊自遠。鄉思暫教牽。何日吳王膾。登盤得比肩。

消寒四集十二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生日同人集終南仙館設祀并題陳洪綬所畫笠屐象後

誰攜玉局堂前酒。七百年來爲公壽。中丞愛公才似公。邀客設祀高齋中。高齋玲瓏戛檐鐸。壽公無詩公

不樂。公生于蜀卒在吳。吾鄉一樓還號蘇。外家舊宅有樓爲東坡先生撤瑟之所歲嘗以此日祀先生于樓上人傳樹古樓亦古。公昔撤瑟

予懸弧。童年學句殊清瘦。詩法從公夢中授。樓前溪水百尺流。公前爨舟予放舟。憶公登山謁公入黃樓。十年三度祀公處。略識清穎兼杭州。平生憂樂誰能悉。畫裏蒼然見鬚髮。公也何心詠蟄龍。天乎賦命遭磨蝎。世人雖知公未若。公自許。東京黨錮范孟博。北海奇人孔文舉。無端住世厭世名。飄然上天作列星。衣裳怪底切雲霧。雙屐一笠浮空青。我于公舊公宜識。陽羨書生住谿北。公思陽羨我思鄉。江岸田荒歸不得。瓣香到公應已知。天上樂或忘年時。烏臺舊案公莫思。紫府且復吟新詩。

掃室

消寒五集嚴侍讀長明招集寓齋分賦歲事四首

居然一室住經春。嬾學嵇康得性真。蛛網布來無隙地。燕巢移去擇嘉辰。窗濃未拂雲山翠。篋冷猶棲京洛塵。眼底乍看陳迹淨。檐前鵲語亦懷新。

烹茗

爐響間從竹裏聽。霜華初試酒初醒。參差烟繞屏風碧。深淺山從穀雨青。渴思幾番憐永夜。空江千尺憶中冷。終嫌結習除難盡。訂罷茶經又水經。

試香

數種貽從西域遙。拈來仍與栢同燒。故人一瓣心空寄。繡被經時氣未銷。渾惹凍雲來冉冉。放隨清夢去

迢迢酒痕滿。漬征裘。敝且復濃熏度歲朝。

糊窗

近刪竹葉通朝旭。欲易桃符感歲華。作賦十年餘故紙。籠詩四壁換新紗。爐煙已隔香空篆。檐鵲難窺語
乍詳。一榻琴書幾回睡。早看晴色上梅花。

消寒六集同人集花鏡堂分賦青門上元燈詞

桃塢南頭閣一層。坐來春夢尙瞢騰。休嫌青鬢風前改。十五年看客裏燈。
蕭郎清興本無端。幾度添衣備夜寒。拋卻廣場千頃月。卻來城市覓燈看。
坐來不復按雲笙。自理三絃撥玉箏。休放吳歌惱清聽。四圍筵上總秦聲。
更闌一騎去匆匆。衣上香飄葉葉濃。行到北樓人海沸。開元坊裏戲魚龍。
小徑行來避市譁。生疎還怕路頻叉。蝦蟆陵北寒塘側。月午閒看隔院花。
踏歌聲復轉城東。樹影微茫月影空。一盞佛燈同劫火。慈恩塔上夜深紅。
漢宮餘瓦尙參差。遺事惟因故老知。想見殿頭傳蠟燭。不教明月擅秦時。
城西古寺足勾留。養茗清宵話勝遊。歸騎忽驚春月暗。南山晴雪照危樓。
留髡筵上酒頻堪。檀板聲清我尙諧。客散未教春睡穩。夜深鼙鼓在樓南。

頻燒紅燭待孫郎。醉後閒眠六尺牀。遮莫歌筵苦難散。五更催着舞衣忙。

消寒七集招同人集朝華閣分賦長慶集生春詩四首

小樓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小樓。月中簾影上。風裏笛聲柔。綠意枝梢破。紅情燭畔流。三更乍聞語。香氣落墻頭。

書廊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書廊。一雙人影瘦。十二曲闌長。掃壁雲濤湧。巡檐月露涼。微聞屣聲近。知欲探疎香。

遠山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遠山。多時看窗影。幾日驗眉彎。地覺晴雲上。天將空翠還。遙遙數重樹。先合夢中攀。

曲池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曲池。水紋開宛轉。魚眼動參差。舊夢牽萍葉。新愁颺雨絲。凌晨卷簾看。波影上來遲。

消寒八集同人集小方壺賦憶梅詞

一年看梅在廣陵。平山高下樹千層。寒冰乍削波中鏡。碧月初圓天上燈。一年看梅在姑熟。二月花光豔
溪曲。避冷人登白紵樓。尋幽艇放青山麓。曾尋梅信到錢塘。前後山光接水光。幽窗與鶴論高格。石屋隨
禽嗅冷香。富春江郭潮初上。千樹垂垂亦齊放。此水東流我復西。晴波影裏疎枝漾。錢塘歸後住江邨。更

載梅花向白門。刺史宅邊餘幾樹。可憐樹樹識吟魂。家園亦住梅前後。只惜花時客行久。驛使頻看寄遠
音。明年花放人歸否。百句爲客住京華。十月先看深窰花。園空陸弟吹簫冷。枝小崔郎壓帽斜。愛梅不合
秦中走。待得花時憶花瘦。夢裏分明見折枝。閒中寂寞眠清晝。我賦新詞舉玉樽。梅花深館寄汪倫。劍潭
舊宅

有憶梅齡舊東門外三條巷。臘雪今餘幾樹存。

消寒第九集同人出西安城西南訪第五橋故址回途至香積寺小憩約賦六言二章分韻得長頭二字
初三月色雖好。第五橋名已荒。雲與石厓共削。客同原樹爭長。

香積寺中午飯樂遊原上春遊水脈欲尋龍首。岡形忽現牛頭。回途至牛頭寺
以日晚不果入

卷施閣詩卷第五

太華凌門集壬寅癸卯

初三日抵玉泉院

雲光已不同。出樹鬪青紅。過澗方三里。穿林復數重。引泉通十頃。築館面層峯。松蔭迎人遠。花香落掌濃。杉條旣疎直。荷柄自玲瓏。魚梁棲夜鵲。獸吻墮秋蟲。日沒風雲徑。天低星宿宮。臺廊通靜氣。樵牧接閒蹤。拂塵開石舫。展簟對疎櫳。靜看初三月。才聽戌夜鐘。

自玉泉院至五里關

入谷氣始陰。上坂地復失。盤盤行空中。石亂忽拒轍。維時正晴午。昏晦霧欲結。遂令高峯雲。慘若太古雪。陰寒生蒼苔。錯落繡根節。神工竟草創。巨斧未剗截。萬古積鬱怒。欲下勢已猝。危茲幽人居。陡向崖底突。云開北邊牖。夜半或見月。欹松橫成梁。直石立作闕。幽瞻正徘徊。飛瀑頂上出。

由車箱谷經十八盤諸險

一松扶升天。一石絕入地。信哉雲門塹。巨石上鑿雲門天塹四大字奇險難久閉。坡陀半日上。直下復里計。飛騰挂枝猿。曲折旋磨蟻。非徒鑄鑊工。迺出神鬼意。坤靈信難戴。天意恍立異。排空刺日月。鑿鑿試鋒利。仙人萬間

廈。破碎忽被棄。巖東不開關。拓以巨靈臂。十折復八折。草路入雲細。回瞻足幾失。直視神乃悸。藍輿尙徐行。天路誠匪易。

自莎蘿坪至青柯坪小憩

出谷始有見。怪峯驚彎環。人行莎蘿中。襟袂何爛斑。藍輿折危橋。飛瀑爲洗顏。樓臺破空垂。天頂壓石闌。蛇紆逕蒙泉。虎響生高壇。明明暑氣降。頓覺秋意殘。客子念早饑。徒侶衣裳單。暝坐百尺亭。道士伴我閒。掬彼石鏡水。餐此桃實丹。紅日不覺午。青光交一山。巖扃雖云高。目力與往還。森然下天風。靈氣何能關。從天井上千尺噓。

空胸衝松風。側笠敵日色。危瞻千尺噓。出井級已百。驚沙亂迷目。瘦隼莽攫客。雖云級凌厲。益鼓氣峭直。手滑鐵索熟。足落石勢側。幾將墮崩濤。險復墮厓脊。調神久方定。置命往逾力。唇焦呼聲勞。力竭心氣逆。洶洶雲俱垂。蕩蕩天若壁。同儕詎能顧。出險未過刻。身今逾輕狡。狡竿祇百尺。

過二仙橋憇媪神洞

人蹤旣已疲。天險亦少收。行行經危橋。橋回出高樓。房簷交層雲。松子一尺浮。飲澗襟抱涼。蟬聲亦鳴秋。怡神洞門前。石几清且修。絕壁下日光。正罩青松頭。高樹皆人巢。飛羽反不投。搆此尺木棲。有若絕壑舟。東西皆深厓。追識路所由。天意開西峯。惟堪化人遊。徒繙黃庭經。塵跡難少留。

經天梯升日月巖

峰危殊難飛。路斷鐵索在。高瞻誠堪驚。欲往寧有待。思隨天風升。值此雲氣變。千尋無寸曲。百上不一逮。足勢久已虛。腕力忽欲怠。先登倘一墮。直下無地載。誰云心胸奇。驟覺腹氣餒。遵峰意猶掉。履險志不悔。乾坤分層梯。日月絢疊采。巖巖升甫半。突兀觀頓改。腰平終南山。目直大瀛海。

仙人砭望雲臺諸峰

石勢亦欲憚。孤峯圍成岡。道隘東一門。逼仄五里長。絕壁雨露稀。草綠忽已黃。隄上數十盤。飛隼安敢翔。鑿石不少寬。鋒利趾已傷。東西十步餘。飛石橫作梁。竹倚千尺巖。下視萬仞強。華雲披南山。初月映石廊。闌干難重扶。欲落勢早防。直下龍所居。雲霧會渺茫。思隨飛仙人。下一探所藏。離離攀虬枝。盤盤出羊腸。日昃經蒼龍嶺。

先登夫何難。欲往恃所執。瞻茲雲路駛。揮此雨汗濕。途危氣偏降。退九進乃十。峯崕誰人開。空處陞置級。蹤疲欲暫駐。石石條起立。山腰衝風來。忽攬頭上笠。中途一驚望。呼出不得吸。前行盡類僂。垂鐵苦繡澁。危均騎虎勢。過趁老龍蟄。因堅向禽志。差免阮生泣。身輕既出險。始覺百憂集。前望金鎖關。儻從訝生入。通天門縱眺。

茲門通天門。獨上願已果。危闌折逾峻。空處雲落朵。先登需同儕。疲極藉神坐。清泉流巖腰。甘果摘道左。

紆徐手堪掬。偃仰足復髀。高低峯巒奇。濃淡青綠裹。轟轟下山日。烈烈燎原火。冥冥天餘青。落落星綴顆。高瞻數峯色。藉此一徑鎖。當須鼓全神。始力戒終惰。

坐玉女峯望東峯松檜

入雲復出雲。數里上空冥。白玉築一峯。黃金開層局。慚非列真期。已到仙人庭。雲窗借蒲團。坐半日已暝。松檜一萬株。山黑團古青。空濛洗頭盆。正落北斗星。檐廊時思飛。風掣殿上鈴。非烟亦非花。衣上空翠馨。直下半里餘。樹色尙未暝。回觀信恢奇。物外猶亭亭。

侵黑登落雁峯

大聲非常聲。山響接天響。冥蒙黑四山。顧視青在掌。初升尙牽蔓。絕頂已棄杖。洶洶何隆隆。高絕不獲仰。元衣披雲霞。赤足踏緯象。卓哉峯萬仞。不置一寸壤。清泉冒峯巔。穴大若瓮盎。酌茲冷冷水。空彼一一想。塵寰既高出。天路愈欲往。瞻西一星暎。下啓六合朗。昏昏三條流。遠近色蒼漭。奇標竟遵一。遊跡實寡兩。燭刻石上銘。來遊異時儻。

夜從落雁峯足至蓮花峯

青蒼無端倪。石石爭作嶽。濛然元氣在。至妙不雕斲。侵冥登峯稜。天頂已在握。中厓視星緯。五色辨班駁。長蘿輕堪騰。劈石積不仆。滃滃足生霧。歷歷頂落雹。無端分陰晴。慘若變晦朔。稍西勢逾峭。直上怪風撲。

孤鐘方三聲。老鶴忽一啄。危壇禮星斗。珠露聚作幄。何常逢秦人。險絕臂欲捉。

未曉由金天宮西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峰

飛隼不到處。高松搖天風。冥冥四更山。初日麗遠紅。樵子導客遊。徑絕強欲通。持火破白雲。四山青濛濛。松花開巖端。香氣來無蹤。屏山西南周。翠色一萬重。引客坐北窗。衣露何鮮濃。清寒香難勝。山霧積欲空。俯視一徑沉。頓覺來跡窮。時聞冷鈴聲。不知何峰鐘。臥起出石門。山童進晨供。

金天宮夜宿

雙闕兀立峰西東。斜陽欲落已動鐘。間階百級聚蟋蟀。要使天耳聞秋蟲。齋心正盥碧潭水。香炷乍謁金天宮。天衣颯爽垂坐上。神斧廓落交庭中。三重門閉寡天色。山果自落靈旗風。宮中道十張巨儼。自說七十顏如童。向求軒闥事偃仰。遠指樓閣穿青空。虛廊暝色下無際。歸寢更借神燈紅。關窗四面且勿臥。星若瓮盎懸當中。作書下寄訝流輩。與鶴共宿南高峰。

松檜亭待新月

東峰戶久扃。蒸此雲氣濕。濛濛梁棟間。松鼠貼若蟄。窗開分雲。一西一東。山南歸鴉。驚飛其中。石泉何空濛。俯映新月色。初生雖微茫。原上千里白。回看黃流昏。色帶清渭夕。青峯收青欲上天。山綠如雨歸平田。一山茫茫白霧連。空際止裊香爐烟。爐烟濃。塞歸路。月光如花繞階步。山童攜酒出石臺。卻似野鶻穿烟

來。

縹紗嶺納涼

雲門古松三十七。三十六株鱗盡裂。一松蟠蟠徑離石。勢欲上天猶去尺。白雲移松巔。巨石忽欲走。巖風吹征衣。上險切星斗。石鏡露落山泉微。光暝色入樹。松花初黃。人間殘暑不至此。鶴氅乍著宜新涼。雲光深霞色淺。倒影空蒙衆山顯。枕泉半日不飲泉。飽向松梢餐露眼。

四更上落雁峯看日出

零夢視初日。起來攜孤筇。河東閃電來。先見中條峯。昏昏九州烟。黯黯三霄中。大聲皇皇地軸空。玉色隱隱天門東。東星西星景濛濛。南斗北斗雲滂滂。忽然前峯開。已發松頂蒙。滄溟隄近一千里。海色上襯搏桑紅。樓臺金銀一萬重。日上似戴仙人宮。黃人捧日力逾駛。耳畔隱覺聲洶洶。十年絕頂兩度見。王辰四月遊黃山。曾升仙掌峯。看日出。霞采爛爛光雙瞳。白雲穿空入太行。飛雨若席傾河梁。是曉隔河雨甚。人間塵夢尙未醒。我倚絕壁餐清光。君不見。天高鐘動氣尤肅。下嶺仍須注紅燭。回崖俯視亦壯觀。洛水隨關十三曲。

下抵玉泉院口占答華陰令送酒

昌黎尙識華陰令。李白才登落雁峯。餉我一樽開石舫。乘風先酌玉芙蓉。

華陰廟六十韻

太華高羣嶽。秦神貴九州。帝同周二時。佐視漢諸侯。一德承蒼昊。千年統蓐收。原形回阪峻。閣勢出關浮。浩蕩門題迴。嵯峨石級逾。練均吳下市。琛集海南舟。一巷營千廩。三衢列八騶。圓場圍說法。隙榭聚觀優。磴左盤蒼翠。廊低飾黝髹。瑣窗籠蟋蟀。寶肆挂篋篋。總抗金銀闕。全虛青綠疇。竿危衝太白。棟峻壓神邱。絕牖飛烟裊。層城聳榦抽。絳霞披紫閣。白電鎖朱樓。昨者垂紳佩。諸天覲冕旒。到階雙屐響。入殿一衣摳。侍吏咸依楯。眞官悉擁矛。御香懸日月。宸詠切奎婁。工作千人集。莊嚴歷歲修。詔頒中府帑。頻遣大臣籌。黃屋開南面。丹梯閣上頭。更憑黎庶樂。仍望翠華遊。并豫推彌廓。川巖眺欲週。扶天排碧巘。劈地出黃流。足跨嶠函險。腰馳曲杜郵。沉雲極羈馬。飛霧洒泉鳩。儼覺巖雷湧。森無野鵠投。雨龍垂檻攫。風鷲入雲搜。冥漠心神炫。孤危足力柔。俯瞻秦地窄。高動杞人憂。傾耳聲疑聆。齋心實有求。尙須窮日力。詎敢作神羞。降園瞻叢廡。依楹覽四陬。虛房丹粉落。空室鬼神幽。曠朗人間世。陰沉地府囚。百司紛案牒。兩造恍啁啾。意或威林總。觀眞邁等儔。繪墻虛舊蹟。展戶闢新眸。八角檐鈴峻。三層栢子稠。散仙巢棟節。陰鳥穴杉瘤。鐵鎖西封楹。欄扶北偃楸。竄原驚白鹿。刳樹走青牛。槐目舒經漢。松腰折白周。語奇誰紀載。境古足夷猶。風柝沿林杪。嵐光瀉瓦溝。斷看碑錯落。精愛石雕鏤。唐碣尋陽孕。周文變暇攸。校量逾宋榻。剝落過岐蒐。壓石蛟螭瘦。崩沙蠹屨愁。鑑形當愧魅。識字竟輸虬。凡此殘文在。皆經劫火留。高穹藉撐拄。萬古識琳球。記擅雲間陸。廟工爲潼關軍民同知陸君維垣承修凡碑樹古者皆別標名談窮天口鄒。九垓初極覽。一葉正迎秋。月露零如豆。霄星燦

若榴。晦明分積氣。陽雨荷靈麻。早試猱升木。明同鷹脫鞵。翻從毛女借。詩學楚人咻。肅肅瞻疑在。明明願易酬。真符如顯燦。帝所亦行游。

朝阪行

一碑僅露尺。細視萬歷年。風吹河東沙。日沒河西田。黃河身高田亦高。碑石九尺埋蓬蒿。君不見。居人耕沙沙沒踵。子孫田盡高曾冢。

三門當黃河。門半以土窒。惟開城西門。日夕車馬出。居民防害願築堤。萬錢鬻石兼運泥。君不見。河流已退。催租急。堆土若山堤未立。

昨傳黃流增。驛到八百里。官方坐早衙。失色推案起。白鬚吏人前執裾。官今勿驚安衆愚。君不見。官無一言吏會意。日午傳呼縣門閉。

龍門一百韻

鴻流何包荒。天地縣漏釜。湯湯勢誰極。莽莽氣頗粗。當夫開鴻濛。誰復任析剖。師心厭平坦。用意極莽鹵。奔濤未三折。中路忽一拄。激令流洶洶。奪彼原臙臙。忽高復忽下。驟吸乃驟吐。欲博天帝笑。不慮河伯怒。直看凌孟門。意若撫幼豎。高奔觸風扇。倒射激天鼓。無端星辰衢。幾作魚鼈塢。馮夷既飛騰。鱗伯亦跋扈。微窺意何居。欲規天作府。巢傾窟更陷。利害亦普。側聞昔陶唐。其俗雜歡懼。有崇司水職。四岳實舉主。

惜哉賢非賢。有若瞽子瞽。寧隨河性導。竟以民命賭。法官罪不糾。悍辟恩轉怙。或言驅蛇龍。何不役熊虎。欽哉虞帝聖。不受岳牧侮。八殛事誠難。任子不任父。九載功復績。治水先治土。赫然雷霆行。詎假神鬼輔。遂徵百川長。繫以八尺組。招呼不敢後。瑟縮乃欲偃。羣爭貢謨策。遠畢集圭組。雖皆據淵藪。不敢觸綱罟。憶夫初離家。正值啓欲乳。出門始聞哭。在室乃敢撫。冠經屢挂木。履識百易麤。茲山當洪源。厥險抵天柱。巖奇未經鑿。功驟不可樹。若高不肯下。若仰不欲俯。凹疑氣初懾。凸訝勇欲賈。昂看楚趾高。伏欲晉腦鹽。逆如蠻問鼎。順若彝貢斝。峻峻臯面削。曲曲卻背僂。纍纍髮全禿。鬢鬢脾半腐。寧成陵黯上。韓信恥噲伍。若行若中止。若立若遭踣。一起一落勢。不得不用斧。喧摧穿右脇。折拉破左股。快哉源昆命。忽一瀉肺腑。又疑天西門。落作秦北戶。神驚走相告。天口忽若杜。意非滔滔平。曷以萬萬古。強爲生民計。不受主者誣。驅除到蛟鱷。束縛若羶羶。尾初出長城。頭險觸砥柱。涑汾澮渭涇。五水畢集潄。艤舳舶舫艇。一棹敢入浦。荒荒束奔騰。兀兀植標幟。但聞巨靈蹠。不見女媧補。大哉回天力。允矣幹父蠹。九五勳縱酬。百萬工孰估。惟神有庚辰。襄役逮甲午。居然奠九囿。功足配兩廡。至今三門山。若集百石弩。誰言下浮竹。不及追駿馭。紅桃漲三春。頰鯉集萬數。驚如梭投機。捷若矢射堵。橫流尾竿揭。扶浪首卷甌。壁立五里危。直上千尺武。先登頭戴角。已落腹破肚。如藝角闕廷。盛士集鄒魯。夷然美交醜。下者玉雜礫。無慮萬與億。得上百不五。徒然限仙籍。甚或入食譜。尤傷額墨點。那得尾火炷。紛紛敗鱗甲。往往漑鸞鷟。川奇思一究。雲閉不使覩。

徒勞測壽丈。難復量斗戽。方區信瑰瓌。人物亦黻黼。有漢太史奇。遭時肉刑苦。表書本紀傳。今古聖賢簿。沉才卞泣別。堅筆稟邊努。倣高徒權輿。彪固敢翻作。神雖妥鄉壠。名首歷史部。寧惟嵩高嶽。克降仲山甫。探奇搜殘碑。懷古酌濁醕。迢迢望舟楫。歷歷植稼圃。區雄左馮翊。縣近古葭沔。分流灌蒲郤。餘潤及杜鄠。旁田號膏腴。陸產富稻稌。寧能忘帝力。早亦識神祐。朝今邁唐虞。殿昨舞干羽。四聖百卉載。五風又十雨。羣祈奉約束。異類就規矩。禮祠倘思建。奏請每不拒。施丹塗神宮。撐碧向晴宇。磨厓深鐫銘。壑石突作主。允惟萬世功。先薦一束脯。勳勞至高大。鐘磬盍搏拊。推源祀黃熊。配極用白琥。恬波衆皆慶。報德神所取。靈壇交松烟。石屋裊香縷。回聽波濤翻。忽覺風雨聚。靜思元圭烈。普戴赤日照。聖不可知神。吾無間然語。抵熬屋書院。與王明經開溪步。月至三鼓始宿。

青松夾幽居。高下白鷺翔。客子行入門。衣上新月黃。主人高齋臥未醒。止客暫憩松風局。客行看松出亭外。不詣主人先解帶。主人睡起客復眠。爲客松下開長筵。南山如屏列坐前。山綠似雨零層田。主人新齋月尤皎。遠有松風入簾好。縱談舊事不厭疲。清柝數聲衢巷悄。松聲入竹韻滿空。月影穿栢尤攪瓏。軒墀東畔樹如洗。更挂北斗光簾櫳。流螢三更入衣袂。主人無言客先醉。桃笙展罷未欲眠。門外終南立空翠。自城東沿山行至樓觀作。

山雲展碧山禽語。松櫟十圍時漏雨。隨風亂捲白石圓。山果礙帽皆如拳。斜行一里山色好。人行讀碑馬

齧草摩挲未已石勢欹。勒馬離碑愁欲倒。仙人舊宅今作祠。騎牛丈人稱本師。五千言古昨校定。昨借秋
以傳奕本校道德經。青山白雲人可思。樓臺切天朱火噴。遠有道士來迎門。疲蹤據石暫思憇。水杓飲滿甘泉温。穹
碑列三層。石橋亦尋丈。馬嘶巖石鞍挂松。塵外溪山覺清曠。巖腰一角鳥道空。遠見下觀斜陽紅。前宵一
雨尙未足。濕霧滿谷雲滃滃。邀登百級歷飛觀。人語寥寥落天半。爲開仙幄禮上真。更止殿門揮雨汗。殿
旁松竹闢一扉。揖客入坐紛追陪。山風吹顏露灑衣。清齋飽餐松子肥。飛泉分流竹梢重。瞰壁依微出深
洞。邀遊客倦復苦辭。上馬出門鐘已動。

清曉由盤屋書院二十里入南山遊玉女泉歷黑龍潭並憩仙遊寺作五首

出門望山行。再轉山已失。粼粼白石灘。遠水漾朝日。清寒生松林。涼露時墮一。朝饑亦堪忍。探袖出桃實。
沿流飲清澗。澗淺足不沒。時聞山花香。橫波弄晴色。沙田極千頃。秋至課梨粟。清絕廿里程。幽人尙扁室。
巖腹徑十里。四山圍平田。飛瀑山頂來。正灌麥壠邊。人家亦無多。雲白接炊烟。山童跨黃牛。掉尾不用牽。
數步過石橋。就飲飛瀑前。林禽亦忘機。飛鷺何翩翩。愧挈馬足塵。踐此草色鮮。曉日關北窗。山齋望疑仙。
雲紅開層扇。草綠迷半里。牽衣來山亭。泉聲出亭裏。瓊扉旣關。窈窕窗亦啓。層山列如屏。高處聊隱几。
天風遞清響。醒夢均可喜。東扣玉女扇。危潭似無底。泉涼齒初沁。石冷跡頻徙。倘有飛仙人。相遣一雙鯉。
山腰落飛濤。潭氣晴亦黑。高低及三里。聳積鐵色石。奔流無回滯。觸柱卽倒射。東西危支梁。傾仄險墮魄。

雖堅壯往志。勝覽塗限尺。蹲茲盤石坐。飛浪高及額。東瞻七層塔。倒影入波直。雲霧出不窮。幽靈信龍宅。寺古不記歲。門欵戴蒿萊。義義古金仙。腹背生綠苔。風積丈室塵。經月客未來。款門渴求漿。質指一樹梅。幽扉既重扃。潭響猶奔雷。閒覓石級層。上此千佛臺。回視當午日。正向南山開。山前飛火雲。騎馬詎得回。解衣坐須臾。支几消濁醅。

過終南鎮

山禽飛向山。澤禽飛向澤。山禽翎紅澤。禽白終南鎮。前一萬家。均飲山綠餐。山霞山溜注。水還無涯。良田出門百餘步。力倦還騎水牛渡。果熟原南悉知數。

急雨登五丈原謁諸葛忠武祠

清晨出縣霞色晴。迷路久指原東行。溪深幸跨馬腹渡。雨急似向龍鱗傾。坡塘陰陰滿杉櫟。原南怪風吹馬立。離原一里石徑奇。草深尺餘靡向西。風雲變色渭川湧。太息復有荒祠遺。原高祠荒一間屋。廟栢森枝直斜谷。斷碑棱棱石蟲蟲。土人耕烟拾遺鏃。入門禮謁日已曛。梁棟南北交山雲。陰廊細繪漢丞相。廡尙祀前將軍。雞豚雅識居民意。祀典雖崇復私祭。遺冢蒼茫失大星。土人傳有彗星處。綸巾颯爽留生氣。烏鴉上樹客出門。卻視渭北昏鐘屯。回風蕭蕭馬蹄起。如掌原平三十里。

郿縣道中望太白山積雪越日清曉復由縣抵清湫鎮入太白山三里憇上池作五首

茲山何皚皚。一白天際突。奇標隱難見。太古已積雪。陰厓絕風雲。寒影刺日月。寧惟樵徑斷。烏道亦已絕。遊蹤屆巖肩。當午氣凜冽。天風偶吹蕩。時落飛霰屑。洗眼看北山。巖光較清切。

昨來南山風。一雨山半綠。危瞻上峯雪。倒影射飛瀑。三更寒霧重。青氣溢郊谷。皎月出上方。泠泠四山肅。奔流不注地。奇響聞觸木。虔哀禮星辰。密沐壇頂宿。絕牖光景殊。靈明或神燭。

發曙禮清磬。望雲臻層局。行穿松檜中。鞍袂何空青。山禽引雛飛。松子雜露零。陰崖一回瞻。訝若集萬靈。雲氣出不窮。觸石石卽冥。千尋類深潭。驚見北斗星。天光依微開。山腰出危亭。

亭半泉脉落。石淺泉流深。一掬石上泉。能令千里陰。映泉鑿深池。涼至披客襟。奔瀑灌頂來。四注竹栢林。頽峯屈成梁。半里石脊黔。嶙峋出東南。建此傑閣尋。坐酌太古雪。永清塵外心。支枕臥石龕。泉聲戛鳴琴。西峯何高奇。雲出迷向背。青松交雲蘿。展此十里翠。草香難知名。一谷別蒿艾。沿流溯清泉。再轉白石礙。巖回偶孤坐。霞采亦時墜。側徑樵語喧。連柯訝危戴。猿行渡深谷。雲白踏欲碎。幽賞歷一時。晨曦上衣帶。

後漢陂行戲贈汪進士應奎

時汪主鄂縣書院約同遊不至

馬蹄三日行山前。高下不盡南山田。原高土肥喬木列。時有流水鳴濺濺。稷州城東及鄂西。窮披縣圖尋漢陂。沿山十里歷阡陌。祇見果熟秧低迷。土人爲言百年涸。決水爲田收萬斛。田坳積雨亦作潭。水淺無能及牛腹。陵移谷徙何代無。漢代蚤失昆明湖。茲遊適值新霽夕。萬頃明月同波鋪。朋辭暑疾不至此。壺

觴獨來岸頭止。君不見。不特漢陂陂前無尺水。好奇亦少岑夫子。

春盡日偕陳公子曠攜酒至曲江村看牡丹作

殿春花紅酒亦香。攜酒十里來花旁。春衫少年束急裝。玉鞭搖搖君馬黃。花堂主人酒先把。揖客登樓望君馬。游絲拂地柳接天。連騎直至花枝前。花枝紅紅水波綠。照水花光十分足。墻隅一朵徑若盤。顏色轉盛蜂成團。紅闌影外春陽轉。主人惜花幕難捲。花枝照眼酒入唇。綠鬢未愧稱春人。午餘花酣客微倦。攜鞭出門馬嘶汗。更插花枝馬頭看。

將賦南歸呈畢侍郎六十韻

微生三十年。奔走及廿載。方其探幽奇。直欲出宇內。秦中富名山。高欲兩秦岱。公乎稱好士。一世冀盼睚。備書羈蘭臺。引領西望再。維時歲辛丑。四月節值晦。春官初下第。喜極乃不慨。急束一篋書。重欲等耜耒。艱于行李費。肩背自負戴。塗長三十日。勇進不暫退。微聞番回肆。小醜盍芟刈。公時調兵粟。旬日敵王愾。全秦一書生。士氣自百倍。疲車來青門。十五亦列隊。公才善鎮靜。曾不耀甲鎧。乘閒一投刺。急復請相對。嘉其一言善。俾得列朋輩。密僚皆天人。詎敢驟置喙。均蒙采葑菲。各各沃觴醑。周旋旬日中。技發不得耐。陳書近百軸。云以待清誨。公有數才洵足名。一代極知言獎假。厚意實可佩。公時出一篇。雅頌等切剗。牋文百重繭。筆力欲透背。時時驚望若。不敢冀津逮。維于廣堂上。默坐聆警欬。偶道一士奇。名已入夾袋。

嚴冬十丈雪。深夜理茶焙。愛此說士甘。足若蹲兩敦。吾鄉數蒙莊。所屈節近作倅。錢生培亦經彥。急欲及鋒淬。賓筵有時開。燦若列采績。殊源復千派。到海一一滙。孫郎才偏奇。近苦性隔礙。人爲推甲子。星或入計字。非公鑿其實。世視若棄穢。新年陳華燈。列坐視硯碯。行牽歌袖急。幾至酒德悖。維公善調劑。諧語息衆懟。前時別公去。感激欲傾肺。公無慮其狂。狂實恃公愛。鄙人最無能。才足守水碓。童年承母訓。勤學掌亦燂。今來秦楚大。詎可列廊鄩。公也待士均。一一勤勞徠。軒寮皆周行。闕物卽頒賚。爲開軒檻東。點入山半黛。感今得知已。生世可不悔。雖然受恩深。益不揣冒昧。一言願陳公。好醜匪一概。公雖仁覆物。曲木勿姑貸。今將別公去。非爲憶鰕菜。郵奴馳高函。發紙忽三嘅。爲言叔衰病。久客覓自在。昨復一書促。厲語責憤憤。行買百斛舟。柁鼓湖上埭。公前爲購室。屋好不破碎。行當列花竹。喜尙遠闐闐。明發函谷關。思公我心瘳。

卷施閣詩卷第六

中條太行集癸卯甲辰

自西安至安邑臨黃二景仁喪奉輓四首

生何憔悴死何愁。早覺年來與命讎。病已支牀還出塞。君扶病自京師逾大行出雁門始抵安邑故病益殆家從典屋半居舟。魂歸

好入王官谷。名在空懸太白樓。君早年以太一樓詩得名一事語君傳欲定。卅年心血有人收。西安蔡府將為君梓遺詩

歸骨中條我未安。為憐親在欲憑棺。君病中欲葬中條須營江畔墳三尺。好種籬前竹百竿。君生平喜竹空有頭銜書

尺旄。愁餘名紙伴高冠。君衣裘為醫藥實盡卒。后餘名紙及敝冠。事。才人奇氣難銷歇。六月松風刮殯寒。

早年獲鶴與齊名。月旦人先赴九京。朱笏河先生嘗呼余及君為獲。雀今先生已下世。共哭寢門思往日。向謂君在西安聞笏河先生訃同哭于興善寺。

獨臨遺殯愴生平。貞孤論盡朱公叔。存沒交餘范巨卿。卻愧素車來未晚。樹頭飄雨旆將行。

個儻平生孰可如。遺絨欲發屢踟蹰。交空四海惟餘我。魂到重泉更付書。君作太夫人書畢。目已瞑。復庾亮報函疑可達。臺卿服友感難除。傷心昨歲青門道。執手危言未盡紓。君不善攝生。去歲別西安。余又苦規之。君雖領之而不能從也。

五月十五夜宿蒲州城外因遊普救寺作

人來桃林塞。月出普救寺。蓬蒿埋山門。碑斷覓餘字。急行百里馬汗流。卻向寺東謀少休。寺僧開門揖客

入一塔面坡高百級。閒尋石級上五層。遠見太華高峯稜。蒲州城郭亦殷阜。夾縣石闕分衢燈。山僧煮茗來邀客。月臺坐。僧言家本縣北居。五十年從寺中過。恆逢征騎急叩扉。不詣古殿尋廂西。山僧語客客微哂。更引長廊看朱粉。

臨晉道中

驛騎抵二更衣。上殘月出風沙浩茫茫。峻坂復百折。奔馳念亡友。詎憚炎暑日。沉疴逮三載。慈母旨甘缺。臨終馳素札。瞻嶺願歸骨。置茲達士懷。烈彼遙念切。吾徒重然諾。未可異存沒。殘夜聞馬嘶。荒塗險相失。道中望中條山作

昨歲蓮峯宿。看山百里遙。茲來因哭友。不及訪中條。雲色分秦晉。河聲捲暮朝。急行凡幾日。猶未及巖腰。風陵渡歌爲巡檢李璣作

風陵渡頭行客喜。昨來長官聞姓李。長官白皙尙少年。法嚴不受津吏錢。津船月支得歸橐。十舸峩峩敢橫索。官騎白馬立岸頭。行者色喜津吏愁。津頭鯉魚長數尺。長官市魚時宴客。漁人得鯉爭進銜。發錢還比市上加。我聞客言爲動色。長官清貧我亦識。君不見津船東西暴客多。客行結隊乃敢過。官好安得常監河。

六月初六日襄陽舟中望峴山作

昔年羊太傅。勝地日相還。賓客黃初後。勳名太始間。我來登廣武。無淚灑茲山。欲試登臨興。征車偶未閒。
初七日泊舟候風

沙上月初白。微茫漢水東。三更峴山色。斜影舵樓中。村鼓偏迷曙。神鴉已警風。無人共杯醜。復此憶羊公。
舟中曉起

一程復一程。山縣枕邊過。平明讀道書。飛雨書上墮。青松障天赤。日東魚網尙挂星。瓊瓏舟人關窗曉氣紅。卻入萬頃荷花風。

六月十五夜宿漢川板湖口夜起視月並送舟子回家

夜闌關戶光明徹。不覺月圓疑曉日。靈湖萬頃影接天。巨魚枕波效客眠。平波無聲岸風快。柳絲牽船出天外。船行十里人不知。輕扇未舉生涼颼。隨波微茫歷湖口。朝寒初生水楊柳。舟人夢醒船抵村。卻喜到家還扣門。將至漢口江水大。漲舟行值風甚險。

大波如帆飛。高岸徑三尺。小波如荷卷。葉葉悉翻白。大波森然湖氣黑。小波粼粼滿舟濕。帆檣東西若車搖。人影高下生林梢。村人三日懸釜爨。危視屋脊來長篙。此心安得百念平。眼底擾擾心猶驚。君不見風聲水聲鷺飛起。隻影掠波還數里。

鸚鵡洲

七子才著建安。三十奇不獲全。才人易與忌者奇。陳琳不誅非偶遺。雄謀生殺人。頃刻斷皆果。平原書生無一可。世能殺之不必我。狂生不殺示有容。持刀乃早及孔融。安農少年亦融伍。峻網肯寬楊德祖。咄哉禰正平。奇足與命讎。生作鸚鵡賦。死葬鸚鵡洲。君不見大兒與小兒。一死尙等倫。君逢僉父亦殺身。惜哉已辱薦禰人。

二十一日自漢陽渡江登黃鶴樓

初日波如掌。平飄一葉東。攜童自登閣。與鶴共臨風。曉氣三層白。塵聲八面通。延回望江國。青霧點遙空。再偕友人登黃鶴樓

仙人真復好樓居。樓影涵江江影虛。一客正攜京口酒。百錢復得武昌魚。相邀話舊三層閣。共展臨風尺

一裾。卻望洞庭西灑淚。素交詩句十年餘。壁間見亡友黃仲則庚寅年詩句

七夕吳上舍紹濂招同畢山長懷圖王太守嵩高暨諸同人集漢江天都禪寺抵暮泛舟後湖至二鼓始

還率成四律

是日雲如蓋。亭亭向客舟。柳邊才繫艇。花裏一登樓。病鵲栖難去。奇書曝欲收。鈎簾待嘉客。清景足淹留。復此秋堂集。佳期已及年。風花澹今夕。河漢渺中天。波影吞簾白。霞光照座鮮。一舟迎一客。鼓浪乍如仙。坐覺良宵永。秋鐙替月來。夜聲千樹出。涼意一帆開。鄰舫乍飄笛。賓筵時舉杯。樓臺厭曛黑。白鷺忽飛回。

醉後衫裳委。聞當入畫圖。溪山留勝賞。風味憶吾徒。鼓棹出潛鯉。到門啼夜鳥。惟應良會好。客主念全無。

是日舍姪琰以小病不至作此柬之
行穿修竹倚疎桐。到客皆憐鄉語同。合坐九人浮醴白。卷簾七夕拂雲紅。吾家法護工秋思。小病維摩怯
晚風。穩待明朝洗車雨。清涼應復門詩筒。

江漢書院喜晤秦表兄朝鈺賦贈一首秦前官楚雄太守

官清萬里乏歸裝。轉向名區闢講堂。爾汝共憐生計切。江山如許著書忙。

時以所著消寒詩話等見示

宵深已入高堂

夢。話舊都稱大父行。忍把外家遺事譜。十年羣從半淪亡。

漢江舟中謁座師杜凝臺先生時奉使自湖南回復奉諭旨至武昌讞獄率上二律

晴川閣外挹江亭。落落天空見使星。迺吏乍傳津鼓急。闌風先值畫橈停。帆圍鸚鵡洲前綠。旆曳胭脂嶺
上青。明日鰕生須謁事。高情還啓碧莎廳。

三度清江使節馳。公庚子年曾奉命至四川讞獄實心尤荷九重知。如山案理淮南獄。匝月襟題漢上詩。官燭幾條當座

出。新涼一葉墮波遲。受恩祇覺彭宣最。此日辭公有所思。

黃鵠磯題仙人祠

黃鵠磯。似黃鵠。仙人遊空鵠飛落。鵠壽計以百。仙壽計以千。我不識黃鵠。安能信神仙。神仙何人云費禕。

亦如鵠言翟子威君不見兩黃鵠言猶莫據何況樓成鵠先去

大別山訪魯肅祠

大別及小別兩山波中央小別戴土頂以方大別累石形何長楚水竊綠楚天青蒼江流合漢流夾此明鏡光故妃墳前桃李香山相傳有息鳩墓將軍祠旁松栢荒行人前來問桃李松栢荒涼廟將圯君不見勳存此土不可忘曷不附祠神禹旁

七月望日觀前湖放燈二鼓復至梅子山黜臨湖亭作

山石百級湖波千層山月不復輝耀此湖上燈湖船遙遙來叩關一湖燈光隨上山松梢竹梢露初炫時有鴉影驚飛還開蓬扁歷松嶺天青欲壓四山頂君不見人聲既遠月亦涼松頂如蓋危亭方

崇府山飲劉氏園

山城半里卽一曲曲處山光照牆綠城欲上山猶礙麓主人園好冠一山非有逸客門常關竹徑過雨花爛斑爛斑花紅弄秋影主人壺觴客酩酊城上角聲吹酒醒

舟中望匡廬

終南太華類秦關關外中條昨偶攀獨客塗長四千里浹旬遊徧五名山到來大別秋方永看罷匡廬棹欲還九朵白雲天際落好同瀑布浣征顏

自九江關放舟至彭澤作

曉涼吹雨出江關。薄暝彭湖第幾灣。舒簾正來殘月影。推篷卻望小孤山。道書有味教童讀。秋水無心與鷺閒。臥聽鄰舟集鄉語。北風猶是計程還。

彭澤卽事

四山圍一縣。泊處月昏黃。空水足魚影。吹波生晚涼。雨雲愁黯黯。葭菼路蒼蒼。獨酌盈尊酒。因風醉馬當。移舟泊小孤山。

湖雨初飄江雨收。大孤遙影小孤浮。湖風直上北邊閣。指月正生東海頭。雲外數星連斗極。檻前九派接天流。請看直下千餘里。不覺人愁我欲愁。

東流江舟憶唐縣尉軼華卻寄二首

時唐尉此縣

頻從使節到江干。壬辰戊戌皆隨學使者幕至此秋半江聲帶雨寒。雙鬢綠慚爲客改。四山青憶上樓看。故人作尉功名冷。小閣臨流烟水寬。甚欲寄書憐道阻。倚橋離思忽無端。

未因善哭識唐衢。肩拍洪厓廿載餘。春水到橋同喚渡。綠楊垂巷共鄰居。巢門尙記雙鳴鶴。釣艇頻攜尺鯉魚。憐爾宦遊予久客。夕陽荒徧舊茅廬。

江行舟中雜憶從母姊弟四首

孤露家何處。江千尺五墳。但餘松滿徑。無復杖迎門。搜篋衣裳故。尋圖笑語溫。昨宵秋漏永。千里乍通魂。
昔日雷津戍。參軍寄妹書。今逢江口月。憶姊亦踟躇。馬磨生猶窘。鰕田稅未除。一名期弱弟。何日得眉舒。
相依曾幾載。憔悴日支牀。眼底無兒苦。懷中有母香。老猶儲粟米。從母早寡。惟二女生。計甚窘。尙時時謀拯之。別每誦河梁。大

父所受漢魏詩百餘篇。略能上口。

時下傷心淚。應知爲壻鄉。時愛女新寡。

秋來惟憶弟。衣敝客經時。薄宦欣堪就。衰親惜未知。寄兄書有淚。先我鬢添絲。風雪柴門望。歸期莫更遲。

二鼓順風自花揚。鎮放舟至蕪湖作。

清江殘月影。放棹下蕪湖。衣袂出螢火。帆檣掠夜烏。吳歌聲乍徹。戍鼓聽疑無。一夕船頭響。筭程百里徂。

舟中望采石太白樓感賦

清江秋月圓。放棹出晴川。三更舉首別黃鶴。鶴影欲拍空江船。蒲帆南來不可收。竿杪復拂仙人樓。壯哉東南海氣浮。碧浪影逐紅雲流。仙人昔乘赤鯉魚。遠勝黃鶴腰身攢。乘風飄忽千里餘。半道或欲遊匡廬。昔居仙人樓。酒熟輒一篇。掉頭江海別五年。綠鬢詎識才如仙。客遊萬里來。松亦百尺長。松聲如龍客鬢蒼。樓好亦復侵斜陽。一詩題高樓。一詩寄道士。君不見。偕遊少年盡客死。辛卯至癸巳。更願文子黃仲則同客當塗。頻遊此樓。今兩君俱

下我欲登樓淚難止。

舟中望青山因憶舊遊作

翠高谿畔路。謝朓宅邊峯。水綠明城上。山青入鏡中。魚苗上波黑。鳥喙集枝紅。竹深風宛轉。橋淺月玲瓏。野翠添流潤。仙雲落樹濃。帆回曾駐影。樓靜憶聞鐘。闕訝漁梁斷。危看石磴空。勞勞遊乍記。昔昔夢思通。且復吟漁父。還因寄遠公。

抵里門感賦四首

到門已作臯魚泣。久客空餘陸賈裝。猶憶十三年上事。典衣沽酒奉高堂。年時歸值倚柴門。百徧先誇識字孫。今日兒曹誦經過。不曾親聽已聲吞。姑理征衣姊勸餐。送兒三月上長安。如何五載音塵隔。無復牽衣但撫棺。

阿應新來文筆佳。彌甥學語就人懷。謂汪甥應科。近已生子矣。九泉呼姊還相告。弱弟差欣得宦階。姊以季弟幼失學。故望其成立尤切。

八月抵里門寄錢大令維喬二首

握別江干雲樹秋。故人宰縣我狂遊。曾尋舊句南山上。君昔遊關中。遠識循聲東海頭。卻晤惠休勤問訊。遙從

小阮溯風流。宦情客況居然似。贏得新涼詠暮愁。

清名摠注瀾江東。白髮衙胥說太公。君尊人鑄菴先生。官蕭山知縣。早值尙書傳使節。更逢仙令繼家風。後門寒素餘徐

邈。北海門生有孔融。余爲君伯兄文敏公門下門生。故云。願借一編書世德。臨風三度感無窮。

八月二十五日薄暮自吳門舟抵靈巖山館。偕張上舍復純等止宿。次日得詩六首。卽寄西安節署。

南去水方迴。上來秋已闌。平橋人語斷。小市夜燈殘。側徑禽迎路。閒扉鹿抱關。星明瀉灘急。樹暗上樓難。疎窗響叢竹。石砌點幽蘭。悟徹巖棲志。冷泠泉在山。

空蒼千盤松。紺翠百仞壁。森然西向青。卻此東日赤。幽人既宵起。山館候晴色。直下千頃波。稜稜遠帆仄。山風吹黯黯。松果墮歷歷。開扁面軒牖。梁燕訝素識。容膝坐小齋。稍休試登陟。

谿橋蓮葉東。小閣靜回風。聚此游魚影。能令水氣紅。房廊檐互覆。竹栢葉交通。月采依簾沒。天光卷幕空。蘋絲既迢遞。石柱亦瓌瓏。半日看雲坐。還疑碧鑑中。

重簾驚宵明。室暗光乍吐。披衣見殘月。水色亦映戶。東南遵回廊。叢竹靜堪俯。冷然岩露下。絕壁恍有視。疎窗出燈火。因復禮菴主。茅堂無鐘魚。何知非太古。

楊柳三層閣。芙蓉九曲廊。晚花偏旖旎。秋士覺心傷。寒蛩抱根泣。疎螢點節涼。一花依靜檻。千葉隱回塘。氣候當秋杪。池塘生靜香。

萬安僧袈裟塔歌

平生不謁梅檀林。今日偶訪袈裟塔。袈裟塔名由義士。不爲西來傳佛法。宋家末造僧萬安。爲僧作將皆偶然。此身所自有君父。不敢浪語稱逃禪。流離燈昏粥魚墮。卻使滿城飛劫火。轟然巨礮衝雲梯。半天淋漓肉雨飛。飼鷹飼虎苦不飽。何似茲僧捨身好。年經七百塔尙完。赫然空門爲改觀。莫謙之。徐道明。方外。

節義皆錚錚。君不見。子昂不識忠孝字。空寫佛經盈一笥。

九月九日蔣太守熊昌招同人集息養齋雅讌卽席賦贈

昔我同君遊。雲谿草堂月。雲谿明月踏百回。草堂主人飲連日。十年重招邀。素髮已欲飄。黃花滿籬酒百瓢。訪君乃在烏衣紅杏之雙橋。似聞息塵中鞅。近有一齋名息養。淮頭穎尾官六年。傾囊卻喜餘酒錢。酒錢雖多酒人少。坐上招邀半詩老。我豪于飲詩亦豪。胸有太華終南高。爲君消盡百壺醪。明日訪菊還東郊。菊花黃。菱角香。北墅泛艇。東郊浮觴。風聲雨聲一句絕。月影星影三更涼。君不見。主人閒客亦狂。中秋飲醉連重陽。

遊西山自花犁坎至慧聚寺因止宿

連山東南隅。金碧塞天地。盤盤殊難升。徑窄入一騎。抵門聞疎鐘。再轉石級細。樓臺從東開。參差屋檐麗。頹松蒼龍蟠。修竹巨若臂。憑高一遙矚。妙欲出觀記。山風颯然來。萬戶條爾閉。一谷白日遲。桃梨聚春氣。紅墻及巖麓。碧瓦山翠膩。猶餘綠千盤。蒼溘被割棄。芒鞋輓轡轉。輿極乃一憇。暝色衣上來。天星出眉際。由慧聚寺上嶺行三里許。抵化陽洞。復持火入洞行二里許。

千盤升天門。再轉入地腹。先行聊示勇。寄命一寸燭。高低勢如削。入險恐不速。鋒銛旣嚙履。偈仄忽礙目。陰飈來颼颼。蠟炬光已縮。何知莓苔青。但訝衣袂綠。高疑衆靈居。儼若萬間屋。泉靈恍無底。梯迴欲出覆。

呼聲引同儕。怪響集空谷。石黑捫有稜。腥疑蟄龍伏。牽衣乍前踵。引頸屢後囑。奇險不可名。靈區晒卅六。
由羅喉嶺抵檀栢寺題

北谷天未曙。李花明一山。稍南辨晨光。驚此桃藥丹。花香本難名。草氣郁若蘭。層田植梨棠。密林間松檀。
五里及寺門。流聲已潺潺。碧瓦見佛樓。清泉出僧關。屏山忽然開。萬樹綠欲彎。山靈待遊蹤。百卉未敢殘。
俯見木筆花。高低映修闌。明昌搗殘碑。舍利建石壇。寥寥百千年。條若指一彈。靡境不遠搜。僧難導躋攀。
興倦高閣眠。赤日門外閒。

由檀栢寺後二里抵龍潭憩八角亭作

溯泉來空山。百折泉不見。亭午微北風。千林落花片。孤循危磴上。花瓣驚拂面。半里憩石樓。疎鐘禮神殿。
危崖急奔溜。直下有如箭。石墮儼作梁。松頰合成澗。山僧導東轉。傑閣忽高建。百卉合一山。人稀鬧鶯燕。
清泉鑑毛髮。坐久復生戀。涼燠旣條殊。風光亦千變。谿茶向樵乞。山果有猿薦。暝坐不覺遲。歸塗月如綫。
戒壇古松歌

沿山西行日光斷。一松如龍黑天半。松根一龍榦。九龍欲攫臺殿凌虛空。虬枝北出風力駛。五里亭邊落
松子蒼然一頂常宿雲。巢鶴不敢呼其羣。枝蟠入石石不知。石竅常見生靈芝。年深力厚觸山破。根斷猶
穿北山過。客行破曉卽看松。高下樓閣清光中。南枝迎陽日氣濃。北枝臘雪猶未融。倦時眠松根。醒時看

松色山僧愛。松亦如客。隔歲松花餉人食。一株旁倚態亦奇。偃蓋靜覺春陰移。復有一株雲氣重。一風微吹榦俱動。寺僧名爲活動松其餘八九縱復橫。傾耳搥作龍吟聲。初唐武德至今遠。山古寺古濤聲平。寺創于武德五年我留三宿非愛山。松下百匝偏忘還。君不見。看松如我亦無兩。黃海終南各千丈。余歷遊諸名山所見松惟黃山及終南山樓觀

所有最奇。

龍潭憇八角亭。亭外櫻桃百餘株。花色紅白可愛。桃杏亦盛開。因而有作。

我行入谷正湖風。一山桃花飛向東。山深谷轉風不到。尚有杏葉垂深紅。孤亭八角當山半。百樹櫻桃向春炫。此花顏色異常花。紅影壓波波影絢。傍花前行轉坡陀。花氣撲處春禽多。墻隅花積厚寸許。照面忽覺朱顏醜。四圍青山落白雲。高下南北花光薰。亭坳坐久不知返。袖底香氣來氤氳。惜花平生不折花。祇向花下矜春華。山僧定後始招客。石上分餉新煎茶。如眉新月已上牆。花葉尙帶斜陽黃。歸塗似聽春禽語。明日白雲將作雨。

獲鹿縣早行

出門欲看山。山險落額上。盤盤車輪摧。巨石橫一丈。疎林縱森峭。遠與峯頂抗。怪禽啼檐端。聞聲不知向。冥濛氣成雨。谷暗久不亮。缺月墮半規。昏星露三兩。梢梢寺鐘動。塔頂儼可望。居然升天關。至此斷心匠。凌空勢如攬。入穴險欲葬。千盤隨高低。百態具偃仰。飈驚掣車幔。露腳衣上漾。破曉望始驚。黑雲蒙一嶂。

井陘關題成安君祠壁

輔楚滅輔漢興耳乎。曾客魏信陵。項不臣。劉不屈。餘乎能死。趙王歇。存忘不易心。所安亦如留侯志。存韓不然富貴易易耳。稍一屈節。王無難。鬚眉英英面。白皙趙邦立。祠名報德。世人漫說李左車。不從其計。原非愚君不見英雄。一誤殊堪死。刎頸父先有張耳。

由固關營至井陘縣山行

人傳井陘奇。山石立若榦。直下類削成。泉聲出淩亂。斜行人深谷。人馬祇見半。崖空響易徹。隔嶺遞相喚。松櫟忽萬重。天青四垂幔。偏于危絕處。觸目得奇觀。石罅花亂飛。禽驚入雲竄。坡陀更前折。性命呼吸判。危維此天險。卓絕念神算。居人耕土脊。時得鋒鏃斷。成安以爲趙。淮陰以爲漢。太息陵谷遷。殘陽落高岸。井陘縣

我行縣東及縣西。百里石田麻麥稀。青山缺處見城郭。楊柳合抱山禽肥。前宵一雨春泉足。水淺石深傷馬腹。停車問路客始愁。卻到斜陽盡頭宿。

核桃原

持鞭笑指官塗左。濃綠一山將作果。鳥聲綿蠻枝上墮。果熟垂枝園已鎖。深山五月果作糧。客來入錢許飽嘗。高枝纍纍摠盈握。行人食殘鳥還啄。

石門汎

遠山青近山綠。不斷山光與天複。異花團團如覆屋。南岡北岡果齊熟。危塗一綫盤兩輪。忽然青天開石門。行人失喜車軸折。停馬看山還半日。

寒魚城唐受州故城址尙在今作汎

一綫月開天關。車聲馬聲去不還。關頭老兵持火照。十里回皇谷猶耀。我乘殘月來寒魚。馬走半日偏嫌徐。君不見荒臺合有神靈守。城廢花開大如斗。

介休縣署中望介山有感作

我思古聖賢。憂來不能坐。庸人均遭逢。抱志獨轆軻。包胥旣逃賞。夷叔共高臥。茲山號旌善。云以志君過。猶封綿上田。終勝翳桑餓。

禁烟緣子推。競渡弔壘屈。秦昭專上祀。陶潛名九日。不知千載上。何竟少佳節。古風殊堪欽。吾懷若饑渴。四序任所遭。何心記年月。

晚宿水頭鎮

水郭帶山城。喬林倚修竹。人家總臨水。山翠亦浮屋。遙聞城西鐘。知從水南宿。萋萋三月暮。芳草綠成幄。鄰歌度崇垣。聞聲惜遺俗。懷人屢開篋。推枕起燒燭。卻上嶺千盤。靜看汾一曲。

曉度韓侯嶺。嶺有淮陰侯祠。俗傳侯墓在此。

持燈行三更。十里雲氣溼。一穴落半天。乘車穴中入。土門既回互。石罅復百級。樵蹤升如猿。貼壁立若蟄。初疑徑深阻。再轉亦已及。足劈樹杪雲。參差見原隰。饑鳥及疲馬。破曉山頂集。荒荒開幽琴。忽忽墮雨泣。征衣慙短後。下馬致長揖。西瞻秦塞迴。北望代雲立。雷雨交一時。披蒿讀碑急。

國士橋

智宗已滅。誰報仇。趙人乃漆智伯頭。漆頭何爲作飲器。臣亦漆身甘作厲。漆能變體炭變音。所不能變惟其心。咄哉劍術非不精。離橋數尺馬已驚。嗟嗟原過生。不若豫讓死。中都祠荒澤水泚。千載石橋名國士。

原過祠在北齊中都縣故城西一里。又史記原過見霍太山神于王澤。

曉發洪洞由臨汾襄陵至太平縣宿

汾水四州綠。姑山三縣青。前晨發介州。莫擬宿太平。道經伊耆鄉。懷古跡久停。風俗固大殊。茅茨而土型。炎雲起堯祠。峩峩昔神京。樵蹤絕千年。松柏頂上平。摳衣致心虔。下馬五里行。高低多原田。一徑人窈冥。引領夕亦勞。停車飯初更。縣小無百家。十室九已扃。深黃草頭花。新月荒半城。

出蓮城二里抵野狐泉復上亭子望鹽池作

野狐拜月昔有亭。野狐得仙泉亦靈。泉靈終覺在山好。百折不肯逾禪扃。亭邊老梅乍垂實。實密枝低鹽

上結車箱連日厭火雲。愛看清涼萬堆雪。

歌薰亭

山光合處樓臺陰。直下百級窮幽尋。青天白雲不改色。只有山溜無鳴琴。琴聲宜民俗以康。坐使風俗同軒皇。君不見石琴七尺猶在牀。想見當日垂衣裳。

運城與沈運使業富話舊卽席賦呈二首

萍蓬蹤跡尙天涯。十五年。前客郡齋。平卯歲沈君官太守。余客其署。至此固應憐范叔。見公猶憶在秦淮。丙申夏于江

會從官閣聯吟久。及與郎君上計偕。令嗣以癸卯秋登賢書。今春同客都下。應進士舉。今兩世知交。幾回別。又逢投轄。暢離懷。

炎天騎馬謁公門。剪燭頻招旅客魂。調黃君景仁去。一桁山光憐久別。十年賓從歎誰存。平卯王辰間與

中者爲賈田祖顯九苞及黃君今已先後下世壁中尙欠分題句。衣上空餘舊酒痕。元伯縱亡留母在。白頭朝夕感深恩。謂黃太孺人

寄丁二履端二首並柬崔二景儼

人海叢中兩少年。憶聯昆季鎖隨肩。詩慙敬禮新投句。近有見贈詩四章書答宗之遠寄牋。時得崔二浙中書研北故應

留絕業。城南都復少閒田。心期白首真無幾。短趙狂孫共此賢。

何因躍馬向西行。蹤跡偏憐去住輕。幾日羽書馳隴阪。三旬腹疾臥咸京。高齋說劍山泉湧。小閣看星夜

漏平。疎賤未嫌關國計。靜燒紅燭佐籌兵。

言舍人朝標自西安攜唐開成十二經石刻回將貯于先賢言子祠屬作詩紀事並以志別

舍人南歸時百碑載一軸爲言先賢祠遠在尙湖曲名宗富羣從薪楚秀相錯童而受諸經頗誤里師讀

安其所聞見竟以登簡牘紛然譌偏旁令甲屢不錄已卯甲午二科君里中及吾鄉以書題紙軌字畢字錯謬不錄者甚衆其實皆沿坊本之失未改耳舍

人憂之深思一變習俗茲經唐石刻元度所詳覆雖非禮堂定合者十已六牛要束之歸莫飽蠹魚腹祠

旁爲相地列以十間屋旬時登拜暇把玩亦可熟尤期鈔萬本急欲正里塾君家諸小阮麗句輩流服儻

欲窮六經應知讓臣叔

贈程上舍敦卽題其抱經圖卷子

我初識君時君方作文我賦詩癸巳歲鹽朱竹均先生校士欲縣識君子儒人中八年相逢在京邸君耽六經我注史少年已過

學亦深君窮古文我古音時君校說文解字及釋名等書而余著漢魏音亦適成此圖初作我能說兀兀圖君抱經日畫師詎識君

少年不貌昔日風姿妍堂堂歲月三十載貌更蒼于作圖歲拋殘心力祇兩端枕書甫了還據鞍燕齊馬

首歷欲盡秦漢蠹簡窺將完宵半語今昔我慘君不權作詩纔畢示孫子時與季仇同客節署白日窗外升三竿

甲辰四月自都門抵西安聞使節有太白禱雨之行追及于蓋屋遂同尋仙遊潭止宿時四月望日也莊

大尹斫方宰此縣公子達吉因繪元池訪古圖索詩歸塗于馬上得一千字卽寄大尹并公子

我遊西山來欲與南山抗太行升盤盤赤日貼背上醒夢二十程忽已過千嶂才經蒲東門大舉儼相向

驚雷隔河至。電影衣上颺。手劈雷雨開。徑渡百尺浪。河西土囊口。城闕標閭閻。跨鞍窮日力。如棹不一榜。山形盡東轉。似復有所讓。忽然青天開。徒落千里障。滃滃雲霧寒。恍若渤海漲。兼程追使節。勒馬時一放。迷塗入深谷。屢被野人誑。一日一夜馳。旌節乃在望。持鞭才半揖。已見馬頭傍。代拂三斗塵。驚喜問無恙。材官及步騎。各各腰有鞞。鳴鉦屏喧雜。旗幟悉肩擱。騶從飭皆停。征馬各繫抑。一谷驪駱驪。灘左色滉瀼。頗慚碧潭水。爲我洗泱泱。雲山招客久。不暇述近況。翩然攜狂孫。星踏此碎石園。鄙人十年來。特辦屢數緇。東西及高下。興至靡不往。王生開馬疲甚。壓坐體偏壯。頻遲不能到。殊覺致深悵。再折入一山。已隔塵埃壘。摩天青松枝。當午日不煬。人家隔流水。列屋摠如舫。白鷺羽若霜。軒窗从馴養。桑陰翳南牖。列箔飼蠶蠟。經年住城市。奇氣久抑喪。茲來豁懷抱。各訝神色王。袈裟穿樹出。香炷集半疊。樓鐘不須擊。風至自播盪。寧惟童叟樸。雞犬亦殊狀。鳳臺暨龍堆。案籍覓式樣。穆滿祠已古。南北高有闕。八駿繪四隅。逸氣壁上旺。稍南讀書臺。淺步石碩碗。我諳輿地志。石室此蓋妄。摻奇涉危構。歷屋寡閃鬪。高臥一小亭。四壁大若帳。厓南防獸突。車軸塞數兩。時聞控弦聲。一矢忽集阮。土人言山有虎時撥營兵數十屯谷口備之班狸竄無跡。祇見野鷹掠。是時將仲夏。春色尙駘宕。紅白滿路花。庶草亦鶻蕃。渥夷置行幄。圍坐一隅廠。微聞暮鐘動。極視益軒曠。南寺北寺間。水谷深且漾。橋危支獨木。空處絕依傍。森森高浮屠。積雨青綠荒。蛇行出危巘。石缺補以瑩。山神避何處。深谷走跟跟。恨不揖之出。導我歷蒼莽。羶王瑜逃官筵。私復買邨釀。拉客入蘿徑。痛飲腹

屢脹。居然遊興發。無暇事揖攘。選徒饒十輩。一一均可仗。入險戒不譁。足恐致跌踢。公然遵部勒。私謝善將將。猶驚賢令尹。僻處皆供張。山廚清脆備。僧更具蔬醬。羣餐毋過飽。云欲歷岬嶼。四顧白一山。屈指月正望。北斗垂谷口。大欲奪蠡盎。溪奔石復滑。窄徑樵所創。頻于奇絕處。欲以性命償。松根劃山破。石力不敢搗。石谷蟲亂鳴。幽深忽如曠。湍頭松栢露。寒意欲挾纒。塗危值犇獸。訝極以臂攬。竟復貼耳過。似不敢獍狘。厓南旣無路。西去若有嚮。草深愁毒虺。鼓勇孰先倡。狂孫首頻肯。非是不獲暢。梨桃及乾糗。絡續有童餉。逼仄路若繩。月暗天忽亮。折松插巖扇。歸路備遺忘。冷冷天風吹。遠遞樵子唱。升中眺天闕。直視無所妨。纍纍星壓帽。高絕不獲仰。山僧促歸頻。改道走橫墻。荒祠偶長揖。非欲冀神貺。力盡捉短筇。如瞽者有相。洶洶黑潭水。直向頂上漾。極知終宵饑。急語致饁饌。百壺澆茗飲。未若酒無量。瞑臥玉女房。殘月落衣筦。夢中諸仙人。各各手與元。稍眠復驚起。傳語束急裝。亭午集樓觀。兼訪化人葬。元哉五千言。似欲一彭殤。終焉委恆幹。致我久惻愴。阿戎忽狂呼。鋪紙窮意匠。作記累百言。三復寄微尙。君才當避舍。我尙負輩行。索詩故不應。先乞飲醇醑。我詩本能奇。近避俗人謗。匆匆據鞍就。別馬走踉蹌。紫閣白閣雲。嘗騰醉中訪。